



中國通史簡編

台大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國史研究
范文瀾主編
生活·讀書·新知聯合發行







6 19554862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2 19 1173

中國通史簡編

中國歷史研究會

編 輯

華冬生 媛
唐尹金 瀾
國 燦
慶 達 然

文 苑



知新·書蹟·活生
行發所行發合聯海上

2191173

中國通史簡編

編輯者

中國歷史研究會

主編者
發行者

謝華修
尹達
葉燮生
金燦然
唐國慶
范文文
生活·讀書·新知
上海聯合發行所

基本定價

三十五元七角

出版期
印刷者

一九四九年七月
滬初版
協興印刷所
上海江寧路二〇八弄三五號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271)(Q71)S.00001—10000(P.828)

中國歷史研究會序

我們要了解整個人類社會的前途，我們必需了解整個人類社會過去的歷史；我們要了解中華民族的前途，我們必需了解中華民族過去去的歷史；我們要了解中華民族與整個人類社會共同的前途，我們必需了解這兩個歷史的共同性與其特殊性。止有真正了解了歷史的共同性與特殊性，才能真正把握社會發展的基本法則，順利地推動社會向一定目標前進。

這樣，研究中國歷史，是每一個進步中國人民應負的責任。

中國是擁有五千餘年悠久歷史的古國，積累着豐富而又龐雜的大堆史料。甲骨文、鐘鼎、經傳諸子、史書地志、小說筆記、哲學宗教、詩文考證、歌謠戲曲，凡此種種，無不屬於歷史的研究範圍以內，這不僅非短時期所得遍覽窮深，在物質條件多方限制的環境下，也不允許這樣去做。可是要了解中國歷史比較近真的情況，却又必需向這廣泛紛亂的大堆史料中去尋找。

如果利用「二十五史」「資治通鑑」一類現成的史書來學習中國歷史，是不是能收預期的功效？第一，這類包含千百萬字的大部書籍，學習者那有這許多時間和精力去消費；第二，這類書連篇累牘，無非記載皇帝貴族豪強士大夫少數人的言語行動，關於人民大眾一般的生活境遇，是不注意或偶然注意，記載非常簡略；第三，我們要探求中國社會循着怎樣的道路向前發展，而這類書却竭力湮沒或歪曲發展的事實，盡量表揚倒退滯阻礙社會發展的功業。一言蔽之說，這類書不適於學習歷史的需要。

我國廣大讀者需要的首先是從廣泛史料中選擇真實材料，組成一部簡明扼要的，通俗生動的，揭露統治階級罪惡的，顯示社會發展法則的中國通史。

中國歷史研究會同仁們才力薄弱，不自揣量，草擬了這一部「中國通史簡編」出來，不用說，距離實際合用的通史，至少還有十萬八千里。我們知道，這僅僅是大膽的嘗試，這僅僅是初步的探索，這僅僅是不值自珍的敝帚，這僅僅是聊備刪削的草稿。我們懷抱着百分之二百的熱望，要求大雅通人，先進碩士給我們嚴格的批評和指正。止有在批評和指正下面，才能完成寫出較好通史的任務。

參加本書編輯的同仁凡七人：謝華范文瀾分任第一編，佟冬尹達范文瀾分任第二編，葉燮生金燦然唐國慶范文瀾分任第三編，爲了整齊體例，修飾文字，由范文瀾氏任總編的責任。

今天，「中國通史簡編」付印了，我們非常欣幸，因爲我們將得到批評和指正。

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五日

目錄

中國歷史研究會序

第一編 原始公社到中央集權的封建制度

底成立——遠古至秦

第一章 原始公社時代——黃帝至禹

第一節 黃河流域最早的居民

第二節 關於遠古的傳說

第三節 黃帝及其後裔

第四節 關於堯舜禹的傳說

第五節 原始公社制度

簡短的結論

第二章 原始公社逐漸解體到奴隸佔有制度時代——夏商

第一節 夏代傳說

第二節 商代事跡

第三節 商代的生產方式……………

第四節 商代的制度與文化……………

簡短的結論……………

第三章 封建制度開始時代——西周

第一節 周初生產方式……………

第二節 周怎樣滅殷……………

第三節 周初大封建……………

第四節 社會階層的分化……………

第五節 種族間鬥爭及西周滅亡……………

簡短的結論……………

第四章 列國兼併時代——春秋

第一節 王室衰微……………

第二節 大國爭霸……………

第三節 從對外兼併轉變到對內兼併……………

第四節 弱國對強國、人民對國家的負擔……………

第五節 種族間的鬥爭……………

第六節 土地制度與耕具……………

三二

三二

三六

三六

三〇

三三

三四

三七

三九

四一

四三

四五

四七

四九

五三

第七節 賦稅與階級	三五
第八節 新舊制度的演變	三六
簡短的結論	三七

第五章 兼併劇烈時代——戰國

第一節 七國形勢	查
第二節 七國興亡	六
第三節 合縱連橫	九
第四節 養士制度	二
第五節 經濟狀況	七
第六節 秦統一的原因	七
簡短的結論	九

第六章 周代文化概況

第一節 孔子	八〇
第二節 儒家及其所傳經典	八三
第三節 墨子及墨家	八五
第四節 老子及道家	八七
第五節 孟子與荀子	九〇

第二編 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成立後對外

侵略到外族的內侵——秦漢至南北朝

第一章 官僚主義中央集權的封建制度底成立——秦

第一節 秦統一後怎樣建立新制度

六五

第二節 秦朝的事功

六九

第三節 農民大起義及楚漢戰爭

一〇〇

簡短的結論

一〇五

第二章 對外發展時代——兩漢

第一節 兩漢政治概況及農民生活

一〇六

第二節 兩漢工商業

一一三

第三節 疆域的擴大

一二七

第四節 王莽變法

一四〇

第五節 西漢農民起義

一三三

第六節 東漢的政治與黨禍

一三七

第七節 東漢農民起義

簡短的結論

一三一

第三章 內戰時代——三國

第一節 人民浩劫與三國的形成

第二節 孫吳始末

第三節 蜀漢始末

第四節 曹魏始末

簡短的結論

一三六
一四〇
一四三
一四七
一五一

第四章 外族侵入時代——兩晉

第一節 三國統一後的經濟狀況

第二節 腐朽的統治階級

第三節 人民流亡與外族侵入

第四節 十六國大混亂（上）

第五節 十六國大混亂（下）

簡短的結論

一五三
一五七
一五九
一六三
一六七
一七一

第五章 中國文化南遷時代——南朝

第一節	南朝的經濟狀況	一七三
第二節	士族制度	一八〇
第三節	南朝五朝的興亡	一八四
第四節	南朝文化的發展	一九四
	簡短的結論	一九九

第六章 異族同化時代——北朝

第一節	北朝魏、齊、周的興亡	二〇一
第二節	北朝的經濟狀況	二〇八
第三節	種族間的鬥爭與同化	二二五
第四節	南北兩朝的戰爭	二二九
	簡短的結論	二三五

第七章 秦漢以來文化概況

第一節	儒家學派	二六六
第二節	道家與道教	二六八
第三節	佛教	二八〇
第四節	儒佛道的鬥爭	二八三
	簡短的結論	二八五

第三編 封建經濟的發展到西洋資本主義

的侵入——隋統一至清鴉片戰爭

第一章 南北統一時代——隋

第一節 統一後經濟的發展

第二節 隋朝潰敗

第三節 人民大起義

簡短的結論

第二章 封建經濟發展時代——唐

第一節 初唐的經濟狀況

第二節 初唐的政治

第三節 初唐的對外侵略

第四節 中唐的經濟狀況

第五節 中唐的政治

第六節 晚唐的經濟狀況

第七節 晚唐的政治

三三九

三四四

三四九

三五六

三六〇

三六六

三七一

三七九

三九〇

三〇〇

三〇七

第八節 唐末農民大起義……………

簡短的結論……………

三三

三二

第三章 大分裂時代——五代十國

第一節 五代十國的經濟狀況……………

第二節 統治中原的五個朝代……………

第三節 環繞中原地區的十個國家……………

簡短的結論……………

三三

三一

三九

三四

第四章 封建經濟復興時代——北宋

第一節 北宋的政治制度……………

第二節 北宋的外患……………

第三節 發展中的經濟……………

第四節 王安石變法及新舊黨爭……………

第五節 北宋的潰滅……………

簡短的結論……………

三四六

三五五

三六一

三七五

三八二

三九二

第五章 南北分裂與封建經濟南盛北衰時代——金與南宋

第一節 南宋建國與宋金間的和戰（上）……………

三九四

第二節	南宋建國與宋金間的和戰(下).....	四〇四
第三節	南宋的腐朽政治與道學的提倡.....	四〇三
第四節	繼續發展中的南宋經濟.....	四〇二
第五節	金在黃河流域的統治與漢族的反抗鬥爭.....	四〇一
第六節	蒙古(元)的興起與金宋的滅亡.....	四〇〇
	簡短的結論.....	三九五

第六章 異族統治下封建經濟停滯時代——元

第一節	蒙古族的武功.....	三九三
第二節	元朝的制度和政治.....	三九四
第三節	元朝的經濟狀況.....	三九七
第四節	農民大起義.....	三九四
	簡短的結論.....	三九四

第七章 封建經濟復興時代——明

第一節	朱元璋怎樣建立明朝.....	三九六
第二節	明朝的政治.....	三九九
第三節	農民土地問題與賦稅制度.....	四〇二
第四節	工商業.....	四〇五

第五節	對外侵略與邊患	五五六
第六節	倭寇	五六八
第七節	南海諸國與華僑	五七四
第八節	西洋人東來	五八三
第九節	東林黨與閹黨	五九〇
第十節	農民大起義	五九八
簡短的結論		六一
第八章	嚴格閉關封建經濟停滯時代——鴉片戰爭以前的清朝	

第一節	入關以前的滿洲	六三
第二節	滿族侵入與漢族反抗	六四
第三節	清朝的制度與政治	六三九
第四節	削平內亂與對外用兵	六五九
第五節	反滿運動的繼續發展	六七〇
第六節	清朝的文化政策	六七九
第七節	海禁與華僑	六八六
第八節	清朝的經濟狀況	六九三
第九節	鴉片戰爭前的國際貿易	七〇九
簡短的結論		七一九

第九章 隋唐以來文化概況

第一節 佛經的翻譯	七三
第二節 佛教的盛行	七六
第三節 道教	七〇
第四節 儒佛道混合物——宋學	七三
第五節 正統派宋學	七六
第六節 反對派宋學	七四
第七節 卓越的思想家	七五
第八節 考據學派	七四
第九節 文學史略說	七六
簡短的結論	七四

第一編

原始公社到中央集權的

封建制度底成立——遠古至秦

(公元前三〇〇〇年(?)——公元前二二一年)

第一章 原始公社時代——黃帝至禹

——公元前二七〇〇年(?)——二一九八年(?)——

第一節 黃河流域最早的居民

北平西南周口店發現大約四五十萬年以前的人類遺骨，據說那時候的人，已經知道用火，並製造粗糙的石器骨器。

內蒙古鄂爾多斯發現大約五萬年前的舊石器，其中有似乎剝皮用的石刀。

中原地方還沒有發現過舊石器。但未必就是從古無人居住的證據。

依據地下發掘的材料，約在公元前三〇〇〇年(?)黃河流域確有人類居住，而且已經踏進新石器階段，有相當發展的文化。

中國中部黃河南北，是平原肥沃的地區。住在周圍的各種族，都想遷徙進來。因此成了各種族鬥爭的舞台，也成了不同文化相互影響的場所。有一種苗人叫做黃貓頭蠻，髮捲曲，作黃金色。這當是歐洲人種，先從西方遷來，後被漢族壓迫逃到南方，後圖(河南安陽縣)發掘最下層是紅陶，中層黑陶，上層白陶，遞變的形迹顯然。據上述兩個例證，可以想見遠古種族間文化間的鬥爭狀況。

住在中原地區及其周圍的種族，推想如下：



東部是夷族，濟水流域是夷族的根據地。大概從東北沿渤海岸入山東境，南下到淮水流域。相傳太皞是他們的聖帝。春秋時代還有任（山東濟寧縣）宿（山東東平縣東無鹽城）須句（東平縣）鄆（費縣西北）四個風姓的小國，說是太皞的後裔。濟南龍山城子崖發掘，最下層的灰陶，形質粗劣，年代很古，皁是白色，灰也含白色，或許這就是夷族文化的遺跡，灰黑白三色是東方出土陶器的特徵。

南部是蠻族，苗、黎、貉總稱為南蠻。蠻族大概從安南遷來，發展到長江流域，又北進到黃河流域，現今苗人的椎髻、服裝、樂器、以及房屋構造形式，與安南風俗，大體相同，可以作為古代蠻族來源的佐證。蠻族種類繁雜，在遠古似乎也有相當文化。其中黎族最強，蚩尤是九黎著名的酋長。

西部是羌族，從西方侵入中原，與苗黎雜居。炎帝是羌族的首領，炎帝也稱為赤帝。後岡發掘最下層的陶器，以赤色為主體，花紋形製，都極簡單，年代比仰韶期要早些，也許這就是羌族文化的遺跡。赤色和彩色（主要的也是赤色）是西部文化的特徵。

北部的狄族（也許就是散佈長城以北至西伯利亞平原的細石器種族）東北部的貊族，在遠古傳說中，沒有顯示他們活動的形迹。

地下發掘，材料最豐富的是仰韶系文化。民國九年，河南濼池縣仰韶村掘得石器、骨器、陶器多種。石器有刀、斧、斨、斨、斨、斨及紡織用的「棉墜」。骨器有縫紉用的針，陶器有紅、白、黑兩彩三彩的花紋。所以仰韶文化也稱為彩陶文化。遺物中還有陶鬲、陶鼎、豕骨、穀粒和人骨，據說，人骨同現代北中國的人種沒有什麼分別。

與仰韶同系統的文化遺物，在遼寧錦西縣甘肅寧定縣山西夏縣（夏縣西陰村還發現半個蠶繭）南滿

州獫狁窩等地，都有發現。可是太行山以東，渤海以西的大平原上，却未曾發現過。因此或可推想爲，仰韶文化的種族，從西方向東發展，到灤池地方，遇着別一種族的阻礙，不能前進，渡河入山西境。北上順長城綫往東，經熱河中部到遼東半島朝鮮北部，現在這些地方都有遺跡可尋。考古學家稱爲南方系文化或中國系文化，以別於長城外的細石器文化。

仰韶文化的地區散佈如此廣大，足見這個種族繁殖力頗強。製造工具也比較精緻，而且已有原始農業和紡織業，如果西陰村的半個蠶繭鑑定不誤，那更使人聯想到嫫祖（黃帝正妻）發明了養蠶的故事。

仰韶遺址的人骨，既和現在北中國人同類，黃帝從西方來，又是歷代相傳的舊說。考古家證明中國仰韶系彩陶，與巴比倫的素沙，中亞細亞及屈里波夷等地出土的彩陶同一系統。東西交通時期，據專家推算，約在公元前四千年，經過一千多年的發展，可能在元前二千七百年（？）前後，即傳說中的黃帝族對佔據中原的羌族、蠻族發生爭奪戰。所以不妨說仰韶文化就是黃帝族的文化。

如果上述假設，沒有大錯誤的話，最初居住中國中部的，應該說是羌族和蠻族。東部屬夷族，西部屬黃帝屬。經過長期的鬥爭，黃帝族成爲中國的主人，其他種族，或被驅逐，或駁同化。

第二節 關於遠古的傳說

關於遠古（黃帝以前）傳說，如果刷去荒誕的神話，以及帶有後代色彩的追敘。其中比較近乎事實的材料，還保存相當數量，從這些材料中看出那時候人類的生活概況，大體如下：

遠古人類的生活與普通動物不差多少，一羣人住在一起，認識母親，却不知誰是父親。走路不辨方

向，行動毫無意識。沒有火，也沒有器械和用具，生吃果實鳥獸蟲魚。冷天披草着皮，熱天止遮蔽腹下那一塊。飢餓求食物，飽了就捨棄。經過極長時期，才逐漸進化。

有巢氏——當人們穴居的時期，無法抵禦禽獸蟲蛇的侵害，後來發明了構木爲巢的方法，白天採集果實，作爲生活的資料，夜裏棲息在樹上的巢內。這是人類的蒙昧時期。

燧人氏——人們由採集生活，進到漁獵生活。生吃蚌蛤蟲魚，腥臊臭惡，多生腸胃病。後來發明鑽木取火的方法，開始知道熟食。這是由蒙昧進到半開化的初步。

庖犧氏——發明網罟，用以捕魚獵獸。又發明飼養家畜，開始有牧畜業。

女媧氏——傳說中，女媧與庖犧對男女交配舊習慣都有些改革。

神農氏——發明種五穀，作耒耜陶器，又日中爲市，開始有交易，那時候人不知道爭奪財物，也不知道什麼刑法政令。神農氏別號烈山氏，烈山就是燒山，也許焚燒山林，開墾土地，正是農業的開始。

依一般進化規律說，人類最初過着樹上生活，其後發明用火，又其後發明漁獵，又其後發明牧畜，又其後發明農業。這與有巢燧人庖犧神農的次序，大體相符合。古書凡記載大發明，都稱爲聖人，所謂某氏某人，實際上是說某些發明，而這些發明，正表示人類進化的某些階段。

傳說中人物，似乎比較可信的，有太皞、炎帝、蚩尤三人。他們是三個種族的首領。

太皞——據說姓風。畫八卦代替結繩。八卦是「—」「—」「—」兩種綫形湊成用作記事的符號。有無其事，不能說明。不過類似這種原始楔形文字，在中國西南部落後種族的苗瑤中，確曾普遍使用過。南宋周去非做廣西靈川縣官，有瑤人投木片告狀。木片上刻長短條痕，據翻譯說，是「和仇人相攻，仇人用

箭射他，請求縣官究辦。」依此作例，八卦原來是夷族木楔，很有可能。後來華族發明象形文字，借它作卜筮的符號。

炎帝——據說姓姜。姜就是光，光本西方種族，很早遷入中原地區。相傳炎帝第七代後裔榆罔與黃帝在阪泉打過三次大仗。照『括地志』（古地理書唐朝李泰著）說，阪泉在察哈爾懷來縣。如果這樣，黃帝族止在邊境攻略，未能侵入內地。此後兩族同化，在政治上，姜姓仍很有地位。

蚩尤——蠻族中九黎最強，大概是聯合九個部落，每個部落各包含有九個兄弟族，共八十一個兄弟族。蚩尤做大酋長。據說八十一個酋長全是獸身人言，吃沙石，耳上生硬毛，頭有角能觸人。蚩尤驅逐炎帝，炎帝請黃帝援助，經過猛烈的戰爭，才把蚩尤殺死。古書中蚩尤的神話最多，可見他在當時確是炎黃二族的共同勁敵。

如果這個傳說，多少包含些事實，那麼炎黃兩族曾經長期戰爭，後來聯盟對抗蠻族。照『國語』說，黎苗在夏商時代，還很頑強。同從西方來，文化又相近的炎黃兩族，協力禦侮，因而兩族逐漸同化，是很合乎情理的。

此外還有一個盤古氏。蠻族自稱祖先是一隻五色毛狗，名叫盤瓠。三國時代徐整做『三五歷記』，把盤瓠搬進古史，改名盤古，又造一段開天闢地的神話。中國各種族的合併運動，不斷發展，吸收各族神話，使內容複雜起來，這是不足怪的。

第三節 黃帝及其後裔

現代的中華民族，是吸收無數種族，在一定文化一定種族的基礎上，經四五千年的長期鬥爭和融合，才逐漸形成起來。這裏所謂種族基礎，無疑地應該說是從黃帝傳下的華族（周代稱華族，漢以後稱漢族）。

古代傳說，不論如何分歧荒誕，從沒有認太皞炎帝蚩尤做自己祖先的。太皞人頭蛇身，女媧也是蛇身，炎帝人身牛頭，蚩尤更描寫成大怪物。獨黃帝系統的古帝，全是人形。這顯然含有種族偏見，但正是說明中國古史的基幹，從黃帝一族流傳下來。

相傳炎帝受蚩尤族壓迫，逃避到涿鹿。涿鹿在懷來縣境，是黃帝東遷後的根據地之一。黃帝攻殺蚩尤，本族仍居西部與北部（陝甘晉等地區）。這與仰韶文化分佈地域，大體符合，仰韶與殷墟小屯（河南安陽縣），是同一系統的文化，可見黃帝與殷商間，實有不可割斷的脈絡存在着。

古代文獻記載黃帝子孫世系，有『國語』、『大戴記』、『山海經』等書。雖然錯亂脫略，疑問很多，但如全由後人偽造，何妨譜系井然，自圓其說。子孫尊禮祖先，記述名號，年久訛誤，事所常有。至於重要祖先，決不會輕易忘記。古人祭祀，有『神不歆（受祭）非類，民不祀非族』，『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的種族信念。黃帝世系，實不能視為毫無根據。

中國比較有系統的歷史，可以承認從黃帝開始。

『史記』黃帝本紀說，黃帝姓姬，居涿鹿地方的山阿（山灣），時常遷徙，往來不定，生二十五个子。正妻嫫祖，生子二人，一名玄囂，一名昌意。

相傳黃帝發明弓箭衣裳。仰韶遺物有石鏃、骨鏃，又有紡織器具，傳說也許可信。

黃帝二十五子，據說有十四人得姓，其中二人同一姓，共得十二姓。十二姓大體見於古代傳記，唐虞夏商周秦都是十二姓後裔。二十五人或有姓，或無姓，或同姓，或異姓，或從母姓，或從父姓，或同母異姓，或異母同姓，大概社會在女系男系交替時代，可有姓氏無常的現象。兩漢時，東胡烏桓正常女系轉入男系的階段，他們姓氏沒有一定，往往用勇健會長的名字做姓。中國傳說中古帝姓氏，紛歧不一，也就是女系男系交替時代的現象。

按照傳說，黃帝後裔有下列諸帝：

少皞——姓己，或說姓嬴，名摯，居曲阜（山東曲阜縣）。春秋時代邾國是他的子孫。黃帝後裔，往往「或在中國，或在夷狄」。大概少皞最先遷徙到東方，與夷族雜居，接受太皞系文化，所以稱為少皞。

顓頊——旨意（黃帝子）的後裔。居帝邱（河北濮陽縣）。號高陽氏。攻伐苗黎，驅散他們。一部份苗族逃竄西方，一部份逃竄南方，華族佔領黃河北岸土地。顓頊立尊重男權，壓抑女子的規矩，女子遇見男子不讓路，男子得在路上責打她。

帝嚳——玄囂（黃帝子）的後裔。居亳（河南偃師縣）。號高辛氏。傳說中帝嚳娶四妻，生四子。姜嫄生棄（周朝祖先），簡狄生契（商朝祖先），慶都生堯，常儀生摯。如果棄等確同出帝嚳一系，也止是後裔，決不是同父異母兄弟。卜辭證明商朝自認高祖是帝嚳，帝嚳當是實有其人。

以上三帝（帝字本義是祖先），彼此年代相隔，有頗大的距離，並不是前後繼承帝位。他們或因特事功，或因子孫昌盛，名號得保存下來。他們究竟作些什麼事業，古史傳述，幾乎全不可信。試取其

他落後種族的記載，作遠古歷史的參考，倒可約略想見當時的情況。

『魏書』『烏桓傳』敘述烏桓習俗說，他們選舉勇健能戰公平解決爭訟的人做大人。邑落各有小帥，數百千落自爲一部，大人有招呼，各部落不敢違犯。大人和小帥，都是選舉，沒有世襲，大人以下，各有畜牧治產，不相繇役。敬鬼神，祭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先世大人有勇名功業的也用牛羊祭他們。沒有法律，止相約：違大人命令，死；盜掠不止，死。部落間有仇怨，得自相報復，報復不止，諸大人評判，理曲的部落，出牛羊贖罪。自殺父兄無罪，但不敢殺母，因母有母家部落，要出來報仇，殺自己的父兄，沒有人替他們報仇。

中國古代，少皞顓頊帝嚳，名號流傳，大概也像烏桓祭先世勇健有功業的大人一樣。

三帝居地，少皞開始居東方。顓頊伐苗黎，居帝邱向西發展，瀟池是仰韶文化根據地。帝嚳居亳向東發展，比瀟池東進一步。這種簡單傳說，也許包含些種族鬥爭的遺痕。

黃帝到帝嚳，年代不可考，據說黃帝在公元前二七〇〇年左右。

第四節 關於堯舜禹的傳說

『書經』有『堯典』等篇，敘述堯舜禹禪讓的故事。春秋戰國時人，尤其是儒墨兩大學派，都推崇取法這三個古帝，因此關於他們的傳說，似乎比黃帝以下諸帝，較富於真實性。

照傳說，堯是帝嚳的兒子，距黃帝五代。舜是顓頊的七代孫，距黃帝九代。禹是顓頊的孫子，距黃帝五代。三人世次，顯然有很大的錯誤。

堯都平陽（山西臨汾縣），居地在西方。孟子說：「舜生於諸馮（山東諸城縣），卒於鳴條（河南開封附近），東夷之人也。」是舜居地在東方。禹父鯀居地在崇。崇就是嵩，在河南西部。禹都陽翟（河南禹縣），也略偏西部。各人自有部落，各治其事，未必像「堯典」所說，許多人聚集在一處，似乎後世的朝廷那樣。

「堯典」等篇，大概是周朝史官，撮拾傳聞，組成有系統的紀錄，雖然不一定有意捏造，誇大虛飾，却所難免。其中「禪讓」帝位的故事，在傳子制度實行已久的周代史官，不容無端發此奇想，其為遠古遺留下來的史實，大致可信。據說堯在帝位，諮詢四岳（炎帝族），四岳推舉虞舜（虞部落酋長的長子）作繼位人。舜受各種試驗後，攝位行政。堯死，舜正式即位。舜也照樣諮詢衆人，選出禹來攝行政事，舜死，禹繼位。禹在位時，衆舉皋陶作繼位人。皋陶死，又舉皋陶子益（似乎已有父死子繼的意義）。禹死，子啓奪益位自立。「禪讓」制度，從此廢棄。

堯舜禹當氏族社會末期，選舉方式已不十分民主，最後決定權，握持在首領的手中，所以啓攻益奪位，並不是偶然發生的現象。

所謂「禪讓」制度，實際就是氏族社會的會議選舉制度。這種制度在後世落後種族中如烏桓、鮮卑、契丹、女真、蒙古都會行施，有記載可以考見。

「禪讓」是一種選舉方式，堯舜以前，這種方式應該早已存在。

堯舜「禪讓」就是黃帝族許多部落的聯盟，共同選舉一人當大會長。孔子說堯「民無能名」，舜「正南面而已」，大概他們沒有什麼政治實權，主要任務是主持祭祀及對苗黎的防禦。

特別是禹被選作大會長以後，建都陽翟，征伐苗黎，追到長江流域，從此苗黎不能北上侵擾。黃帝族在中原的地位，更趨於鞏固。周公希望成王像禹一樣，用武力橫行天下，無有不服，足見禹的武功，為後世所推崇。黃帝以下，征伐苗黎當作主要事業，禹把這個事業完成了。

禹治洪水，沒有實證，因而是不可確信的事件。相傳他鑿開龍門，疏通九河，石器時代的人力，如何能勝任。照孔子說「禹盡力乎溝洫」。大概他發明原始灌溉工程，在那時候，自然是農業上一個進步。

在伐苗的勝利中，俘獲苗黎作奴隸，是可以想見的。民苗同聲，沒有文字以前，民就是苗。周朝才有苗民黎民的名稱。金文民字象足上掛器械的形狀，現時有些苗族對待漢人俘虜，還保持這個習慣。從金文推想民字的本義，是苗黎俘虜當奴隸。奴隸是財產，禹部落中增加了這種財產，勢必促成舊制度的破壞。

「禪讓」的傳說，在政治上思想上起了很大的影響。「天下為公」成為革命的口號。統治階級自相篡奪，「禪讓」成為一種篡位的公式。清乾隆時代，廣東僑商羅芳伯在爪哇建立「禪讓」式的共和國，與華盛頓創造美利堅共和國同時。所以堯舜「禪讓」是中國舊式的最高政治理想。

第五節 原始公社制度

中國歷史同任何民族的歷史一樣，也就是說，依照歷史一般的發展規律，在上古時代，存在過原始公社制度（也稱為原始共產制度）。從中國歷史開端（黃帝）到「禪讓」制度崩潰，正是實行着這個制

度的時代。

什麼是原始公社制度？就是對於生產資料的社會公有制。那時候，生產力非常低微，人們藉以生活的工具，僅僅是石器以及後來出現的弓箭。那時候，沒有生產資料私有制，沒有剝削，沒有階級。

石器和弓箭，已被仰韶遺物證明了。仰韶時代，約當傳說中的黃帝時代。

周朝祭祀制度，祭品必須做照被祭者原來的生活狀況。照周朝人所知道的遠古情形，是沒有火以前，稱為上古；有火以後，稱為中古。上古人連毛帶血生吃禽獸肉。飲的是血和水。中古人把石頭燒熱，放碎肉或溼黍米在燒石上，半生不熟的吃。後來才製造陶器房屋布帛酒酪。因此，周天子祭祖先嘗和禘，是用薄酒及半生肉。

韓非子說：堯的生活是茅草屋，糲米飯。野菜羹不加調味，飲食器是土缶，粗布僅掩身體，冬天披鹿皮。衣服不到破爛不換。舜比堯進化一些，木製飲食器具上塗漆。禹更進化，祭器外面塗漆，裏面塗紅。據龍山發掘，中層黑陶文化，確有這樣的陶器，也許就是夏代的遺物。他們的生活資料這樣貧乏，所以私有觀念，不會發達，大會長位號，無須霸佔傳給自己的兒子。

刑法是階級壓迫的表現。那時候既沒有剝削，也就沒有階級，因之不需要殘酷的刑法，相傳（當然雜有後人想像附會處，不必五刑俱備）堯舜時人犯了罪，止罰面上塗黑（後世黥刑），草製帽帶子（後世割鼻刑），蒼白色鞵（後世宮刑，鞵是蔽蓋腹下的裝飾品），草鞋（後世割脚刑），土黃色布衣無領（後世斬刑）。這些叫做象刑。實際上很少人犯象刑。

從「堯典」等篇看來。當時並沒有君臣貴賤嚴格的區分。姜姓部落的酋長，稱為四岳，有很大的議

政權，皋陶確是黃帝後裔，似乎做了夷族的酋長（皋陶也稱皞陶，皞是夷族通稱。夏代與九夷不斷戰爭。春秋時代淮水流域蠻夷小國，很多是皋陶後裔）。但仍有被舉作繼位人的權利。舜舉十六族（顓頊帝嚳後裔，各八族）。是擴充聯盟的範圍。所謂「禪讓」時代，大概是黃帝族作主體，炎帝族（堯）太皞族（夷）作輔佐的部落自由聯盟。聯盟的主要目的，是對抗頑強的苗黎族。墨子載禹伐苗誓辭說：「你們聽我講話，不是我喜歡打仗，那苗子實在可惡。我現在率領衆邦君長，去打苗子。」相傳禹攻三苗，東夷不出兵援助，也許夷族對聯盟，比炎黃族要疏遠些。

依據上面那些材料，生產工具僅僅是石器和弓箭，生活資料僅僅是吃半生肉，着粗布衣，刑罰止有道德上的懲戒作用，大會長由部落公選，沒有特殊權力。這樣的社會，恰恰就是原始共產社會。所以「禮記」的「禮運篇」講禹以前的社會情況道：

「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尊重）能（酋長公選），講信修睦（和平）。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養老），壯有所用（工作），幼有所長（撫育）。鰥（老男無妻）寡（老女無夫）孤（幼兒無父）獨（老人無子）廢疾（殘廢）者皆有所養。男有分（職業），女有歸（生活可靠）。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生產品共同所有）。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各盡所能）。是故謀閉而不興（不欺詐爭利），盜竊亂賊而不作（不侵略），故外戶而不閉（沒有私有財產，不用關大門），是謂大同。」

產生在封建社會而又極端擁護封建制度的儒家學派，如果不是依據古代傳聞，不能虛構「大同」的思想，原始公社制度確在中國上古存在過，這也是一個證據。

簡短的結論

中國歷史，應該從黃帝開始。關於黃帝以前的傳說，有的出自後世推想，有的出自異族傳說的殘餘，比較似乎史料的，從黃帝一系起。

黃帝族從西方遷來，散佈在中國西北部。陝西、甘肅、山西、察哈爾順長城綫經熱河，到遼東半島朝鮮北部，都有仰韶文化的遺跡。仰韶文化考古學者認為當是黃帝族的文化。

夷族（太皞）居中國東部。西方來的光族（炎帝）、南方來的蠻族（蚩尤）居中國中部。黃帝族向東伸展，到河南澠池地帶，受阻不能前進。

炎黃兩族在察哈爾懷來縣打過幾次仗。炎帝被蚩尤追逐，向黃帝求援，黃帝攻殺蚩尤。炎黃兩族開始聯合和同化，共同對抗頑強的蠻族。

黃帝後裔一部份自東北入山東境，與夷族雜居。逐漸同化，顓頊據濮陽自東向西發展，帝嚳據偃師自西向東發展，造成奪取中原地區的形勢。

堯舜禹時代，組織黃帝族為主光炎族為輔的部落大聯盟。禹武功最大，壓迫蠻族退回長江流域，中國中部成為黃帝族的根據地。

禹在軍事勝利中，自己財富增加了，氏族社會也就開始破壞了。

黃帝族勝利的理由，主要是聯合光夷，共同攻伐蠻族，迫使退回長江流域。

從黃帝到禹的社會制度，是原始公社制度。

第二章 原始公社逐漸解體到奴隸佔有制度時代——夏商

——公元前二一九七年(?)——二二二二年(?)——

第一節 夏代傳說 (公元前二一九七年?)——一七六六年?)

「禮記」「禮運篇」說，禹以前是沒有階級，沒有剝削，財產公有的大同社會；禹以後是財產私有的階級社會。他說：

「今大道既隱（原始共產制度廢棄），天下爲家（變公有爲私有），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己（私有觀念），大人世及以爲禮（子孫繼承財產，認爲當然）城郭溝池以爲固（保護財產），禮義以爲紀（製定道德和法律），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階級制度），以立田里（劃分疆界，土地私有）以賢勇知（養武人謀士作爪牙，鎮壓反抗），以功爲己（謀個人利益），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爭奪及革命不可避免），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其選也（統治階級的聖人，用階級制度統治人民）。……是謂小康（不得小康，卽成大亂）。」

「禮運」說禹是財產公有和私有的轉變時代，這是非常確切的見解。禹發明原始灌溉工程，又俘獲蠻族當奴隸，他開始建築城郭保護本人的財富和私屬，這自然是兒子啓應該繼承的。禹雖然照例推舉益做繼位人，但啓勢力比益強大，所以禹死以後，啓率私黨攻益，連公舉的位號也繼承了。這就創始了傳

子制度。

一種制度的改革，一定因為經濟方面發生新變化，可是舊的傳統習慣，也還有不可忽視的反抗力量。啓奪位後，招集衆部落君長在鈞臺（河南禹縣北門外）大宴會，表示自己正式繼位。由於形勢不穩，他放棄陽翟，西遷到大夏（汾澮流域），建都安邑（山西安邑縣）。同姓部落有扈氏（陝西鄂縣）仗義起兵，反對啓破壞舊制。啓戰敗有扈，謂有扈族做牧奴。後來兒子們爭奪繼承權，他放逐小兒子武觀到黃河西岸。武觀反叛，他派彭壽帶兵去平亂。啓喜歡酗酒打獵跳舞。死後，兒子太康繼位，比啓更荒唐。他帶家屬到洛水北岸打獵接連一百天，夷族酋長夷羿利用夏民（被壓迫階級）怨恨，奪取安邑，拒絕太康回來，自己做了君長，號稱有窮氏。羿也是荒唐人，專喜歡打獵，親信人寒浞用陰謀殺羿養熟，給羿子吃，羿子被逼自殺。寒浞繼承了羿的妻妾和全部家業。這段簡單傳說，充分證明了與私有財產制度同時並生的，不可分離的是富人荒淫享樂，窮人勞苦受災，強有力者互相爭奪殘殺。總而言之，私有制度給人類帶來了災難。

太康失位，逃到同姓部落斟鄩（河南鞏縣西南）。羿滅斟鄩，立仲康，仲康子相逃到商邱（河南商邱縣），被夷族攻伐，又逃帝邱（河北濮陽縣），依同姓昆吾（濮陽西）等部落，寒浞攻殺相。相妻從牆洞爬出，逃歸母家有仍氏，生子少康。少康做有仍氏牧官，被寒浞追逐，逃到舜後裔有虞氏（河南虞城縣）做厨官，少康很有才能，糾合同姓，攻滅寒浞，太康失去的帝位，經過幾十年，又被少康恢復，古史稱爲少康中興。

兩種制度長期鬥爭的結果，新制度必然戰勝舊制度。傳子制度更進一步的鞏固了。

少康居安邑。子杼居原（河南孟縣），又遷老丘（河南陳留縣附近），勢力又向東發展。帝泄時夷族受夏爵命，大概啓篡奪的帝位，此時被夷族承認。帝胤甲時夏又衰弱，退居西河（河南洛陽到陝西華陰通稱西河）。帝皋居瀉池附近，夏桀居洛陽。帝胤甲以後，商在東方強盛，夏不敢向東競爭，終於爲商湯攻滅。

戰國以前書，從不稱夏禹，止稱禹，大禹，帝禹；稱啓爲夏啓，夏后啓。這種區別，還保存兩人時代不同的意義。開始居大夏的是啓。子孫雖然遷居，夏的名稱相仍不改。

有扈族戰敗，被罰作牧奴，少康逃難，做牧官廚官，都是賤職。可以推想夏代已用奴隸在牧畜部門。夏帝沿黃河岸東西遷徙，大概也有遊牧的意義。

夏代後半期，有帝胤甲，帝孔甲，帝癸（桀）等名稱，歷法是隨着農業而發展的，也許當時農業有些進步，因而有干支紀日法。

私有財產制度在夏代發展起來，所以傳子制度確立了。他的反面就是原始社會制度崩潰下去。照傳說夏代已有銅器，（禹鑄九鼎，一說啓鑄）。但無實物作證，不能確信其有。也許後半期開始用銅，亦未可知。

從啓至桀十六君，十三代。據竹書紀年說從禹到桀四百七十一年，三統歷說四百三十二年。

第二節 商代事跡（公元前一七八三年（？）——一二二三年（？））

商是帝嚳後裔契的子孫。傳說契母簡狄吞燕卵生契，堯舜時代做掌教育的官職，居商邱。卵生的

神話，分佈最廣。如秦祖先女脩吞燕卵生子大業，高麗國祖先朱蒙從大卵裏生出來，清朝祖先是佛庫倫吞神鵝銜給她紅果生的。大概夷族愛說鳥生，居東方的黃帝族，受夷族影響。所以也有燕卵生契的傳說。

契到湯凡十四代，遷居八次，他們過的是遊牧生活。可是商祖先多取天象作名號。湯以前六代人名都用干支（上甲微、報丁、報乙、報丙、主壬、主癸）。足見農業很進步。傳說湯十一代祖相土，發明馬車，八代祖冥治河溺死，七代祖王亥發明牛車，王亥用帛和牛當貨幣，駕着牛車在部落間做買賣。大概要擴大商業，曾遷居到黃河北岸，後來被有易族掠奪殺死，弟恆戰敗有易，奪回牛車，王亥有這樣大的功業，所以子孫祭他用牛多到三百頭，禮節很隆重。

湯滅夏以前，商已是一個興旺的部落。隨着商業發展，交易的貨物必需要增加，夏后氏早已利用奴隸，商應該有更多的奴隸從事生產。從歷史發展過程說，商比夏發展得快。可能造成代夏興起的形勢。祖先有功德的，才用報祭，上甲微到報丁四代都用報祭，想見商在長時期中，建立了強大的基礎。桀是夏代最後一個暴君。照湯伐桀的誓辭說，夏君臣過度剝削民衆，用重刑驅使服勞役，夏民相率怠工（有衆率怠勿協），指着太陽咒罵道，你幾時破滅，我情願跟你死亡。湯想利用這個機會率衆滅夏。湯臣下不以爲然，說夏桀暴虐，不干我們事。湯強迫臣下說，你們不聽我命令，我殺你們，問你們妻子做奴隸；聽我命令，我大大賞賜你們。所謂賞賜。當然是指戰勝的掠獲品。

夏民怠工，似乎是奴隸反抗奴隸主的鬥爭方式。如果是自力謀生的農民。怠工只能餓死自己和自己的父母妻子。

湯從商邱徙居亳（山東曹縣）作滅夏的準備。他用伊尹做右相，仲虺作左相。伊尹是湯妻陪嫁的媵臣，仲虺是夏車官奚仲的後代，仲虺居薛（山東兗州南），是個舊部落的酋長，湯用兩人作相，正代表奴隸貴族兩個階級。

夏桀居洛陽，東方有昆吾、韋（河南滑縣）、顧（山東范縣）三個與國。湯伐滅韋、顧，戰敗昆吾，乘勢攻桀。桀到鳴條（河南陳留縣）迎戰，士兵敗散，桀不敢回洛陽，逃依昆吾，湯伐滅昆吾，桀逃南巢（安徽巢縣）。夏貴族被分散到各地做官，依俘虜當奴隸的慣例，夏民至少有一部份做了商的奴隸。

湯回到亳都，自稱武王。傳十代到盤庚，遷都五次。從第六代中丁到第十代陽甲，共有九王，爭奪王位，政治衰亂，國王大造宮室，貴族奢侈貪污。陽甲死，弟盤庚立。盤庚想稍抑奢侈惡習，藉以和緩階級的對立，強迫貴族和民衆渡河遷殷（河南安陽縣小屯村），茅草蓋屋，減輕剝削，稱為中興賢王。盤庚以後，商別號殷，本名仍稱為商。

盤庚傳到紂凡七代十一王，止有武丁比較賢明些，其餘全是昏亂的國王。武丁用罪徒傳說（晉悅）做相，章炳麟說，古代用奴隸作宰相，取得國王親信的就有大權，就成為宰相，生殺予奪，全憑國王一人做主宰，這說明專制政體是隨着國家而產生的。

紂是最後的也是最殘暴的一個國王，被周武王攻滅。

從湯到紂凡十七代三十三王（其中兄死弟繼位的十四王），年代不可考，「竹書紀年」說四百九十六年，有的書說六百二十九年。

第三節 商代的生產方式

考古學者王國維說：「夏商間政治文物的變革，不像商周間那樣劇烈；商周間大變革，是舊制度廢而新制度興，舊文化廢而新文化興」。王氏雖然不了解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但這一點確被他敏感到。夏代世襲制代替了禪讓制，也就是私有制度破壞了公社制度。私有制度在夏代作數量上的增長，公社制度依反比例逐漸解體。商經濟發展比夏快，力量比夏強，在一定條件之下，發生所謂商湯革命。這個革命，是私有制度進一步的完成，與夏代的發展方向，並沒有什麼根本的不同，因而歷史沒有留下像商周間那樣鬥爭的遺痕。



繼原始公社而起的是奴隸佔有制度，在中國，商正是奴隸制度佔主要地位的時代。

甲骨文有臣、多臣、小臣、牧臣、耜臣、藏、僕、奴、宰、奚、童、妾等字，全是奴隸的名稱，罪人在屋下工作叫做宰。最高的官職叫做冢（大）宰，太宰。冢宰是管理奴隸的頭目，周公說，商王武丁，初做國王三年不管事，由冢宰全權代理。奴隸頭目在政治上有這樣高的地位，可見國王是大奴隸主了。奴隸參加生產和戰爭，所謂政治主要就是剝削壓迫奴隸的事務，因此冢宰成爲最大的官位。

商代生產工具，已經不是石頭工具而是金屬工具。殷墟發掘專家李濟說「大多數石器都非平常用的東西，有的是一種藝術的創造，有的是一種宗教的寄托，這些東西，在周朝多用玉琢，如璧琮一類的禮器，在殷墟所見仍爲石製。」又殷墟中發現許多銅器，有矢鏃，有勾兵，有矛，有刀與削，有斧與鑿，有觚，有爵，有各種銅範。李濟在論殷墟五種銅器說：「殷墟銅器，以矢鏃爲最多，金屬原料，只有到

了最便宜時，才能用作箭鏃，實際上在青銅時代用作箭鏃的仍是骨與燧石，這就是說用銅的時代，並不一定用銅做矢鏃，矢鏃是一次就消耗了的，不是銅的價值低廉，社會經濟決不允許這種質料如此消耗。且矢鏃的形制也完全一致，範銅技術，確已臻至純熟境界，鑄銅業正在全盛時代；沒有長期的培養，決不會達到此境界的。……殷商為青銅末期，殷商以前，仰韶以後，黃河流域，一定尚有一種青銅文化，等於歐洲青銅文化的中早二期，及中國傳統歷史的夏及商的前期。這個文化，埋藏在什麼地方，自然尚待將來考古的發現，但它的存在，我們考慮各方事實的結果，却可以抱十分的信仰心。」

依據考古所得的結論，殷代不但非石器時代，而且還是青銅器末期，按照世界古國埃及，舊王朝時代（約當公元前四千年前後）才開始進入青銅器時期，經過中王朝一直到新王朝的第十八王朝（公元前一千五百年前後），使用青銅器凡二千數百年，在此時期，誰也不能否認埃及已經建立了強盛的王國。殷代既進到青銅器末期，當然可以建立奴隸佔有制度的國家。


牧畜業在殷代已發展到最後的階段了，後世所有家畜，殷時種類全備。而且還有家用於戰爭和工作。祭祀消費犧牲，數量可驚。箕子講洪範，第八條叫做庶徵。庶徵是雨暘（晴）燠（悶熱）寒風五種氣候。五種合時，衆草茂盛。牧畜業在生產部門中佔有重要地位，所以草盛算是好現象。庶徵以外，又講到「歲月日時無易（節氣不錯誤）百穀用成（有收穫）」。足見農業也是重要的生產部門。關於農業狀況，可從農作物種類繁多看出來。甲骨文穀類有禾、麥、黍、稷、稻、粟、米、糠等名稱，土地有田、疇、井、疆、圃等區別，疇字甲骨文作，疆（金文作）象牲畜犂地的形狀。淮南子說古代削木耜耕田，麤蚌殼除草，後世有耒耜攪動，費力少，得利多。所謂古代後世，不知確指何時。說文

蚌殼叫做珧，田器叫做鈹，鈹珧同一語根，足證確有用蚌殼作田器的一個時代。郭沫若說辰本耕器，所以農器諸字都從辰字會意。由此可見淮南子所說是有根據的。甲骨文才卽耜字，卪卽耜字，商有耜，當卽淮南子所謂後世，非木非蚌，可以推想是金屬製的農具。井的發明，全世界以中國爲最早。相傳益作井，雖無確證，商代有井，乃是事實。有了井，人不必依河流居住，對農田擴充，人口繁殖有極大的意義。農民稱爲小人。武丁會同小人生活在一起，祖甲親自做過小人，他們做國王後，知道稼穡的艱難，稱爲賢王。大概小人就是平民，也就是洪範所稱庶人，依租稅方式受統治階級的剝削。甲骨文中



有耜臣、小耜臣等名稱，是監督耕奴的小官，殷代奴隸從事農業，是無可疑的事實。

手工業種類很多，而且分工很細。安陽殷墟發現王宮西北有石工玉工場所，西南有骨工銅工場所。這四種工業，銅骨工主要是製造兵器禮器。卜骨極光滑，當是經骨工磨製，又製骨鏃骨貝，所以同銅工並列。玉是貴重貨幣又是貴族珍玩品，石器主要是藝術品。此外如皮革、釀酒、舟車、土木、飼蠶、織帛、製裘、縫紉等，均見於甲骨文。工藝方面，有這樣多的部門，其分工的情狀，已可概見。殷亡國後周分殷民六族給魯，分七族給衛。十三族中至少有九族是工。索氏（繩工）長勺氏尾勺氏（酒器工）陶氏（陶工）施氏（旗工）繁氏（馬轡工）錡氏（鏗刀工或釜工）樊氏（籬笆工）終葵氏（椎工）這大概是百工的一部份。周公教康叔殺戮飲酒的殷人，止有工犯酒禁可以免死。百工有世傳的專門技術，所以特別待遇。百工的徒屬，卽實際工作者，當然是奴隸，因爲春秋以前，作工匠的照例是「皂隸之事」。商代早有商業。貝是海濱產物，製青銅的錫，從南方來，玉是西方出產，盤庚時代已稱貝玉爲寶貨，骨工製骨貝，大概當輔幣用。周公允許殷民牽牛車到遠處貿易，這都說明商代有相當發展的商業。

洪範講五福，富居第二位，講六極（惡），貧居第四位。講貧富不講貴賤，與周人意識大異。「禮記」說「般人貴富」（以富爲貴）。又說「般人先鬼而後禮（禮屬人事），先罰而後賞（有刑罰無恩情），其民之弊，蕩而不靜，勝而無恥」。這就是說殷統治階級不顧廉恥道德，盡量掠奪財富。所謂財富，無疑的是從奴隸身上榨取來的生產物。

殷代統治者對奴隸的待遇是怎樣？賢字甲骨文作，能捕獲臣僕的就算賢。臧字作奴隸講也作善講，戕殺奴隸就算善。奴隸來源是俘虜和罪人。商代戰爭特別多，刑罰特別重，荀子說「刑名從商」，韓非子說殷代法律，街上乘灰的斬手。統治階級利用重刑壓迫平民常奴隸，同時鎮壓奴隸的反抗。殺大批奴隸殉葬，祭祀用人作犧牲。甲骨文僕字臂後拖長尾（東漢時西南夷人還保存拖尾的裝飾）。易經旅卦童僕可以賣買。盤庚稱民爲畜民，不聽命令全體殺死。奴隸和牲畜，統治階級看作一樣的東西。這些事實，都是奴隸社會應有的現象。

第四節 商代的制度與文化

國家組織，商代確已成立。甲骨文國字寫作或。口指人口，戈指武力，一指土地。但還沒有加上一個口（音圍），因爲那時候荒地廣闊，隨意開拓，不需要什麼疆界。不過疆界實際上還是存在的，卜辭有土方（國名）征我東鄙（邊），鬼方牧我西鄙等記載，足見並不是漫無邊際。

照卜辭看來，殷國全盛時代，屬國東有齊，西有周（周與殷和戰無常不完全服從），南有光，北有奴，政治勢力所到地方，大體當今河南全部及山東河北山西陝西安徽等省一部份。

商代有富人（貴族，盤庚所指食聚貝玉的那些舊人）和窮人，剝削者和被剝削者（納租稅的平民），享有完全權利者（大小奴隸主）和毫無權利者（奴隸）的階級對立。當時已有的刑法，有地牢，證明階級對階級的壓迫非常殘酷。國王組織軍隊，如呼（命令）宰（奴隸頭目）伐某，呼多宰伐某，好像奴隸是軍隊主要組成者。又有屬國軍隊，如余其從（率領）多侯與多伯征孟方。國王限制屬國不得養多量牛馬，不得造銳利兵器。看銅工場所設王宮附近（殷墟發現大堂基，某些考古家疑是殷王殿），武丁時代賜矛給各國各地各人及守護人凡四百餘支，受矛者少或一支兩支，最多不過二十支，屬國不得造兵器的傳說，似乎可信。

國王婚姻是一夫一妻制（實際是多妻制），妻生的兒子（嫡子）有王位繼承權，妾生子不得繼承，嫡子大體是兄死弟繼，所以湯到紂三十五君，代數止十七。從第十四代武乙起，才改為父子相傳，這是世襲制度進一步的發展。

封建制度在商代已經孕育着。見於卜辭有侯虎侯喜侯光侯來甲及攸侯犬侯周侯杞侯亞侯等。又有伯，如兒（郎）伯叔伯。又有子，如箕（山西榆社縣）子微（山西潞城縣）子，他們都服從殷王命令，或奉命出征，如呼雀伐猷（命雀國伐猷國）；或通聘問，如往雀；戊（國名）來歸。或助祭宗廟，如井方（國名）用彘來祭湯。或做王官如鬼侯鄂侯周侯爲紂輔佐。這種制度擴大起來，就成爲周朝的大封建。

鬼神在商代有莫大的威權，也就是說國王有莫大的威權。國王自稱爲天子，土地人民都是上天付給他所有的。國王死後回到天上，死了的人民奴隸，依然還是他的人民奴隸。盤庚訓告衆民說：你們不聽我話，天上的先王要忿怒，說，你們爲什麼不順從我的小孫子！你們的祖先，都請求先王，大大降刑給

你們，把你們殺絕，不留俾子。鬼神的妙用，就在這裏。殺了人，還說他自己祖宗請求的。在地上反抗，不能逃過天上的刑罰；活着做奴隸，死後一樣做奴隸，不如忍受痛苦，免得死後再受刑罰。

商代祭祀，有各式各樣的種類，次數極多，祭品極富，死的統治者該這樣享受；活的自然也該窮奢極慾，鬼神的意旨，由卜筮傳達，國王大小事件，全問鬼神，得其指示，誰還敢反抗他。所以紂依恃天命，說「我生不有命在天？」不怕周國謀害他，但周人信天命却有些不同，他認為「惟命不於常」，終於把商滅了。

「洪範篇」很有系統地敘述了殷代的文化概要。它分爲九疇（條）。第一疇講五行。原來意思是說水火木金土是人生必需的五種東西，並不含什麼神秘性質。戰國時代，陰陽五行學派把五行穿鑿附會，所有迷信命運等怪謬思想，全用五行做理論基礎。秦漢以後，五行學說成了中國文化的重要構成部份。小屯發掘，得到大量殷代遺物，考古學家證明與仰韶是同一系統的文化；商周文化又證明是同一系統。所以殷文化是周文化的先驅。

簡短的結論

由於生產力的進步，由於俘虜的增加，私有財產制度逐漸發展了。達到一定的程度，私有制度就代替公社制度，這表現在夏后啓的開始世襲帝位。新社會的產生，必然要經過劇烈的鬥爭，這表現在夏后氏與有扈氏爭奪混同的長期殘殺。新社會一定戰勝舊社會，因為正在發展着的力量是無可遏止的，這表現在夏少康的終於恢復舊業。

私有制度在夏代繼續發展着，衰敗的公社制度益趨崩潰。東方新起的商，生產力比夏前進，利用夏桀內部的階級矛盾，攻滅夏邑，建立相當大的王國。

這個王國是建立在奴隸佔有制度上面的。它有官吏，有刑法，有牢獄，有政治，有軍隊，有強烈的宗教迷信，有稀薄的道德觀念。統治階級驅使奴隸參加一切勞動，自己憑武力享受放蕩奢侈的生活。甲骨文我字作人執戈形，金文戈殺二字合成我字（金文本甲骨文），統治階級一開始就依靠暴力壓迫被統治者。

因為生產力發展非常緩慢，不能促使生產關係起重大的變化，對舊傳公社制度，也不能作更多的破壞。所以按本質說，商代自然是奴隸社會，但公社制度，依然還保存很大的殘餘。

第三章 封建制度開始時代——西周

——公元前一一三四年(?)——七七一年——

第一節 周初生產方式

周是帝嚳後裔棄的子孫。棄母是有邰氏(陝西武功縣)女姜原。傳說棄在禪讓時代做農官，號稷后稷。周祖先世代重農，公劉遷居豳(陝西栒邑縣)改善農業，頗有蓄積，部落興旺起來。公劉傳十世到古公亶父，避戎狄侵略，帶着家屬和奴隸遷居岐山下周原(陝西岐山縣)；商地和其他部落的平民(自由民)，扶老攜幼來歸附他。古公改革舊風俗(舊俗男女混亂)，建築城邑室屋，設立官司，形成一個粗具規模的國家。周朝王業從此開始。古公後來被迫尊為太王。

古公生三個兒子：太伯、虞仲、季歷。季歷生子昌，古公愛昌，太伯虞仲逃走，讓位季歷。季歷時周漸強盛，殷王文丁把他殺死。昌做國君五十年，一手造成滅殷的事業，後來追尊稱為文王。

重農是周立國的特點。周農業也確比夏殷發達。夏曆建寅(寅月即陰曆正月。以正月為歲首)，是原始的純自然的曆法。殷曆建丑(丑月即十二月)周曆建子(子月即十一月)。這顯然是冬至點(中曆節氣從冬至點起算)的推步術，到周代才完成，正好說明周農業比夏殷進步。甲骨文周字象田裏有米的形狀，殷王屢派兵去寇盜，足見他不是窮國。至於詩經書經裏周初作品講到農業的重要，幾乎每篇都

是。

要發展農業，必須發展生產力。生產力包含工具和人力兩個因素。

周初農具如鍬（耜）鋤（短鐮刀）都用金屬製造。是否鐵製，還沒有實物作證。逸周書說武王用黃鉞斬紂頭，玄鉞斬紂龍妾頭。黃鉞銅製，玄鉞鐵製，如果這個傳說不是戰國時人捏造，似乎殷周間已經有鐵。鐵字古文作鎮，最初從夷族輸入（異族通稱爲夷）。殷代能從南夷輸入錫，西夷輸入玉，周未必不可能從夷族輸入鐵。「山海經」說棄後裔叔均發明牛耕，甲骨文金文疇字像耕犁到田邊轉灣的形象。人用來耜發土，止有直行，不會轉灣。所以殷周間即使沒有鐵，金屬犁是確已使用了。

「詩經」爾雅「七月篇」敘述先公居爾時候的農事，詩中農夫工作繁重，衣服菜蔬（苦菜，茶）柴火（惡木，樗）都有公家供給，顯然是奴隸生活。古公遷岐山後，吸收許多歸附平民，例如「召誥篇」說紂暴虐，殷民帶着妻兒，想逃出國境，被紂禁阻。足見當時有逃往別國的人民。從古公到文王，尤其是文王，號稱行仁政（剝削比較寬些），可能招來很大數量的歸附平民。他們領取土地，從事耕種，土地分爲公田與私田兩種，公田的收穫，完全繳納給地主，私田的收穫，爲耕者自有，小農的生產方式，周初就有了。詩爾雅「東山篇」（成王初年作品）描寫東征兵士回家，宛然一幅荒涼農村畫，只有小土地耕種者才會對這個荒村留戀不捨，如果是奴隸，決不能自由散居在荒村。周朝制度，起源文王時代，足見滅殷以前，周已開始踏上封建社會的階段，但這並不是說，周已完全廢棄奴隸生產，只是說，封建成份超過了奴隸成份。南宋洪邁容齋四筆說，猛人男丁從會長領得耕地，不納租稅，止服勞役。有罪受會長裁判。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說，苗人會長稱爲主戶。主戶計口授田給苗民，稱爲田子或田丁。領得的

田，不許典賣。此外俘虜或買得人口，男女相配，給田耕種，稱為家奴。農奴與奴隸並存，農奴數量比奴隸多，周初社會，大概也是這樣。

周是新興小國，幾十年工夫，居然滅殷，造成一個大朝代，這固由於殷代統治階級極端腐化，勢必崩潰，同時也由於周已經形成新社會，而新社會必然要戰勝舊社會。

第二節 周怎樣滅殷

盤庚遷殷，原想糾正貴族的貪污腐化，可是武丁以後，腐化更甚，到紂時候，達到最高程度。他們一般的生活，是淫亂好色，是日夜酗酒，是打獵遊玩。他們荒廢耕地，讓麋鹿禽鳥生長，他們想出各種殘酷的刑罰，榨取財物，他們招誘別人的奴隸，供自己使用。殷人最畏敬鬼神，他們甚至連祭神的犧牲都偷來享受。這樣的統治階級，自然非潰滅不可。

周文王的政治，與殷恰巧相反。他禁止飲酒打獵；他施行裕民（富民）政策。所謂裕民，就是徵收租稅有節制，讓農家有些蓄積，發生日耕的興趣。他又針對着殷紂招誘奴隸，為其他小國所怨恨，定出一條「有亡（奴隸逃亡）荒（大）閱（搜索）」的法律，就是說，誰的奴隸歸誰所有，不許藏匿。據春秋時申無字說，這是周文王得天下的重要原因之一。

文王戰敗西戎混夷，又滅附近幾個敵國。拓境西到密（甘肅靈台縣）東北到黎（山西黎城縣）東到鄂（河南沁陽縣附近）對紂都朝歌（河南淇縣），取進逼的形勢。他又擴充勢力到長江漢水汝水三個流域，教化那裏的蠻夷，稱為江漢汝墳之國，也稱為南國，也稱為周南召南。南國是周基本力量的一部

份。

文王死後四年，子武王車載文王木主去伐紂。據說周派間諜到殷，回來說，壞人執政當權，昏亂極了。武王認爲時機未到。又來報告好人全被斥逐，武王認爲時機還未到。最後報告百姓閉口不敢說話了。武王得報即刻動兵出征。隨同伐殷的有許多友邦和庸蜀羌髳（苗）微盧彭濮八個蠻夷小國。武王在牧野（河南汲縣）誓師，指責紂聽信婦言，不祭祀祖宗，不信任親族，招集天下罪人和逃奴，給他們官做，尤其第四條罪狀，引起從征各國的敵愾心，要和紂決戰。紂兵七十萬人，不戰潰敗，歡迎周兵殺紂，周正月月底出發，二月底滅殷，兵力比殷小得多，成功却這樣快，主要原因就是殷虐待民衆和奴隸，周政治比較寬厚。

周雖然戰勝，却不能就此吞併殷國。武王把殷分爲三部，教自己的兄弟管叔蔡叔霍叔各據一部。封紂子武庚做諸侯，受三叔的監視。武王滅殷兩年病死，子成王幼小，周公旦（武王弟）登王位代行政治，成王和大臣們（召公等）疑忌周公，三叔也造謠說周公要謀害成王。繼承問題引起周內部的不和，武庚看有機可乘，聯合東方舊屬國奄（山東曲阜縣）蒲姑（山東博興縣）及徐夷淮夷起兵反周。周公處在內外交攻的地位，他首先向召公懇切解釋，穩定內部，自己帶兵出征，殺武庚，誅三叔，攻滅奄等十七國。殷貴族（士大夫）被俘虜稱爲獻民或稱頑民。

獻民就是貢獻給周王的俘虜，他們反抗周統治，所以也被稱爲頑民，頑民本身是大小奴隸主，現在自己當俘虜，雖然還不算奴隸，却已喪失幸福和自由。周公知道他們隨時可以反叛，必需遷居洛陽（武王原定計劃遷都洛陽），才能就近管束。他先宣佈遷頑民到黎水地方（河南濬縣東北），地近朝歌，頑

民們相當滿意。周公卜問鬼神，得不吉利的卦。於是改卜別地，說洛陽最好，般人信鬼，這樣，把頑民遷到洛陽。

周公召集殷舊屬國，來替頑民築城造屋，新城很快造成，號稱成周。同時也召集周屬國，在成周西五十里築城，稱為王城。派八師兵力（一師二千五百人）駐成周，監視頑民。周公誥誡頑民說，你們受天罰，本當殺死，我保留你們的生命，應該感恩做我順民。現在分配住屋田地給你們，安心謀生，如果再反抗，那是你們自己不要生命。又勸誘頑民說，你們只要順從教訓，我要用你們做官，做官是頑民唯一的希望，有了這個希望，逐漸軟化降服。周公死後，第二子君陳替周公管理成周，不敢疏忽，足見周初對殷頑民的注意。

感化頑民，是周公最大的也是周初最嚴重的政治事業。就社會意義說，殷朝大小奴隸主，現在變成周朝的農奴了。一部份住成周，一部份被賞給受封的諸侯。

第三節 周初大封建

周公殺武庚，滅奄國，開始大封建。據說，周成王建立七十一國，其中兄弟十六人，同姓四十人，周子孫不是發狂生病，都有封做諸侯的權利。

殷代有侯伯等爵位，有侯甸男采衛五服的名稱。周制大體相同，侯甸男衛稱外服，是正式國家。采稱內服，是卿大夫食邑。服定貢賦的輕重，爵定位次的尊卑。晉國侯爵，列在甸服，鄭國伯爵，列在男服，曹國伯爵，列在甸服。周滅殷以前，周公召公畢公太公康叔都有封邑，封建制度萌芽在殷代，到周

才完備。

周要統治廣大新疆土，必須建立屬國，擁護王室。當時最難平定的是殷，周公遷徙殷貴族到成周，對留居原地的遺民還不能放心，他封自己同母弟康叔做衛侯，統治舊殷國。他教訓康叔說，對一般平民要寬厚。行施文王的裕民政策，不要枉法殺人。對掠奪財貨，不孝養父母，不和睦兄弟的殷人，用嚴刑誅戮。殷人羣聚飲酒，不論貴賤，全數拘獲送周京治罪。康叔封地最大，權勢最重，帶八師兵力鎮壓殷人，在當時是主要的侯國。

東方奄和蒲姑兩個大國，曾助武庚叛周。成王把奄國封給周公長子伯禽做魯侯，又封外祖父太公呂尚做齊侯。呂尚都營邱（山東昌樂縣），滅蒲姑國。齊魯兩大國代替奄和蒲姑，殷不能反叛了。召公的兒子封燕（北平），成王弟唐叔封唐（山西翼城縣，後稱晉國），抵禦戎狄，掩護衛周兩國。

當武王克殷時，紂庶兄微子啓抬着棺材到軍前投降。武庚死國，周公把殷舊都商邱封給微子，國號宋。宋附近封陳（舜後裔。河南淮陽縣）杞（夏後裔。河南杞縣）焦（炎帝後裔。安徽亳縣）三個國家，隱含監視宋國的意義。

封建和宗法是不可分離的。周天子算是天下的大宗，衆諸侯都尊奉他。魯衛晉三國附近，封許多同姓小國，尊奉它們做宗主（滕宗魯，虞宗晉），一國裏面國君算是大宗，封給同姓卿大夫土地（采邑），尊奉國君做宗主。同姓不通婚姻的習慣已成法律。這樣，各國間同姓既是兄弟，異姓又是甥舅，彼此都有血統關係，可以減少些紛爭。天子稱同姓諸侯爲伯父叔父，稱異姓諸侯爲伯舅叔舅。用親暱的稱呼，來團結衆諸侯。

天子對各國，依爵位服次，徵取貢賦。周公教成王說：「你得用心考察衆諸侯誰納貢，誰不納貢，納貢的如果禮貌不好，即是侮慢王朝，等於不貢。諸侯不貢天子，人民也不貢諸侯，政治就亂了」。孔子說周公定貢賦法有三個原則：「施恩惠要厚，用民力要平，收租稅要輕」。天子自以爲是土地人民的最高所有者，土地人民是上天付給他的。他又分給諸侯及卿大夫，所以他有權向受封的諸侯要求貢賦，因之諸侯卿大夫也有權向人民要求貢賦。天子諸侯的收入，主要靠徵收貢賦。

天子封建諸侯，有授土授民的儀式。授民時指出民的身份和數目；如臣僕若干家（奴隸）民獻（庶民）庶民若干夫。據金文所記，夫的數目，總比臣僕大得多，因爲封建主剝削的對象，主要是農奴。夫當然也有妻子，不過只是本人對統治者負納貢責任，所以不像臣僕全家歸統治者所有。匱鼎銘文記載匡搶的禾，匱告狀勝利，匡送匱一衆三臣謝罪。衆與臣分說，足見衆（庶民）是可以買賣贈送的農奴。周封魯衛，都說政治保留舊習慣，土地改用周新法。所謂周法，就是農民繳納貢賦，剩餘的得私有養家。殷奴隸主自己做了獻民，奴隸被周解放做農奴，是可以推想的。周革殷命，是封建主摧毀奴隸主的統治，所以頑民作劇烈的反抗。

周初南蠻沒有強國，漢水流域有些姬姓小國，並不重視。成王封熊繹做楚蠻小國君，歧陽大盟會，派熊繹和鮮卑（東胡部落）管火堆，不得正式參與盟會。後來楚強大，怨恨周朝，自稱楚王，成爲南方大國。

第四節 社會階層的分化

周公削平叛亂，建立諸侯，完成周朝的王業。他制定君臣父子夫婦上下親疏尊卑貴賤等等的禮（法規），照春秋戰國時代儒家說，大禮有三百，小禮有三千。他真是周朝的聖人，也是中國封建社會的聖人。

這些法規，在西周初期，已否全部完成和施行，自然是疑問。但從後來的歷史事實看來，確是按照這些法規來做統治工具的，而且是一代一代發展着。封建社會的構成，較奴隸社會複雜，這些法規，是從封建經濟變化中反映出來的一種政治體系。

西周土地有公田和私田，農民耕種一定數量的公田，作為租稅，繳納公家，私田收入，歸農民自有。收穫時留些禾麥在地上，讓寡婦們拾取。「詩經」許多篇說成王帶着妻子去看耕田，他看的是公田（在南郊，稱為南畝），有田畯（田大夫）督耕，公家給農夫們吃陳米飯，農夫們很滿意，工作勤敏不偷懶。這是封建主待農民最大的恩典，詩人認為值得歌頌的太平時代。

成王的兒子康王，貪色早晨起不來，周政治從此衰退。如果說成王時代封建社會比較穩定，那末，康王時代開始顯著的變動了。

康王孫子穆王，是個大遊歷家，據說他到過崑崙山西王母國。晚年想出剝削新法，叫做贖刑。統治階級對付庶民一向用殘酷的刑法，刑法有五種：墨刑（用刀刻面塗墨）一千條，劓刑（割鼻）一千條，剕刑（割腳）五百條，宮刑（男子割生殖器，女子禁閉宮中當奴隸）三百條，大辟刑（斬頭）二百條。總共三千條。那時候獄官貪贓枉法，賄賂公行，穆王要化私為公，定出贖罪條例。墨刑黃銅六百兩，劓刑一千二百兩，剕刑三千兩，宮刑三千六百兩，斬刑六千兩。這完全用嚴刑欺詐財物，因為具有罪的不

許贖，許贖的止限疑獄。任何人都可被疑，也就是任何人都可受罰。

從這裏看出當時庶人私有財產是相當發達了。庶人階級分化窮富兩個階層。富人受罰，窮人受刑，農民是不容易致富的，致富的主要是商人。

周天子是天下宗主，各國朝聘、貢獻，有玉帛獸皮珍玩及地方特產。這些貨物匯集在周京，需要工匠製造商人流通來處置它們。周朝銅器流傳最多，玉器又是大小貴族行禮必需品，織布非常精細（製冠布一分寬合十七縷），布帛染色種類繁多，可以推想當時工業的進步。不過百工吃公家飯，製品不能自由出賣，未必能致富。庶人致富，只有商人，大概穆王以前，商業已經發展，所以被看做贖刑的對象。

厲王是個大暴君，他酷愛財貨，重用榮夷公想法專利，國人（市民）譏謗厲王，厲王派巫師監視，隨意殺戮，禁阻說話。厲王自以為勝利，壓迫更加嚴厲。後來國人不能再忍，突然起義，厲王渡黃河逃走，太子靜（宣王）藏匿召公家裏。起義者圍召公家，召公把自己兒子假冒王子送出去，被起義者殺死。

周公召公共同執行國政，號稱共和。周十四年沒有國王。厲王在流放地死後，宣王繼位。他對市民讓步，不得對農民加重剝削。他晚年廢除藉田制度，就是說，不要農民耕公田，而要普遍徵收田租。他調查農民戶口財產，改革舊貢賦法。這個新法稱為料民，賢臣仲山甫極力諫阻，說有害政治，將會造成禍亂，宣王不聽，果然西周趨於衰亡。

宣王子幽王，是與厲王並稱的暴君，他在位時，政治更商業化。他奪取貴族的土地和農奴，許多貴族破產流落。庶人有錢，可以做官受爵，把等級制度毀壞了。當時君子（貴族）也想做買賣，謀三倍的

利息，王叔鄭桓公知道周快滅亡，同商人訂互助盟約，請商人幫助他建立新鄭國。西周末年，商人地位提高，分享政權。『詩經』裏留下不少貴族的怨恨詩。

穆王厲王壓迫商人，厲王被市民驅走，宣王加重剝削農民，到幽王戰敗國亡，因為失去了農民的援助。

第五節 種族間鬥爭及西周滅亡

西周種族間鬥爭，主要是東夷南蠻西戎北狄。

東周地域廣大，周公滅奄，太公滅蒲姑，周勢力僅到山東境內，淮夷徐夷仍倔強不服。伯禽初封魯國，淮夷徐夷起兵來攻，伯禽守東郊，不敢開城門。伯禽誓師說，馬牛臣妾逃亡，不許藏匿，要歸還原主；又說不許跳牆偷誘別人的馬牛臣妾。當時東方國家還保存搶奪奴隸的舊習慣，誓言裏嚴重指出，意在維持魯軍的紀律。伯禽被夷族圍困，成王派三軍援助，才擊退寇兵。穆王時候，徐夷國君強大稱王，號為偃王。聯合九夷伐周，打到黃河邊上，穆王害怕，承認他做東方的霸主。同時教楚伐徐，楚戰勝徐，勢力擴張，成了南方新興的強國。宣王屢次伐徐夷淮夷，但偃王子孫仍稱王，與周天子對立。

江漢流域是蠻族根據地。昭王征伐南蠻，全軍覆沒，君臣淹死在漢水，周天子聲威大損。穆王宣王曾經南征，沒有什麼成功。漢水流域有些姓姬的諸侯，全是弱國，這給熊繹子孫很好的發展機會。熊繹初封在丹陽（湖北秭歸縣），土地非常小，不夠諸侯的資格，成王會諸侯，他只配看守祭神的火堆。可是他的子孫，處在羣蠻鬥爭環境中，坐小竹車，穿破爛衣，開闢山林荒地，吞併許多小國，穆王時候，

戰勝徐偃王，造成獨霸南方的形勢。夷王時，楚君熊渠更強大，封長子做句亶王（湖北江陵縣）次子做鄂王（武昌市）小子做越章王。春秋初年，熊通正式稱王，統率蠻族，不承認周天子的地位。

西周外患最緊急的是西北方戎狄族。戎狄散佈地域很廣，陝西西部北部，山西河北極大部份都被戎狄佔有。戎狄是中國人給他們的名稱，他們自稱鬼（方）、混（夷）、犬（戎或夷）、獯鬻、豷狁。中國人把他們看作獸類，用惡字寫譯音，方、夷、戎等字也是中國人附加的（戰國以後稱胡，稱匈奴）。周都鎬京，接近戎狄，汧（音牽）渭兩水中間，是西戎入寇的路綫。成王時候會打一次大仗，俘獲鬼方一萬三千八十一人，斬首馘（音帽。殺敵人割取左耳）耳的人數，大概也不少。此後戎狄屢次寇周，懿王甚至被逼遷居槐里（陝西興平縣）。宣王時候，侵略更加急暴，經過多次戰爭，互有勝敗，築城防禦，僅能阻止深入。宣王子幽王，寵愛褒姒，想殺太子宜臼（東周平王），立褒姒的兒子伯服做太子，宜臼的母親是申侯的女兒，申侯勾結犬戎攻幽王，殺幽王驪山下。西周積累的貨物寶器，全被犬戎擄去，西周滅亡。平王靠諸侯的援助遷居洛邑。

宣王號稱中興賢王，他的功業是征討異族，獲得相當勝利。可是連年用兵，耗費很大。厲王專利，被國人驅逐，他繼位後，不能不對國人減輕壓迫，把費用轉嫁到農民肩上。三十九年（前七八九）伐姜戎大敗，宣王幾乎被擒。他為補充兵力，想出料民（調查戶口）的辦法。仲山甫諫止料民，說農民數目要從各方面間接推知，如果直接查點，一定要起禍亂。宣王不聽。因為農民負擔過重，不願出力擁護周室，所以幽王被犬戎一擊就破亡。

孝王（宣王前三世）封養馬人非子一小塊土地，地名秦（甘肅清水縣），在戎狄間。宣王封非子曾

孫秦仲做大夫，攻西戎戰死。子孫都專力攻戎，國勢漸盛。秦仲孫襄公救幽王有功，平王避戎東遷洛陽，襄公派兵護送。平王封襄公做諸侯，逐漸收復周失地，成爲西方大國。

秦楚先是最小的附庸國家，從艱苦鬥爭中變成強大；唐和魯衛先是大國，從富貴安樂中變成貧弱甚至滅亡。

西周從武王滅殷到幽王亡國凡十一世十二王，據說共二百五十七年。中國歷史有真實年代從共和元年（公元前八四一）開始。以前年代都不可靠。

簡短的結論

文王施行裕民政策，招致附近各地的平民。照召誥說，殷紂禁止本國平民出境逃亡。是否全數投奔西周，不可知，當時有平民這個階層却無疑義。他們領公家土地耕種，繳納稅租。剩餘物品得私有自享，這種人數增大，就成爲封建社會的開始。

周成王封建諸侯，規定對王朝貢賦的數目，諸侯對農民，也有一定的貢賦法。起初徵收比較輕，後來逐漸加重。用農民耕公田的制度，被宣王廢除，改爲普遍徵收田租。

西周奴隸依然存在，主要用途是供封建主的役使。文王定法律確定奴隸所有權，不許互相誘奪。奴隸來源是俘虜和罪人及其妻子。

幽王時代很多貴族破產流落，有錢的庶民（主要是商人）穿貴族衣服，在朝廷做官。甚至貴族也想經商致富。文字如貴賤貧賢賓（所敬的人）都帶貝（貨幣）字，富字象屋下物多，想見西周商業的發

展。

西周與異族戰爭很多，幽王終於被犬戎殺死。春秋時代強大國家，在西周全是處在異族包圍中的小國（止有齊開始是大國），變成貧弱的國家，原來却都是大國。

第四章 列國兼併時代——春秋

——周平王元年（公元前七七〇）至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四

〇三）孔子修春秋，起魯隱公元年（平王四十九年公元前七二二），止

魯哀公十四年（周敬王三十九年公元前四八一）。連隱公以前的四十八

年，哀公以後的七十八年，共三六八年，統稱為春秋時代。——

第一節 王室衰微

西周時代，周天子保持「天下宗主」的威權，列國諸侯不敢顯違王命，互相容濟。

幽王敗亡，平王畏懼犬戎，遷都洛邑，號稱東周。土地逐漸削減，勢力愈趨衰弱，楚齊晉秦吳越強大國家相繼出現，用武力爭霸中原，虛擁王號的周天子，依賴諸華霸主——齊晉——支持危局。

平王初遷洛邑，還有方約六百里的土地，比較列國大得多。後來有的送人——如賜鄭國虎牢以東（河南汜水縣），賜晉文公溫（河南溫縣）原（河南濟源縣）等十二邑。有的被奪——如晉滅虢國（河南陝縣），虢國以西周地全歸秦晉所有。南境申（河南南陽縣）呂（南陽縣西）不知何年入楚，楚疆域擴大到葉縣（河南葉縣）。有的被異族佔據——如揚拒泉皋伊雒之戎，雜居境內。伊川（河南嵩縣）有陸渾之戎。有的封公卿大夫作采邑——大夫以上都有采邑。國境北西南三面被晉秦楚包圍，國內有戎族，

有采邑分土割據，天子自有的土田和民人，實在存餘無幾。

因此周天子非常貧窮。據『左傳』記載，平王死後周派人來魯國求賻，桓王派人來求車，桓王死，因為窮，七年才得埋葬。襄王死，派人來求金，他們雖然窮得辦不起喪禮，可是空架子——所謂禮——却非擺不可。晉文公請襄王允許他死後用『隧』禮。隧是掘一條長地道，天子棺木大而重，從地道送進壙穴去，比諸侯棺木從穴口直挂下去要穩當些，所以文公提出這個請求，襄王寧願送文公溫原等十二邑，對於請隧却嚴辭拒絕。可見東周的窮天子依然保守從前富天子的闊排場。

爲了爭奪王位繼承權，王室還時常鬧家務。惠王二年，王子頹篡位，賴鄭虢二國的兵力殺子頹。惠王賜鄭虎牢以東，賜虢酒泉（陝西大荔縣）。襄王三年，王子帶召揚拒泉皋伊維之戎攻王，圍到襄王十七年，賴晉文公出兵殺子帶，襄王賜文公溫原等十二邑。景王二十五年，王子朝與王子猛爭位，到敬王四年，子朝逃奔楚國，東周舊傳的典籍，全被帶走，於是連王室累積的文化記錄也喪失了。

衰亂到這樣的東周，何以能免於滅亡呢？這是由於春秋時代宗法組織還很有力量，天子被認爲『天下宗王』，好比家族裏的宗子一樣。誰要企圖篡奪，其他別子（同姓諸侯）聯合起來反對他，野心家要受到極大的危險。所以楚莊王打敗晉國，造成霸業，到周疆閱兵探問九鼎的大小輕重，有意嘗試，被王孫滿一頓駁斥，只好知難而退。齊是甥舅國，晉是兄弟國，自然更不敢作此妄想。

列國諸侯雖然不敢篡奪王位，爭霸却是整個春秋時代政治軍事的中心問題。因爲爭得霸權以後，可以徵取弱小國家的貢賦和徭役，事實上霸主獲得了天子的經濟權利。

魯是周公的後代，與王室最親近。按照天子對諸侯剝削的規矩，諸侯應該兩年一小聘，三年一大

聘，五年一朝。每次朝聘，都有一定的貢品。事實怎樣呢？據『魯史』記載，二百四十二年裏面，魯君朝王止三次，魯大夫聘周止四次。周天子爲對魯表示親密，却來聘了七次。魯君朝齊十一次，大夫聘齊十六次。魯君朝晉二十次，大夫聘晉二十四次。魯君朝楚兩次。霸主代替天子收納貢賦，這是顯著的說明。

第二節 大國爭霸

春秋時代有楚齊晉秦吳越六個大國，主要的是晉楚兩國。

楚——楚在春秋時代陸續吞併四十五國，疆土最大。它首先滅亡江漢流域許多小國，後來侵入淮水流域，國大力強，成爲華夏諸侯的勁敵。春秋時代中國人通稱爲『華』或『諸華』（華是赤色，周朝尊尚赤色。晉羊舌赤字伯華，孔子弟子公西華名赤）。異族人通稱爲『夷』。中國西部通稱爲『夏』（鄭大夫子西名夏），東部稱『東夏』（齊在東方，稱爲東夏），總稱爲『諸夏』。楚是蠻夷，攻伐中國，不僅爲了擴大土地，同時也以雄長華夏爲莫大的光榮。因此楚國君臣，不向中國出兵，算是不勝其職的恥辱。要不是齊晉兩國抵抗侵略，東周王室是很危險的。

齊——齊在春秋時代吞併十國（又據荀子說齊桓併國三十五，韓非子說齊桓併國十三）。地雖不大，因東邊靠海，有魚鹽大利，到齊桓公時，造成富強的國家。桓公信任管仲，糾合諸侯，尊王攘夷，被稱爲五霸的首長。管仲是春秋時代著名政治家，他勸桓公分全國爲二十一鄉，其中工商六鄉，士十五鄉，不許士農工商四民雜居。分全國爲三軍。五家爲軌，十軌爲里，四里爲連，十連爲鄉；每家出一

人。五家爲伍，伍有軌長，五十人爲小戎，小戎有里有司，二百人爲卒，卒有連長，二千人爲旅，旅有鄉良人，二萬人爲一軍。這是內政寄寓軍政的制度。依照土地的美惡，定賦稅的輕重。山海收歸國有，設鹽官鐵官。國用充足，兵力強大，諸侯不敢叛，楚不敢北侵，孔子很贊美管仲的功業。桓公稱霸二十多年，親率齊魯宋陳衛鄭許曹八國兵力，伐楚到召陵（河南鄆城縣），楚派大夫屈完來講和，桓公許和退兵，並沒有得到勝利。桓公死後，不久，晉文公代替了齊國的霸業。

晉——晉吞併二十餘國，有今山西全省，河北、山東、河南、陝西四省的一部份，東西長約二千餘里，這樣廣大的土地，可以和楚作敵對，晉文公城濮（河北濮縣南七十里臨濮城）一戰，大敗楚師，比齊桓公成就更大的霸業。後來晉楚戰爭，晉常獲勝，保持諸夏盟主的地位。

秦——秦本西方小國（甘肅清水縣），周平王東遷以後，西周故地逐漸歸秦所有。秦穆公稱霸西戎，與齊晉楚稱爲四大國。它也想到中原爭霸，但被晉阻止，沒有機會發展。

吳——吳是僻遠的小國（江蘇吳縣）。晉想削弱楚國，扶助吳國擾亂楚的後方。到闔閭一度滅楚，他的兒子夫差又戰勝越王勾踐，吳成了南方新興的大國。夫差與晉爭霸，那時候晉已衰弱，只好退讓。不久，吳被越攻滅，土地全歸越有。

越——越是更僻遠的小國（浙江紹興縣）。越君姓華（音彌）不是禹的子孫（據傳說越是禹的子孫）。越王勾踐被夫差戰敗，臥薪嘗膽，決心報仇雪恥，趁吳連年對諸夏用兵，國力衰敝，攻滅吳國。

越代吳興起，向中國爭霸。墨子是春秋末期時人，他說「今天下好戰之國，齊晉楚越」，可見越在當時的強盛。戰國時代，勾踐五世孫無疆被楚攻滅，楚兼有吳越兩國的土地。

以上六個大國，除齊國原來比較大些，其餘都是很小而又僻遠的。它們周圍全是蠻夷戎狄落後的種族，文化上軍事上容易把落後種族克服和同化，齊滅萊夷（山東黃縣）東境達到海邊。晉滅赤狄白狄，疆土擴大。秦霸西戎，抗衡晉楚。至於楚吳越三國，吳姓姬，楚越同姓華，雖說也算華族舊姓，可是立國在蠻地，自然要和蠻人同化，楚俗披髮左衽，吳俗斷髮文身，越俗大概更要野蠻些。吳楚人很少生鬚鬚，生長鬚鬚的，國君就挑選他當侍從，會見中國諸侯時，立在左右誇示榮耀。足見吳楚人種與華族有分別。他們的文化從中國傳去，楚地接近中國，首先開化。楚人巫臣帶晉人到吳國，教吳駕車戰陣的方法，攻掠楚國，吳才被中國人當作一個國家。越王勾踐用范蠡文種作謀臣，他們原是楚人。勾踐厚禮招收四方賢士，提高本國文化程度，才成強國，吳越的文化比楚更是後起。所以楚吳越都被諸夏看作蠻夷之國。

春秋是大國爭霸的時代，同時也是華族與蠻族（楚吳越）戰爭的時代。戰爭的基本性質是華族團結在齊晉盟主周圍，與蠻族爭奪中國的領導權。

第三節 從對外兼併轉變到對內兼併

春秋時代見於記載的凡一百四十八國。到末年，止存周魯齊晉楚宋鄭衛秦燕越十一國。還有些極小國家，傲倖存在，寥寥無幾。

依大小強弱分國家為三等。晉楚齊秦以及後起的吳越是一等國，魯衛鄭宋是二等國，陳蔡杞曹等是三等國，二三等國有權列於盟會，通稱為列國。其餘小國，只能做列國的私屬，給宗主國服役，沒有資

格參加盟會。還有一種附庸國，地位更卑微。

二等國被一等國侵奪，但它也侵奪弱小國家，求得補償。它們對大國獻納公開的貢賦和私情的賄賂，再加曲盡恭順的禮貌，頗能討得大國的歡心。對弱小國家，却毫不講理，只要有侵奪的機會，決不放棄。例如鄆魯兩國境界交錯，鄆人在翼築城，回來經過魯地武城，猛不防魯兵堵塞前後，捉鄆人當俘虜；鄆也侵奪更小的國家，例如鄆國國君出城督耕，鄆人侵入鄆國，俘虜鄆君的妻女。鄆君說：「我無家可歸了」，跑到鄆國同妻女當俘虜。鄆君留下他的女兒，把鄆夫人送還鄆君。舉這兩個例證，可以推知其他國家一般的情況。

春秋前半期盛行兼併，弱小國家多被吞滅。有些國家還能存在的原因：（一）立在兩大國中間的二等國。如晉齊間的衛，楚齊間的魯，晉楚間的鄭、宋。它們一則本身還有相當力量，二則大國也需要它們當緩衝國。（二）有些小國因為無關輕重得暫時保存。（三）大國本身因獲得多量貢賦，君主淫奢庸愚，權臣互爭國政，私交外國作聲援，不汲汲於侵略。

宋大夫向戌發起的弭（息）兵大會，是列國對外兼併逐漸轉為對內兼併的關鍵。

春秋時代用戰爭勝敗作判斷國君好壞的標準。想戰爭勝利因而多少改良些政治的，就算賢君。不準備戰爭，專事虐民奢侈的，就是壞君。例如楚康王立了五年，自稱沒有北伐，怕死後見不得祖宗。晉大夫叔向批評晉國軍備廢弛，民窮政暴快要衰亡。還有國內遭遇天災，說發動戰爭可以免禍。例如衛國大旱，大夫宰速主張伐邢。封建領主間充滿着矛盾，對外緊張，內部自然比較和緩。反之，對外和緩，內部自然緊張起來。所謂「無敵國外患，國恆亡」，因之統治階級喜歡發動侵略的戰爭。

向戌同晉國執政趙武，楚國執政屈建都有友誼，想說合兩國，息兵停戰。晉國六家權臣，——荀氏、范氏、知氏、荀氏、韓氏、魏氏——相互間矛盾增劇，無心對外。楚因吳國強大，屢被攻掠，他願意暫時息兵。其餘小國更希望減輕兵役的苦痛，所以向戌一提倡，就得到各國的贊許。魯襄公二十七年（五四六）晉、楚、魯、蔡、衛、陳、鄭、許、曹在宋國大會，約定晉楚兩國，同作霸主。這樣一來，楚可以專力對吳，晉可以進行內爭，吃虧了的是小國，要向兩個霸主進貢，負擔更加嚴重。夾在晉楚中間的鄭國，更陷於進退兩難的窮境。

息兵大會以後，戰爭相當減少，大小各國，尤其是齊晉兩國的權臣，展開了內部的鬥爭。

晉滅大夫祁氏、羊舌氏，分祁氏田為七縣，羊舌氏田為三縣。又滅荀氏、范氏。又滅知氏。晉國政權歸趙氏、韓氏、魏氏三家。到戰國時代成立趙、韓、魏三個王國。

齊大夫陳氏、鮑氏擊破欒氏、高氏，二氏又合力擊破高氏、國氏、晏氏。陳氏又殺齊君，立悼公。悼公立五年被鮑氏殺死，立簡公，陳氏又殺簡公，齊國政權全歸陳氏。到戰國時代，陳氏滅齊（姜姓），建立陳氏的齊國。（陳氏也稱田氏，田陳二字古音同，田陳可通用）。

第四節 弱國對強國、人民對國家的負擔

據『魯史』的記載，——僅僅記在『魯史』的——二百四十二年裏面，列國間軍事行動，凡四百八十三次，朝聘盟會凡四百五十次。總計九百三十三次。

軍事行動和朝聘盟會，按照一般的性質來說，只是小國被大國剝削掠奪不同形式的表現。小國怕大

國無厭的誅求，更怕殘暴的討伐。

朝聘必需的貢品，是麋鹿皮、虎豹皮、絲織物、馬和玉，並附獻珍異貨物。照儀禮所載覲聘禮來看，貢獻物品還有相當限度，可是事實却不盡然。

當初晉文公創霸，教諸侯三年一聘，五年一朝，有事開會，諸侯不和，歃血盟誓。到後來霸主要妾或妾死，也要諸侯去弔賀。總之，霸國用各種名義，向列國榨取貢獻罷了。貢獻一次，要用一百輛貨車，一千人護送。到了霸國，住在破爛的客館裏，大概要例外送些賄賂，才肯收受禮物。小國對非霸主的鄰近大國，也同樣納貢求得和好。

貢獻如果不合受貢國的要求，將會遭受可怕的討伐。受伐的國家，井被堵塞，樹被砍斷，禾麥被收割，車馬被掠奪，人民不分男女老小，逃不脫的都當俘虜。男子做各種奴隸，女子年青的做婢妾，普通的做舂米釀酒工奴。晉楚城濮戰後，晉文公獻給周天子楚俘兵車一百乘（每乘馬四匹），步兵一千人。鄭宋大棘之戰，宋國戰敗，鄭獲兵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殺敵人割取左耳）一百人。晉滅赤狄潞氏，晉君賞大夫荀林父狄臣一千家。吳齊郊之戰，齊兵大敗，吳送魯國齊俘兵車八百乘，甲首三千。戰敗國人民被俘當奴隸，國家損失的車馬器械急速補充，當然都得人民來負擔。

被敵人圍城的時候，痛苦更不可想像。據守城法，城下比較不重要的地方，每五十步置壯男十人，壯女二十人，老小十人。城上守兵每一步一人。城下重要地方，每五百步置壯男一千人，壯女二千人，老小一千人。男兵六分用弩，四分用矛戟盾等器械，女兵和老小兵全用矛。民間糧食布帛金錢牛馬畜產一切可用的物品，都獻給公家使用。圍城裏面，人民每天規定吃二升米糧凡二十天，吃三升凡三十天，

吃四升凡四十天。春秋時代的量，五等於現在的一，五升等於一升。這樣，九十天每人共食米二石九斗。平均每天吃三升多，合現在大半升。既要作戰死傷，又要忍饑破產。有時甚至窮困到「易子而食，析骸以爨」。人民忍受這樣的痛苦，止是爲了封建領主的愛好戰爭和被俘當奴隸的痛苦更甚。

人民被國君強迫，不得不服極重的兵役。春秋時代一般是用車戰。兵車一乘，馬四匹，甲士十人，步兵十五人。甲士是穿戴盔甲的，三人立車上，立左的用弓箭，立右的用矛，立中的馭馬。這三人通稱甲首。其餘甲士七人，在車旁步行。步兵十五人在車後。另有步兵五人保護輜重車。兵車一乘，共有三十人（兵器盔甲車馬都由國君儲藏，戰時發給兵士）。輜重車有火夫十人，看守五人，馬夫五人，打柴挑水五人，共二十五人，都是不能作戰的老弱者。每兵車五乘，有輜重車一乘（用牛駕車）。衛國被狄攻破，剩下人民共五千人，有兵車三十乘。約略計算，五人中有一人服兵役。其他國家，大概相同。人民平時受經濟剝削，戰時受生命危險。宋殤公十年十一戰，所以民不堪命；晉絳縣人七十三歲，還得老遠往杞國築城。人民只有死了，才算得到休息。

國君和卿大夫的家裏人，絕對不事生產。孔子批評魯大夫臧文仲有三不仁，「妾織蒲」算作不仁之一。魯大夫公父文伯的母親織布，文伯怕招季康子的怨恨。因此，當時有「盜憎主人，民惡其上」的諺語。就是說人民與統治階級存在着不可調和的矛盾。

第五節 種族間的鬥爭

列國兵制雖不無出入變革，大體當是五人中出一人服兵役。照這樣計算，一百七十五人有車一乘，

魯衛等千乘之國，約有人民十六七萬，充其量當在二十萬左右。晉國兵車四千乘，當有七十萬左右的人口（兵車一乘有多至七十五人的，是全國人口當超過此數），土地如此廣大，人口如此稀少，其中自然有許多空地——所謂草萊——，異族雜居其間，自然也不可免。

南方——長江漢水兩流域，是蠻族居住地。有羣蠻百濮盧戎（湖北南漳縣）等，通稱為南蠻。淮水流域是夷族所居。小國有舒（安徽舒城縣）六（安徽六安縣）蓼（安徽霍邱縣西北），又有舒蓼、舒庸、舒鳩、宗四國，大國有徐（安徽泗縣北），通稱為淮夷。

東方——都在山東省境內。有萊夷（黃縣東南），任（濟寧縣），宿，須句（二國都在東平縣境），顓臾（費縣西北），邾（鄒縣），莒（莒縣），小邾（滕縣），杞（安邱縣），介（膠縣南），郟（郟城縣西南）。根牟（沂水縣），通稱為東夷。又有戎（曹縣東南，別名戎州），鄆（濟南北境，別名長狄）。

北方——都在河北省境內。有北戎（盧龍縣境，一名山戎），甲氏（雞澤縣，赤狄別種），鮮虞（正定縣西北，別名中山），肥（藁城縣），鼓（晉縣），（鮮虞、肥、鼓三國都是白狄別種），無終（玉田縣），通稱為北狄。

西方——有大戎（陝西延安縣），小戎（甘肅燉煌縣）。一部遷居河南嵩縣，稱陸渾之戎，又稱險戎，又稱九州之戎，驪戎（陝西臨潼縣），犬戎（本部在青海西寧縣，一部遷居陝西鳳翔縣境），姜戎（陸渾別部），茅戎（山西平陸縣），揚距泉泉伊維之戎（常在河南洛陽縣附近），又有白狄（延安縣附近），赤狄。赤狄有東山泉落氏（或在山西垣曲縣境），麇谷如（常在衛晉二國中間），潞氏（山

西潞城縣），留吁（山西屯留縣），鐸辰（山西路安境），通稱為戎狄。

以上諸族，有的是純粹異族，有的是華夏舊姓做異族君長。有的同化於中國，有的保守舊習俗，有的因貧弱而自貶為夷，有的因強大而爭霸諸夏。推想各族的人口，也許同華族差不多，可是他們文化程度很低，政治上因為人種及地域的分歧，不可能團結成一個國家。華族是比較團結的，所以利用優勢文化和政治力量，逐漸把他們融化。

南方蠻夷被楚統一，春秋時代侵害中國最兇的要算楚國。到春秋末年，因為文化向上發展，與諸夏相等，華夷的界限逐漸消失。

東方諸侯沒有成立大國，陸續被齊魯楚吞滅。

北方戎夷間有華族小國燕，春秋時代不被諸夏重視，齊桓公會救燕伐山戎，後來晉國強大，攻滅赤狄白狄，燕在北方逐漸強大起來。

西方戎狄是華族可怕的敵人。晉攻滅戎狄最多。晉悼公用魏絳的計策，同諸戎講和，用貨物交換土地，獲得極大利益。秦穆公伐戎，得國十二，開地千里，在西戎中稱霸。當時甘肅陝西境內有緄，混戎，翟，翟之戎，義渠，大荔，烏氏，胸衍之戎。西北諸戎散居谿谷間有一百多種，因為統一起來，所以逐漸被秦征服。

從春秋魯隱公元年到僖公三十三年，共八十六年。戎伐曹伐鄭伐齊各一次，伐周二次。齊伐戎三次，魯伐戎一次，虢伐戎二次，諸侯為戎禍守周城二次。狄滅衛圍衛滅溫各一次，伐邢伐衛伐齊伐鄭伐周各一次，伐晉三次。晉伐狄二次，衛伐狄一次。總計戎狄攻華族十六次，華族攻戎狄九次。戎狄的勢

力不算小，但不能發展，因為華族知道團結，互相援救。魯文公以後，晉國霸權鞏固，戎狄開始被消滅。到春秋末期，居住中國的異族差不多完全消滅了。

中華民族的祖先，在中國奠定了居住權，是經過艱苦鬥爭才得到的。

第六節 土地制度與耕具

春秋時代，大體上也像西周一樣，土地所有權是屬於天子諸侯以及卿大夫之有采邑者的。

周王是天下的大宗，土地全歸他所有，他分給諸侯土地。在國內諸侯是大宗，諸侯又分給卿大夫地作采邑。卿大夫在采邑內是大宗。有采邑才能收族聚黨。族黨就是首先受封者的子孫，聚集在宗子（采邑繼承人）管理下，結成一個團體。族人對宗子很恭敬，有富餘的財物，應該獻給宗子一部份，窮乏時，也可以得到宗子的補助。

宗族有土地（田）刑法（有殺人權）武力（私卒私屬）臣屬（士）農奴（主要是耕田和當兵）和奴隸（主要是供使役）。替宗子管理宗事的叫做「宗老」，也叫做宰。宗族對本國諸侯要服徭役並繳納貢賦，有時被罰加倍出賦，有時被逐甚至被滅族。同是宗族，有強宗弱宗的區別。

這種宗族制度，春秋時代還普遍存在着。到後半期大夫間盛行兼併，許多宗族失去土地，族人降為庶民或皂隸。有的宗族強大，如魯國三桓（孟孫氏叔孫氏季孫氏）三分公室，陳氏奪取齊國，晉國三家（趙氏韓氏魏氏）瓜分全晉。到戰國時代，國王利用士（官僚）執行政權，貴族很少得封采邑，因之宗族制度的經濟基礎被破壞，僅僅保留一種殘餘，這殘餘依靠傳統習慣的力量，很久遠的留傳下來。

韓非子說晉國趙襄子時候，住宅園圃已經自由賣買。如果韓非說不誤，是私人間土地賣買，春秋末期已經開始，但未必盛行，因為春秋時代地廣人少。例如秦穆公襲鄭，路遇鄭商人弦高，才被發覺。杞國本在河南杞縣，後來遷到山東昌樂縣，又遷到安邱縣。鄭宋邊境有大塊空地，兩國相約不許奪取。這都證明當時人力非常缺乏，土地荒廢不能開闢。所以墨子在春秋末年，屢次說諸侯殺傷人民爭奪土地的不合算。

不過我們可以想到，政治上失敗因而破落的宗族成員，流散到民間，例如晉國的范氏中行氏，子孫在齊國務農。他們很可能利用財富智力，役使貧賤，開闢草野，佔有耕地。這種耕地歸開荒者所有，彼此割讓，形成土地私人間買賣。宗族破壞和土地買賣，應該是有相當的聯系。

井田制度在中國歷史上無法證明其存在。從金文以及經典比較可靠的材料看來，兩周的田用一田、十田、五十田、一百田、六十田計算；畝用百畝、千畝、十萬、七十萬、一百萬計算。並沒有井田的形迹。人住的邑，大小不定。小的十家，大的列國都城稱邑，天子京師也稱邑。農夫散在郊野，十家住一小邑，稱為十室之邑。軍賦稱邑，因為邑是征賦的單位。一夫耕田百畝，一邑得一千畝。卿大夫采邑有百邑（實際多於百邑），所以稱千室之邑，亦稱百乘之家。一乘必需用十人。每家出役一人，得兵役兩伍（五人為伍），正合百乘的數目。這樣看來，兩周耕地單位，與其說是一井九百畝，不如說是一邑一千畝。

井田的名稱，孟子最早提出來。他說：一方里得田九百畝，劃成井字的形狀，中間一百畝叫做公田，其餘八百畝分給農民八家，叫做私田。八家同耕公田，公田耕完，才敢耕私田。至於詳細情形，孟

子自己也說不清楚。後出可疑的「周禮」，又說到井田，大司徒屬官遂人管分配土地，與孟子說不同；「周禮」「考工記」匠人造溝洫，與遂人又不同。除了「孟子」「周禮」兩書，經傳諸子從沒有說到井田的。足見這正是孟子的理想。因為土地分配是封建社會的基本問題，所以井田說也被歷代政治家所重視，當作一種最好的土地制度，但歷史上空談井田的議論極多，實行的却極少，止有西漢末王莽曾經試行，即刻遭遇反對而失敗，原因是承認私有財產制度存在的社會裏根本不能合理的解決土地問題。

許慎「說文解字」說「六尺爲步，步百爲畝」。周一尺約當營造尺八寸一分。一畝寬四尺八寸六分，長四百八十六尺，得二千三百六十二方尺，以成數計，得二十四方丈，約合今畝四分。「禮記」儒行篇（戰國儒者作）形容極窮儒生的生活，說住處止有一畝大。四分土地上除去幾間小屋，餘地種桑種蔬，產量極微，所以窮到家裏人掉換穿衣才能出門，兩天吃一天的飯才能過活。孟子荀子都想給農民五畝之宅，五畝約合今二畝。古代尺寸，逐漸從短變長，商鞅立法，一步超過六尺的有罰，可見商鞅以前，步的尺數不定。秦漢畝制增加到二百四十步，與現在的畝相差無幾。這由於生產力進步，制度跟着改變的緣故。

管仲說鑿金（青銅）造兵器，惡金（鐵）造農具。如果確是管仲的話，春秋前半期已經用鐵耕田了。晉國用鐵鑄刑鼎（鐵鼎上鑄刑律）是春秋後半期冶鐵術進步的證據。用牛犁地，何時開始，雖然沒有確證，孔子弟子冉伯牛名耕，司馬耕字子牛，晉國有力士名叫牛子耕，可以證明春秋後半期確用牛耕了。較早的是申叔時述楚國俗話「牽牛而蹊（踐踏）人之田」，這個牛大概是耕牛，不過我們不能就此斷定春秋時代才有牛耕。甲骨文金文都有犇字，照趙翼「陔餘叢考」說，未是牛耕的器具，如果人耕，

何必揉木使曲呢。趙說如不誤，也是殷周兩代早有牛耕的證據。可是必須注意的是農奴在殘酷剝削下多數養不起耕牛，所以春秋時代一般還得用人力偶耕（兩人併力發一耜）。

第七節 賦稅與階級

『禮記』王制篇說「古代農民止替國君耕種公田，免繳私田的租稅」。又說「山林川澤，人民按照一定的時候去生產，國君不禁止」。又說「國君用民力，修治宮室城郭道路河渠，一年不過三天」。話說得很好聽，可是所謂古代，却不知是那一代。鄭玄作註解，止得說是殷代的制度。其實不是殷代而是儒生的空想。

晉惠公被秦穆公俘獲，他想討好國內臣屬，創作爰田法。爰田就是換田，地力用盡，允許耕者換一塊地。這樣，大夫們的采地擴大了，農民生產也比較豐富些，可能給大夫們增加剝削。因此羣臣感激惠公，要他回國。農民却沒有得到什麼好處，因為跟着爰田法，又創立一個州兵制。令各州長整頓甲兵，這無疑是加重農民的負擔。

魯國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地力必需休息，休息的田畝，當初也許免繳租稅。新法按照農民承耕的畝數納稅，不管土地是否需要休息，所以稱為「初稅畝」。隔了三年，成公元年，魯「作邱甲」。據說四邑叫做邱。邱甲是每邱增加甲士的名額。哀公十二年，魯「用田賦」。原來農民應該出粟，商賈應該出賦（貨幣），現在魯國把商賈該出的賦，加到農民身上，這種不合理的剝削，孔子也曾堅決反對過。

鄭國執政子產是春秋時代最著名的政治家，被孔子稱為仁惠人的。他採取魯國邱甲制度在鄭國行施，叫做邱賦，大概邱甲是每邱增出甲士，邱賦是每邱增繳養甲士的賦稅。他又整理田畝，劃定疆界，編制戶籍，五家為伍。韓非子說，子產開畝種桑，鄭人怨謗。開畝當是開墾田間空地，後來商鞅開阡陌，也就取法鄭子產。不消說，種桑一定加稅，所以鄭人要怨謗。齊景公徵取人民生產物三分之二，止留一分作生產者衣食費用。各國君主，苛暴大率類此。

此外還有更苛暴的賦稅。例如陳國司徒轅頗，替陳君籌錢嫁女兒，加徵田賦，多餘的財物，給自己造鐘鼎，結果被人民趕走。晉國鑄刑鼎，令人民出一鼓鐵。一鼓不知若干斤，總之是人民額外的負擔。楚子重想整頓霸業，改革政令，有一條叫做「大戶」。大戶就是允許多的人口繳納一個戶籍的賦稅，足見以前一戶不許有過多人口。宋武公賞彰班一個城門，讓他徵稅。齊景公在都城附近設立關口，鄉村人民來都城服役，要納稅，並奪下私物。這種苛稅名目，都由封建主隨意增設，是人民額外的負擔。

山林川澤有官司守護，歸國家專利。齊國權臣陳氏，想討好民衆，奪取政權，山上的樹木，海裏的魚鹽蜃蛤，到市上出賣，價錢不比出產地高。這說明一部份山海在陳氏手中，所以價錢高低由他規定。至於統治階級不顧農時，隨意浪費民力，更是不勝舉例。莒君庚與喜歡鑄劍，鑄成後定要用來試驗利鈍。這個暴君後來被人民驅逐了。這裏止指出統治者輕視民命如此，還會愛惜民力麼？

根據上面的記載，證明王制篇所說，全是儒生自欺欺人的空想。事實上却是君子（統治階級）剝削，小人（主要是農民）被剝削。當時叫做「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君子勞心，小人勞力」。

那些是被剝削的小人呢？

農民——民字的本義，專指愚昧無知識的耕田人。最初的民是耕田奴隸，後來成爲農奴，又轉爲土工商賈的通稱，甚至統治階級有時也自稱爲民。不過名稱雖有變化，農民卑賤的地位，依然如故。西周初諸侯受封，有授土授民的典禮。「左傳」記卿大夫受采邑，或稱受若干田，或稱受若干邑。農奴附着在土地上，田和邑異名而同實。春秋時代農村已有貧富的分化。宋國鄉民得寶玉，賣玉致富；齊國中鮮虞逃到魯國，在田野當傭工，一般說來，農民總是最窮苦的。

商賈——出外貿遷的叫做商，住在一定地方的叫做賈，所以稱爲行商坐賈。商人可以自由往來，衛文公復興衛國，齊桓公營文公經營霸業，都注意通商，就是減輕關稅，平治道路，招商人來交易有無。春秋初鄭桓公利用商人的財力，建立新鄭國，訂約不侵犯商人的利益，商人不許遷到別國去。弦高路遇秦兵，假托君命犒師，秦兵不敢襲鄭。晉國荀瑩被楚俘獲，鄭商人想贖他在貨車裏逃出楚境。齊晉兩國商業都很發達，鄭地居南北中樞，所以更佔優勢，商人也更關心政治。越國上將軍范蠡棄官經商，致富數千萬，孔子弟子端木賜賤賣貴，家累千金。富商的地位很高，可以結交諸侯卿相。自然，普通的商人還是受諸侯卿相的賤視和壓迫。

各國境內有許多大小市場，販賣的商品，從珠玉象牙等貴重物品到酒脯（乾肉片）冠履以及受刑刑人（斬脚）用的踊，市上都有。又有一種官賈，是受公家俸給的商人，首領稱爲賈正。大概本國山林川澤的物產，官製的工業品，由官賈出售，類似國營商業。

貨幣分赤白黃三等。黃金爲上幣，白銀爲中幣，銅錢爲下幣（一說，止有金銅兩等）。鑄錢是國君的特權，周景王鑄大錢，也是剝削方法的一種。積儲錢幣的地方，楚國稱爲三錢之府，玉比黃金更貴

重，諸侯朝聘用玉。通行的是金和錢兩種。墨子弟子耕柱子送墨子十金供費用。墨子說人民守城有功，女子賜錢五千，老小賜錢一千。春秋末年金錢的用途已經很廣泛。

封建主和商人都經營高利貸事業。列國偶見的所謂賢君，準備用兵大戰爭以前，總要頒佈「己責（債）」的法令。就是說減輕或取消窮人的債務，而債權人就是統治階級和商人。

百工——管百工的大夫稱為工正、工師或工尹。做工的是奴隸。魯國臧僖伯說做器物是皂隸的職事。楚國侵魯，魯獻木工、縫工、織工各一百人求和。晉趙鞅伐衛，衛貢五百家求和。這和齊靈公伐萊，萊國獻好馬牛各一百頭同樣當作貢品。工人官買都食公家的俸給，地位比農民更低，所以國語晉語說「庶人（農民）食力，工商（官買）食官」。當時主要工業是金工車工。齊公子工名鑄（鑄金屬作器具）宋國大火，樂喜命工正出車。兵車藏在工正的官府，可以看出車工的重要。統治階級用的戰爭器械以及奢侈玩好，都由百工供給，工人不能自由出賣製造品。

奴隸——楚申無宇說人有十等，王公大夫士皂與（稱為輿人或輿臣）隸僚僕臺。更賤的牧（牧牛人）圉（養馬人）在十等以外，地位最低微。戰爭需要馬匹，所以圉人最多。魯國孟孫氏家裏能選出精壯圉人三百。鄭子產家裏臨時能出兵車十七乘。比孟孫子產強大的貴族家裏，豢養奴隸當然更多。農民的牧畜業是衰敗的。管仲說，犧牲不掠奪，牛羊才能繁殖。封建主祭祀用的犧牲，原來從民間搶取。大概他們掠奪成了天性，所以連向鬼神求福的犧牲，也要農民來犧牲。

以上都是被剝削的小人。主要的小人是農民。所謂「小人農力以事其上」，「庶人力於農穡」。沒有小人庶人，也就沒有君子大人了。

統治階級也很知道治民是不容易的。他們官養百工，集合在都邑裏，管理出產品，尤其是武器，儲藏在府庫，不到臨陣作戰，不肯發給士兵。所謂政治，實際止是刑罰和牢獄。他們的理論是「政以正民」；「民不可逞」（放縱）；「爲刑罰威（可怕）獄，使民畏忌」；「使民戰慄」（害怕）；「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民可使由（服從）之，不可使知之」。

人民怎樣答覆這種政治呢？簡單舉出幾個例。

晉文公當公子的時候，走過衛國的五鹿地方，飢餓得很，向農夫討飯吃。農夫投給他一塊泥土。

孔子到楚國去，子路落後，遇見老人在田間。子路問：見到我的老師麼？老人說：身體不勞動，五穀分不清，誰是你的老師。把杖一插，止頓耘田。不理子路。

農民對統治階級是何等憎惡。

莒君殺人，其妻寡居在紀郟城，祕密做一條長繩。過了多年，齊兵伐莒，莒君逃到紀郟，老寡婦等齊兵趕到，投繩城外，齊兵攀繩登城，莒君開門逃走。

衛國虐待工商，工商遇有機會，沒有一次不反抗。衛莊公使工匠造器物，久不休息，工匠攻莊公，莊公跳後牆，腿斷被殺。他的兒子出公繼位，又久使工匠，不讓休息。工匠拿斧頭攻出公，把他趕跑。

春秋時代人民對付暴君就是這樣。

第八節 新舊制度的演變

春秋是列國兼併時代，同時也是華族和南蠻爭霸時代。爲了戰爭的勝利，舊制度逐漸破壞，新制度

逐漸發生。例如晉趙鞅與范氏中行氏作戰，下令克敵有功的，庶人工商得做官，奴隸得免奴籍。齊伐晉，勇士敵無存戰死，齊君下令能得敵無存屍體的，賞給五家做私屬。更甚的如越王勾踐想滅吳，驅寡婦上山，男子隨意遊山，藉以增加人口。戰爭把春秋時代推進到戰國時代。

制度演變顯然可見的有下列幾種：

世卿——周初大封建，凡立七十一國，其中兄弟國十五，同姓國四十。這是宗法封建兩個制度的混合制。諸侯在本國，也建立自己的親屬做卿大夫，世世相傳。春秋後半期，國君的政權，逐漸移到世卿手裏，止有晉楚兩國，和列國不同。楚國令尹（執政官）是王室親公子，但得隨時罷免或殺戮，也不限於那幾個宗族。晉國執政限於六家世卿，却都不是公子。晉楚制度經過戰國（貴戚與異姓並用）轉化為秦漢時代的官僚制度。

養士——齊桓公創霸，養游士八十人，給與車馬衣裘財幣，周流四方，號召天下賢士來齊國。齊懿公想篡位，破產招士，後來果得齊國。晉世卿欒懷子喜歡養士，執政范宣子怕他，驅逐懷子。有人勸宣子說，州綽、邢蒯是勇士，不妨讓二人回來。宣子說，他們是樂家的勇士，對我有什麼好處？人說，你能像樂家那樣養他們，就成你的勇士了。誰給士衣食，士就給誰出力，這是士的特徵。孔子衆士講學，有大弟子七十二人，經孔子的稱揚，多數做了官。孔子本人也是士，三月不得祿位，就慌張起來，所以僕僕風塵奔走列國求祿位。春秋末年，墨子是士的大師。大師有介紹弟子做官的義務，學成的可以要求介紹，做了官的應該招待同學並送金錢給大師。士造成一種特殊地位，有才能而且可以隨意進退，適合國君的需要，這樣，逐漸代替了世卿制度。

郡縣——小國被滅，改稱爲縣。楚滅九國，稱爲九縣。晉滅大夫祁氏羊舌氏，分祁氏田爲七縣，羊舌氏田爲三縣。又人口多的都邑也稱縣。晉國首都稱絳縣。齊景公賜晏子一個千家之縣。晉智過說擊破趙氏，封趙盾、段規二人萬家之縣各一。郡是晉國的地方制度，大抵新開闢的戎狄土地，離國都遼遠，設置權力較大的守官，可以應付突發的事變。郡大夫爵位比縣大夫低，權力却比縣大夫高。縣和郡起始是依地方遠近富庶荒陋來區別，彼此不相統屬。但因郡守權力較大，晉三家瓜分智氏以後，郡的地位提高了。

兵制——經書沒有騎字。戰爭和交通都用車。馬駕車，不單騎。春秋末年戰爭才用騎兵。純用步兵作戰，春秋時代還很少。鄭莊公敗北戎，晉荀吳敗衆狄，用步兵制勝。因爲戎狄是步兵。中國禦敵，不得不費車用步。荀吳敗狄以後，晉連年用兵，消滅衆狄，步兵戰術大概在這時候發展起來。戰國時代，步兵成了主要的兵種。

春秋末（左傳魯哀公十四年以後）戰國初（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以前），中間凡七十七年，是兩段歷史的劇轉時代，可是記載非常簡略，不能考見變化的詳情。春秋時代還講周禮，尊王室，重祭祀，論宗姓氏族，列國間朝聘宴會，賦詩言志，有死喪事故，赴告各國，供史官記錄。到戰國時代，一切都不講了，戰爭的性質變化，舊制度舊習慣，必然要廢棄，任何善意的願望，像孔子想復興周道（文武周公），儒家想齊桓晉文，匡正天下，是不會發生微效的。因爲如果說春秋時代是爭奪中國霸權的戰爭，那末，戰國時代已經轉變爲爭奪中國統一權的戰爭了。

簡短的結論

見於春秋時代的大小國家凡一百四十八。到末年止留存周、魯、齊、晉、秦、楚、宋、衛、鄭、燕、越十幾國。

大國的土地擴大，人口也增加了。墨子（春秋末年）說，齊晉各有人口數百萬。秦、楚、越一定也不少。

晉國鑄刑鼎，令人民貢獻，想見鐵已成民間通用的金屬，鐵製農具，應該普遍使用。

土地歸封建主所有，人民不得自由賣買。剝削非常苛刻，刑罰也極繁重。農村裏有貧富的分化，不過一般是窮困的。

農民散居鄉村，工商（包括官買）聚居都市。反抗虐政，總有都市居民（稱為國人）參加，否則不能成功。統治者不得農民的幫助，戰必敗，國必亡，所以列國發動大戰爭以前，要對農民施些小惠，誘他們出力。

戎狄蠻夷侵略中國，並且有的和華族雜居在內地，華夷鬥爭的結果，山東夷族被滅於齊，陝西戎族被滅於秦，山西河北兩省的狄族，被滅於晉。止有南方的蠻族，建立楚吳越三個大國，與中國不斷戰爭，想奪取霸權。華族有齊晉二個霸國，糾合諸華，協力禦侮，終於把蠻族同化了。

第五章 兼併劇烈時代——戰國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四〇三）封魏韓趙三家為諸侯。戰國開始。到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二二一）滅六國統一中國——

第一節 七國形勢

晉國韓趙魏滅知氏以後，三家分晉，晉君幽公止有絳、曲沃兩縣。幽公荒淫，被人刺死。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封魏斯（文侯）趙籍（烈侯）韓虔（景侯）為諸侯。戰國時代開始。

周安王十六年（三八六）齊國田和廢齊君，周封田和為諸侯。齊趙韓魏以及舊有秦楚燕共七個大國。秦在函谷關（河南靈寶縣）以西；其餘六國在關東，稱為山東六國。

七國的疆土與國情，因戰爭勝敗而常有變動，下面的敘述是比較初期的狀況：

秦——秦到孝公時代（三六一——三三八）才成強國。孝公建都咸陽（陝西咸陽縣東），發憤圖強，厲行商鞅新法，不過二十年，造成唯一強大的國家。那時候疆土東有函谷關，與周為鄰國。關內自鄭（陝西華縣）西北過渭河，沿洛水（北洛河）東岸，到上郡（陝西延安縣）和鄜（陝西鄜縣），都屬魏國；魏築長城防秦。秦南有武關（陝西商縣東南），與楚為鄰國；西有義渠戎（在甘肅境）。秦兵東出爭天下，必需先滅魏韓兩國。

韓——東隣魏國，西當秦函谷關大路，兩面受敵，連年被侵。昭侯用申不害為相，行法家嚴刻的政治，國基才比較鞏固（三五——三三七）。哀侯滅鄭，作為都城（三七五）。疆土北自成皋（河南汜水縣西北）過黃河到上黨（山西長子縣），南到宛（河南南陽縣），西到宜陽（河南宜陽縣）商阪（即商山，陝西商縣東南），東臨涑水（源出河南密縣馬嶺山，至新鄭東南流入潁水）。地方九百餘里。山地多，平原少，物產貧乏，風俗淫亂，七國中最為弱小。

魏——魏文侯（四二四——三八七）師事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重用西門豹李克樂羊，在諸侯中最有聲望。他的兒子武侯（三八六——三七一）用吳起為將，國勢也還強盛。那時候建都安邑（山西安邑縣）疆土南有鴻溝（即汴河，舊自河南中牟縣境流逕開封南，又東南逕通許尉氏入淮陽境），與楚為鄰國。東有淮（河南淮陽縣）、潁（河南禹縣）、汝（山東荷澤縣西南），與齊宋為鄰國。西有長城，與秦為鄰國。北有卷（河南原武縣）、酸棗（河南滑縣），與趙為鄰國。地方千里，平原肥沃，人口稠密，無險可守，四面受敵。惠王時被齊趙秦幾次戰敗，不敢居安邑，遷都大梁（河南開封縣）與韓為近鄰。

齊——建都臨淄（山東臨淄縣），南有泰山，與魯宋楚為鄰；北有渤海，與燕為鄰；西有黃河，與趙為鄰；東濱大海。地方二千餘里，國富兵強，與秦隔周韓魏三國，受戰禍較小。宣王（三四二——三二四）喜歡文學辯說，招集天下游士幾百千人，給與優厚的待遇，讓他們講學議論，這些人當時號稱稷下先生。宣王以後，養士風氣，繼續興盛，各種學派，大體匯集在齊國，臨淄成了戰國時代的文化城。

趙——建都邯鄲（河北邯鄲縣），西有黃河，南有漳河，與魏為界。東有黃河易水，與齊燕為界。

北傍陰山築長城，與匈奴樓煩林胡爲界。地方二千餘里，人民強悍善戰。武靈王（三二五——二九九）胡服騎射，向北開拓疆土，成爲山東唯一的強國。

燕——建都薊（北平）。東有朝鮮遼東，北築長城與東胡林胡樓煩爲界，西有雲中（綏遠歸綏縣）、九原（綏遠烏拉特旗），與趙爲鄰。南境接齊。齊宣王乘燕國內亂，出兵破燕（三一四），此後兩國結成世仇。

楚——地方五千餘里，最爲大國。西有黔中（湖南沅陵縣西）、巫郡（四川巫山縣），東有吳越僑地（江蘇浙江），南有洞庭蒼梧（湖南道縣南），北有陘塞（陘山在河南新鄭縣西南）郟陽（陝西郟陽縣）。戰國末年，楚將莊蹻更拓地到雲南。都城本在郢（湖北江陵縣），考烈王二十二年（二四一）遷都壽春（安徽壽縣）。

七國土地楚最大，秦趙齊次些，燕魏又次些，韓最小。人口楚魏最多。楚兵一百萬，如果五人出一兵，當有五百萬。魏兵七十萬，當有人口三四百萬。秦趙長平大戰（二六〇），趙兵四五十萬。秦起全國兵力滅楚（二二四），也只六十萬。齊都臨淄，據蘇秦說有七萬戶，得兵二十一萬，這是誇大的話，不可盡信。田單守即墨，有壯士五千人，合老弱當有三萬人。齊全國七十餘城，平均當得二三百萬。秦趙人口大抵相近。韓兵據張儀說有三十萬，燕稱弱國，兵力未必比韓大，兩國人口大概各有一二百萬。趙奢說古代一國人民，沒有超過三千家，現在萬家之邑，隨處可見。所謂古代，不知確指何時，戰國人口增加，却是事實。

七國以外，還有少數小國，逐漸滅亡。鄭并於韓（三七五），中山并於趙（二九五），宋并於齊

(二八六)，魯并於楚(二四九)，衛到秦二世元年(二〇九)才被廢絕。

稱爲天下共主的周天子，比春秋時代更衰微了。春秋末年，敬王遷都成周(洛陽縣東北)。考王(四四〇——四二六)封弟於河南(卽王城，洛陽縣西北)，周分爲東西兩國。戰國初，魏趙韓三家受周天子封爵，正式列爲諸侯。田和想做齊侯，魏文侯代他向天子請求，得到允許，各國才承認田和的地位(三八七)。秦孝公富強，周天子封他做霸主，孝公大會諸侯去朝見天子(三四二)。後來秦惠王自稱爲王(三二五)，各國諸侯也先後稱王，周天子的空名號，失了作用。周朝最後一代的王，被稱爲赧王，(赧是羞愧臉紅的意思)。他寄居東西二周，無地無民，窮到向人民借貸，不能償還，藏在臺上避債，周人稱這臺爲逃債臺。秦昭王攻西周，西周君入秦叩頭請罪，獻出所有邑三十六，人口三萬；秦受獻，放還西周君(二五六)。赧王也在這一年死了，其後七年，秦滅東周。周從文武開國，到赧王凡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七年。

第二節 七國興亡

秦國富強，從孝公開始，也就是從商鞅變法開始。一切落後，被諸侯輕視的秦國，施行新法十年，追上並超過山東的先進的國家。

商鞅的新法，主要的是：

地方制度——歸併各小鄉村，集成大縣，縣有令，掌握大權。全國共四十一縣。

連坐法——定戶籍，五家爲保，十家相連。十家互相糾察，一家有罪，九家告發，不告發，九家連

同受罰。

賦稅——定賦稅制度。一家有兩個以上男子，必須分居，否則加倍納賦。

改惡俗——秦染戎狄風習，父子兄弟同居一室，男女混亂，商鞅嚴令禁止。

賞罰——築冀闕，法令在冀闕上公佈。有軍功的按法律受爵賞，私鬥的各依輕重受刑，人民努力耕織，不限耕地多少，生產最多的免徭役。經營非生活必需品的工商業以及懶惰而窮乏的，一家都罰作奴婢。秦國貴族非有軍功，不得享貴族特權。私有田宅奴婢衣服的多少好壞，按照尊卑爵位等級享用，奢侈越等的受罰。

盡地力——開闢阡陌封疆，增加耕地。阡陌是田裏的道路，戰國時代用步兵騎兵，兵車極少用。不需要寬廣的道路，阡陌勢必要廢除。說井田廢於商鞅開阡陌，是腐儒的謬說。

度量衡——劃一升斗權衡丈尺，私改的受罰。

首功制——定二十級爵位，斬得敵人一頭，賜爵一級。秦兵貪得爵位，每戰勝敵國，斬首總是用萬或十萬計算，所以秦被稱為「首功之國」。

商鞅的法令，雖說嚴刻，但是也還算公平。第一，貴族不敢法外橫奪，貧賤人比較有些保障。獎勵生產，重賞戰士，也是當時要務。後來商鞅被秦國貴族慘殺，他的法令，大體沿襲不變。

魏都安邑，逼近秦地，孝公和商鞅決定首先破魏的計劃。孝公二十二年（三四〇）商鞅大破魏軍，魏遷都大梁，獻地求和。孝公二十六年（三三二）魏獻陰晉（陝西華陰縣）。八年，大敗魏兵，斬首八萬。同年，魏獻黃河西岸土地。九年，渡河取魏汾陰（山西榮河縣北），皮氏（山西河津縣西）。

十年，魏獻上郡十五縣。秦既得河西全部魏地，黃河天險，在秦掌握。秦不斷侵奪河東魏趙土地，主力則出函谷關攻擊韓國。

惠文王後元六年（三一九）出兵函谷關擊破韓軍。七年，韓趙魏燕齊合力攻秦，秦大敗五國兵。八年，敗韓趙魏三國兵，斬首八萬二千。九年，秦滅蜀，愈益富強。武王四年（三〇七）收韓宜陽（河南宜陽縣西），斬首六萬。宜陽是韓國大都邑，宜陽入秦，行軍更便利。秦又渡河築武遂城。韓君先世墳墓在平陽（山西臨汾縣西南），武遂離平陽七十里，威脅韓君不敢叛秦。昭王十四年（二九三）秦將白起大破韓魏兵於伊闕（河南洛陽縣龍門山），斬首二十四萬。此後韓魏不斷被攻，獻地求和，秦主力南向擊楚。

楚懷王（三二八——二九九）與齊潛王約定彼此互救。秦派間諜張儀去做楚相。張儀對懷王說，如果楚齊絕交，秦送楚商於（河南淅川縣）地六百里，懷王大喜，與齊絕交。甚至派遣勇士見齊王，當面辱罵，對秦表示誠意。後來去秦國要地，張儀說，我止說送六里，沒有說六百里。懷王怒，發兵攻秦，大敗，死戰士八萬，失漢中郡。懷王更怒，發全國兵攻秦，又大敗（三二二）。懷王受秦欺，被秦俘獲（二九九），楚喪地破軍，國力衰落，秦在伊闕大勝以後，移主力來圍楚。楚頃襄王十九年（二八〇）秦敗楚，割楚上庸（湖北房縣均縣等地）以及漢水北岸的土地。二十年，秦將白起攻楚，二十一年，白起破楚都城鄢，焚燒楚先王的墳墓。頃襄王兵敗不能再戰，逃到懷城（河南淮陽縣）躲避。二十二年，秦又奪取巫郡、黔中郡。

楚既破敗，秦移主力攻北方強國趙。秦昭王三十七年（二七〇）攻趙，被趙將趙奢大破於閼與（河

南武安縣西)。昭王四十五年(二六二)，攻取韓的野王(河南沁陽縣)隔斷上黨(山西長子縣)，上黨降趙。四十七年，秦攻上黨，趙將廉頗駐軍長平(山西高平縣)築壁壘堅守，秦兵挑戰，趙持重不應。秦派間諜送趙權臣黃金千斤，對趙王說，秦最怕趙奢的兒子趙括做將軍，廉頗容易對付，而且快投降了。趙王中秦反間計，令趙括代廉頗為主將。秦聽說趙括做將，秘密使白起做上將軍。趙括出兵擊秦軍，秦軍詐敗退走，趙括乘勝追擊，直到秦壁下，秦據壁堅拒，吸引趙兵在壁下。秦先有兩隊騎兵伏在近地，一隊二萬五千人斷趙軍後路，一隊五千人，截斷趙軍歸壁壘的退路。因此趙軍裂成兩部。秦出輕裝兵流動襲擊，趙括受困，臨時築壘堅守，等待援救。秦昭王聽得趙穎道已斷，親到河北，徵發十五歲以上的男子，悉數送長平，阻絕趙救兵及糧食。趙兵飢餓四十六日，殺人而食。趙括分兵四隊，輪流攻秦壘，不能破，括自率精兵猛攻，被秦兵射死。趙軍失主將，只好投降，凡四十萬人。白起怕趙兵反叛，把四十萬人一起在長平阡死。這是戰國時代第一個大戰，趙兵前後死亡四十五萬人，秦兵也死了大半。五十年(二五七)秦圍趙都邯鄲，魏楚兩國往救，才得保全。

長平大戰以後，秦連年攻韓趙魏三國。秦始皇十七年滅韓(二三〇)，十九年滅趙，二十二年滅魏，二十五年滅楚滅燕，二十六年滅齊。山東六國全部滅亡，中國成爲統一的國家。

第二節 合縱連橫

山東六國土地比秦大五倍，兵力大十倍，但是不免滅亡，主要的原因，由於不能合縱。

從燕到楚，南北聯合反秦叫做合縱，誘山東各國割地和秦叫做連橫。戰國時代策士們奔走遊說，不

是合縱，就是連橫，大抵都是貪圖富貴，反覆無恥的小人，其中蘇秦張儀最爲著名。

蘇秦東周洛陽人。見燕文侯說合縱的利益（三三四），文侯送他車馬金帛，去聯合各國，趙韓魏齊楚都聽從，趙王做縱長。

蘇秦合縱的條約是：

秦攻楚——齊魏出兵援救，韓斷秦糧道，趙燕作聲援。秦攻韓魏——楚出兵武關攻秦，齊出兵援楚，趙燕作聲援。秦攻齊——楚出兵武關攻秦，韓魏阻秦道路，趙燕作聲援。秦攻燕——趙守常山（河北正定縣），楚出武關，齊渡渤海，韓魏作聲援。秦攻趙——韓守宜陽，楚屯武關，魏屯黃河南岸，燕出兵援趙。

蘇秦這個計劃是好的，秦國的確感覺困難了。秦派策士公孫衍誘齊魏伐趙，破壞縱約，趙王責問蘇秦，蘇秦離趙走燕。秦王嫁女兒給燕太子，燕文侯死，太子繼位，號稱易王。齊乘燕喪伐燕，取十城。蘇秦合縱前後止有三年，被齊魏圍散。他在燕又和易王的母親通姦，怕受刑罰，去齊國做間諜，勸齊潛王大興土木，耗損國力，這個陰謀後來被發覺，燕齊兩國，結成深仇。齊破燕（三三四），燕又破齊（二八四），兩國自相殘殺，給秦吞併的機會。

張儀魏人，儀曾在楚相門下當食客，因被疑偷寶器，幾乎被打死。儀妻勸他不要再讀書遊說。張儀說，你看我的舌頭還在麼？止要舌頭在，什麼都有了。他跑到秦國，替秦連橫，破壞合縱，利用各國君主的心，挑撥他們自相侵奪，秦乘機取利。例如秦想攻魏安邑，怕齊救魏，勸齊滅宋。秦已得安邑，又想攻韓，說齊滅宋是不義，勸諸侯伐齊。秦已得韓宜陽，又譴責諸侯伐齊的罪行。秦想攻魏，怕楚救

魏，勸楚奪韓地南陽（河南鄧縣），魏被逼和秦，秦責楚奪韓地，助韓攻楚。秦想弱齊，勸燕奪膠東，勸趙奪齊西。後又責趙燕的不是。秦對各國離間威嚇，使他們互相怨恨猜疑，不能聯合與秦對抗。

韓宣惠王十六年（三一七）韓約趙魏攻秦，魏趙援助不力，韓兵大敗，韓將申差被俘，死戰士八萬。齊乘魏趙兵敗，出兵攻伐兩國，韓危急，韓相公仲對韓王說，同盟國不可靠，不如送秦一個大城，講和共同伐楚。楚王聽得這個計策，趕快派人來告韓王，說楚大發兵卒，出死力救韓。韓王喜歎，不聽公仲。秦怒伐韓，斬首一萬，楚救不來，韓大敗求和。跟從秦兵伐楚，大敗楚軍，斬首八萬。各國玩弄小計謀，自取敗亡，大率類此。

秦始皇十年（二三七）尉繚獻計說「秦國富強，山東諸侯譬如秦國的郡縣。可是諸侯如果合縱，秦有滅亡的危險。願大王不受財物，賄賂各國權臣，不過耗費三十萬金，可以消滅六國」李斯也說「諸侯如果合縱，大王就有黃帝那樣聖明，也不能成吞併的功業」。始皇用兩人的計策，密派謀士多帶金玉，收買各國大臣名士，不受賄賂的或暗殺或使權臣進讒言殘害。各國內亂，秦兵隨後侵入。趙名將李牧大破秦兵，秦多給趙王寵臣郭開金，教他進讒殺李牧。過了三個月，趙滅亡。秦日夜攻韓趙魏燕楚，獨齊國遠在海濱，不被兵禍。齊相后勝多受秦金，又使賓客受秦賄賂，共同勸齊王不修軍備，不助五國攻秦。等到五國亡了，秦兵突入齊都臨淄，虜齊王。

秦國最怕合縱，山東恰恰不能合縱，這是滅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四節 養士制度

春秋時代養士的風氣已經開始，末年更甚，到戰國，山東各國爭着養士，士的數量大大增加。士要求優裕的生活，却看不起勞動食力。他們投奔富貴人門下，不僅得衣食，而且得好衣食，得車馬，得養活全家。他們不工作而得食。照孟子說，有學問的人是應該受養的。大概士都有這樣的自信，所以很驕傲。魏太子擊（武侯）路過文侯的老師田子方，太子趕快下車拜謁。子方昂然不理。太子問，富貴該驕傲，還是貧賤該驕傲？子方說，自然貧賤該驕傲。諸侯驕傲要失國，大夫驕傲要失官。貧賤的士主張不合，議論不用，立即跑到別國去，好比丟一隻破鞋子，你怎麼拿富貴來比貧賤！

富貴者爲什麼這樣愛士呢？士能替主人出計策，能替主人顯揚聲名，鞏固他的地位。如果待士不好，他能投到仇敵方面來作對。例如商鞅張儀甘茂范雎蔡澤李斯，全是山東失意的策士，入關助秦滅亡六國。更重要的是這些策士，依靠統治階級，容易求得富貴，再也不想領導痛苦的人民反抗暴政。戰國時代沒有農民起義，這也是原因之一。

國君養士著名的有魏文侯，齊宣王，燕昭王；貴族著名的，齊有孟嘗君田文，趙有平原君趙勝，魏有信陵君魏無忌，楚有春申君黃歇。其他如燕太子丹，秦相呂不韋，也曾養士。還有如孟子後車數十乘，侍從數百人，憑他的聲名，所到國家，都得供給他衣食，這可說是間接養士了。

田文的父親田嬰，有黃金一萬斤，又封爲薛公，田文繼承大財產，在薛召集豪俠姦人六萬多家，賓客三千多人。其中有犯罪亡命的，有裝狗偷竊的，有學鷄叫的，不論貴賤，一律招待。他在薛放高利貸，取息金養食客。他曾路過趙國，趙人聞名，羣出看他，笑道，田文原來也止是一個普通樣子；田文怒，他的食客下車斬殺觀衆幾百人，索性把一縣屠滅才走路。後來田文失位，食客都跑走了，田文復

位，食客又回來。

趙勝養士數千人，秦兵圍邯鄲，他去楚國求援，在門下挑選上等人二十，中用的却止毛遂一人。魏無忌養士三千，他待士更謙恭，搜求更無所不到，門下人才也比較多些。秦王用黃金一萬斤，買間諜向魏王進讒言，無忌憂愁身死。黃歇也有食客三千餘人，上等客都着珠履，其實全是不中用的廢物。

戰國卿相大臣，幾乎全要養士。趙名將廉頗失官，從長平回邯鄲，食客都走了，後來又做將軍，食客相率回來。廉頗憤怒道，你們請走吧！食客道，嘻！將軍怎麼現在才懂得這個道理呢！人與人全是買賣的關係，將軍有勢，我們跟從，將軍失勢，我們走開，這是當然的道理，有什麼可怪啊！

山東策士聚在趙國謀攻秦。秦相魏冉說不妨事。秦和策士沒有怨仇，他們無非謀自己的富貴，所以謀攻秦。好比狗，有臥的，有起的，有走的，有立的，彼此沒有鬥意，投下一塊骨頭，立刻起來爭奪了。秦王用魏冉計，費不了三千金，趙國策士果然大爭奪。

富貴人養士，和養狗同樣的意義。

當然，士也有比較有人格的。司馬遷作『史記』，特別給魯仲連立傳，魯仲連確是戰國唯一的高士，他不肯做官任職，他反對秦國奴隸般待遇人民。邯鄲被秦圍困，他跑進危城，反對降秦。邯鄲解圍，平原君封他土地，堅辭不受。送他黃金千斤，魯仲連笑道，士應該替人家排患難，解紛亂，如果受報酬，與商賈無異，我不忍這樣做。告辭去趙，終身不見平原君。後來在齊國立功，齊王要封他，魯仲連逃走，隱居海邊不見人。他說，爲了富貴屈服於人，不如貧賤行動自由。

第五節 經濟狀況

戰國時代戰爭的破壞，糧食的徵發，貴族的奢侈，游士的供養，這種巨大的耗費，當然需求人民尤其是農民來負擔。戰國生產力比春秋是進展了，可是在這樣殘酷剝削之下，人民痛苦是可想而知的。

春秋末期許多宗族破壞了，宗族成員流為農民，可能變為小地主。春秋末期，戰士有功，多賞賜田宅，這也是小地主的來源。趙括有錢就買田宅，王翦請秦王賜田宅，留給子孫做產業。蘇秦說我如果有負郭（近城市）田二頃，豈能佩六國相印。韓非子說趙襄子時候（春秋末期）住宅園圃已經自由買賣。「呂氏春秋」「淮南子」都說孔子的馬吃路旁禾稼，被田主扣留。馬夫對田主說，你耕地東到東海，西到西海，我的馬怎能不吃你的禾稼呢？田主大喜，把馬送還。韓呂淮南所說，未必全出虛構，不過戰國時代，土地私有制，才完全確定（秦始皇三十一年，即統一以後五年，令人民報告耕田實數，足見人民所有的土地多少不等）。漢人說商鞅立法，田得買賣，其實商鞅以前，秦國以外，都有這種制度存在。

韓非子說僱農出賣勞力耕種，主人給他衣食工錢，希望他耕得深，耘得快。鄉村既有僱農，當然會有富農。荀子說鄉間輕薄子，服裝美麗，態度妖冶，專門引誘婦女。這也許就是富農小地主家的子弟。荀子說僱市上傭工打仗，韓非子說，有水災，僱傭工開溝渠。大概當時都市和鄉間有大批出賣勞力的傭工存在，因此可以推想當時失去耕地的農民很多。

孟子荀子都說一個農民應該有五畝宅地，百畝耕地。孟子又說：「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現在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普通農民耕地不滿百畝，不

能維持一家人生活，是當時農民普遍的現象。

耕百畝的農民依然不能生活。魏文侯時李悝（音恢）計算農民的生活費，說農夫一家五口，耕田百畝，一年得粟一百五十石。除租稅十五石，餘一百三十五石。一人每月食一石半（約當今三斗），五年供食九十石。餘四十五石，每石賣錢三十，得錢一千三百五十。除祭祀賽會用錢三百，餘錢一千零五十。每人衣服用錢三百，五人供一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疾病死傷天災賦斂等意外費用，都還不算在內。如果每年止虧錢四百五十，農民節衣縮食，也許可以抵補，事實上單是賦斂一項，有布縷之征（納布帛），有粟米之征（納粟米），有力役之征（應徭役）。孟子說，好君主征了一項，不征其他兩項。如果征兩項，要有餓死人，征三項，要出賣妻子。好君主沒有存在過（照孟子荀子說），那末農民止得餓死及出賣妻子。

李悝是戰國初年人，那時候生產力比較低微。後來孟子才說到深耕施肥，荀子更屢說肥料的功用。荀子說多養肥田，又說五穀一歲再種。一年能收穫兩次，是技術上一大進步。荀子又說民富自然田肥，田肥自然出產加倍；民貧自然田瘦，田瘦自然出產減半。誰是富民呢？自然是地主和富農，在技術進步的影響下，貧富的分化更劇烈了。

最大地主是國王和貴族。趙奢做收稅吏，平原君家不肯出租稅，趙奢按法殺管事九人。趙王用奢管國賦，國賦公平，倉庫充實。韓非子說士卒依靠權勢人家逃避徭役，人數上萬。富貴人有法外的利益，貧賤人自然窮苦更甚。

春秋時代工人是奴隸，戰國似乎一部份得到解放。周人的風俗，治產業，力工商，求二分的利息。

韓非子說車匠希望人富貴，棺匠希望人死亡。又說工匠造惡劣器械，騙農民的錢。荀子想禁止工人在家製造器具。這都說明工人可以自由出賣製造品。

戰國時代據說出銅的山四百六十七，出鐵的山三千六百九。兵器多用銅，工具多用鐵。但也開始用鐵製造兵器。楚韓兩國，冶鐵技術更見進步。楚國宛地出鋼鐵，做矛刺人像蜂刺。秦昭王誇獎楚國鐵劍的鋒利。韓國出寶劍最多，西平縣（河南）是鑄劍的地方。據說那裏有龍泉水，鍛鍊刀劍特別堅利。不過一般的兵器，還是用銅製造。

戰國時代似已廢除了官買制度，商賈得自由買賣。墨子說城不能守的條件有五，市離城遠，是條件之一。周易繫辭（孔子以後儒者所記）說，日中做市，招集天下的人民，聚會天下的貨物，交易而退，各得其所。韓非子說商賈的錢財，存放國外，可以亡國。這都說明商業的重要。荀子說當時的商業，北方的走馬大狗，南方的象牙犀皮顏料，東方的魚鹽，西方的毛織物旄牛尾，中國市場都能買到。『史記』貨殖傳記載各地大小都會很多，可以想見當時國內外貿易的發展。因為商業繼續擴大，在政治上需要中國統一，廢去各國間的關梁禁限。荀子說，流通財物，交換有無，轉輸調劑，各得滿足，四海之內，好像一家。秦國統一，正適合這個要求。

富商大賈雖然也稱為庶人，可是勢力很大。工農尤其是僱工和中小農壓抑在社會最下層，過極窮苦的生活。貴族和國君的奢侈淫樂，恰好與工農相反。國君每飯要一百樣菜，後宮要成千成百的女人，一切器用玩物，都要裝飾珍寶。國君如此，貴族可以類推。他們直接或間接拿嚴厲的刑罰作工具，向人民「厚刀布（錢）之斂，重田野之稅，苛關市之征」。拿關稅來說，客人過關，關吏要勒索賄賂，騎白馬過

關，照例要多納稅。孟子說：古代設關爲了禁暴，今世設關，爲了行暴。統治者無往而不行暴，也就是無往而不要錢。戰國生產力雖然有些進步，下層人民並不能改善他們的生活。

第六節 秦統一的原因

秦獻公七年（三七八）開始有市。十年開始有戶籍。孝公用商鞅，定許多法令，制度才逐漸完備。惠文王二年（三三六）開始用錢，秦是一個落後的國家。

正因爲落後，腐化勢力比較薄弱，新制度容易有效地實施。荀子曾到過秦國，他誇獎民俗的樸素，官吏的忠實，大官的守法，朝廷的清靜，認爲是最好的政治。秦國軍制，荀子也認爲比別國好。足見秦的成功，不是偶然的幸運。

秦始皇即位時候（二四六），秦地有巴蜀、漢中、宛、郢、上郡、河東（山西西南部）、太原，上黨等郡。函谷關外有滎陽及兩周舊地。單就疆土來說，秦對山東已佔絕大的優勢。

關中地本肥沃，鄠國渠造成後，農產更豐富。巴蜀出銅鐵，滇楚（晉僕，四川宜賓縣）出奴隸，西北戎狄出牛馬。秦連年用兵，經濟力量能夠支持，因爲擁有重要資源的緣故。司馬遷說，關中土地約佔天下三分之一，人口不過十分之三，財富却佔十分之六。這種估計，未必確實，但經濟方面，秦確佔優勢。

秦國人民止有多斬敵首，才能得到爵賞。不像山東各國，說空話，當食客，有微俸的途經。始皇以前，奪得重要都邑，有驅出原來居民的辦法。如取陝，放還陝民給魏國（三二五）。魏獻安邑，秦出其

居民，募秦民及赦罪人遷徙安邑（二八六）。取趙二城（二八二），取楚南陽（二八〇），鄆鄆（二七九），都赦罪人移殖新地。這大概是防止山東腐化生活傳染秦民的緣故。同時別國人民也不願意做秦民。始皇時代，改變了這種辦法，秦民與非秦民的差別，雖然還是存在，不過沒有以前那樣嚴格了。大抵秦國政治風俗，比山東樸素嚴明，不能不說是一種優勢。

秦始皇尊顯富豪，大商人呂不韋做了秦相，招集文學游士，著書立說，秦國從來不養游士，不貴商賈，始皇這種改變，很能得到山東游士和商人的好影響。山東國家，各造隄防，天旱爭奪水利，天雨放水到鄰國。例如東周想種稻，西周不放水。齊趙魏三國，趙魏地高，齊地卑下，黃河不決齊隄、就要泛濫趙魏。壅水和放水，給地主農民以生死的威脅，從灌溉事業說來，他們希望有統一的管理，戰國盛用牛耕。牛耕一天比兩人偶耕約多一倍半。如偶耕一天得兩畝半（百步的畝），牛耕當得六畝二分五，計數很不便。一畝放大為二百四十步，那末，牛耕一天也約得二畝半（二百四十步的畝）。畝數同，田積却不同，秦改革畝制，是適合生產力的進步制度。山東國家生產力進步了，還保守舊制度，人民在實際生活中，對守舊是不會滿意的。秦國各種設施比山東諸國進步，可能減輕游士商賈地主農民對秦的抵抗力，雖然他們並不真正愛護秦國。

山東各國互相猜忌，不能合縱，供養食客，浪費資財，固然是滅亡的原因，但主要原因是下層民衆，在水深火熱的境遇裏，不能生活下去。單就韓趙魏三國說，被秦殺死幾百萬人。山東各國間戰爭，死亡數目也不會很小。壯年人大量死亡，生產力破壞了。又加以橫征暴斂，土地愈削小，賦稅愈苛刻，人民負擔，將是不可想像的繁重。齊都臨淄，趙都邯鄲，居民生活非常腐化，其他都會，大概相類。這

種不生產的寄生者，當然也是間接剝削勞苦民衆的。民窮財盡到不可維持的時候，國家非滅亡不可。

山東六國不能再維持他們的統治，秦國的兵力、經濟力和政治影響都遠勝六國，這樣，勢必產生前所未有的統一大帝國。

簡短的結論

戰國時代冶鐵技術進步了，有些地方，如楚國韓國，開始能鍊鋼。戰爭中已應用鐵製劍戟，不過一般還是用銅製兵器。

耕田是用牛和鐵犁，知道施肥深耕，戰國後期農業進步到一年收穫兩次。魏國有溫圃，每年收租八十金，後來租給西周君，年租一百二十金。溫圃面積不見記載，年租數目不算小，當是園圃業發展了。

人民得私有土地，可以自由買賣。鄉村有小地主富農和傭工。大部份土地是屬於國君和貴族。

商業很發展，富商大賈積財產到千金或萬金。商人做大官的魏有白圭，秦有呂不韋。有些國家可以用錢買得官爵，商賈兼做小官的大概不少。

工匠製造器械，可以自由出賣。比較大規模的工業，還是用奴隸。秦國的滇黔兩地，出產奴隸很多。

下層民衆生活非常痛苦，戰爭中死亡率也非常大。文學辯說的游士，曠斷居奇的商賈，他們雖是庶民的身份，社會地位却很高。

秦政治經濟都比較好，所以兵力也特別強。山東比不上秦，又不能合縱團結，終於貧弱而滅亡。

第六章 周代文化概況

第一節 孔子

中國文化的起源，向來從夏商說起，也就是從私有財產制度確立的時候說起。不過夏商兩代，尤其是盤庚以前，可信史料太缺乏，無法論證當時的真相，只能在先秦傳說裏，約略推見些稀疏的影子。

夏代社會已有階級，但是原始公社制度還保存很大的成份。孔子說，夏人尊天命，事鬼敬神，賦稅政令比較寬，刑罰威勢比較輕，人民蠢愚朴野，對統治者沒有什麼怨恨。殷代奴隸佔有制度發展了，統治階級尊天命，敬鬼神，借重天命鬼神的威權，掠奪財富，對被統治者施行嚴厲的刑罰，不講什麼道理和恩義，所以社會「蕩而不靜，勝而無恥」。換句話說，是階級鬥爭非常劇烈。周代開始了封建制度，周公制禮治民，規定尊卑親疏貴賤長幼男女君臣父子等等無數差別。每一等人有他一定的義務和權利。尊貴人權利大，義務小，卑賤人義務大，權利小。

夏商周政教不同，決非如儒家所說「三代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實際上是社會向前發展的不同現象。

孔子贊美堯舜（原始公社社會），認為是大同之世，太平的社會。同時對現實社會，希望造成穩定的，鞏固的，不變動的封建制度，就是說想恢復周公時代的制度。

孔子名丘、字仲尼，魯國曲阜人。先世是宋貴族，曾祖父逃難到魯國。父叔梁紇，曾做魯陬邑（山東泗水縣東南）宰。宋是殷朝的後代，魯是周公的舊封，春秋時代，宋魯是文化國。給孔子學術上很大的影響。

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五五一），卒於哀公十六年（四七九），年七十二歲。這正當春秋後半期，公室卑弱，大夫爭權，所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表示出舊制度不能維持現社會的時代。當時士大夫間，流行着「善之代不善，天命也」。『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已然』，帶些革命性質的理論。這在舊統治者看來，是多麼危險的思想。孔子立在復古的觀點上，嚴格批評犯上作亂的亂臣賊子，但對魯國的亂臣賊子，却替他們諱莫如深，說是為尊者諱，為賢者諱，為親者諱。

士處在社會中間階層，看不起老農老圃，當然不願意吃苦勞動，但貴族階層裏，又沒有士的地位，很少機會取得大官。因此他們憎惡世卿把持，要求登進賢才。唯一希望是作官食祿，最好得做國君的宰相。周公相成王，是他們理想的幸運。如果做不到，替世卿當家臣也可以。孔子正是這個階層的代表。想維持舊統治者的地位，可是正在搖搖欲墜；想反對世卿大臣，可是他們仍有實際權力；想作大官，可是被貴族壓抑；想安貧賤，可是委曲了治國平天下的大學問。士的生活是煩惱矛盾的。信天命而不信鬼神，正是這種矛盾生活的反映。因為天是至尊無上，獨斷獨行，高深莫測的東西，『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定下的命，誰能反對呢？鬼神應該福善禍淫，事實却不然，所以鬼神是不可信的。孔子所謂天命就是君主專制，鬼神就是卿大夫，卿大夫不得分君主的權威，不得有獨立地位，猶有了天，不必再信鬼神，猶之君主有權，不必向卿大夫要官做一樣。

據說，孔子五十歲才知天命。他沒有被桓司馬殺死，說是有天命，冉伯牛病死，也說有天命。這樣，統治者未被推倒，當然是天命未改，應該「仍舊貫，何必改作」。等到統治者既被推倒，那是天命已改，可以拿「仍舊貫」的理論去擁護新受命者。照春秋經大義說來，魏文侯是篡逆之臣，文侯的老師，却是傳春秋經大義的卜子夏，這也許就是孔子天命論的實踐。

天命是固定不變的，所以道德政治等等都是固定不變的。政治的根本是禮樂、親親、尊尊、長長、男女有別。是禮樂的真義。那些疏者卑者幼者女人等被壓迫被輕賤是合理的。道德的根本是仁義。仁就是愛，義是等次。愛有等次，對父母謂之孝，對君主謂之忠。人臣事君之禮是「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人子事親之禮是「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春秋戰國時代，諸侯並立，士不必拘束在一個國家做官，所以君臣關係，固然比不上父子，也不像秦漢統一以後「君天也，天可逃乎」那樣嚴厲。孔子教人立身處世的大道理，可說是中庸主義和家族主義。處世以中庸為主。庸言庸行，寡悔寡尤，就是不要說固執的話，不要做特異的事。免得招禍受辱。天下有道，出來做官，無道，快點隱藏，和不分是非，惟利是圖的「鄉原」（偽君子），區別就在這裏。立身以家族為主。孝為仁之本，身體膚髮受之父母，不敢毀傷，自然不會犯上，更不會作亂。

歷史證明統治者在未得政權，已得政權，以及政權將要崩潰的時候，對孔子的態度是不同的。漢高帝，侮辱儒生，奪下他們的帽子撒尿，這是何等的無賴行為。後來做了皇帝，用太牢（牛羊豬）祭孔子。金兵攻破曲阜，指着孔子像罵道：「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也」，是你說的麼？一把火燒毀孔子廟。後來統治中原，趕快修廟尊孔。宋徽宗大封孔子弟子做什麼公什麼侯什麼伯，連僅見姓名的人

物，如公夏首封鉅平侯，公堅定封梁父侯。不多幾年，北宋滅亡，徽宗當降虜，被金人封做昏德公，統治階級不從改善政治着手，却一味大尊聖人，正是說明自己政權的動搖和危險。

中國是長期的封建社會，所以孔子學說的影響也是長期的。他是歷史上偉大的教育家政治家，教育方面的成功比政治要大得多。他那種「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不知老之將至」的精神，是應該學習的；他那種繁富的學說，在一定的批判之下，加以選擇繼承發揚，是非常必需的。至於失去時代意義的理論，腐朽沒落的統治階級，最喜歡拿來利用，企圖阻撓新興的力量，企圖挽救崩潰的危局，不過這種企圖，無例外的會得到失望。

第二節 儒家及其所傳經典

孔子一派的學者，稱為儒家。他們學習的書籍稱為六經，六經就是「周易」、「尚書」、「詩」、「禮」、「樂」、「春秋」。

孔子死了以後，弟子們想推選一個像教主身份的人繼承孔子，有些人推選有若，被曾參反對，沒有做成，弟子們也就離散了。離散以後，他們自以為得孔子的真傳，聚徒講學，互相非薄，成立許多派別。這種分裂現象，說明儒家不能有統一的思想。因為士依靠統治階級才能生活，統治階級好惡不同，必需有多樣的方式迎合他們，如果議論行動是統一的，活動範圍勢必縮小，也就不容易成為顯學了。

墨子攻擊儒家，還可以說是學派不同，未必可信。荀子自己是儒者，他所痛斥的賤儒，並不比墨子說的好一點，可見一般的儒者是卑鄙無恥的。

齊宣王問儒者匡情說，儒者賭博麼？匡情說，不賭博。因為賭博以鳥為貴，殺鳥才能勝利、殺貴是不合理的，所以不賭博。又問儒者射鳥麼？匡情說，不射鳥。因為鳥在上，射者在下，射者在下，下害上，是不合理的，所以不射鳥。又問儒者彈瑟麼？匡情說，不彈瑟。因為瑟小弦發大聲，大弦發小聲，大小貴賤變亂位次，是不合理的，所以不彈瑟。宣王聽了喜歡道，很好。這匡情真是典型的賤儒。

保存古代文化，流傳後世的不是匡情那樣的儒者，而是樸素的傳經之儒。

殷周兩代用竹簡（竹製片子）寫字，史官就是拿竹簡記事的人。周朝有記言記事的史官，國君和貴族們說話做事以及典章制度都寫下來，子孫世代相傳，成為專門的學問。春秋時代，史官的學問，逐漸流傳到民間，孔子從各方面學習了專門知識，再加整理選擇的功夫，訂定所謂六經，教授弟子們。從此儒家得到「繼往開來」的地位，傳統的中國文化和儒家發生不可分離的聯系。

六經的內容，大體是這樣：

「周易」——是卜筮用的書。有六十四卦，每卦有六畫，一畫叫做一爻。「易經」原有的文辭，全是神祕難懂的話。孔子講授「易經」，弟子們記載下來，叫做「易傳」。其實「易傳」雜湊而成，不一定全出孔子之口。易傳裏很有近乎辯證法的見解，認為宇宙間一切事物都是流動變化不固定的。可是它又認為有一種不變的本質存在，就是天一定在上，地一定在下，在上者一定尊，在下者一定卑，絕對不能變動的，這種思想應用到人事方面，制度名號器械正朔等等可變，親親尊尊長長男女有別（禮的真義）不可變。換句話說，就是在不破壞封建制度大前提之下，枝節問題是可以變動改革的。這是孔子的哲學，也是一切儒家的哲學。

「尚書」——是政治方面重要言論的記載。主要是西周初年周公說的幾篇話。

「詩」——是西周東周的詩歌，可以考見當時的社會情狀。因為容易記憶，所以幾乎全數保存下來。從文學意義說，「詩」三百篇，是中國文學的源泉。

「禮」——有「周禮」「儀禮」「禮記」三部。都是記載制度禮節的文辭。孔子教弟子學禮，大概是學儀禮。

「樂」——樂經早亡，不能知道它的內容。

「春秋」——春秋原來是一本編年史，各國都有，所以墨子說見過百國春秋。孔子根據魯國春秋，親手寫定這一部歷史，宗旨在嚴格辨明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的神聖不可侵犯的等次名分。漢以後儒者發揮春秋大義，在擁護統治者意義上，的確起了很大的作用；解釋「春秋經」有左氏、公羊、穀梁三家，稱為春秋三傳。

六經以外，記載孔子言語的「論語」，也很重要。

這幾部主要經典，流傳到現在，已經二千多年，經學本身起了無數變化和派別，每一變化和派別，都是適應當時政治上的需要而發生的。所以不了解經學，很不容易了解中國文化的根底。

第二節 墨子及墨家

儒墨兩家在戰國並稱顯學，秦漢以來，儒學大盛，墨學被統治階級深惡痛絕，傳授中斷。這兩家的興亡，影響中國歷史的發展，有很大意義。

儒家主張守舊復古，按照固定的等級分配生產資料。庶民止准著粗布或草製的衣冠，食藜藿之羹，渡河用木筏，不許坐船，祭神止許祭戶神或竈神，祭鬼止許祭父母，照儒家的理想，庶民應該永遠過牛馬生活，甘心服事尊貴的長工。

儒家重禮，墨家猛烈反對這個所謂禮。

墨子名翟，魯國人。生在孔子以後，死在春秋戰國之際。正當兼併益趨劇烈，儒家聲勢興盛的時代。墨子創造新學派，代表下層社會農工奴隸要求政治解放。他首先向儒家作理論上的攻擊。

儒家止許天子祭天，墨子主張人無貴賤，都有權祭天。天子代天牧民，儒墨意見略同，可是儒家說天命既定之後，人應該服從，不許怨恨。墨子以為天鑒臨下民，隨時行施公平的賞罰，絕無不變的命運。儒家信命，所以鬼神不靈。墨子不信命，所以鬼神也能賜福降禍。儒家認庶民最賤，奴隸不算人類。墨子以為官無常貴，民無終賤，臧獲（奴婢）也是人，在上天看來，凡是人都應該兼相愛，交相利。儒家替統治階級製定衣食娛樂喪葬等等奢侈排場，墨子知道這止是加重庶民負擔的藉口，根本予以否定。歸根到底，儒家企圖等級制度鞏固，自己分享富貴。墨家要求人類平等，反對統治階級任意剝削和壓迫。

墨子知道壓抑最下層的庶人，不團結是不能希望解放的，因此他組織一個政治性質的團體，這個團體表現出許多特點：

刻苦生活——墨子教弟子著短衣草鞋，晝夜工作，不避勞苦。如果不能刻苦，就不配稱為墨者。

自我犧牲——墨子有一百八十個弟子，都能赴湯蹈火，視死如歸。孟子說墨子摩頂放踵，利天下為

之，就是說止要對大衆有利，即使把墨子全身從頭到腳磨成細屑，他也願意。

嚴格的紀律——一個墨者住在秦國，兒子殺人。秦王說，先生年老，止有一子，我已免他的死罪。墨者說，墨家的規矩，殺人者處死，爲的禁止人殺人。大王雖有好意，我不能反背墨子定的規矩，終於把兒子殺死。

言行一致——墨子弟子勝綽，分配到齊國做官。他跟從主人作戰很勇敢，墨子責備他違背非攻（反戰）的理論，教他辭官回來。

分財互助——有餘力餘財的應該扶助貧乏。弟子做官得祿，一部份送墨子作費用。

這種組織，可說是中國勞苦人民最早的結社。

墨家的政治目標，要改善人民生活，每個人都得工作，都得飽食暖衣，更進而得富裕的生活，所以一方面反對少數人的剝削浪費，一方面注重農業和工業。墨經裏保存很多研究自然科學的材料，墨子本人就是一個很技巧的工人。那時候如果墨家得到政治上的解放，也許中國社會要提前改變它的性質。不過墨子受時代的限制，當然不能有什麼成就。他把人民公意，幻化成天和鬼神，想借天鬼的名義去說服王公大人。但是王公大人決不會聽從沒有力氣的空論，放棄自己的權利。秦漢統一以後，重儒滅墨，有組織的墨家變爲單獨活動的俠客，終於俠客他被嚴刑禁止了。

統治階級能撲滅墨家，但是農民工人依時代發展的革命力量，却永遠不能撲滅。

第四節 老子及道家

道家學派的創始者李耳，楚苦縣人（河南鹿邑縣）。著「道德經」五千多字，號稱老子。兒子名宗，魏安釐王時做魏將，有功封於段干，稱段干子，或稱段干宗。宗子名注，注子名宮，宮玄孫名假，假子名解，漢文帝時做膠西國太傅——（一六四——一五四）。李耳的學生，一傳河上丈人，再傳安期生，三傳毛翕公，四傳樂瑕公，五傳樂巨公，六傳蓋公，蓋公漢初為齊相曹參師（二〇一）。司馬遷父子世傳黃（道家假託黃帝是本學派的創始者）老之術，所記應該可信。

李耳生在孔子死後一百多年，當然不會是孔子的老師，道家偽造老子教訓孔子的話，這等於道士說釋迦是老子的兒子，又說老子是釋迦的丈夫。梁武帝說老子周公孔子都是釋迦的學生。「清淨法行經」說孔子是儒童菩薩，顏淵是光淨菩薩，老子是摩訶迦葉，三人受釋迦命來東方傳道。我們止能說這都是無恥的造謠。

李耳是個隱居者，所以孟子批評當時學派，沒有說到他。荀子書裏才見老子，韓非子才替「道德經」做解釋。足見他的學說廣泛傳播，是在戰國後半期。

墨子反對鈞樂，但並不反對仁義。李耳生在墨子之後，把仁義禮樂一起否認，另外提出道德。道德就是清靜無為，純任自然。這是小地主階層的思想，因為士必需求官食祿，農民工役必需勞動食力，止有自足自給的小地主，希望清靜無為，過安隱的生活。恰恰戰國是一個煩擾多事的時代，逼得小地主們的思想家李耳，勉強寫出所謂「道德經」的大著作。

道家學說比儒家更反動。儒家復古，止復到西周，道家却想復到「結繩而治」，「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的太古。社會向前發展，在道家看來，是不可容忍的罪惡。「莊子」載

一段故事，說，子貢（孔子弟子）路見種菜老人抱甕入井，汲水灌園。用力多，見功少。子貢勸他用桔槔，老人憤怒道，誰不曉得那個東西，我不能無恥到用桔槔的地步。這個種菜老人未必實有，不過是道家虛構的有道人物，對這種人物崇尚，正說明道家思想的反動。

李耳以爲天下大亂，由於人民不肯安分。他竭力主張愚民政策，說：「聖人治民，非以明之，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又說：「聖人之治，常使民無知無欲。」李耳貢獻了這樣兇惡的學說，統治階級自然心悅誠服，很巧妙的來應用它。

戰國是一個動蕩競爭的時代，李耳知道這是不利於統治階級的，因此反覆說明清靜無爲的必要。後來秦朝兵役不休，很快就崩潰，漢朝用黃老術，鞏固了政權，完全證明李耳有先見之明。

李耳對天道鬼神的認識，和儒家差不多。他以為天道純任自然，順自然者生，逆自然者死，所以天有至高無上的威權。反映到人間，就是專制大皇帝。他不信鬼神，因爲人能服從自然，鬼神就不能害人。好比老百姓服從朝廷，官吏不能作惡一樣。

李耳又是個大陰謀家，他以為處世的方法，最好是裝做卑弱無能的样子，等到抓住機會，自己不費力氣佔便宜。所以他的態度，是冷酷的、狡詐的、沒有溫情的。和他同道的楊朱，甚至主張「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多麼可恥的個人主義！

儒道兩家，都是封建社會最出色的政論家。儒家替統治者製定貴賤尊卑的秩序，使他安富尊榮；道家替統治者發明駕馭臣下的方法，使他地位鞏固。漢宣帝教訓兒子元帝說，我們漢家自有制度，雜用儒道兩家，你偏重儒學，非把漢朝弄壞不可。後來元帝果然把漢朝弄壞。

中國士大夫處世的祕訣，也是外儒內道，就是說，披着仁義禮樂的外套，內藏陰謀權術的骨幹。

第五節 孟子與荀子

戰國時代兩個大儒，就是孟軻與荀况。孟軻在思想上，荀况在傳經事業上都起了很大的影響。

孟子鄒人（山東鄒縣）。梁惠王三十五年（三三六）孟子被稱為老叟，年齡當在五十以上，可以代表戰國前半期的儒者。荀子趙國人，楚考烈王二十五年（二三八）還生存着，可以代表戰國後半期的儒者。孔子講仁義禮樂，孟子偏重仁義，荀子偏重禮樂。孟荀是儒學分化和發展以後的大派別。

孟子主張性善，仁義是人性，因之人人可以做堯舜。荀子主張性惡，要勉強學習，行為合於法禮，才能成為善人。性善，所以應該心悅誠服地順從聖人規定的道理，不順從就是非人。性惡，所以應該虛心克己地學習聖人規定的道理，不學習就是怙惡。他們所謂善惡，完全據聖人做標準，而聖人乃是統治階級典型的代表人物。孟荀主張，好像相反，本質並無二致。就是說，人民應該服從統治階級。

孟子繼承孔子的天命觀，相信五百年必有聖王出世，平治天下。子思孟子創五行運命的學說，發展到鄒衍，成立陰陽五行家，集迷信怪妄之大成。

荀子時代較晚，看出孔子墨子老子莊子子思孟子鄒衍講天都有流弊。墨家的天包含著革命危險性，其餘各家的天，是依一定不變的運命而表現出無上的權力，人只能靠天任命，絕對服從它，不得發揮人為的積極性。這在荀子時代，生產力正當躍進階段中（荀子『富國篇』說人力可以增加生產，不愁衣食缺乏），舊說不能再使他滿意。因此推翻舊說，創造新的天論。

荀子以爲天止是客觀存在的自然物，天的功用，止是寒暑風雨，生長萬物。人應該理解天運行的規律，控制它，利用它，使它有益於生產。那些災變怪異，都是不相干的事。所以聖人但改善人事，不推求天意。荀子用人事代替天意，用科學代替迷信，把天命鬼神一起否認，確是思想上極大的進步。

荀子所謂人事，主要的是法後王。他以爲後王斟酌先代制度，訂立新制度，一定是比較適合社會實際需要的。他這種主張，承認社會依時代變化，決不是固定的東西。比較迂闊不切事情，開口就是堯舜先王的孟子一派儒者，進步得多了。不過荀子受着時代限制，封建社會可以轉變到別一種社會，他當然不會懂得。

繼承荀子學派的韓非子，是一個偉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決心犧牲自己的生命，想救濟中國人民的痛苦。他把荀子所講的禮發展爲刑（法律）。把一切名（概念）都考查它的實（物質），排斥無實的虛名。他的學說被稱爲刑名之學。他把人與人（父子君臣夫婦等等）的關係，澈底看作物質交換的利害關係，否認抽象的道德倫理。他懂得鬥爭的必要，他說，木蠹了，不遭猛風不剝斷，牆鬆了，不遭天雨不倒塌，誰不能改善民生和政治，誰就能起風雨的作用，促使其腐朽的國家，加速崩潰。韓非子可說是戰國時代顯著的唯物論者。

荀子法後王，希望找一個眼前較好的君主，幫助他成功。孟子法先王，看不起當世統治者，所以責罵得很嚴厲。如說暴君是獨夫，是民賊；又說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又說民爲貴，社稷（國家）次之，君爲輕，諸如此類，頗有革命的意味。

孟荀都主張政治的基礎，建築在五畝之宅，百畝之田上面，這是他們比腐儒高明的地方。

荀子的天論，被儒者唾棄了，止接受他傳授的經義訓詁。孟子的仁義五行和性善，被儒者盛大提倡，而民貴君輕一類見解，却被輕輕地抹煞。

簡短的結論

西周是封建社會的開始，周公是封建制度的訂定（所謂制禮作樂）者。典章文物，經過五百多年積累和變動，既極豐富，又極破碎。孔子整理修正舊典籍，教授弟子，於是貴族專有的文化，廣泛流傳到民間。

孔子的學問，大體分仁義禮樂兩部份。孔子死後，儒者很受尊重。貴族有喪事，必需向儒家請教。辦喪禮，成了儒家的專業。

墨子起來猛攻禮樂。他代表下層人民，借天鬼名義，向統治者說教，希望改善人民的生活，提高人民的地位。當然，人民沒有積極的革命行動，決不會獲得什麼真實利益。

老子生在孔墨之後，提出比仁義禮樂更高的所謂道德。道家思想很反動，攻擊儒家的仁義，却切中弊病。這樣，禮樂仁義，先後被攻而動搖了。

孟子發揮仁義，向墨家猛烈反攻。荀子發揮禮樂，批評各學派，主要也是反對墨家。儒家理論的基礎，又堅強起來。

中國是長期封建社會，所以儒家也得長期受統治階級的尊寵和利用。孟子的性善，荀子的傳經，成爲後代儒學的骨幹。

第二編

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成立後對外侵略

到外族的內侵——秦漢至南北朝

(公元前二二一年——公元五八九年)

第一章 官僚主義中央集權的封建制度底成立——秦

——公元前二二一年至公元前二〇七年——

第一節 秦統一後怎樣建立新制度

從嬴政（秦始皇）二十六年（二二一）統一中國起到胡亥（秦二世）三年（二〇七）子嬰降漢止，首尾十五年，是一個很短的朝代，但在歷史上却佔重要的地位。

秦朝一切制度和設施，建立在中央集權這一總目標上面。因為集體的成功，出現了統一的大帝國。七國混戰轉變為對外侵略，疆土擴大了，人口增加了。秦雖然很快崩潰，它的統一事業，替盛大的漢朝奠定了鞏固的基礎。

單憑嬴政個人願望，是不能做到中央集權的。正因為歷史推動他這樣做，所以順利的完成了他的願望。

春秋時代大小一百多國，像莒邾等小國，也要準備兵車一千乘。所有對強國繳納的貢賦徭役，以及列國間的戰爭損害，國內君主貴族的奢侈浪費全壓在人民的肩上，那時候小國人民，負擔何等苛重。但如晉齊等國，土地人口比莒邾大幾十倍，兵車不過四五千乘，從這一點說，大國人民的負擔，要比小國輕得多。戰國時代秦趙等強國，兵力六十萬，戰爭中用全兵力的次數極少，可以說人民負擔又比春秋大

國要輕些。所以人民的經驗是：做小國人民不如做大國人民，做大國人民不如做全中國統一的人民。鄒魯兩國打仗，鄒國官員戰死三十三人，兵卒一個也不死亡。鄒魯人民不願意打仗，七國人民當然也不願意打仗，誰能統一中國，人民就希望從他那裏得到和平。這就是秦完成統一，完成中央集權的主要原因。

秦始皇制定許多新制度，這種制度戰國時代大體已經存在，漢朝又幾乎全部繼承了這種制度。舉出重要的略述如下：

皇帝獨裁——皇帝自稱爲「朕」，表示至尊無二。天下事不論大小，全由皇帝裁決。嬴政一天規定看奏章一百二十斤（竹簡），不看完不休息。六國禮儀，凡是尊君抑臣的，都被採納作秦禮。

郡縣——從李斯議，改封建諸侯爲郡縣。全國分三十六郡，郡各轄縣若干，郡守縣令，由朝廷任命，隨時調動。防止割據互鬥，郡縣制確比諸侯制優良，所以成爲歷代不變的定制。

官制——中央官制有左右丞相（輔佐皇帝處理國政）太尉（掌全國軍政）御史大夫（輔佐丞相）將軍（掌征伐）廷尉（最高法官）治粟內史（掌財政經濟）博士（備顧問）等官。地方官制有監御史（監視郡守）郡守（掌一郡政事）郡尉（輔佐郡守並主軍事）縣令長（掌一縣政事，一縣大抵方一百里。萬戶以上稱令，不滿萬戶稱長）。縣以下的鄉官有三老嗇夫游徼（十亭十鄉，有三老掌教化，嗇夫掌獄訟賦稅，游徼捕盜賊）亭長（十里一亭，有亭長掌捕盜賊）。漢初官制十之八九承用秦制。

禁私學——凡是人民都稱爲黔首（黑布包頭）。不僅六國舊貴族，流落做黔首，就是秦宗室公子，也沒有貴族特權。無論何人，想做官必當「以吏爲師」，學習法令。這樣，官僚制度確立了。不合法令

的學習，稱為私學。民間所有書籍，除出醫藥卜筮種樹等書，全數繳到郡縣官燒毀。談論詩書的斬首，是古非今的滅族，又活埋儒生四百六十多人。始皇這種處置，是採用李斯的建議。事實上私學並沒有消滅，民間藏書還是很多的。

訂定文字——周朝文字筆畫笨重，稱為大篆，或稱籀文。戰國時代東方齊魯地方文化發展，字體比較省便（漢人稱為古文蝌蚪文、或孔壁古文）。秦統一後，李斯訂定文字，大抵採取古文，筆畫力求簡省劃一，稱為小篆，或稱秦篆。程邈製成一種更省便的文字，叫做隸書。隸書是日常用的文字，到漢朝通行極廣，東漢末王次仲把隸書委態小變，就成現在的楷書。

劃一器械——統一全國度量衡。隋初掘得始皇時秤權，有丞相隗狀王綰二人具名，足見朝廷對器械的重視。戰國時車軌大小不同，秦規定車廣六尺。

銷毀兵器——收集民間兵器，鑄銅人十二，各重二十四萬斤。銅兵器銷毀，促進鐵兵器的使用。冶鐵技術改善，大概在秦漢間大戰爭時代。

遷徙豪富——六國貴族，豪富兼并土地，積蓄財物，容易號召民衆叛變，因此初滅六國，就遷徙天下豪富十二萬戶到咸陽，並分散到巴蜀等地。這種強本（秦）弱末（六國）政策，並沒有澈底實行。如楚懷王的孫兒心，著名將家項梁，韓國世家張良，以及各國宗族，大抵藏匿民間，待機而動。

抑止末業——這是商鞅以來一貫的政策。戰國時代商業發展，致富的方法，農不如工，工不如商。李斯上書稱農工是百姓本業，所謂末業，自然是指商賈。秦徭役法，先發有罪吏（有財產人才得作吏）贅婿（貧民典身給富人，過期不贖，沒為奴稱贅婿）及買人，次發曾做買人的，再次發祖父母或父母曾

做賈人的。此外富強人也得先服徭役，稱為閭右（富強人住在里的右邊）。最後才發貧弱人，叫做發閭左。二世發閭左，因而亡國。由此可見嬴政立法，在抑制人民富力超過某種限度，對貧弱人剝削，也還有些顧慮。他希望人民成爲自給自足的小土地耕種者。碣石刻辭說，男子耕田，女人織布，大家安居樂業。他知道只有這樣才能鞏固皇帝的統治。三十一年令人民陳報耕地實數，這是由於二十六年遷徙六國豪富到關中，他們新開墾的土地以及留在故鄉土地的重新分配，四五年間，自然有很大的變動。六國田畝大小不同，秦制六尺爲步，二百四十步爲畝，更需要推算實數，制定賦稅。如果指土地私有制從三十一年才開始，那是不可通的。

秦朝以前，田畝車軌法律衣冠器械言語文字都是各國不同的，嬴政才統一起來。漢朝繼承秦制，一般儒生却開口就斥秦朝的不是，後世政論家，又跟着漢儒說話，其實中國封建制度的發展，到嬴政才轉上新的階段，而這些人又正是這種制度的擁護者。

第二節 秦朝的事功

短短十五年的秦朝，把全國人力財力，榨取盡了。無數血汗生命，造成下列許多事功。

伐胡越——胡（匈奴）是西北方強族。嬴政信方士「胡滅秦」的妖言，令將軍蒙恬領兵三十萬擊匈奴，驅走胡人，取河南地（寧夏、綏遠等地），開關四十四縣，徙內地罪人去居住。嬴政又發兵擊南越，開桂林、南海、象三郡（廣西、廣東、安南等地）。徙民五十萬人守五嶺（大庾、騎田、都龐、萌渚、越城），與越人雜居。政治文化商業傳入南方，嶺南開始成爲中國的領土。

築長城——戰國時代秦、趙、燕邊界接近外族，各築長城一段，防禦侵略，彼此不相連接。內地國家如齊、韓、楚、魏也築長城，完全用作內戰，分裂疆土，阻礙交通。秦統一後，國內長城以及舊時城廓要塞，一併拆毀。令蒙恬因地形，築新長城，起臨洮（甘肅岷縣）到遼東，長萬餘里（漢以後歷代增修，北齊高洋發民一百八十萬人築長城，隋楊廣發民一百餘萬人築長城，規模比秦更大）。世界古代著名大工程，長城算是其中之一。

興水利——戰國時代各國築隄防，阻塞水道。嬴政開通隄防，鑿鴻溝（河南開封縣汴河）作水路中心，通濟汝淮泗等水。在楚、吳、齊、蜀等地，也大興水工，可以行船灌田，對商業農業有很好的影響。

治馳道——全國修築馳道（行車大路），寬五十步，高出地面，用鐵椎築土堅實。路中央寬三丈，是皇帝走的路，種松樹標明路線，禁止人民行走。嬴政每年出外巡遊，中國本部幾乎無處不到，想見當時馳道工程的巨大。後世驛路，起源於此。

求神仙——嬴政唯一的慾望是長生不死，他招集很多方士，浪費財物（如刻石鯨長二百丈），尋求奇藥。方士欺詐，勸他隱藏，不讓臣下知道住處。他多造宮室，建築長城，都是受方士的暗示。齊人徐市（後漢書東夷傳作徐福）說東海中有三座神山，仙人及不死藥都在神山上。嬴政令徐市帶童男女幾千人入海求神仙。相傳徐市留居海島（島名瀆州）不回來，其實徐市在嬴政臨死前一兩個月，還騙他射海中大魚，留居海島的傳說不可信。方士入海求仙，不止徐市一人，當時航海技術，大概有些進步（春秋末，浙江到山東已通海路）。

造宮室——嬴政初并六國，圖畫各國宮室，照樣建築，有宮室一百四十五處，藏美女一萬人以上。他還覺得太小，在長安縣西北築阿房宮前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立五丈旗。發罪人七十餘萬，分工營造，北山的石料，楚蜀的木材，都運輸到關中。計關中共有宮室三百所，關外四百餘所。工程沒有完畢，嬴政死了，胡亥繼續興修。後來項羽入關，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息。

造墳墓——嬴政初即位，就在驪山造自己的墳墓。并六國後，更徵集七十萬人工作。墳高五十多丈，周圍五里餘，掘地極深，灌入銅液。墓中有宮殿及百官朝位，珠玉珍寶，不能計數。用水銀造江河大海，機器轉動，水銀流注。又用人魚膏（據說是一種四腳魚，生東海中）做燭，在墓中燃燒。沒有生子的宮女，全數殉葬。令工匠特製弓弩，有人穿墳，弓弩自動放射。嬴政已經下葬，封閉墓門，工匠都活埋在裏面。

興水利，修馳道，有完成統一的作用，人民雖然怨痛，還不至激起叛變。伐胡越，築長城，求神仙，造宮室墳墓，耗費極大人力財力，全國人民，被暴政迫脅作皇帝一人的犧牲，止有起義反抗，才能保存自己的生命。

第三節 農民大起義及楚漢戰爭

人民需要統一，更需要和平，秦朝給與的却是殘暴的刑罰，嚴重的徭役，起義和死亡兩條道路，很明顯的擺在人民眼前了。人民當然不會束手待斃。秦朝廢棄宗室貴族專政制（漢以後繼承秦制，宗室權位，貴族特權大抵受嚴格限制），皇帝一人統率官僚和全國人民對立。人民攻擊對象比較單純，止要擊

散官僚，就能推倒皇帝。所以秦以前，止有貴臣得奪君位，秦以後，平民創立朝代，成爲常事。諸侯並列，互相援助或監視，例如燕王噲讓位給寵臣子之，孟子勸齊宣王伐燕定亂，庶民奪國，更是絕對不允許。統一以後，皇帝孤立，庶民開始武裝起義，沒有外力干涉摧殘，成功較易。戰國以前，文化知識被貴族獨佔；從戰國起，士的數量大增，他們不敢獨立起義，但以「帝師」「王佐」的資格，幫助革命，却起很大的作用。因爲這些緣故，秦朝農民在歷史上第一次大起義了，而且政權落在平民劉邦（漢高祖）的手裏了。

嬴政活着的時候，統治已經動搖。東郡有流星墜地，或人在星石上刻「始皇帝死，土地分裂」，又有人夜間攔住一個使官說，「今年始皇死」。說完逃走。陳涉耕地，忽而停耕出神，想學鴻鵠橫飛四海。嬴政南遊渡浙江（浙江杭縣錢塘江），項籍看了對叔父項梁說，「奪取他，代他做皇帝」。劉邦在咸陽當差，見秦皇帝威風，歎氣道「大丈夫應該這樣」。嬴政正在得意妄爲，不知道「王侯將相，那有一定種子」的思想，流傳在民間，革命危機已經成熟了。

嬴政死後，第十八子胡亥謀殺長兄扶蘇，奪取帝位，號稱二世。二世兇暴而又昏愚，信任趙高，殺戮大臣及公子公主二十餘人（嬴政子女）。宗室世家，全被殘破。徵發七十餘萬人造驪山墳墓，夫役不足，徵發閩左貧弱人。元年七月（二〇九）陽城（河南登封縣）人陳涉，陽夏（河南太康縣）人吳廣率閩左夫役九百人，假冒公子扶蘇、楚將項燕名義，號召人民反秦。陳涉是個僱農，沒有什麼名位才能，可是他一起事，就奪得淮陽（河南淮陽縣），有車六七百乘，騎兵千餘，步兵幾萬。派人四出略地，六國人民一齊殺秦官吏，聚衆響應。連孔子八世孫孔鮒也投奔他當個博士官。陳涉自號張楚王，被推爲起義的

首領。

在陳涉號召下，趙國武臣（陳涉部將），燕國韓廣（武臣部將），齊國田儼，魏國魏咎（陳涉部將），楚國景駒，都自立爲王。其餘將官攻城奪地，各有企圖，彼此間猜忌攻殺，造成混亂的局面。吳廣驕傲，被部將殺死。陳涉也驕傲自滿。鄉間窮朋友聽說他做了王，特地來看他，談些貧賤時的故事，陳涉嫌丟臉，把客人斬頭，嚇得窮朋友都逃走。他的妻父來看他，也傲慢沒有禮貌，妻父大怒回去，斷定他必然失敗。他對部下任意殺戮，想提高自己的威信，鬧得衆叛親離，沒有人敢親近他。當時起義將領，不懂軍事，止有周文會當過項燕軍中「視日」（推算時辰吉凶）的差使，算是最知兵法的人。陳涉給他將軍印，西去攻秦。周文沿路收兵，有車一千乘，兵幾十萬，直到關內新豐（陝西臨潼縣）。二世開始大驚，令將軍章邯率領驪山夫役去攻周文，周文大敗出關。章邯追擊，周文兵散自殺。章邯連破各起義軍，又擊陳涉，涉敗走，車夫莊賈殺涉降秦。陳涉起事到敗死，止有六個月，可是革命的浪潮，被他激動起來了，這個浪潮，終於衝毀秦朝的統治。

楚名將項燕的兒子項梁聽說陳涉反秦，同他侄子項籍殺會稽郡守，在吳（江蘇吳縣）起事，有精兵八千人。項梁從謀士范增的計策，立楚懷王孫心做楚王，仍號楚懷王，自己引兵到定陶（山東定陶縣）幾次戰勝，覺得很驕傲，看不起秦軍。章邯集中兵力，大破楚軍，殺項梁。章邯渡河攻趙，圍鉅鹿（河北鉅鹿縣），項籍救鉅鹿，遇秦軍大戰九次，楚兵拚死戰鬥，一個抵得十個，呼聲震動天地，當時各國救趙兵有十餘軍，築堡壘不敢出戰，將士立壁上看楚兵攻秦，嚇得心驚魄動，面無人色。項籍已大破秦軍，各國兵都服從他，號稱「諸侯上將軍」。楚兵繼續進攻，章邯全軍投降。起初山東人民到關中供

衛役，被秦官吏虐待，這時候對秦降兵報復舊怨，激起秦兵的怨恨，項籍引兵攻秦，怕降兵入關叛變，在新安（河南滎池縣）城南坑殺秦兵二十餘萬人。秦主力軍消滅了。

沛人（江蘇沛縣）劉邦是個農村無賴，自己當亭長，妻呂雉帶子女在家種地。陳涉起事，各地響應，劉邦殺沛令，衆推做沛公。項梁起兵，劉邦投他做將軍。楚懷王疑懼項籍，教籍去救趙，却教劉邦攻秦，好讓他做關中王（懷王與諸將約，先入關的王關中）。劉邦用謀士張良的計策，破秦兵。此時二世已被趙高殺死，秦王子嬰出降，劉邦申明軍紀，廢除嚴刑苛政，秦民大喜，希望他做王，項籍破章邯，引大兵四十萬入關，屠咸陽，燒秦宮室，報秦殺項梁的仇恨。他自立為西楚霸王，都彭城（江蘇銅山縣），封劉邦做漢王，都南鄭（陝西南鄭縣），三分秦國，封章邯等三人為王，又大封諸侯王十餘人，他同衆侯王回到本國，希望各守疆土，從此安定。項籍野心不很大，止分取九郡土地，他違反人民要求統一的願望，想回復古代霸王制度。劉邦抓住了這個弱點，從漢中出兵與籍苦戰四五年，聯合衆侯王，攻擊項籍，最後垓下（河南鹿邑縣）決戰，項籍敗死（二〇二），劉邦自立為皇帝（漢高祖），統一中國，創立歷史上著名的漢朝。

項籍兵力聲威比劉邦強大得多，劉邦屢戰屢敗，身受重傷十二次，爲了想做皇帝，率領許多野心家，積極進攻，終於獲得勝利。推究劉項勝敗的原因，劉邦出身農村，知道民間痛苦，他佔領關中，政治上有些改良，很得民衆的擁護。項籍出身將家（項氏世世為楚將），動輒屠城燒殺，人民對他害怕。劉邦有關中作根據地，蕭何替他留守，輸送兵卒糧餉，戰敗常得補充。項籍也有根據地，但比不上劉邦那樣鞏固，戰敗不能回去。項籍封的諸侯王，多數是凡庸舊貴族，許多平民出身的野心家，分不到封

地，心懷不平。劉邦利用名位爵賞，誘致這些人反叛項籍，歸附自己。重要的謀士猛將，都是從項籍那邊跑過來的，等到大功完成，才把他們誅滅。所謂「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歷史上農民起義，總被野心家利用，起義的果實，總歸他們享受，他們彼此間又互相欺詐殘殺，最後一個就成爲皇帝。項籍自恃勇力，不會用人，更輕視貧賤出身人，很少給與高位。劉邦搜羅各種人才，用其所長（劉邦部下張良是貴族，陳平等是游士，蕭何曹參是縣吏，任敖是牢頭，樊噲是狗屠，周勃是吹鼓手，灌嬰是布販，婁敬是車夫，韓信是流氓，彭越是強盜），了解各人性質，布置對付的方法。他善於聽從勸諫，選擇計謀，確有異常的智能。韓信奪得齊地，派人見劉邦，請封自己做假齊王。劉邦大罵道，我被項籍圍困，日夜望你來援救，原來自立爲王。謀士張良、陳平知道這時候不該得罪韓信，暗中踢劉邦的脚，劉邦覺悟，改口大罵道，大丈夫立功做真王就是了，做假的幹什麼。即時派張良去封韓信做齊王。有一次他在陣上大罵項籍，被籍射中胸口，不能直立，曲身摸脚，說：惡奴射傷我的脚指。兵士不知道他受重傷，沒有潰散。他是這樣急智的人，項籍性情硬直，所以鬥不過他（劉邦對項籍說，鬥智不鬥力）。

楚漢戰爭，說明了軍事脫離政治，軍事歸根要失敗；說明了沒落的貴族世家，敵不過新起的農村庶民；說明了保守舊制度，違反人民願望，舊制度總歸於破壞；說明了封建社會農民起義，只能推翻舊的地主政權，起而代之的依然還是地主政權，對農民不會有什麼好處。止有在無產階級革命時代，農民才能得到正確的領導，才能得到真正的出路。

簡短的結論

孟子答梁襄王問，統一才能安定，不喜歡殺人的才能統一。荀子也主張天下為郡縣，四海成一家。儒家的政治理想，反映出戰國時代人民一般的願望。秦國政治軍事比六國好些，所以完成了統一。

秦始皇在物質經濟思想制度各方面，做了不少統一的工作。中華民族的漢族部份，從秦朝起開始壯大了。北方長城，南方五嶺，劃成華夷的分界。同時疆域擴大了，比現在的中國，並不小多少。

秦朝對人民壓迫剝削，是非常殘酷的。始皇徵發徭役，似乎還假借名義，如有罪吏贅婿買人罪徒等類。二世徵發到閩左，於是成熟了的農民起義，不可抑制而爆發起來。

當時三個革命首領，陳涉出身農村無產者，這是農民中最窮苦的階層。劉邦的兄弟妻子都耕田治產業，是中小農，這在秦朝是農民中最廣大的階層。項籍出身貴族世家，這是已經沒落了的階層，勝利屬於劉邦，因為他有最大階層的擁護。

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農民起義，也是第一次說明沒有到現代無產階級領導革命時代，農民本身永遠不能找得出路。

第二章 對外發展時代——兩漢

——西漢公元前二〇六年至公元七年——

——王莽公元八年至公元二三年——

——東漢公元二四年至公元二一九年——

第一節 兩漢政治概況及農民生活

劉邦戰勝項籍後建都長安，國號漢。習慣上稱為前漢或西漢。他活着的時候，把可能反叛的功臣，殺戮得很徹底。邊遠及要害地區，封自己的兒子和同姓做擁有實權的國王（劉啓以後國王止存空名），與直屬中央政府的郡縣，犬牙交錯，互相牽制。他這一佈置，後來很收成效。他又訂定各種制度，大抵採取秦制，略加變通。對人民的基本政策是「讓人民休息」。這樣，漢朝的統治鞏固了。

他這「讓人民休息」政策，經過他的兒子劉盈（惠帝），妻呂雉（呂太后），兒子劉恆（文帝），孫子劉啓（景帝）四個皇帝，大概七十年功夫，切實遵行着，收獲很大的效果。官僚地主商人非常富庶快樂。皇帝的庫藏，錢多到算不清，穀多到腐爛沒人吃。可是沒有蓄積的大多數農民，却窮困得賣田宅妻子，無法餬口。劉恆時政論家賈誼量錯，都承認農民的痛苦，想抑制商人，來救濟中小地主的破產，根本沒有土地的農民，他們並不以為值得注意。

劉啓的兒子劉徹（武帝），是個彷彿秦嬴政那樣雄才大略的皇帝。他們和緩國內的階級矛盾，利用

雄厚的財力，窮人的生命，發動大規模對外長期侵略。戰爭是勝利的，土地擴展到一倍，可以容納不少內地貧民。富豪受了相當打擊，破產的很多，窮人死亡更是不計其數。雖然因此引起人民的愁苦騷動，盜賊成羣，階級矛盾却多少和緩了些。劉弗陵（昭帝）劉詢（宣帝）時代，官吏地主商人逐漸恢復他們的元氣，劉爽（元帝）以後，農民窮困，又成了極大的問題。

王莽篡漢，國號新。他想用均分土地，釋放奴婢，抑制商人來解決問題。這種政策，當然觸犯豪富人的利益。同時對外戰爭和刑罰暴虐，窮人也大受痛苦，於是農民起義爆發了。當時起義首領，都拿「恢復漢朝」作號召，這顯然是官僚地主商人的口號，農民盲目地替他們戰鬥。混戰的結果，推翻王莽，消滅許多起義軍，政權落在豪紳地主兼知識份子的劉秀（東漢光武帝）手裏。

劉秀是漢疏遠的宗室，父親做過縣令。他曾經去京城（長安）遊學，接交有才能的讀書人，後來組成團體，參加戰爭。他開始作戰，止有牛騎，殺新野縣尉（軍官）才奪得一匹馬。因為軍事政治有計劃，不到三年，做了漢皇帝。他建都洛陽，所以稱為東漢，也稱後漢。

東漢繼承西漢的統治方法，讓官僚地主商人自由發展，對讀書人用徵辟制度（大官徵召有聲名人做屬員），大小給個官吏做。因此官僚主義特別發達，政治非常腐敗。馬援征服安南，班超開闢西域（新疆），對匈奴氏羌，都獲得勝利，這種侵略的成功，使國內腐敗政治，更見穩定。農民受盡壓迫，最後不能不起義。可是沒有一個豪富知識份子參加他們的隊伍；相反的，豪富知識份子組織軍隊殘酷地把他們鎮壓下去。東漢的政權被豪家出身的曹操奪去，破落貴族劉備，豪家孫權，也分得一部份土地，出現三國鼎立的局面。

春秋末期因宗族制度的崩壞，土地住宅開始自由買賣。戰國名田制度（土地歸私人佔有）已經盛行，秦統一後，更確認為全國通行的定制。豪強兼并，與名田制度是不可分離的，在漢朝「讓人民休息」政策下面，兼併成爲劇烈的現象。土地集中在少數人手中，農民得不到耕地，只好忍受兇暴的剝削。王莽說漢朝租稅名義上三十取一，其實是十中取五。地主對皇帝負擔止有三分之一，農民對地主却負擔十分之五。

戰國時代萬戶大邑，到處都有，經秦朝及楚漢戰爭的摧殘，漢初，萬戶存留不過二三千戶，人口可驚的減耗了。劉邦起義後第五年（二〇二）二月做皇帝，五月就解散軍隊，令兵士回家耕地。又招募逃匿山澤的人民，各歸舊田宅，因窮賣身做奴婢的，都釋放做平民。劉盈令女子十五歲到三十歲不出嫁，分五等罰錢。這都是增加人口的辦法，可是人口繁殖很遲緩。劉盈兩次築長安城，徵發附近六百里內男女夫役，止十四萬六千人，京城附近如此，其他地方可知。劉啓時代號稱極盛，吳又算最富庶的國家，吳王劉濞反叛，徵發國中六十二歲以下、十四歲以上男子，僅得二十餘萬人。到西漢末劉衍（平帝）時候，民戶一千三百二十三萬三千六百一十二戶，口五千九百一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人。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千三十六頃。兩漢人口，這算是最高紀錄（其中或有王莽誇大處）。東漢戶口墾田記載較詳，列表於下（續漢書郡國志注引帝王世紀桓帝永壽二年（一五六）戶二千六百零七萬九百六十六（晉書地理志作一千零六十七萬七千九百六十），口五千零六萬（晉書地理志作五千六百四十八萬）六千八百五十六人。十年之間，人口驟增二百五十萬，容或可能，戶何故驟增多至二千六百萬，實難索解。按一戶人口約有五人左右，三國志李典傳，典有宗族部曲三千餘家，一萬三千餘人，大體合於一戶四五人數目。桓

帝時戶數恐有說誤，不列入表：

年	代	戶	數	口	數	鑿	田
光武中元二年	(五七)	四、二七九、六三四	二一、〇〇七、八二〇				
明帝永平十八年	(七五)	五、八六〇、五七三	三四、一二五、〇二一				
章帝章和二年	(八八)	七、四五六、七八四	四三、三五六、三六七				
和帝永興元年	(一〇五)	九、二三七、一一二	五三、二五六、二二九	七、三二〇、一七〇			
安帝延光四年	(一二五)	九、六四七、八三八	四八、六九〇、七八九	六、九四二、八九二			
順帝建康元年	(一四四)	九、九四六、九一九	四九、七三〇、五五〇	六、八九六、二七一			
冲帝永嘉元年	(一四五)	九、九三七、六八〇	四九、五二四、一八三	六、九五七、六七六			
質帝本初元年	(一四六)	九、三四八、二二七	四七、五六六、七七二	六、九三〇、一二三			

兩漢中間人口驟減，東漢逐漸上升。順冲質三帝又急速下降。這時候正當梁冀擅權，剝削加劇，人民逃走死亡，一年中耗損二百萬，試看暴政給與人民何等嚴重的影響。按照兩漢土地面積以及生產技術，人口可能大量增加，事實却不然，主要原因由於皇帝、貴族、官僚、地主、商人、豪強一齊向農民進行超經濟的、暴力迫脅的各種剝削。

皇帝——是最大的地主。每年收入賦稅錢四十餘萬萬文，除去官俸一半，淨收二十餘萬萬文，供軍國大事的用途。還有山海川澤園池市肆的稅收，每年十三萬萬文，稱為禁錢，供皇帝私用。皇帝擁有大量黃金，例如劉徹賜平陽公主黃金一千斤（一立方寸為一斤），賜卜式四百斤，賜衛青軍隊二十餘萬

斤，又賜衛青霍去病軍隊五十萬斤。劉詢賜霍光七千斤，廣陵王五千斤，諸王一千五百斤，王莽末年，庫藏黃金六七十萬斤，這都是人民的血汗。

貴族——宗室公主外戚諸侯王都是大地主。他們依恃權勢，強奪土地財物，壓迫平民做奴婢，無惡不作。劉啓的兄弟梁孝王盡量揮霍，死後還存黃金四十萬斤。東漢外戚梁冀造巨大第宅，極盡奢侈的能事。花園別墅洛陽周圍千里內到處都有。他愛養兔子，特造一座兔苑，曾有西域商人誤殺一兔，因此牽連被殺的十多人。他隨意捉人，作為奴婢，多至幾千，叫做自賣人。大官們想見他，必須賄賂管門的，管門的積累黃金一千斤。冀被殺抄家，存錢三十萬萬文。舉這兩個例子，可以推想一般貴族怎樣生活着。

官僚——劉盈為獎勵官吏廉潔，令吏六百石（中級官）以上，及曾做二千石（高級官）的，全家止繳軍賦，其餘租稅一切除免。這是官吏法定的權利，實際從承相起直到郡縣小吏，除了偶有廉潔的，極大多數是貪污的民賊。西漢王溫舒做中尉，用兇悍吏十餘人當爪牙，幫着他慘殺作惡，人民稱他們為戴帽子的老虎，幾年功夫，吏都暴富，溫舒自己也積累黃金一千斤。東漢侯參做益州刺史，專殺富人，沒收財產，革官回來，有車三百多輛，飽載金銀錦帛珍玩，他的兄弟侯覽，是個宦官（閹人），前後奪人住宅三百八十一所，田一百一十八頃，自造第宅花園十六區。東漢末名士三大首領之一的竇武，享盛名，做宰相，假裝廉潔，妻子衣食僅僅溫飽，暗中却取許多宮中美女飲酒作樂，一兩個月，積財鉅萬，大抵西漢官吏貪污，東漢官吏更貪污。

地主——秦朝本來有很多中小地主，自耕或僱用窮人代耕。劉邦解散軍隊，有軍功的給與好田宅，全家免戶賦及徭役。這些人回到鄉間，都成了中小地主。他們有朝廷的優待，有戰勝的功績，對貧窮人

兼并壓迫，是可想而知的。農村中增加大量地主，雖然他們本身互相兼并或出賣產業，變動很大，但對一般農民總是不利。

商人——兩漢商業發展，富商大賈，生活奢侈，不減王侯，他們囤積財物，放高利貸，叫做子錢家，利息有時百分之一千，普通是百分之二百。他們與官吏勾結，剝削農民，農民還不起債，往往本人連妻子田產賣給商人做耕奴。商人犯罪，田和僮（耕奴）沒收入官。商人不僅剝削農民，同時剝削貴族，甚至皇帝也不能免（至少是奪皇帝的利益）。所以統治階級對商賈取憎惡態度，鬥爭有時很激烈。

豪強——豪紳惡霸，到處都有。西漢豪成，革官回家，立誓說：「做官不到二千石，做商不到一萬，不能算人」。他連強迫帶僱用貧民數千家，種水田一千多頃，沒有幾年，積錢數千萬文。涿郡大姓西高氏、東高氏，大小官吏都怕他。收養許多強盜，白日搶劫，逃進高家，沒人敢問。嚴延年做涿郡太守，查究兩高姦惡，各殺數十人，一郡才平靜。西漢還有不少地方官，專殺豪強，稱為酷吏。東漢官僚主義極盛，以「忠厚不得罪人」為做官秘訣（童謠：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豪強武斷鄉曲，比西漢更兇暴。

從皇帝到豪強，都是靠剝削農民來生活的，他們活着窮奢極慾，享盡人間樂趣，這還不算，死後必需帶大批財物到地下去。皇帝登位，照例開始造墳墓和廟堂。墳裏埋藏珍寶，愈多愈好。後來赤眉掘西漢帝后墳墓，董卓掘東漢帝后及公卿大臣墳墓，收得財寶無數。西漢提倡孝弟，東漢更甚。所謂孝弟，主要是厚葬，棺材要用南方出產的大楠木，從幾千里外運來，巧匠雕治，工程細緻，造得一具棺材，重約萬斤，耗費成千成萬的人力，其他祠堂碑碣，殉葬物品，車馬帷帳，建築墳墓，招待賓客，所有費

用，都由較小官吏及朋友供應。按照官級負擔長官葬費，最後負擔者當然還是那些死無葬身之地的窮人，而厚葬者却享孝弟忠義的美名（西漢大郡太守死，照例收財禮一千萬文以上。東漢數目更大）。怪不得西漢楊王孫，臨死時堅決主張自己一絲不挂埋到土坑裏，表示對惡俗的反抗。

皇帝、貴族、官僚、地主、商人、豪強死的活的一齊向農民敲剝，農民又喪失了土地，只好向地主租用耕地，付給地主十分之五的田租。剩餘的繳納算賦錢一百二十文（十五歲到五十六歲）口賦錢二十文（七歲到十四歲）獻費（獻給皇帝）錢六十三文。此外還有戶賦、軍賦（錢數不詳）更賦（每人輪流服役一月，要免役出錢三千。每人戍邊三日，要免役出錢三百）、雜稅、徭役、臨時徭役，種種名目，農民都負擔起來。朝廷對地主收租却很輕微，劉盈規定十五稅一，劉啓改為三十稅一，這種歷史家所歌頌的「仁政」，等於獎勵地主盛行兼并，使農民很難保存他們的小耕地。

農民怎樣生活下去呢？

穿破短襖，吃糟糠豆飯藜藿（野菜）羹，喝涼水。或者照西漢大儒董仲舒所說：「衣牛馬之衣，食豬狗之食」。西北邊郡貧民冬天沒有衣服，整天臥在細草窠裏，必需見官吏時，忍冷披草出窠。官吏找他，多半還是要錢。

出賣自身及妻子做奴婢，街上有木欄，像牲畜一樣，放在欄裏買賣。普通奴價值錢一萬五千文。有時被豪強劫掠或強迫出賣作奴婢。

漢律：三人以上，無故聚集飲酒，罰金四兩。人民偶而會飲的自由也被剝奪了。

戰國已有溺女的記載。劉徹時小兒三歲就納口賦，貧民生子多殺死，劉奭改為七歲納賦。

賀贖（成帝）時有兄弟三人合娶一妻，生子四人，因分兒子涉訟發覺，兄弟三人算是禽獸，被判死刑，四子歸母親所有。

餓死或人相食，史書記載許多次。流亡或逃匿山澤做盜賊，因而被殺受罰，妻子沒入官府做奴婢，更是習見的常事。

兩漢農民生活就是這樣，號稱太平的文景時代，也並不例外。

第二節 兩漢工商業

兩漢有三種大工業，煮鹽、冶鐵、鑄錢。

秦朝已有鐵官，也許還有鹽官，掌收鹽鐵的租稅。漢初繼承秦制，劉徹以前，讓人民自由經營。煮鹽成巨富的比較少（山西池鹽，山東海鹽，四川井鹽，各有著名富商），多數是從冶鐵起家。鐵器主要是農具。鑄錢業往往因不合法定重量質量，受刑罰破產，很難獲大利。止有吳王劉濞，劉恆寵臣鄧通，靠政治勢力，鑄錢致富。

冶鐵工業發達，採礦工業自然也發達。礦工多數是破產農民，受僱作工。一部份是奴隸。劉徹時吏民因私鑄金錢處死刑的數十萬人，被赦免罪的一百多萬人，藏匿不敢出面的人數更多。如果一半是工人，至少當有一百多萬。劉濞時公家僱用採銅工人，每年經常十萬人，私鑄的不算在內。採鐵工人無從查考，單看冶鐵家積累財產黃金幾千斤，或一萬斤，工人數目可想而知了。此外還有金銀錫鉛等礦。錫鉛主要是摻和在銅錢裏面，數量不會很大。煤礦到東漢末才開採。曹操銅雀台北有冰井台，藏石炭（也

稱石墨）數十萬斤（斤字，或作片字）。民間似乎少用，晉初陸雲見了很新奇，寫信去告訴陸機（二陸江蘇人）。宋顧文薦負喧雜錄說，前漢書地理志豫章郡出石，可燃為薪。考漢書並無這幾句話，如果顧氏沒有誤記，那末，豫章地方，西漢時已經用石炭了。

冶鐵設備有鑪（鑄鐵鑪）、臺（風箱，稱為排臺，後漢杜詩用水力鼓動排臺，稱為水排）、埴（吹火筒）、坊（土型范），沛縣鐵官冶鐵鑪旁有十三個工人作工，山陽鐵官有工役二百二十八人，當時製鐵工場的規模大概如此。西漢兵器主要是用鋼鐵製造（漢初還有銅兵器）。尚書禹貢篇是秦漢間人假託，其中有梁州（四川）貢鐵和鑠（鋼鐵）的話。戰國以來有一種髡刑，把罪人鬚髮剃光。韓非子說，嬰兒不剃頭要肚痛。罪人頭面也許用銅刀硬刮，剃嬰兒頭應該是鋼刀。春秋時候嬰兒生三月才剪髮，足見還沒有剃刀。大概戰國鍊鋼術已經發明，到西漢大量用到兵器及刀類上。

鹽鐵錢三大工業都在富人手裏，對皇帝是不利的。劉徹從富人奪取工業利益，起了很劇烈的鬥爭。他利用政權，鹽鐵收歸國家專賣。產鐵郡置鐵官，凡五十處。不產鐵郡置小鐵官，收舊鐵鑄器物。產鹽郡置鹽官凡三十五處。人民敢煮鹽或私鑄鐵器，沒收工具，問左腳掛鐵鉗（重六斤）。以前舊鹽鐵業富人，都給官吏做。官製鐵器惡劣，連割草也不行，耕具特別大，爲了多賣錢。因爲鹽鐵定價太貴，貧民止得吃淡飯，用木器耕地，官吏又不允許，強迫人民購買。劉徹在京城鑄錢，叫做三官錢（五銖錢）。下令銷毀各種舊錢，非三官錢不得行用，到劉衍時候，共鑄錢二百八十萬萬文。他還有許多辦法對付富人，中等以上人家大抵破產。與皇帝爭利的商賈受了打擊，因之政府增加極大收入，國用頗見充足。

從劉徹起，冶鐵鑄錢煮鹽，成爲國家專利事業，商賈無法再奪回去，只好改變營業，向高利貸田產

及其他商業發展。

皇帝原來有工業，不過規模比較小些。工人是奴婢和罪徒。製造品供皇帝貴族自用。管理皇室工業的大官叫做少府。工業分「若盧」，主修治兵器。「考工室」，主作兵器弩弓刀甲及織印綬諸雜工。「東園匠」，主作皇帝貴族墳墓裏器物。又有「左右司空」「東織室」「西織室」等工場。管理木匠石匠的大官叫做將作大匠（其他如漆工革工等還多）。皇帝需要大批奴婢罪徒作工，用各種方法來增加他們的數量。給養小到極度。例和養鹿奴婢每天給五個錢，鹿養錢積累到劉爽時值七十萬萬文作征伐西域的軍費。周禮地官草人掌農田肥料，據說墳壤（高地）用糜糞，渴澤（低地）用鹿糞。原來漢朝皇帝兼做肥料買賣，無微不至的剝削奴婢和農民。

與皇帝爭利的大商人，他們也有工業。劉徹以後，鹽鐵錢收歸國營，但如羅褒結交權貴，專利鹽井。其他如翁伯賣脂（油類），張氏賣醬，濁氏賣肉乾，王君房賣丹藥，樊少翁賣豆豉，都成巨富，他們有工場大量製造，所以能積累財產。

家庭工業主要是婦女紡織布和帛，叫做女紅（女工）。臨淄是紡織工業的中心地。

工匠散在民間數量也不少。所謂農不如工，工不如商，足見有專業手工的人民。劉徹時趙過振興農業，耕耘下種等田器，都有便巧改良的地方，流傳很廣。據漢書食貨志，大農（大農官）教工巧奴造趙過的田器給人民做式樣，民間自然非專門工匠不能做製。又市上各種用具都能買得，也一定有手工業者從事製造。三國吳主孫休令交趾郡送上手工千餘人，孫皓時有鬼目草生工人黃狗家，平盧草生工人吳平家。兩漢民間應該也有很多的工人。

不兼營工業的商賈，主要營業是高利貸和操縱囤積，壟斷貨物。農村出身的劉邦初做皇帝，就下令商賈不得着錦繡、細綾、細葛、毛織物，不得帶兵具，騎馬乘車。更加重他們的租稅，算賦加倍。這是對商賈一種報復。後來陳豨造反，很多商賈參加。劉盈呂雉取消壓迫商賈法令，但商賈子孫，仍禁止做官吏。兩漢一貫講重農抑商政策，止有劉徹一度抑制商賈，此外貴族官僚總是和商賈互相勾結，共同發財。照東漢桓譚、王符等人所說，當時最大商賈，多數經營高利貸，中等人家子弟替他經手，轉放給次等人戶。經手人對大商賈，好比奴僕尊敬主人。大商賈遊閑無事，窮奢極慾，享受同貴族一樣。

兩漢大都市廣佈全國，王莽時京城長安以外，有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五個最大都市。東漢京城洛陽，商賈比城外農夫多十倍，其他都市，可以類推。照張衡兩京賦所描寫，當時街市非常熱鬧繁華。西漢俠客原涉有窮朋友母死，原涉在宴會席上號召賓客替喪家幫忙。開列應用衣被棺木，下至瑣碎雜物，賓客上市購買，剛過中午，照數辦齊送喪家，涉等繼續宴飲。可見市上貨物齊備。

兩漢開拓疆土，對外貿易也很發達，兩漢極盛時代，匈奴臣服，西域內屬，東滅朝鮮，南至安南。海上交通貿易，與日本、印度、南洋羣島、羅馬帝國，都有過接觸。當時對外貿易的原則是「輸入外國貨物，防止金錢流出」。所以國內交易全用貨幣（黃金銅錢兩種），對外却用貨物交換。法律規定與胡人貿易，中國吏民不得帶兵器及錢出關，犯者處死刑。劉徹曾因商賈犯禁殺五百多人。交易貨物主要是絲織品，換取外國騾、馬、駱駝、皮革、毛織物、璧玉、珊瑚、琉璃等物。匈奴刀比中國鈍，因為得不到鋼鐵。

此外還有幾種工業或發明值得注意。

農具——西漢趙過發明下種器，名叫耬車，一天能播種一頃。東漢末有翻車，馮遂的發明。翻車就是水車，馮遂是一種吸筒，能引水上地，對灌溉有很大的功用。

茶——茶是四川的特產。戰國時秦開發巴蜀，中國開始有茶。爾雅釋木（漢儒所作書）有檟字。檟樹就是茶樹，葉早採叫做茶，晚採叫做茗。西漢王褒僮約有武都（甘肅武都縣）買茶（買當作賣）的話，大概連四川茶葉到武都販賣。

紙——三輔故事說，西漢武帝時已有紙。東漢鄧太后允許臣下貢獻紙筆。許慎說文有紙字。最初的紙是用絲絮做原料，和水打爛，攤在竹席上使平滑。劉肇（和帝）時宦官蔡倫改用樹皮麻頭及破布魚網造紙，製造法比前進步。從此紙的用途推廣，竹簡逐漸消滅。

科學儀器——東漢張衡造地動儀，用精銅製成，圓徑八尺，形似酒樽，內部安置機關，按照八個方向，裝八個龍頭，口內各銜銅丸，那一方向地動，同方向的龍就口吐銅丸。

鉛筆——西漢末揚雄用鉛筆記載各地方言，當時大概有製造鉛筆的小手工業。

第三節 疆域的擴大

中國人民蘊藏着無限鉅大的力量。春秋戰國時代，這個力量，被諸侯們分割破碎，浪費在國內混戰裏，不能有什麼表現。秦嬴政統一以後，利用這個力量的一部份，滿足他的侵略野心。北逐匈奴，南開交趾（安南），建立前所未有的大帝國。西漢初期，休養民力，七十年工夫，農民雖然窮困，剝削階級却積累起豐厚的財富。劉徹利用當時人力財力，對外吞并，擴大疆域，奠定地大物博的現代中國的基

礎。中國人民統一團結的力量，不能在生產方面發展，却被野心的劉徹浪費在侵略事業上，漢族以及許多異族的人民；戰爭中死亡至少在百萬以上。

兩漢人口大概有五六千萬，文化高出任何四鄰國家，工業品（主要是絲織品）到處受歡迎，這就是對外發展的基本因素。劉徹以後，兩漢對外，完全處在勝利的地位。甚至三國分裂，還能保持舊威嚴，防止異族不敢內侵。

西漢與四夷的關係，大略如下：

東方——朝鮮、倭國（日本）。

西漢初，燕人衛滿擊破朝鮮，自立為王。劉徹滅朝鮮，置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附近許多小國如挹婁（就是後來的女真，金和滿清都屬這一族）、夫餘、高句麗、馬韓、辰韓、弁韓都臣服進貢。

倭在大海中，分百餘小國，據海島各自稱王。劉徹滅朝鮮，倭人進貢的三十多國。劉秀賜倭奴王黃金印（原印一七八四年在日本九州筑前地方發現）。那時候倭人還是黥面文身的野蠻種族。

南方——西南夷、南粵。

西南夷小國很多，其中夜郎（貴州桐梓縣）、滇（雲南普寧縣）、邛都（四川西昌縣）三國最大。劉徹賜夜郎錦帛，附近小國貪漢賞賜，都願內附，因置犍為郡。邛都也內附置縣，劉徹想從西南夷開闢通身毒國（印度）的道路，路沒有通，却把滇國擊滅，置益州郡。此後夷族歸附向化，變亂很少。

南粵王趙佗，本是秦朝的縣令，漢初自立為王。劉徹滅南粵，置儋耳、珠崖（廣東海南島）、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郡。廣東、廣西、安南都成為郡縣。東漢時，大秦（羅馬

帝國）天竺（印度）以及南洋羣島都由海道來貢獻和貿易。

西方——西域

從玉門關、陽關以西，通稱西域。本有三十六國，附屬匈奴。劉徹想削弱匈奴的勢力，派張騫出使，視察各國的物產國情，作征服的準備。後來發兵攻滅大宛（出兵目的是要奪取大宛出產的汗血馬），西域震動，降漢進貢。漢使官曾到安息國（波斯），安息王來獻大鳥卵（駝鳥卵）及兩個犛犛人。幻人就是玩魔術人（能口中出火，自縛自解，跳十二九，巧妙非常）。犛犛就是大秦（後漢書作犛犛）。他們高鼻、蹙眉、鬚髮拳曲，身長四尺五寸。白種人到中國，這是最初的記載。東漢班超做西域都護，漢朝聲威更向西發展。他派甘英往大秦國，到地中海東岸，雖然沒有到羅馬，路程却調查明白。大秦王安敦派人從海道來漢貢獻。

北方——匈奴。

匈奴是中國的強敵。劉徹以前，漢對匈奴取和親政策，匈奴入寇，止是防禦，不能反攻。劉徹傾全國力量，經常用一二十萬大軍，征伐匈奴，戰爭規模很大，結果漢損失戰馬十幾萬匹，士卒死傷沒有確數，至少在二三十萬以上。匈奴喪亡更大，國力虛耗，逃避漠北，不敢應戰。劉詢時匈奴內亂，分成南北兩部。南匈奴呼韓邪單于（單于好比漢稱皇帝）降漢，稱臣入朝，幫着漢兵攻北匈奴。劉奭時西域都護甘延壽擊殺北匈奴郅支單于。東漢竇憲幾次大破北匈奴，收降胡三十餘萬人，牲畜一百多萬頭，北單于率殘部向西逃走。後來攻破西羅馬帝國的匈奴人，大概就是北單于的遺族。從殷朝起，侵害中國的匈奴，經一千多年的鬥爭，終於被中國戰勝了。

兩漢對外勝利的結果：第一，土地擴展，建立亞洲唯一的大帝國。第二，中國文化傳播到附近各種族，有的完全同化，融入漢族，有的半同化，意識方面半漢半胡。如西安匈奴酋長，自稱漢朝的外孫，冒姓劉氏。西域烏孫王娶漢宗室女，生女兒到西京學彈琴。烏孫女深目黑醜（烏孫人青眼赤鬚，面像猿猴），路過龜茲，被龜茲王留作夫人。龜茲王大喜，同夫人入朝，學漢衣服制度。胡人譏笑他說，驢不像驢，馬不像馬，龜茲王是個驢子。第三，從外國輸入大蒜、葡萄、苜蓿、駱駝、駿馬及其他珍寶，豐富了中國的物產。第四，佛教從西域南海兩路流傳中國，音樂藝術也不斷有新的輸入，影響中國人民的精神生活。第五，地理知識擴大，改變以前局促的世界觀，養成泱泱大國風的民族性，虛心吸收外國文化，來充實自己。

因為降附的民族，數量很大，不及逐漸融化，中國內部又分裂互爭，政治也極端腐敗，終於釀成兩晉時代五胡亂華，漢族南遷的禍亂。

第四節 王莽變法

西漢社會問題，第一，土地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第二，貧民被迫，淪落常奴隸。階級鬥爭尖銳地發展着，使統治階級感到很大的危險。

劉恆時賈誼痛哭流涕請重農抑末（工商），最錯也提出同樣建議。他們代表中小地主說話，這些地主正被商賈剝削，陷入破產的困境。劉徹時董仲舒主張「限民名田」，不讓富人佔田過多，庶幾貧人不至「無立錫之地」。他想「限」的「民」，當然還是商賈。貴族大地主，政論家是不敢非議的。劉歆（

哀帝）時，階級對立更深刻了，迫得左將軍師丹建議約略限制田宅奴婢，解救國家的危急。朝官們商定諸侯王、列侯、公主、關內侯、吏民佔田不得過三十頃，奴婢，諸侯王不得過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吏民三十人。結果，貴族大地主認為不便，沒有實行。師丹的官也去了。

問題必需解決，王莽就是企圖解決問題的一人。王莽的新法大體如下：

王田——全國土地收歸國有，稱為王田，私人不得買賣。一家男口不滿八人，有田一井（九百畝）以上，餘田分給同族或鄰居。沒有田的得分田一百畝。國家收三十分之一的租稅，廢除田主佃戶對分制。

私屬——奴婢稱為私屬，不得買賣。罪人被沒入官府，稱為官奴婢。

五均——長安市令，洛陽（中市），邯鄲（北市），臨淄（東市），宛（南市），成都（西市），五市市長，都稱為五均司市師，各地方設立司市官。每季第二月（如二月五月）司市官評定本市貨物上中下三等價目，稱為市平。生活必需品如五穀、布、帛、絲綿等類，貨主如果賣不出去，司市按原價收買。物價昂貴超過市平，司市按平價賣出，物價不及市平，讓人民自由買賣。

賒貸——人民有祭祀喪葬急用，得向錢府（司市的屬官）賒貸，不取利息。祭祀十天償還，喪葬三個月償還。貧民想治產業，也得賒貸，產業所得，除去衣食費，按照淨利取十分之一的利息。或月息百分之三。

工商稅——漁獵業、畜牧業、婦女蠶桑紡織業，工匠醫巫卜祝雜業，商販賈人，各向所在地縣官報明收入數目，除去本錢，按照淨利分作十一分，官取一分。

不生產稅——田荒蕪不耕，住宅不種桑麻果木菜蔬，各出三倍的租稅，游手不工作，出布一疋。無力出布，罰充苦工，官給衣食。

六管——鹽、酒、鐵、山林川澤、五均賒貸、鑄錢六種事業，歸國家經營，不許商賈把持牟利。

以上辦法，對貴族地主商賈確是極大的打擊，對貧民生活，似乎很有利。西漢社會問題，應該得到解決，可是事實上，王莽遭遇了大失敗。

王莽出身貴族，利用地位陰謀偽善復古鬼神各種方法，奪取漢朝皇帝的位號。當時上書頌莽功德的有四十八萬人，上自貴族，下至吏士，大概整個統治階級都擁護他。不料他做了皇帝，突然來一套大不利的新制度，弄得人民（地主商賈）在街市涕泣，諸侯、卿大夫至於庶民，犯買賣田宅奴婢鑄錢罪的不可勝數。王莽害怕他們的反對，因而動搖了。新制度止推行四年，允許賣王田不算犯罪，私買賣平民作奴婢暫勿治罪，買王田是否有罪，沒有說明。實際就是說，有勢力可以無罪，沒勢力可以有罪。這樣，田又回到勢家豪族大地主手裏。到十四年（莽死前一年）他決心取消一切土地奴婢五均六管的禁令，對地主富商完全屈服。以前十年中，所謂王田私屬，在似禁非禁的狀態下，貧民被官吏上下其手，吃虧受屈，不言可知。總之，貧民遭災，官吏發財，是一定不易的原則。

王莽新制度，既被統治階級反對，貧民一無所得，反增官吏侵擾的痛苦，王莽變成獨夫，社會問題更嚴重化了，企圖解決問題的王莽，成爲被問題解決的王莽，農民起義成熟了，貴族地主也要參加這個起義。

像王莽那樣行爲怪誕，歷史上是罕見的。他似乎是個神經病者，又似乎是個巫師，同時還是個博學

好古的儒者。他想發動對外戰爭，來和緩國內的危機，憑空製造事端向外族挑釁。例如匈奴單于本名蠡知牙斯，王莽教他改單名。單于聽命改名知。後來又改匈奴單于為降奴服于。無故下一道詔書說降奴服于知犯了大罪，該當誅滅。起兵十路去打匈奴。知死、弟咸做單于，請求講和，莽定要發掘知墓，用棘鞭屍。令匈奴退到漠北，貢獻馬萬匹，牛三萬頭，羊十萬頭。莽又出兵攻高句驪，改高句驪為下句驪。四夷被迫反亂，兵連禍接，加重人民的災難。他又想用奇特的刑罰，來鎮壓人民的反抗。例如屢變錢幣制度，禁民私鑄，一人犯禁，五家連坐，沒入當官奴婢。男子坐囚車，妻兒步行，用鐵鎖鐵索縛頭頸，解送京城，人數在十萬以上。他竟把舊夫婦重新亂配一番，愁苦冤死的十有六七。

王莽做了十五年皇帝，不能解決當時的根本問題，反而促成了農民起義。

第五節 西漢農民起義

劉邦入關，除秦暴政，約法三章，秦民很擁護他。等到皇帝做成，就教蕭何抄襲秦法作漢律九章，把鎖鏈趕快套在人民頭頸上。

劉徹時律令有三百五十九章，其中大辟罪（殺頭）四百零九條，細目一千八百八十二項，例一萬三千四百七十二項。劉鷺時大辟罪一千多條，律令一百多萬字。這樣多的刑律，連獄官也看不清楚，舞文弄法，隨賄賂多少定刑罰輕重，劉弗陵以後，每年平均殺死罪囚一萬人以上。

人民受壓迫，是有限度的。劉徹末年，山東「羣盜」大起，大羣數千人，小羣數百人，攻城市，奪兵器，殺官吏，放囚犯，地方官無法對付，只好請朝廷派兵鎮壓。每郡殺人一萬以上，連坐的至少幾

千。破了這一羣，別一羣又起，弄得劉徹也無可奈何。

劉騫時，廣漢（四川廣漢縣）罪徒反獄，推死罪囚鄒躬做首領，自稱山君，聚眾萬人，攻破四縣。尉氏（河南尉氏縣）庶民樊並等十三人起義，殺陳留太守，自稱將軍。山陽（山東金鄉縣西北）鐵工蘇令等二百二十八人起義，自稱將軍，破郡國十九，殺太守都尉等官吏。起義人是工人庶民罪徒，社會上最痛苦的階層。

劉欣時，民間無故驚動，號呼狂奔，路上多至千數人，口稱要祭西王母，又稱有直眼人（妖怪）快來。驚擾的地區很廣，經歷二十六郡國，京城居民也騷動，三個月才平靜。這是民衆受壓迫過久，不自覺的發狂奔走，舒散鬱悶的怨氣。

知識份子也開始動搖。劉弗陵時眭孟假託董仲舒說，漢帝應該讓位，劉詢時蓋寬饒據韓氏易傳說，漢帝應該學五帝公天下。劉騫時谷永主張「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不該把天下看作一姓的私產。甘忠可偽造天官歷包元太平經，傳授生徒，說漢運已完，該重新受命。這是人民厭憎漢朝的反映。

王莽派大兵鎮壓起義，到處擄掠燒殺，比強盜兇惡得多，中產人民也不能安居生活，農民大起義，成爲必不可免的事了。

南方起義軍——下江、新市、平林。

王莽末年，南方大饑，窮人到野地掘草根，時常爭奪互鬥，新市（湖北京山縣）人王匡、王鳳給他

們講解講和，被推作首領，有衆幾百人。他們佔據綠林山（湖北當陽縣），搶掠遠鄉孤村，幾個月擴充

到七八千人。後來打破幾個縣城，虜獲婦女人口五萬，藏綠林山中。因為避瘟疫，王常等到南郡（湖北江陵縣）號稱下江兵。王匡、王鳳等到南陽，號稱新市兵。平林（湖北隨縣東北）人陳牧等聚衆千餘，響應下江、新市，號稱平林兵。舂陵（湖北棗陽縣東）人劉縯、劉秀兄弟起兵，與族市、平林合夥。衆軍共推劉玄做皇帝，號稱更始，劉縯攻破宛，作爲更始的都城。諸將領都封爵做大官。劉秀在昆陽（河南葉縣北）大破王莽主力軍。縯、秀功勞最大，其餘諸將只知道搶婦女財物，不知道作戰。更始忌劉縯威名，把他殺死。劉秀表面很恭順，一點不表示怨恨，更始覺得慚愧，封他做破虜大將軍，出征河北。

更始遣王匡攻洛陽，申屠建攻武關，王莽驚慌失措，全國反叛，各州郡豪強，紛紛起兵，自稱漢將軍。京城少年朱弟、張魚等在上號召民衆，攻破皇宮，屠夫杜虞手殺王莽。他們怨恨王莽，搶着割屍體，却不懂割王莽頭有官做。王莽舊臣公賓見主人已死，有利可圖，趕快割莽頭送更始討賞，果然得了一個侯爵。更始遷都京城，諸將大擄掠，更始問他們得物多少，嚇得投降的老官僚面面相覷，說不出話。當時販夫鬻子都討個官做，搶來的繡花衣服，不論男女，檢美麗的穿上，在街市打架吵鬧。官僚士紳們大失望，各打別的主意，不幫助更始。赤眉軍進關，更始敗降，新市平林潰散。

東方起義軍——呂婆、赤眉、青犢、銅馬。

海曲（山東莒縣東）人呂婆，兒子呂育做縣吏，犯小罪被縣官殺死，呂婆財產幾百萬，釀美酒，買刀劍衣服。無賴少年來飲酒，不要錢，窮的送衣服，不要還。日久少年們想報答她，呂婆哭道，我不要錢，我要替兒子報仇，你們願意助我麼？少年們允許，聚集幾十百人。其中勇士徐次子等自號猛虎，同呂婆到海島招募亡命得幾千人，攻破縣城，斬縣官頭祭子。呂婆死後，衆并入赤眉、青犢、銅馬軍。

琅邪（山東諸城縣）人樊崇，有勇力，聚衆幾百人，佔據泰山，自稱三老。飢民羣盜歸附他，一年間得一萬多人。逢安、徐宣、謝祿、楊音等各起兵，共數萬人，推樊崇做首領。崇等被飢寒逼迫，搶掠求活，並沒有打天下的野心。後來人數擴大，口頭約定殺人抵命，傷人還報。其他文書號令旗幟隊伍等制度，他們全不知道。這些人生長農村，止見過鄉村大吏三老（近乎鄉長，比亭長大些）、從事（幹事）、卒史（司書），因此軍中最尊的稱三老，次從事，次卒史。相互稱巨人（大人）。用紅色塗眉，號稱赤眉軍。

赤眉寇河南境，戰爭很勝利，兵士們却哭着想回家鄉去。樊崇等計議，回去一定潰散，不如西攻京城，奪更始軍的地位。更始軍屢敗，赤眉軍增加到三十萬，每萬人爲一營，營置三老從事各一人。這樣，算是有些組織了。兵到華縣，用拈鬮法立牧牛小童劉盆子做皇帝，盆子年十五，披髮赤足，着破衣，滿頭流汗，見衆人對他跪拜，嚇得幾乎啼哭。樊崇等不會寫字，止有徐宣做過獄吏，大家公推他當丞相，其餘都封大官。更始投降後，盆子入居皇宮，臘日（十二月初八日）盆子坐正殿，樊崇等置酒大會，有一人出筆要寫賀片，不識字的羣起請他代寫，秩序紊亂。楊音拔劍大罵，「你們這夥老傭工，今天想講些君臣禮節，却被你們鬧翻了，小孩玩還不至此，都該打殺」。衆人聽了不服，互罵起鬨，兵士們跑進來搶酒肉吃，互相格鬥，衛隊上殿殺百餘人才平定。

赤眉兵貪財物，專事擄掠。地主富豪，各守堡寨，貧民飢餓，死亡無數。赤眉窮困乏食，引兵東歸，這時候劉秀居洛陽，做皇帝，攔住去路，赤眉軍潰散。

邯鄲賣卜人王郎，詐稱劉驚的私生子。更始時，土豪劉林、李育等擁他做皇帝，都邯鄲。河北州郡歸附他。劉秀攻邯鄲，王郎逃走被殺。

此外還有銅馬（首領東山荒、禿上、淮况等）、大彤（樊重）、尤來（樊崇）、五校（高扈）、檀鄉（董次仲）、五樓（張文）、富平（徐少）、獲索（古師郎）、高湖、重連、鐵脛、大槍、上江、青犢、五幡等部，衆合幾百萬人，陸續被劉秀擊破。

以上各部起義軍，新市、平林、赤眉最重要。他們純是農村飢民，被貪污殘暴的統治者逼得無路，不得不起義求生。他們沒有政治軍事知識，缺乏組織和紀律。貪財物，想回家，老皇帝姓劉，必得找個姓劉的做皇帝，不知道聯絡其他階層，利用他們的力量，充分表現農民的純樸性，保守性，自私性，狹隘性。所以擊破王莽政權後，起義果實，却落在豪紳地主兼知識份子劉秀的手裏。

劉秀勝利的的原因，主要是軍隊有紀律。不擄掠害民；號召恢復漢朝舊制度，得到統治階級的擁護；收羅人才，部屬都是統治階級出身的能幹人（雲臺二十八將，沒有一個貧民出身）；佔據河北作根據地，進戰退守，行動自由。他本人有知謀和度量。朱鮪謀殺劉縯，投降後待遇很好，對更始表示恭順，獲得經略河北的機會。赤眉攻入關中，他乘機佔領洛陽，截斷赤眉歸路，不折一兵，消滅一二十萬的大敵。他恢復漢朝，也恢復了所有舊制度。起義農民，一無所得。

第六節 東漢的政治與黨禍

在西漢成爲必需解決的土地奴隸問題，經大起義得到暫時解決。就是人民大量餓死、戰死、疫死、

流亡、土地荒廢，人口驟減，極殘酷的自然解決。

劉秀做皇帝，首先恢復三十稅一制度，貧農租用土地，自然還是十稅五。東漢土地兼井，比西漢更劇烈，荀悅說：「地主納稅輕到百分之一，貧農負擔，却超過十分之五，朝廷減稅，止是優待富豪罷了。」

劉秀在位三十三年，從二年到十四年，下過七次解放（有條件的解放）奴婢的詔書，詔書多至七次，正表示解放是句空話。十四年以後，直到亡國，凡一百七十八年，從沒有提起奴婢問題（僅劉隆（殤帝）劉祐（安帝）曾部份的「加恩」奴婢）。貧農應該當奴婢，已被認為公理（縣令至少要一個僕人，沒有奴，就得僱「客」，客的工錢每月一千，去縣令月俸的半數。舉此作例，所以官吏都需要養奴）。統治階級依靠什麼來維持政權呢？死刑六百一十條，雜刑一千六百九十八條，贖罪二千六百八十一條。叔孫宣、郭令卿、馬融、鄭玄等解釋法律的有十餘家，每家數十萬字，總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十三萬二千二百餘字，獄吏隨意引用，條文無限，人民一舉手、一動足，都有被殺被問的危險。

農民起義軍純樸忠厚，沒有被野心的知識份子利用，所以很快就潰滅。劉秀深感養士政策的重要了。做皇帝後第四月，就訪得七十多歲的老官僚卓茂，使作太傅（最大的官），封褒德侯。後來又訪得矯情有名的舊同學嚴光（光變姓名隱藏，却又熱天披羊皮袍釣魚，故意讓劉秀找着他），特別優禮。聘請全國著名儒生做博士（教師），建立太學，廣招生徒讀經書。他這種做法，對一代士風，很有影響。

劉莊（明帝）劉桓（章帝）都提倡儒學。劉保（順帝）以後，太學擴大到二百四十房，一千八百五

十室，學生三萬餘人。還有著名大師，在家授徒，郡縣學校，號稱「如林」（多得無數）。這樣多的學生，什麼是出路呢？自然是做官吏。東漢內外文武官七千五百六十七人，內外吏佐雜職十四萬五千四百一十九人。官吏俸給微薄，主要靠開私門，受賄賂，向人民自籌供養。

學生想做官吏，有所謂賢良方正、博士弟子、公府徵辟、州郡徵辟、孝廉、明經、將帥等途徑。其中孝廉徵辟，尤為做官得名的捷徑。州郡官舉孝廉，多憑權貴保薦，或取年少能報答主恩德的私人。內官公卿，外官刺史（州），守（郡），令（縣），都得徵辟名士做屬員，名士也感激知己，敬事府主，希望跟着升遷。當時有一首童歌說：「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不孝）。寒素清白濁如泥（不廉），高第良將怯如雞（被選為高等將才，胆小像雞）。」還有一首詩說：「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世俗昏暗，無澄清希望），順風激靡草（人無氣節，隨風傾倒），富貴者稱賢。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伊優（無恥人）北堂上（坐高堂），抗讎（抗直人）倚門邊。」選舉腐敗不平，可以想見。

東漢後半期皇帝，照例出賣官爵，劉宏（靈帝）在鴻都門張挂出賣內外大小官爵價格表，二千石賣錢二千萬文，四百石四百萬文，公一千萬文，卿五百萬文，窮官准許暫時賒欠，到職後加倍繳款。定價以外，還有折扣價目，額外價目，臨時價目，花樣很多。曹嵩買太尉，出錢一萬萬文。崔烈半價買得司徒（公），行禮時劉宏後悔，對左右說，我搗勸他一下，可以得一千萬。從皇帝到小吏，除了極少數廉潔正人，其餘全像豺狼般向人民吞噬。當時有「官就是戴帽狗」的諺語。

東漢皇帝多半短命，皇后抱幼子臨朝，號稱太后。她是年青寡婦，怕見朝廷官員，不得不用娘家兄弟，左右閹宦，處理國事。大抵外戚自恃親貴，驕橫擅權，無視幼主；幼主稍長，結納閹宦，奪回政

權，成爲外戚閹宦相互消長的慣例。劉志（桓帝）靠單超等五個閹宦殺死梁冀收回政權，超等都封侯爵，劉宏靠張讓、趙忠等十二個閹宦殺竇武，讓等也封侯爵。劉宏常說，張常侍（大閹宦稱常侍）是我的父親，趙常侍是我的母親。扶風人孟佗，交結張讓家奴，獻讓葡萄酒一斗，得做涼州刺史。宦官的父兄弟親戚朋友，都做州郡大官，人民冤苦，無法生活，終於激發農民起義，同時興黨錮獄，把當時忠臣義士名儒，幾乎殺逐一空。

太后、皇帝、外戚、閹宦四種民賊，把東漢攪得昏濁不堪，人民飽受殘虐，不是餓死，就是起義，統治階級裏面某些人士看到政權快要崩潰，企圖驅逐閹宦，挽救危亡，歷史上第一次學生運動出現了。

汝南太守宗資重用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委任功曹岑晷（音質）。范岑二人壓抑豪強，得罪閹宦，在郡很有名譽。太學生聽得二人行事，也不避權貴，議論朝政，大官們怕被批評，對他們很謙遜。學生首領郭泰、賈彪與名臣李膺、陳蕃、王暢互相標榜，聲勢更盛。妖人張成交接宦官，故意教兒子殺人，李膺做河南尹，殺成子抵命。閹宦大怒，誣李膺等收買學生，結黨危害朝廷。劉志捕李膺下獄，牽連名士陳實、范滂等二百餘人，稱爲黨人。陳實自投牢獄說，我不進獄，怕衆心動搖。范滂在獄打得血肉模糊，還是慷慨不屈，閹宦被輿論壓迫，大臣們也上表營救，黨人得釋放，終身禁錮，不許仕進，劉宏時閹宦又奏請逮捕黨人。劉宏年十四，問黨人是什麼。閹宦說黨人就是想造反的人。劉宏下詔逮捕。李膺說，我年已六十，還怕死麼？自往投獄。范滂在家聽說有吏來捕，跪別老母，老母說，你爲正義殺身，死可不恨。滂臨走教訓兒子道，我教你作惡吧，惡是不可作的；我教你爲善吧，我沒有作過惡，却

這次黨禍很殘酷，死一百多人，家屬發邊地充軍。全國正人君子，都被指為黨人，殺戮充軍禁錮又六七百人。後來張角領導農民起義，劉宏怕黨人與張角同謀，下詔赦罪。黨禍前後凡二十餘年，不是農民起義，大概還要鬧下去。

太學生徒三萬餘人，他們得官很不容易（有六十歲以上學生一百多人），而且官必須出錢購買，仕途更閉塞不通。在郭泰、賈彪等領導下：一時造成嚴峻的風氣，他們愛惜名譽，畏忌清議，不屑或不敢交結閹宦權貴，以免被清議指出士類。後來閹宦用暴力殺戮優秀學生，捕繫千餘人，剩餘的全是鄙賤無恥的庸人，為爭考試等第高下，甚至涉訟，也有私行賄賂，偷改蘭臺（皇室圖書館）經書文字，符合自己的私說，藉獲高第。他們不顧一切，止是想官做。農民起義，太學生徒，一個也沒有參加，這次黨禍，是統治階級裏面士人與宦官兩派的鬥爭，宦官派勝利，東漢政權的潰滅，也就無可挽救了。

第七節 東漢農民起義

劉秀剛取得政權，就遭遇規模很大的農民起義。建武十五年，他下詔各州郡檢查田畝戶口數目及人民年齡。官吏藉檢查名義，召集人民聚立田中，並搜查住宅村落，貧民受害不堪，至於攔路哭叫，官吏對豪強却特別庇護，任其隱匿侵佔。貧民冤屈過甚，被迫紛紛起義，攻劫豪強，殺戮官吏，郡縣派兵鎮壓，兵來民散，兵去民聚，郡縣束手無策。這次起義是全國性的，山東河北形勢尤其嚴重。到底劉秀有計謀，他用度田（查田）不實的罪名，捕殺十幾個郡太守，和緩人民的義憤。又令羣盜（起義人）互相告發，五人共斬一人，免罪；賞罰官吏按殺人多少作標準；起義首領免死，解送遠郡，給田地糧食，使

安生業。他這「以盜攻盜」的分化政策，果然生效，起義軍不久解散了。

劉莊劉烜劉肇（劉肇開始敗壞）三帝，似乎政治比較寬平些，歷史上不見起義的記載，大概當時沒有大規模叛變。

從劉祐到劉宏七十二年，發生民變六七十次（實際不止此數）。南至交阯，北及幽燕，東抵琅邪，西迄涼州，幾乎沒有一片平靜地方。起義人數和區域，也急速發展。而且起義行動，與西漢末不同。一起事就殺官吏，燒城邑，首領自稱皇帝、天子、太上皇、或無上將軍、平天將軍、柱天將軍，宗教色彩很濃，利用迷信組織民衆。這都說明東漢人民對統治階級怨仇比西漢更深，起義能力也比較有些進步。

人民不斷起義，能說是犯上作亂麼？當然不能。統治階級善於詐偽欺騙，像王符潛夫論所說：「凡今之人，言方行圓，口正心邪，行與言謬，心與口違（言行不符，口是心非），論古則知稱夷（伯夷）、齊（叔齊）、原（原憲）、顏（顏回），言今則必官爵職位。虛談則知以德義爲賢，貢薦則必以閥閱（有權勢人家）爲前」。被壓迫的人民，說假話騙誰呢？除了實行起義，總不會有其他生路。

黃巾軍起，把東漢腐朽的統治打碎了。

鉅鹿人張角自稱大賢良師，創立太平道教。教主手執九節杖畫符念咒，教病人叩頭，說出自己的罪過。給病人符水喝，病愈算是信道，不愈算是不信道。窮人生活惡劣，得不到醫藥，只好信從他，希望去病。角派遣學徒八人到全國各地傳教，十餘年間，得信徒數十萬。青、徐、幽、冀、荆、揚、兗、豫八州地方，潛伏勢力最大。角部署信徒爲三十六方（方好比將軍），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人，各設將領統率部屬。又散佈謠言說「蒼天已死（漢），黃天當立（角自謂），歲在甲子（甲子年），天下大吉」。

京城及州郡官府門上，都用白粉寫「甲子」二字（劉宏中平元年是甲子年）。

中平元年，大方馬元義等計劃先收荆揚二州數萬人，到鄴（河南臨漳縣西南）集中。元義往來京城，與常侍張讓、封諤、徐奉等交通，作為內應，約定三月五日，內外一齊發動。張角學徒唐周上書告密，元義被捕車裂死。封諤、徐奉陰謀發覺，劉宏怒責張讓等說：「你們常說黨人想造反，我聽從你們。重的殺死，輕的禁錮。現在黨人並不造反，你們却和張角通謀，該斬不該？」張讓等叩頭，都說這是常侍王甫、侯覽的事，與我們不相干。王甫、侯覽早已死了，劉宏也就不追究。張角知道事情敗露，通知三十六方同日起義。角自稱天公將軍，弟張寶稱地公將軍，弟張梁稱人公將軍。軍中都戴黃巾，所以當時稱為黃巾賊，又稱為蟻賊，因為人數衆多像螞蟻一樣。

黃巾二月裏起義，不過十來天，全國響應，到處焚燒官府，攻掠城邑，州郡長官，紛紛逃走。劉宏也恐慌起來，他一向信閹宦的話，這時候急了，召集朝臣會議，採納皇甫嵩意見，大赦黨人，發出賣官錢若干萬，招募精兵四萬餘人，命皇甫嵩（豪家出身）、盧植（儒生）、朱儁（縣吏）率領，討伐黃巾。劉宏喜歡在宮中或西園（賣官機關）玩狗。狗戴着賢冠，挂印帶子。進賢冠是文官的禮帽，前高七寸，後高三寸，長八寸。狗戴着這樣的帽子，有時在街上亂跑，有時同女人交配（劉宏的命令），真是侮辱官吏到極點。皇甫盧朱等人却替他出力，單皇甫嵩一人，殺黃巾二十萬以上。十一月，黃巾被他們擊平。第二年二月，劉宏加收天下田稅每畝十錢，補償上年移充軍費的賣官錢。

比黃巾起義較早有駱耀（在關中），與黃巾同年有張衡（在漢中）。駱耀教人「緇（遠）匿法」，大概是「隱身術」一類的妖術。張衡法術略同黃巾，治病要五斗米，稱為五斗米教。東漢農民起義，同

道教關係很密切，原因是農民生活困苦，窮極無聊，不得不向鬼神尋求援助，野心道士利用時機，妖言惑衆。他們既沒有政治理想，又沒有真實技能，所以開始時風動一世，稍久就不能支持。黃巾式的起義，東漢以後，歷朝繼續出現，農民愚昧無識，一次又一次地受他們的欺騙，犧牲極大，成就很小，完全證明農民沒有進步階級領導，起義決不會有好的前途。

黃巾敗後，河北農民紛紛起義，各部名號有黑山（山在河南滎縣西北，首領張牛角）、黃龍、白波、左校、郭大賢、于甄根（首領是大鬍子）、青牛角、張白騎（首領騎白馬）、劉石、左髭、丈八、平漢、大洪、司隸、綠成、雷公（首領是大嗓子）、浮雲、飛燕（首領張燕，腳手輕快）、白雀、楊鳳、于壽、五鹿、李大目（首領是大眼睛）、白繞、陸固、苦蠟、四營、屠各（胡族）、雁門（胡族）、烏桓（胡族）等等。大部有二三萬人，小部六七千，佔據太行山一帶，攻掠州郡，聲勢浩大。飛燕（本姓褚，繼張牛角作首領，改姓張）聯絡各部，衆至百萬，通稱爲黑山。後來飛燕和袁紹大戰數次，各部陸續被袁紹消滅，燕降曹操。

黃巾殘部及其他起義軍，此仆彼起，終東漢世沒有停止過。劉宏死後，閹宦全數被袁紹誅滅，軍閥混戰代替了農民起義。劉協（獻帝）先落在董卓手裏，後被曹操挾持，東漢名存實亡。劉協建安二十五年讓位給曹丕。從此中原屬曹丕（國號魏），四川屬劉備（國號漢），長江流域屬孫權（國號吳），造成三國分立的局面。

西漢初期，統治階級知道人民需要休息，所以採取黃老「清靜無爲」政策，讓人民自由兼併。經六七十年的安定，朝廷積累起極大財富，統治階級也繁榮富庶。同時貧民大量破產流亡，形成嚴重的階級對立。

國家統一是異常偉大的力量。統治階級爲和緩社會內部尖銳的矛盾，發動對外侵略，用戰爭來消滅過剩的人口。從劉徹征伐四夷，開拓廣大疆土，直到東漢滅亡，三百多年，始終保持對外侵略的政策。被招降或俘虜的異族人大量入居中國，供貴族地主們的奴役和驅使。

兩漢土地兼併，非常劇烈，地主對國家納稅三十分之一，東漢後半期，減輕到百分之一。借地耕種的農民，對地主負擔至少是十分之五或以上，這樣輕重懸殊的租稅，迫使貧民不得不破產當奴婢。土地和奴婢是兩漢最嚴重的社會問題。

西漢末年王莽企圖解決問題，提出了許多辦法，可是他沒有堅決執行的勇氣，被統治階級反對，就動搖而屈服。結果，各階層都攻擊他，劉秀在「恢復舊制度」號召之下，奪取了政權。

西漢農民起義軍，表現很大的原始性，組織力薄弱，幾乎止是一大羣飢民。劉秀稱贊（也許是諷刺）赤眉有三善：不改換舊妻；立姓劉人做皇帝；投降新君，不殺舊君。多麼純樸的農民道德！東漢起義首領，開始利用宗教迷信來組織農民，起義技術也比西漢進步。黃巾式的起義，在中國歷史上有悠久的影響。

軍閥混戰，代替了農民起義，東漢轉移到三國。

第三章 內戰時代——三國

——魏公元二二〇年至公元二六四年——

——蜀漢公元二二一年至公元二六三年——

——吳公元二二一年至公元二八〇年——

第一節 人民浩劫與三國的形成

農民起義軍如黃巾、黑山，止是殺官吏、掠財物，並沒有屠殺人民。大量屠殺人民，使生產破敗，戶口驟減，造成『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的慘象，完全是統治階級軍閥們的暴行。

劉協在位三十二年，起初董卓專權，後來曹操挾持，各軍閥割據土地，互相攻殺，東漢名存實亡。據歷史記載，殺人數目顯著可見的，不下幾百萬人。經這一次軍事大破壞，此後三四百年，沒有恢復過兩漢盛況，社會發展呈現出嚴重的停滯狀態。

董卓——隴西臨洮（甘肅岷縣）大土豪。性殘忍。曾大宴朝官，當衆殺降人數百，先割舌，次或斬手足，或鑿眼，或投鏊中煮爛，慘狀無限，卓飲食如常，好似沒有看見。河南尹朱儁討卓，卓遣部下李傕（音確）等屠殺陳留、潁川二郡，男女不留一人。某次派兵到陽城（河南登封縣），正是春季鄉村大廟會，卓兵突然包圍，男子頭全數割下，挂車轆車軸上，載婦女財物回洛陽，聲稱攻賊大勝。卓遷都長

安，先燒洛陽周圍二百里內城市村落，又燒城內宮殿宗廟府庫民家，驅人口數百萬入關。飢餓困頓，積屍滿路。富人殺死無數，貨物沒收。繁華的東都，變成一片焦土。

李傕等——卓部將。卓被王允、呂布殺死，傕等替卓報仇，攻破長安，焚燒屠殺，老少全滅。長安四周幾百里內，還有戶口幾十萬，傕等放兵掠奪，人民飢困，兩三年間，人相食略盡，幾百里不見煙火。傕等又互相攻擊，死傷用萬計算。

袁紹——汝南人。貴族。劉宏死後，紹殺閹宦二千餘人。佔據冀、青、幽、并四州，殺黑山數萬人。紹與曹操戰，被殺八萬人。紹死後子袁譚、袁尚互爭。曹操圍向根據地鄴，城中人大半餓死。

袁術——貴族。佔據揚州，自稱皇帝。術生活奢侈，賦役苛暴，江淮間人自相食，田園大量荒廢，呂布與術屢次戰爭，殺術軍數萬人。

公孫瓚——遼西令支（河北遷安縣）人。世家。名儒盧植的門徒。佔據幽州。青徐黃巾三十萬衆，入渤海（河北滄縣）郡界，瓚率步騎二萬人迎擊。斬首三萬餘級。黃巾逃退，瓚又追殺數萬人，俘虜七萬，財物車甲無數。瓚與袁紹連戰數年，瓚殺紹兵七八千，紹殺瓚兵二三萬。兩軍沒有糧食，都向人民掠奪，人民食青草活命，良田變成白地。瓚造大樓，搜括民穀三百萬斛，積儲樓內。

陶謙——丹陽（安徽宣城縣）人。儒生。佔據徐州。曹操父曹嵩被謙部下拾殞殺死。曹操攻謙，屠彭城（江蘇銅山縣）等五縣，殺男女數十萬人，屍體投泗水，水壅塞不流。關中人民避李傕亂，流徙徐州，全數遭難。

曹仁——曹操族弟。南陽人民苦賦稅過重，守將侯音與吏民共反曹操，仁屠宛，斬侯音。

軍閥混戰，養成一般人戰鬥殺人的習慣，例如劉表攻西鄂（河南南陽縣南），西鄂縣長杜子緒率縣民男女守城。南陽功曹柏孝長也在城中，起初聽到戰鬥聲，嚇得關上房門，用被蒙頭，不敢出氣。過了半天，稍敢露面。第二天早晨，敢扶着牆聽聲音，第三天，敢出房門打聽消息，第四五天，居然拿着刀上城戰鬥，他對杜子緒說，勇氣是可以學的。這說明統治階級能戰的人愈多，戰爭時期愈延長，人民死傷愈增加。

以上止是極簡略的記載，實際死喪還要多無數倍。大抵當時最富庶地方，也就是戰爭最激烈地方。東西兩京及其周圍幾百里，澈底破壞了，人口集中的黃河流域，千里無人烟了，鄴、宛等大都市，殺掠一空了，全國精華，在軍閥手裏成了灰燼。

在不可想像的軍事大破壞時期，社會裏最有權力的人怎樣生活呢？

皇帝——劉協從長安逃到安邑，住處沒有門戶，用荆棘作籬。百官朝見，兵士伏籬上，互相擠壓開玩笑。從安邑回洛陽，路上飢餓，張楊獻糧食，封楊做大司馬。宮女多數沒有衣服，或餓死，或流落逃散。

百官——劉協被李傕劫持，從官乏食，協求米五斛，牛骨五具。傕說，你有飯吃，要米幹什麼？給爛牛骨，臭穢不可食。協到安邑，從官吃棗和野菜。回到洛陽，窮餓更甚，官員自出打柴，往往倒斃在路上。

軍隊——各部軍隊都沒有糧食，餓了出去掠奪，吃飽作踐剩餘。袁紹軍在河北，靠桑椹生活，袁術軍在江淮，靠蚌蛤生活。二袁在當時算是富裕的軍隊，其他可想而知。曹操軍乏食，東阿（山東陽穀縣

東北）人程昱搜括本縣糧食，其中雜有人肉乾，供操三天軍用。很多軍隊，因餓自動潰散。

據說，孔融曾主張吃不認識的人，好比吃猩猩鸚鵡，不算有罪。孔融是否這樣主張，無從證明，程昱拿人肉乾給曹操，却是事實。軍閥們剝削人民，釀成大亂，又借平亂為名，爭奪私利，不但殺人，而且吃人。軍閥們罪惡滔天，真是孟子所謂「率獸食人」。建安七年，曹操下一道命令說「吾起義兵，為天下除暴亂，舊土人民，死喪略盡，國中終日行，不見所識，使吾悽愴傷懷」。誰鬧成「死喪略盡」的悲慘景况呢？

中原地區變作屠場，人民不是被殺被吃被虜，就是逃避比較偏遠的地方，苟延生命。

遼東——公孫度佔據遼東，東伐高句驪，西擊烏桓，威行海外，中國人到遼東避難的很多。

漢中——道士張陵學道鶴鳴山（在四川崇慶縣），創五斗米教。陵子衡，曾在漢中起義。衡子張魯，佔據漢中，自號師君。學徒起初稱鬼卒，信道深的升做祭酒，率領部衆，位次更高的稱治頭大祭酒。祭酒所在地各設義舍（旅店），義舍裏放着義米義肉，行路人隨意食宿，不取報酬。人民犯罪，原諒三次，最後犯罪才用刑，犯小罪罰修路一百步。禁酒，春夏兩季禁殺生物。祭酒管理政治，不別設官吏。張魯用宗教組織民衆，雖說迷信，比殺人吃人的那些「暴亂」及「除暴亂者」，多少還站在人民利益方面，所以本地居民和蠻夷都擁護他，關中人民從子午谷（山中小路）投奔他的數萬戶。張魯統治漢中三十年，被曹操攻破。

益州——劉焉佔據益州（四川），南陽及關中人民數萬戶流入益州，焉強迫編作軍隊，號東州兵，作為壓迫益州人民的主要武力。

荆州——劉表佔據荆州（湖北），關中及竟豫名士千餘家投奔他。海內俊傑，大抵流寓荆州，諸葛亮就是其中之一，普通流民多至十餘萬戶。

江東——漢末大亂，名士如周瑜、魯肅、張昭、諸葛瑾、呂蒙等流寓江東，後來助孫策、孫權建立吳國。孫氏所用文武官吏，很少是江東土著。

交州——西漢末，士燮六世祖避難交州（安南），至燮做交趾太守。董卓亂起，中國士人百餘家投奔交州。

鮮卑——軻比能本是鮮卑小酋長，部落近邊塞，袁紹據河北，中國人多投奔軻比能，教他造兵器甲盾，並學中國文字制度，軻比能成鮮卑強族。

人民大死喪大流徙的結果，中原戶口十不存一，曹操削平羣雄，統一北方，佔有十二州土地，人口却止抵得漢時一州或一大郡。四百年來統一的漢朝，此時不能不分成三國。

黃河流域是人力財力文化政治的中心地區，現在中心地區被破壞了。孫權佔據揚、荆、交、廣四州、劉備佔據益、涼二州，單獨一國，固然敵不過佔據中心地區的魏，兩國協力，却是攻守有餘。諸葛亮、魯肅都深切主張蜀吳合作，共同反魏，他們確是有遠見的政治家。

漢末歷史證明，內戰是最可怕的罪惡，幾百年積累的經濟、文化、人口，當不住內戰殘酷的破壞，所以發動內戰的野心軍閥，應該永遠被歷史咒罵。

富春（浙江富陽縣）人孫堅，世代做郡縣小吏。堅從朱儁攻黃巾，積軍功封烏程侯。袁術佔據揚州，使堅擊劉表，被表部將黃祖射死。長子孫策年幼俊英，交結豪傑，與周瑜、張紘友善。策說袁術願助術平定江東，術付還堅舊部千餘人馬數十匹，策渡江攻揚州刺史劉繇，繇敗走。策軍令整肅，民間雞犬柴果，一無所犯，大得民衆歡心，郡縣官吏，相率降附。策奪得會稽（浙江紹興縣）、丹陽（安徽宣城縣）、豫章（江西南昌縣）、廬陵（江西吉安縣）、吳（江蘇吳縣）、廬江（安徽廬江縣）六郡。破廬江時，獲得袁術部下百工及鼓吹（音樂隊）部曲（類似奴隸的親兵）三萬餘人。袁術曾在壽春（安徽壽縣）做皇帝，中原技術工人多因避難投奔到壽春。術死，大將張勳等率衆逃廬江。孫策這一次虜獲，對江東工業建設，有巨大意義，所以他很重視，送工人到根據地吳郡居住。策已平定江東，計劃襲擊曹操，遇刺客受傷死。年二十六。

策死，弟孫權繼位，文武官吏有張昭、周瑜、程普、黃蓋、呂範、魯肅、諸葛瑾等人，吳國基礎，逐漸鞏固。建安十三年，荊州牧（州長）劉表死，曹操驅大兵攻荊州，表子劉琮降操。操得荊州水軍，聲勢更盛。寫信給孫權說：「我整頓水軍八十萬，同你到吳郡狩獵」。孫權部下衆官驚慌失色，張昭爲首的一羣文官，力勸權降，理由是用卵擊石，一定破敗。會議中止有魯肅不發言。

當初魯肅聽說劉表病死，對孫權說，荊州地勢重要，劉表二子不和，勢不能自保，劉備寄寓在那裏，可勸備安撫表部衆，與吳同心一意，共敵曹操。權遣肅往荊州，琮已降操，肅備在當陽（湖北當陽縣）會見，商議孫劉合作的大計。肅同諸葛亮來見孫權，約定協力擊操。此時張昭力主投降，孫權狐疑，失了主意，魯肅請權召還周瑜共商和戰，周瑜先受命去番陽（江西鄱陽縣），回來對權說，操軍號

稱八十萬，其實不過二十餘萬，請給我精兵五萬，包為將軍破賊。

周瑜將精兵三萬，進到赤壁（湖北嘉魚縣）用火攻大破曹操軍。周瑜、劉備水陸並進，操引殘軍逃走。赤壁大勝，是決定三國局勢的主要戰爭。周瑜不久病死，魯肅代瑜執政，勸孫權借荊州給劉備。曹操正在寫字，聽得這個消息，手中筆不覺掉在地上。魯肅認清誰是共同敵人，所以誠心幫助劉備，不像周瑜狹隘妬忌，止顧自己的利益，忽視曹操的強大，不惜用卑污方法——想用美女玩好，腐化劉備——阻止劉備的發展，實際是替曹操造滅吳的機會。魯肅識見，比周瑜遠大得多。魯肅死，後孫權奪還荊州，與劉備失和，怕曹操襲擊，上表請降，甚至無恥地勸操做皇帝。曹丕篡漢，封權做吳王，權俯首稱臣，不敢不受。這完全證明破壞蜀吳合作，勢必投降敵人。

建安二十五年（二二〇）曹丕篡漢，建立魏朝。接着劉備在蜀稱帝。孫權也想做皇帝，又不敢得罪曹丕。丕派人命權立誓效忠，並送長子到魏作保證。權上表哀求饒恕，曹丕不答應，出兵來征討。權危急，只好向劉備講和，與魏連戰兩年，魏兵才退去。

孫權做吳王七年，改稱吳皇帝（二二九），建都建業（南京）。蜀漢承認他的位號。約定互相援助，同討魏賊，成功後平分中國。這當然止是一種外交上的辭令，實際孫權對魏防禦，對蜀無時不想乘機進攻。可是他內部弱點很多，忙着維持自己的地位，不能完成他的野心。孫權的政治，主要的是：

造謠言——要證明自己命該做王做帝。經常造「黃龍出現，鳳凰出現，麒麟出現，赤烏出現，白虎出現，嘉禾生，甘露降」等等謠言。甚至敬禮妖人王表，請求降福。

據人口——憑年動兵殺人，需要補充人口。民間傳說大海中有夷洲、瑛洲，洲上居民是秦始皇時徐

福帶去的童男女的後裔。權派兵萬人，求夷洲，賣洲；據說得夷人數千回來。又常浮海到遼東擄掠男女。

殺賢能——權性猜忌多疑，對臣下嚴刑殺戮。邊境守將，必須留妻子家口在都城，叫做保質。專用貪污卑鄙人，才名盛大的如沈友、張溫等，認為自己不能用，借罪名殺害。當然，他的子孫學他，殺人更兇暴。

伐山越——山越是蠻族，伏居丹陽一帶深山中，不納租稅。孫權想征服他們當兵納糧，進行長期的侵略。權曾對張溫說，如果山越平定，就要大舉攻蜀。可是山越的英勇反抗，迫使孫權無力發揮他的野心。

孫權死後（二五二），幼子孫亮繼位。亮被廢黜（二五八），權第六子孫休繼位。休死（二六三），權會孫孫皓繼位。皓粗暴淫兇，專用陰險小人，尋人罪過，大臣及宗族，幾乎被他殺盡。魏攻蜀，皓止是虛聲援救，却在國內用剝面皮鑿眼睛等酷刑殺人。窮兇極惡，全國怨恨。晉武帝司馬炎利用蜀漢水軍，遣大將杜預、王渾、王濬並進攻吳，吳兵不戰潰散。孫皓自己綑綁，頭上塗泥，抬着棺材，投降司馬炎。吳亡（二八〇）。

這是破壞蜀吳合作，信任小人，殺害賢良，虐待民衆的應有結局，也是對內兇暴；一定對外屈服的確切證明。

第三節 蜀漢始末

劉備，涿縣（河北涿縣）人。遠祖是漢宗室，封侯爵。備幼孤貧，隨母販履織席爲業。年十五，與公孫瓚師事名儒盧植，略通經學。性沉默不多說話，喜怒不表現在面上，別人有長處，不存妬忌心。大商人張世平、蘇雙等見備性格非凡，贈送很多財物，助備聚衆。

黃巾起義，各州郡強族大姓，地主土豪，紛紛舉兵擊黃巾，自號義兵。劉備也舉兵響應，勢力逐漸擴大。先從公孫瓚攻袁紹，後歸陶謙禦曹操，謙死，備得徐州，與袁術戰，呂布襲破下邳（江蘇邳縣），虜備妻子。備軍乏糧，吏兵自相殺食，窮餓不能生存，向布求和。布見備軍勢又振，率兵來攻，備敗歸曹操。受劉協密旨謀殺操，發覺後逃奔袁紹，後又去紹歸荊州劉表。曹操曾無意中對備說，天下英雄，止有你我兩人，袁紹等輩算不得什麼。因此操認定劉備是大敵，親自追逐，不讓他立足停留。呂布、袁紹、劉表也都心懷疑忌，防止他發展，劉備到處做客，得不到土地，在當時軍閥中，聲名最大，勢力最弱。

陽都（山東沂水縣）人諸葛亮，年二十六，避亂隱居隆中（湖北襄陽縣西），劉備三次往見，懇求出山相助。亮說，曹操孫權，都已造成實力，應該結好孫權，同抗曹操。劉表劉璋，庸弱無能，如果取得荊益兩州，內修政治，外和東吳，坐看時局變化，一軍從荊州北攻宛洛，一軍從漢中進取關中，漢室危亡，還可挽救。劉備大喜，請亮做軍師。

曹操攻破荊州，備與孫權合力大戰赤壁下，操敗退。周瑜佔領南郡（湖北江陵縣），分南岸地給備。備駐軍油口（湖北公安縣），攻取武陵（湖南溆浦縣）、長沙（湖南長沙縣）、桂陽（湖南郴縣）、零陵（湖南零陵縣）四郡。孫權看了害怕，周瑜勸權軟禁劉備，分散關羽、張飛，消滅他的勢力。孫權又

怕曹操再來，沒有幫手，不敢採用瑜計。周瑜死，魯肅勸權借備江北四郡，備因此得荊州全部。備留關羽鎮守襄陽，自率步兵數萬入益州。建安十九年，劉璋降備。益州人物殷富，地勢險要，劉備奔走二十餘年，才得到這個地盤。

孫權見備已得益州，派人索還荊州。劉備答應取得涼州（甘肅）後，歸還荊州，孫權忿怒，使呂蒙襲奪長沙、零陵、桂陽三郡。備引兵來公安，曹操乘機攻入漢中，備與權講和，平分荊州，還軍擊操，連戰兩三年，操軍敗退，備自稱漢中王。同時關羽在荊州，聲勢大振。

關羽圍攻樊城，魏守將曹仁被困危急，曹操遣于禁督七軍救仁，羽斬魏將龐德。禁大敗降羽。河南反曹民軍，受羽委任官號，紛紛起事。羽威震華夏，中原搖動。曹操議放棄許都（魏都許，河南許昌縣），遷徙河北，司馬懿獻計道，關羽得志，孫權一定不願意，可派人說權攻羽後路，允許割江南封權，樊城自然解圍。曹操從懿計，孫權果使呂蒙襲破江陵，虜羽士衆妻子，羽軍潰散，羽走，被吳將潘璋殺死。權送羽頭給曹操，表示服從命令，據『蜀記』說，關羽將出兵攻曹仁，夢中被豬咬壞了腳。這當然是『蜀記』假託的寓言，意思是說孫權貪而又蠢，行爲同豬一樣。

建安二十五年，曹丕篡漢，劉備在蜀稱帝（先主），建都成都。備恨孫權殺羽，率大軍伐吳。吳蜀相拒七八月，吳將陸遜用火攻，大敗備軍，備逃回白帝城（四川奉節縣）。孫權被魏討伐，又聞劉備在白帝，不問成都，怕兩面受敵，遣使見備請和。備許諾，兩國又通使往來。孫權貪私，關羽驕傲，劉備躁急，都忘了大敵當前，應該和解合作的大義，兩國戰爭，止是便利了曹魏。

劉備在白帝城病死。子劉禪（後主）繼位，年十七歲。丞相諸葛亮全權輔政。亮料孫權將有陰謀，

遣鄧芝去通和好。權果狐疑不見芝。芝上書說，我來也爲了吳，不單爲蜀，請賜見商議。芝告權道：吳蜀相助，好比唇齒，進可以并兼天下，退可以鼎足三分，你如果還認降魏爲得計，魏定要你入朝，要你送兒子作担保。你不聽從，魏下令討叛，蜀也順流而下，那時候江南危險了。權想了好久，說：你的話很是。從此蜀吳連和，彼此不相侵犯。諸葛亮得專力對魏。

魏聞劉備死，司徒華歆、司空王朗、尚書令陳羣、太史令許芝等一羣棄漢降魏，棄魏準備降晉的無恥名士，各寫信給亮，大談天命人事，勸蜀投降稱臣。亮一概不理，發表一篇文章叫做正議，作爲答覆，大意說，你們說的全是廢話，大人君子不會像你們這樣無聊的。兵法說：『萬人必死，橫行天下』，何況蜀有數十萬大兵，正名伐罪，勝利可必呢！

亮整頓內政，獎勵農耕，息民練兵，準備大舉。南方諸郡（雲南）叛亂，亮率衆征伐，所向克捷。大豪孟獲，向來爲夷漢人所推尊，亮採用馬騶（音縮）『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的建議，與孟獲戰，七縱七擒。獲最後心服道，諸葛公天威，南人不再反了。夷人納稅安居，蜀漢內部平定。

亮息民五年，魏率諸軍北駐漢中。劉禪六年春，亮攻祁山（甘肅西和縣西北），陣勢整齊，號令嚴明。南安（甘肅隴西縣）、天水（甘肅天水縣）、安定（甘肅定西縣）三郡叛魏響應。魏國朝野恐懼，曹叡（魏明帝）自率大軍來抵禦，先鋒馬謖違亮節度，被魏戰敗，亮退還漢中，上表請貶官三等。七年，拔魏武都（甘肅成縣）、陰平（甘肅文縣）二郡。亮連年征伐，都因糧盡退軍，決心在渭河旁分兵屯田，準備入關。不幸發病卒。年五十四。

亮原來計劃，是佔有荊益，和吳攻魏。荊州被孫權奪去，蜀勢孤弱。每次出兵，魏用全力抵禦，魏兵常多四五倍，所以亮雖然智謀無敵，却不能有什麼成就。

史稱亮有巧思，造木牛流馬，轉運軍糧，這也許是誇大的傳說，未必實有。他確製造一種連弩，十矢俱發，號稱奇巧。蒲元給他造刀三千口，用竹筒裝鐵珠，舉刀斫筒，如斷芻草。煉鋼術進步，大概由於他的獎勵。

亮曾上表劉禪說：「臣家在成都，有桑樹八百株，薄田十五頃，一家可以溫飽。臣隨身衣食，公家發給，決不增長私產尺寸」。亮事劉禪忠敬，出於至誠，禪做太子時，亮親抄韓非子等書送給他。希望他做個能幹的皇帝，絕對沒有自恃才能，把持政權的意思。世俗流傳亮認「阿斗」（小說說傳禪小名阿斗）無能，自己攬權到死，這是對諸葛亮的一種侮辱。

亮死後二十九年，魏司馬昭遣鄧艾鍾會攻蜀，劉禪聽名儒譙周勸告，降司馬昭，蜀亡（二六三）。

第四節 曹魏始末

曹操，譙縣（安徽亳縣）人。祖父曹騰，漢劉志時做大閹官。父曹嵩（騰的義子），家產極富，官至太尉。董卓擅權，操在陳留（河南陳留縣）散家財招募徒衆。陳留紳士衛茲出錢助操，得兵五千人，準備起事。

起初董卓封操做饒騎校尉，操辭官改姓名逃歸鄉里。路過成皋（河南汜水縣），訪友人呂伯奢，伯奢不在家，五個兒子出來殷勤招待。操懷疑他們，夜裏把呂家八口一起殺死。臨走「寧可我害人，不要

等人害我」。這就是曹操一生行動的指南。

各州郡長官聯盟討董卓，合兵十餘萬，推袁紹做盟主。他們討卓止是一種召號，真意在爭奪權利，割據稱雄，軍閥混戰從此開始。曹操參加聯盟，因不滿袁紹等行爲，率部獨立發展。青州黃巾入兗州，操與兗州刺史劉岱合力擊破黃巾，得降兵三十餘萬，男女百餘萬口，選拔精銳，擴大軍隊，這是曹操獨霸中原的初步勝利。

劉協顛沛流離，困在洛陽，軍閥們誰也不重視他。曹操親到京都，保衛天子，藉口洛陽殘破，遷都許。建立宗廟社稷，恢復漢朝制度，改元建安。操得大將軍承相等名號，地位高出一切軍閥，行動都算名正言順，「挾天子以令諸侯」，造成政治上極大的優勢。

東漢豪強長期兼併的結果，名宗大族，佈滿全國，他們築堡壘，聚宗族，招集徒黨，叫做賓客，役屬佃戶，叫做部曲。這種地主武裝，鎮壓農民起義，擁護軍閥政權，起了很大的作用。劉備孫權，都得到他們的助力，曹操所得更多。如李典宗族部曲三千餘家，一萬三千餘人，許褚聚少年及宗族數千家，任峻收宗族賓客家兵數百人，呂虔將家兵守湖陸（山東魚臺縣），李通率親戚部曲攻破周直部衆二千餘家，張赤部衆五千餘家。這些北方地主武裝，大都歸附曹操，構成曹操政權堅固的基礎。

各軍閥最感困難的是民散田荒，軍隊乏食。曹操遷漢帝到許，當年就創立屯田制度。興修許地河渠，開闢稻田，募農民耕種，一歲得穀百萬斛。按照戶口數目，比較墾田多少，作為賞罰地方官吏的標準。各州郡徧設田官，到處積穀，大軍出征，不必運糧。當時鐵的生產，大遭破壞，改鐵製刑具爲木製，足見鐵非常缺乏。舊法治鐵用馬排（風箱），一百匹馬力，製成一石（一百二十斤）熟鐵，用人

排，費力更多。韓暨做治官，利用河流造水排，省費三倍，六七年間，器用充實。張既做雍州刺史，教隴西、天水、南安三郡富豪作水碓。梁習到上黨取木材，置屯田都尉二人，領客（僱農）六百夫，耕種路旁，供人牛費用。曹操對農耕特別重視，所以食足兵強，所向克捷。某次行軍，經過麥田。下令：損壞田麥處死刑。他自己的馬躍入麥中，教部屬議罪。算是主帥不可自殺，割髮置地上當作斬首。這自然是他的騙人權術，但也說明他對農耕的注意。

盤據河南的軍閥呂布、張繡、袁術等先後被操攻滅。袁紹佔河北四州，擁兵十餘萬，武力比操強大。操渡河擊紹，大戰五年，殺紹主力軍八萬人。某次戰爭，甚至來不及割紹軍戰死人首級，改割人鼻和牛馬唇舌，作為戰功的憑證。操奪得河北土地，禁止厚葬，嚴禁豪強兼并，令人民納田租每畝四升，每戶出絹二匹，綿二斤，不許額外多取。以前袁紹部屬任意奪田，強迫農民代出租賦，賣子破產，不夠賠累，曹操這一法令，多少給農民解除些痛苦，因此河北成了曹操的根據地。

建安十三年，操在荊州大治水軍，想順流下取孫權，屯軍赤壁，心驕氣揚，以為一舉可以平定江東，統一中國。不料劉備、孫權，合力猛攻，操軍大敗，退出荊州。此後屢次伐吳，不能取勝。劉備奪得益州，建立蜀漢，操攻入漢中，又被備驅退。曹操兩次戰敗，形勢上不得不三分天下了。

曹操知道三國相持是長期的，軍事以外，應該作篡漢的準備。他先教劉協封自己做魏公，位在諸侯王上。又教劉協封自己做魏王，用皇帝儀仗。本來土地人民，都歸曹操所有，漢帝止存空名號，現在名號也相差極微，隨時可以代做皇帝。無恥的孫權，上書勸操稱帝，操對羣臣說：這小兒想騙我蹲在爐火上麼？羣臣都說孫權的話很對。操說：我如果該受天命，我要學周文王，讓我的兒子做皇帝。建安二十

五年操死。太子曹丕常年就教劉協讓位給自己，建立魏朝。

曹操有二十五個兒子，他活着的時候，兒子們搶太子名位，爭鬥很激烈。長子曹不能裝孝順的樣子，終於獲得繼承權。曹操剛死，曹丕就把操寵愛的妾侍都取過來。氣得他的生母卞太后，大罵「狗鼠不吃的東西，該死！該死！」不做皇帝後，對爭位的同母兄弟曹植、曹彰，怨仇極深。他和曹彰在卞太后屋裏下圍棋，同吃棗子，有些棗子帶中藏着毒藥，他揀好的吃，曹彰不知道，中毒暴死。他又想害曹植，卞太后竭力救護，幸得免死。

曹丕封兄弟們都做國王，防範却非常嚴密。曹植封東阿王，給兵一百五十人，全是六十至七十歲的老夫，其中臥床不起、僅存呼吸的三十七人，半身不遂、癆病、聾子、瞎子二十三人。諸王游獵不得過三十里，不得互通聘問，不得到京都。各國派有監視官，專尋諸王過失，輕罪受罰，重罪賜死。

曹操暴虐，但生活還不甚奢侈。曹丕暴虐而又奢侈，自然，人民痛苦更增重了。丕剛登帝位，就向降臣孫權要大貝、明珠、象牙、犀角、玳瑁、孔雀、翡翠、鬥鴨、長鳴雞、雀頭香。農民租稅，不能滿足他的貪慾，他教各州郡農官，撥出一部份吏民經營商業，求加倍的利息，剩下田地，強迫農民代耕；納加倍的租稅。漢律：「罪人妻子沒為奴婢，黥面」。罪人子孫永遠而上刻黑字做奴婢，本是古代傳下的暴法，曹丕更進一步，不僅剝削奴婢的子孫，並剝削將死的老奴婢，他制定法律將七十歲或殘廢老病不中用的官奴婢發到市上售賣，誰買與鬼為鄰的奴婢呢？還不是硬派給沒勢力的人民！

經軍閥們長期混戰，全國生產力遭受大破壞，中原地區尤甚。劉備鑄值百大錢，孫權鑄值五百及值千大錢，曹丕索性廢五銖錢，令百姓用穀帛作交換媒介，曹叡時生產力逐漸恢復，五銖錢又行用起來。

曹丕的兒子曹叡，暴虐奢侈比丕更甚。他大量養鹿，奪取廣大農田算是牧場，人民殺鹿處死刑，沒收財產入官。叡時有著名巧人馬鈞，利用水力發動機，使木人擊鼓吹簫，跳丸擲劍，緣繩倒立，出入自在；舂米、磨穀、鬥雞，變巧百端。又改良發石車，大石數十懸輪上，用機鼓輪，飛石接連擊敵城。曾用礮試驗，能飛數百步。他主要的功績是改良翻車，兒童轉車機，水連續上升，功效比普通水車高百倍。又改良織綾機，舊綾機五十纒要五十躡，六十纒要六十躡，鈞改爲十二躡，節省時間，出品更精。耕織機械的進步，促使中原地區富力增加，奠定西晉滅蜀吳兩國的經濟基礎。

曹叡在位十三年，死後政權落在司馬懿手裏。過了二十七年，司馬懿教魏帝曹奂讓位，建立晉朝。魏亡（二六四）。

簡短的結論

東漢官吏貪污，豪強兼并，政治黑暗，刑罰殘暴，人民受極端嚴重的壓迫，無法繼續生活。黃巾黑山起義，當時歷史記載止說他們殺官吏，燒城邑（富豪大商賈居城邑），並沒有殺害平民，破壞生產。足見農民起義，純屬自衛性質。

統治階級的軍閥們，却借皇室統治權動搖的機會，擁兵爭奪權利，燒殺擄掠，無惡不作，戶口驟損十分之九，良田全成荒地，人口密集的中原地區，千里不見烟火，軍閥的內戰罪行，真使人傷心慘目。他們屠殺人民，還說自己替人民除暴亂。

長期混戰中，曹操獲得黃河流域的統一。他在赤壁漢中兩次敗北，再不敢輕率大舉進攻（他認長江

是天塹，漢中是天牢地獄。吳蜀，軍事上形成三個武裝集團。吳蜀兩國出產鹽鐵，糧食足用，在經濟上也形成三個獨立集團。吳蜀人口比魏少，因吸收大量中原流亡人，文化技術也各能自立。這樣，就出現三國互爭的時代。

吳蜀合作，協力抗魏，是吳蜀必須採用的策略。孫權貪私，破壞聯盟，弄得本身狼狽不堪，諸葛亮「恢復漢室」的計劃也被他毀滅。

中原經五六十年相當的安定，實力又超過吳蜀兩國，在司馬氏統治下，中國又得到統一。

第四章 外族侵入時代——兩晉

——西晉公元二六五年至三一六年

東晉公元三一七年至四一九年——

第一節 三國統一後的經濟狀況

曹叡死，子曹芳（年八歲）繼位，司馬懿與魏宗室曹爽同輔幼主。懿爽爭權，懿殺爽，政權全歸懿手。他的兒子司馬師、司馬昭都很能幹，懿妻張春華，年老色衰，懿生病，春華來問候，懿罵道，老物討厭，出來幹什麼？春華慚愧絕食，要自殺。子師昭也絕食。懿大驚，趕快向春華謝罪。對人說，老物死了不足惜，怕好兒子吃虧。懿刻薄殘忍，即此可見。懿死，師昭相繼擅權，準備篡奪。他們父子殺人比曹操更慘酷，手段比曹操更卑鄙，連他們自己的子孫司馬紹（東晉明帝）聽講開國歷史，也羞得臉覆床上，說，這樣講來，晉朝命運，那能久長！昭死，子司馬炎當年篡位（二六四）。曹操父子對漢的故事，司馬氏照樣重演一次，這就成立了晉朝。

蜀漢亡時有戶二十八萬，男女口九十四萬，將士十萬二千，吏四萬，米四十餘萬斛，金銀各二十斤，帛數十萬匹。吳亡時有戶五十二萬三千，男女口二百三十萬，兵二十三萬，吏三萬二千，米穀二百八十萬斛，舟船五千餘艘，後宮婦女五千餘人。魏亡時，與蜀通計民戶共九十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三，男

女口五百五百三十七萬二千八百九十一（除去蜀戶口，魏原有戶六十餘萬，口四百餘萬）。這就是三國人民物力的對比，也就是蜀吳被司馬氏吞併的主要原因。

司馬炎做了二十六年皇帝，他對土地賦稅奴僕佃戶規定如下的制度：

王侯限田——國王公侯，京城得有住宅一所，近郊田大國十五頃，次國十頃，小國七頃（在本國佔田並無限制）。

官員佔田——官品第一至第九，各按貴賤佔田。一品佔田五十頃，二品四十五頃，每品遞減五頃，至九品有田十頃。一品別賜菜田十頃，二品八頃，三品六頃。

戶調——丁男一戶，每年納絹三匹，綿三斤。女及次丁男立戶，納半數。有些邊郡止納三分之二，更遠納三分之一。夷人每戶納布一匹，遠地或納一丈。男子（戶主）一人佔田七十畝，女子（主婦）三十畝。非戶主的丁男（男女年十六以上至六十歲為正丁）課（課稅）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十五以下至十三，六十一以上至六十五）比丁男減一半，女不課。十二以下，六十六以上為老小，不課。

邊遠夷人——不課田。每戶繳納義米三斛，較遠戶五斗，極遠戶繳納算錢每人二十八文。

蔭親屬——按官品高卑，得蔭親屬，多至九族（上自高祖下至玄孫），少至三族。宗室國賓（魏帝）聖賢後代，士人（名門世家）子孫也得按高卑蔭親屬。被蔭人得免課役。

蔭客——又得蔭衣食客（與奴類似的僕役）及佃客（農奴）。六品以上得蔭衣食客三人，七八品二人，九品及不入品的吏士一人。一品二品蔭佃客不得過五十戶，三品十戶，四品七戶，五品五戶，六品三戶，七品二戶，八品九品一戶。魏朝給公卿以下租牛和客戶，各有定數，晉繼承魏的制度。佃客本是

官奴（罪人），分給品官以後，成爲農奴的身份。東晉末年曾發「免奴爲客」人當兵，這種從官奴轉化的客戶，名額有定，政府必要時也得借用。別一部份是窮人避逃重役，投奔勢家作佃客。近邊郡縣，招募或強迫胡人當佃客，勢家豪族擁佃客數百或數千。朝廷雖立限制，未必實行。

這種制度，完全爲便利貴族官僚世家大族而設，名義上規定佔田最高額，實際成爲佔田最低額。他們得蔭宗族，又得蔭佃客，勢力既大，負擔極輕，豈有不事兼并的道理。強弩將軍龐宗有田二百頃以上，劉友山壽司馬睦武陟各佔官稻田，王戎廣收園田水碓，周徧天下，石崇水碓三十餘處，蒼頭（奴）八百餘人，其他財物田宅數量相當，足見擴大田產，並無限制。當時地廣人稀，分給民戶土地，本是可行，但按之事實，却不盡然。貴族官僚各有大量佃客，如果人民平均分配土地，佃客從何而來。司馬衷時，張方搜括京城官私奴婢，止有萬餘人，足見奴隸數量並不很多，貴族主要是靠佃客作剝削對象。魏晉慣例，用官牛耕官田，官得六分民得四分，用私牛耕官田，官民對分。如果人民分得土地，又何必耕種官田。兩漢三十稅一，叫做田賦，人出一算，叫做口賦，晉制似乎并田賦口賦爲一，所謂七十畝五十畝，止有計算賦稅的標準，並非一定實有此數（這種定田收租制度，到東晉末才廢除）。東晉司馬衍（成帝）時田稅每畝米三升，如果西晉也按三升取稅，不論有田無田，每一戶主納米二斛一斗，丁男一斛五斗，這與不論是否養蠶，每戶納絹三匹，同一事例。司馬炎曾借牛三萬五千頭給兗豫兩州人民，收穀以後，每頭償穀二百斛，得七百萬斛。借官牛一頭，能償穀二百斛，那末，每戶每年納米五六斛（每戶約四五人）負擔不算很重了。晉書食貨志說當時天下無事，賦稅平均，人民安居樂業。也許是事實。

漢末董卓鑄小錢，錢輕物貴，穀一斛值數十萬。曹操廢小錢，用漢五銖，又不鼓鑄新錢，因而錢少

價高，穀價跌落不止。曹丕廢五銖，改用穀帛作交易媒介，商賈用水溼穀並造薄絹牟利，農民大困。曹叡鑄五銖錢，西晉沿襲不改。漢末大亂以後，經濟破敗，銅產量極少，錢價昂貴，晉初公卿大臣致仕，皇帝賜養老錢不過百萬，死後賜喪葬錢不過三十萬，比漢朝賜錢動輒幾百萬或一二千萬，富力相差很遠。

晉代貴族專政，自矜門第清貴，對商賈非常賤視。法令禁止遊食商販，又規定商賈著白頭巾，寫姓名及出賣物品貼額上，一脚白鞋，一脚黑鞋。這種裝束，含有侮辱的意義。石崇做荊州刺史，殺奪商客貨物致巨富，政府不以為非，反升官做大司農。商賈地位低微，財產生命，沒有法律的保障。可是皇宮的西園，却經營商業，出售葵菜、藍子、鷄、麵等物，足見賤商的本旨，還是在剝削自利。

晉滅吳，吳國百姓及百工免役二十年。特別指出百工，想見工人地位，比商賈高些。稽康是名士領袖，性喜鍛鐵，夏月，居柳樹下鍛鐵，名士向秀做助手。大概士大夫心目中，還不把工人當作最下流人看待。

司馬炎對人口增殖，頗為重視。女子年十七，父母不給出嫁，由官吏代擇配偶。一家有五個女兒（獎勵養女兒，因為民間保存戰國以來生女不育的惡俗），得免役。又發遣鄴城官奴婢屯田，代田兵（兵士種田）種稻，奴婢各五十人為一屯，讓奴婢配成夫婦。當時戶口的確很快發展起來，太康元年，戶有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十，口有一千六百十六萬三千八百六十三（其中包括復業的流亡戶口）。三國以來，這是最高的記錄。

社會相當安定，經濟逐漸恢復，同時統治階級的剝削和浪費也隨着加緊。何曾每天菜錢一萬文，還

說不能下嚥。曾子何劭，每天食二萬錢，奢侈更甚。王濟王愷羊琇比劭尤甚，濟用人乳飼小豬，說是蒸食味特美。愷琇等聲色服用，與濟類似。石崇又高出一切，沒有人能與崇比豪富。無限浪費，促使社會走上大崩潰的道路。

第二節 腐朽的統治階級

司馬炎死，子衷（惠帝）繼位。衷在華林園聽得蝦蟆叫聲，問侍從「那叫的爲官呢，還爲私？」聽說人民餓死，他說，「爲什麼不吃肉粥」。皇后賈南風，荒淫污濁，專權悍虐，衷成南風的傀儡。整個統治階級貪暴放蕩，無惡不作，看他們罪行重疊，想見人民的痛苦非常。

奢侈——石崇的生活，爲一般貴族所模倣。王愷曾和崇鬥富，愷用麥糖洗鍋，崇用白蠟當柴；愷製紫絲布屏障四十里，崇製錦綉屏障五十里；愷屋塗赤石脂，崇屋塗香椒泥；愷得珊瑚樹高三尺，自謂無比，崇執鐵如意一擊粉碎，拿出自己的珊瑚樹六七株，都高三四尺。崇廁所陳設華麗，美婢十餘人，預備錦香囊，沈香汁，新衣服，客人出廁，照例換一套新衣服。崇宴客常令美女勸酒，客飲酒不多，崇當場殺美女。有些惡客故意不飲，看他接連殺人，表示豪氣。

貪污——魯褒做一篇錢神論，譏刺士大夫，大意說「錢之爲體，有乾坤之象（邊圓像天，孔方像地），親之如兄，字（名）曰孔方。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推開）金門（宮門），入紫闥（皇宮），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所以）忿爭非錢不勝，幽滯（卑賤）非錢不拔（升遷），怨仇非錢不解，令聞（名譽）非錢不發。洛中（京城）朱衣（王公）當塗（大臣）之士，愛我家

兄，皆無已已（貪多不止），執我之手，抱我終始，凡今之人，唯錢而已。統治階級愛好金錢，真是古今無異。

放蕩——行爲愈放蕩，聲名也愈高。貴族子弟羣豪狂飲，散髮裸體，對弄婢妾。名士胡毋彥國關房門飲酒，被兒子謙之窺見，大聲叫道，「彥國老兒，不該獨樂」。彥國默笑，呼入共飲。士大夫甚至提倡男色，互相倣效，夫妻離異，不以爲恥。統治階級的思想行動，任意發展，一定變到「衣冠禽獸」的地步。

清談——清談從魏代何晏王弼開始，他們研求易經老莊的哲學，主張虛無不做實事。何宴性淫，喜著婦女衣服，隨身帶香粉，走路賞鑒自己的影子。王弼的官職，被好友王黎奪去，弼痛恨黎。他們口頭上講虛無，實際非常貪鄙。何王以後，有所謂竹林七賢，全是些狂醉說空話的人（止有阮籍稽康兩人，品格較別人高潔）。晉代王戎王衍是清談首領，清談比魏更盛行，統治階級腐敗到極點；所以必需講玄妙空虛的話，來掩蔽本身的醜穢。

爭奪——司馬炎大封親屬做王，本想他們保衛皇室，結果却造成大亂，促使晉朝很快崩潰。司馬衷用汝南王亮做太宰，楚王瑋做衛將軍。皇后教瑋殺亮，又借瑋擅殺的罪名殺瑋。趙玉倫殺賈后，篡帝位。齊王冏討倫，成都王穎河間王顓長沙王又舉兵響應，倫戰敗被殺。冏擅權，顓穎又攻殺冏，又擅權，顓穎攻又大戰，洛陽人民死萬餘人。東海王越捕殺又。穎做丞相兼皇太弟，駐鄴；顓做太宰，駐長安。越奉司馬衷攻穎，戰敗，衷被穎俘獲。安北將軍王浚大敗穎軍，衷轉落在顓手。顓擅權；改封豫章王熾做皇太弟。越起兵奪衷，顓敗走。越部下鮮卑軍大掠長安，殺三萬餘人。越得衷回洛陽。顓穎相繼

被殺。越毒殺衷。熾繼位（懷帝），越橫暴專權，被荀晞逼迫病死。

這就是所謂「八王之亂」，前後二十年，人民死喪二三十萬以上，晉朝統治機構也因此大破壞，內戰引起不可收拾的外患。

八王以外還有許多王，大體都是野心家，其中最安本分，被朝廷稱為「清虛靜退，簡（少）於情慾」的是平原王幹。他放俸米布帛在空地上，讓它腐爛。愛妾死，棺材不釘蓋，隔幾天揭蓋探看，有時跳進棺去行淫穢。屍體敗壞才埋葬。所謂「簡於情慾」的行為是這樣。

統治階級罪惡無限，遭大禍的却是人民大眾。

第三節 人民流亡與外族侵入

統治階級無限奢侈浪費，都是人民的脂膏血汗。司馬衷時代，田畝課稅，不斷增加，對田兵尤甚。田兵原來是兵士屯田，現在變成一種剝削的制度。人民當兵，兵種田。用官牛，官得八分，兵得二分，用私牛或無牛，官得七分，兵得三分。一畝收穀數斛，田兵所得，有時連償還種籽都不夠，人民名義上服兵役，實際是替統治階級當耕奴。再加水利不修，賦斂繁苛，天災兵禍連年不斷，人民無法生活，止得離棄鄉土，逃避遠方。史傳關於流亡的記載，如：

關西大飢，飢民數萬家，十餘萬口，流徙漢中，轉入梁益二州。

河東、平陽、弘農、上黨諸郡流民散在潁川、襄城、汝南、南陽、河南一帶數萬家，被本地豪強虐待，流民燒城邑，殺官吏，響應匈奴劉淵部將王彌。

雍州流民多在南陽，朝廷派兵強令歸還本鄉，流民因關中荒殘，不願回去，聚眾四五萬反抗。

巴蜀流民十餘萬戶散在荆湘二州。受豪強侵掠。蜀人李驥聚眾自衛。荆州刺史王澄殺流民八千餘人。湘州刺史荀眺謀盡殺流民，四五萬家被迫反抗，推杜弢做首領。

并州人民扶老攜弱，流移四散，存留不滿二萬戶。

以上止是極簡略舉些例證，已經看出人民飢寒交迫，窮困無聊，盲目散走，希望覓食，又遭官吏土豪虐待殘殺，再加上八王混戰外族侵暴，兩重災禍，多少窮苦民衆，在餓死殺死中消滅了！

外族大侵入，也是統治階級造成的罪惡。東漢時代，邊境內外，住着許多降附的外族，中國有戰事，往往徵發他們當兵。例如劉宏時北地太守夏育率屠各胡擊破鮮卑軍，張溫發幽州烏桓騎兵三千人擊涼州，詔發匈奴兵討叛將張純，南單于遣子扶羅率兵入塞，因而留在中國寇掠州郡，劉宏死後，軍閥內戰，各誘集外族自助。例如烏桓破幽州，虜漢民十餘萬戶，袁紹立烏桓酋長做單于，嫁女連和，借兵擊破公孫瓚，曹操大破烏桓，烏桓校尉閻柔率部落萬餘，遷居中國，助操戰爭，號稱天下名騎。劉備初起兵，有烏桓雜胡騎數千人。黑山統帥張燕，聯合屠各、雁門、烏桓等部，攻掠河北州郡。魏時安西將軍鄧文謀滅蜀漢，招鮮卑數萬，散居民間。遼東公孫淵自立為燕王，誘鮮卑侵擾中國北部。軍閥貪一時便宜，借外力進行內戰。後來八王相攻，照樣利用，終於釀成大亂。

又因內戰劇烈，戶口大減，土地荒廢，統治階級需要補充人力，願意外族遷居內地。例如曹操徙武都氏五萬落（漢族稱戶，外族稱落）居扶風、天水界。曹丕時武都氏王楊僕率種人內附，居漢陽郡（甘肅甘谷縣），郭淮徙氏三千餘落實關中，又涼州休屠胡二千餘家內附，淮使居高平縣（甘肅固原縣）。

司馬炎時代，塞外匈奴前後歸附，一次二萬餘落，一次二萬九千人，一次十餘萬口，一次一萬一千五百口，凡十九種，各按部落，居住內地。大抵匈奴居山西及陝西北部，氐羌居陝西甘肅。晉建都洛陽，離匈奴僅隔騎兵三四天路程，當時有識見的朝臣，如郭欽江統傅玄諸人，早已懇切指明它的危險，可是一般士大夫，並不相信被降服的蠻夷敢反叛。

八王混戰，引起五胡亂華。五胡是：

匈奴——西漢末年，呼韓邪單于率五千餘落降漢，雜居中國北部。到漢魏間，人口繁殖，勢力漸大。曹操分散匈奴爲五部，每部置帥，選漢人做司馬，監督他們。魏末，改帥稱都尉。左部都尉統萬餘落，居茲氏縣（山西高平縣），右部都尉六千餘落，居祁縣（山西祁縣），南部都尉三千餘落，居蒲子縣（山西隰縣），北部都尉四千餘落，居新興縣（山西忻縣），中部都尉六千餘落，居大陵縣（山西文水縣）。漢時匈奴與漢通婚姻，單于子孫冒姓劉氏。五部都尉由姓劉人充當。

羯——匈奴別部。居武鄉（山西榆社縣）。建立後趙國的石勒，就是羯人。勒祖和父都做部落小帥。勒年十四，跟邑人到洛陽行販。稍長，在漢人郭敬、寧驅兩家充當僱農。司馬衷末年，并州飢亂，羣胡亡散，并州刺史司馬騰派兵虜羣胡，兩人一枷，帶往山東出賣。勒被賣給在平人師權當耕奴。石勒的遭遇，也就是一般胡人的遭遇。羯種高鼻深目多鬚，與匈奴種不同。

鮮卑——東胡種族。東漢末，酋長檀石槐立庭（建都）高柳（山西陽高縣）北三百里，兵馬強盛，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二千餘里，南北七千餘里。鮮卑貴族有慕容氏、段氏、拓跋氏、宇文氏。宇文氏是匈奴別部，居遼東，語言與鮮卑略異。鮮卑宇文拓跋兩族剪髮，留頂上一部，打成髮辮，南朝人叫宇

文族爲索頭字文，叫拓跋族爲索虜（辯奴）。慕容族髮學中國式，膚色與拓跋族不同。東晉司馬紹（明帝）母苟氏，鮮卑人，紹鬚髮黃色，關中人呼慕容鮮卑爲白虜或白賊。大概鮮卑慕容族是白色人種。別有白部鮮卑，當由皮膚白色得名。

氏——西戎種族。有陰糜（陝西涇陽縣）氏、汧氏、興國氏、臨渭氏、略陽氏，各因所居地爲名號。魏時氏人內遷的很多。

羌——西戎種族。分佈甘肅青海一帶。兩漢時與漢戰爭不絕。羌人少種五穀，遊牧爲業。後漢書說羌有一百五十種，氏族無定，或用父名母姓爲種號，十二世後，互通婚姻。父死妻後母，兄死妻寡嫂，沒有鰥寡，種類繁殖。祖先名爰劍，曾做秦國的奴隸，學得農業傳授族人，子孫因用爰劍做種號。爰劍後五世酋長名研，豪健有威名，子孫用研做種號。研後十三世有燒當，也豪健著名，子孫又用燒當做種號。

此外還有西南蠻族「賈」，也參加叛亂。賈有巴氏樊氏譚（音審）氏相氏鄒氏五姓。巴氏爲君，四氏爲臣。世居巴西宕渠（四川渠縣）。漢末大亂，自宕渠遷漢中，曹操又遷徙賈人居略陽，與氏人雜居。西晉末，關西飢亂，流民自略陽還漢中，轉入巴蜀，推賈族豪酋李特爲主。

匈奴族劉淵建立漢國（前趙），沮渠蒙遜建立涼國（北涼），赫連勃勃建立夏國。羯族石勒建立趙國（後趙）。鮮卑族慕容廆建立燕國（前燕），慕容垂建立燕國（後燕），秃髮烏孤建立涼國（南涼），慕容德建立燕國（南燕），乞伏國仁建立秦國（西秦）。氏族苻洪建立秦國（前秦），呂光建立涼國（後涼）。羌族姚弋仲建立秦國（後秦）。賈族李特建立蜀國（前蜀）。以上外族所立凡十三國。又漢人

建立有張軌前涼，李嵩西涼，馮跋北燕，計三國。總凡十六國。

第四節 十六國大混亂（上）

匈奴劉淵開始叛亂，建立漢國，攻滅西晉，羣寇紛起割據，互相屠殺，前後一百三十六年。華族人民遷徙死亡，戶口耗損大半，塞外野蠻種族，大量流入黃河流域，落後低級的生活，殘暴嗜殺的惡性，破壞華族二三千年來發育滋長的經濟和文化。十六國以及後來稱為北朝的拓跋魏佔據黃河流域三百年，造成中國歷史可恥可痛的一部份。這個極大災禍，完全是西晉統治階級腐化內戰的結果。

十六國起滅不常，事變煩雜，按照它們起滅及割據地作綫索，大體可分為五類。（一）漢、前趙、後趙、魏；（二）前燕、後燕、南燕、北燕；（三）前秦、後秦、西秦、夏；（四）前涼、後涼、南涼、北涼、西涼；（五）蜀。

（一）漢、前趙、後趙、魏。

漢——劉淵祖名於扶羅，父名豹。司馬炎時代，淵做匈奴北部都尉。八王亂起，匈奴會長密謀反叛，共推淵做大單于。司馬衷元興元年（三〇四），淵自稱漢王，建都左國城（山西離石縣）。司馬熾永嘉二年（三〇八）。淵自稱皇帝，建都平陽（山西臨汾縣）。淵死，第四子劉聰殺太子劉和自立。聰遣將劉曜石勒等攻洛陽，殺晉兵三萬餘人。破洛陽後，縱兵大掠，又殺王公百官以下三萬餘人。司馬熾降聰。聰問熾，你家骨肉相殘，為什麼這樣厲害？熾答，臣家替大漢掃清道路，好讓聖朝興起，如果臣家骨肉和睦，聖朝怎能起來呢？熾忍辱求活，無恥到這樣！聰大宴羣臣，令熾著青衣（奴婢衣）給羣臣

斟酒，熾奮臣庾珉、王儁起立大哭，聰怒，殺熾及珉、儁等十餘人。晉人立司馬業做皇帝（愍帝），都長安。劉曜攻破長安外城，業又投降。曜送業見聰，業伏地叩頭。聰出獵，令業軍服負戟在前引路。大宴會，令業斟酒洗杯，在座晉舊臣表示悲愧，聰怒殺業。熾、業降敵求活，結果是受辱被殺。

前趙——聰取後母單氏為妻，前後立皇后十餘人，淫暴慘殺，行為不像人類。聰死，子劉粲繼位。聰留下皇后四五人，都是不滿二十歲的國色，粲晝夜在宮內淫亂，政事全委靳準。準是屠各胡，女兒是聰皇后。準得權，攻殺劉粲，劉氏男女不論長幼，一起處斬。準自稱漢天王。淵族人劉曜起兵族滅靳氏，自稱皇帝。徙都長安，改國號為趙。石勒部將石虎攻曜，曜戰敗，死士卒一萬六千人。曜大發國中兵，擊敗石虎，虎軍伏屍二百餘里。石勒擊曜，曜大敗被擒。勒破趙國，殺王公羣臣士卒屠各胡五萬餘人。前趙亡（三二九）。立國凡二十六年。

劉聰據平陽，破洛陽長安，滅西晉，算是漢國全盛時代。他置左右司隸，各領戶二十餘萬，萬戶置一內史，凡四十三內史。又置單于左右輔，各主六夷十萬落。這是漢國的基本民衆，約計人口不過三四百萬。司馬業在長安稱帝，城中民戶不滿一百，公私共有車四輛。用漢國人口推測別處人口，用長安景象推測別處景象，當時社會破敗程度，可以想見。石勒誘司隸部民二十萬戶奔冀州，劉曜徙氐羌二十餘萬口到長安，又想見當時人口遷徙變動的劇烈。

後趙——石勒，羯人。家居武鄉。八王亂起，勒招集王陽等八人做騎賊，後又得郭敖等十人，號稱十八騎。勒從大盜汲桑，聲稱為成都王穎攻東海王越、東瀛公騰；桑、勒擊殺騰及晉兵萬餘人。越擊敗桑、勒，勒降劉淵。勒攻陷冀州郡縣堡壘（地主武裝）百餘，得兵十餘萬。選士族名門成一隊，號君子

營。任用張賓做軍師，其餘輔佐全是中國士人。東海王越率衆二十餘萬討勒，越病死。衆推清談領袖王衍做主帥。勒大破衍軍，屍積成山，二十餘萬人無一得免。勒佔據幽冀二州，建都襄國（河北邢台縣），徙烏桓匈奴部落及降人各三萬餘戶充實都城。勒有郡三十四，民戶二十九萬，司馬容（東晉元帝）太興二年（三一九）自稱趙王。後滅劉曜，統一黃河流域，司馬衍（東晉成帝）咸和五年（三三〇）自稱皇帝，遷都臨漳（河南臨漳縣）。

石勒蹂躪中原，完全靠中國士人替他謀劃，尤其是張賓，屢次出奇計，從危敗中救助石勒，認勒可以共成大事，真是華族無恥的敗類。勒建立趙國，封賓做大執法。總管朝政，訂定制度的。稱胡人為國人，嚴刑禁說胡字，改革幾種舊俗，惟火葬俗不改。羣胡恃勢，劫奪財物，例如參軍樊坦被搶，僅存破爛衣冠，一般人民遭禍更不待言。

勒死，石虎殺勒子石弘自立為皇帝，遷都鄴（臨漳縣西南）。虎性殘虐，比勒更甚。攻得城邑，殺人不留餘種，前後屠殺不能計數，連石勒也嫌他太兇暴。虎晝夜荒淫。令太子石邃管國事。邃殘虐不比虎差，聽說百官家有美女，他就跑去姦淫。斬宮女頭，用血洗染，置盤上傳觀。或美女肉合牛羊肉同煮，賞給左右嘗新味。邃想殺虎，虎怒，殺邃妻子二十六人，同埋一棺中。虎立子石宣做太子，宣又謀殺虎，虎燒殺宣，虎怒極，對臣下說，我要用純灰三斛洗腹腸裏穢惡，生兒二十歲便想殺老子。石虎父子間殘殺如此，對待被征服的人民，當然比犬羊還不如。

石虎在位十五年，無限暴政慘事，他都做了。他置女官二十四等，太子宮十二等，諸公侯七十餘國各九等。大發民女二十以下十三以上三萬餘人，按面貌分三類配官等。官吏諂媚石虎，務求佳麗，奪民

妻九千餘人。太子宣及公侯又私采美女一萬人。婦女被豪強脅迫自殺的，不計其數。石虎宮中有婦女十萬人，太子和公侯也不會很少。人民在野蠻種族統治下，即此一端，已經幾乎滅種。

石虎死，虎子爭位大亂，漢族冉閔殺虎子孫四十餘人。大開鄴城門，下令城中人去留聽便。胡羯紛紛出城，百里內中國人悉數自動進城。閔率兵殺諸雜胡二十餘萬人。各地民衆，紛起響應，高鼻深目人，全被殺死。後趙亡（三四九）。立國凡三十一年。

魏——冉閔，內黃（河南內黃縣）人。勇猛善戰，爲石虎部將。閔滅石氏，自稱大魏皇帝，石祇在襄國稱趙皇帝，號召蠻夷與閔對抗。閔遣使告東晉說，逆胡作亂，現在誅滅了，殘餘小醜，請派兵來共同討伐，掃清中原。東晉君臣別有用心，竟不答理。閔獨力攻石祇，祇聯合鮮卑慕容儁（前燕），光姚弋仲（後秦）夾擊閔軍，閔大敗，又武官吏兵民死十餘萬人，華族力量大受損失。閔驅逐諸氏光胡蠻數百萬各還本土，路上互相殺掠，飢疫死亡，得到家的十止二三。閔破襄國，滅石祇。慕容儁來攻，閔率騎兵出擊，十戰連勝，率輕兵猛進，被鮮卑大軍圍困，儁殺閔。

閔子冉智，奉表降東晉，請發兵援助，晉坐視不救，魏被慕容儁攻滅（三五二）。立國凡三年。

石氏殘暴苛斂，人飢相食，閔散發倉庫，救濟窮困，復得民衆的愛護。做皇帝後，提拔人才，不限門第貴賤，政治漸次清明。中原人士，稱他有開國氣象。他請東晉出兵，同討叛逆，更是深明種族大義。當時光會姚弋仲臣服石氏，但不敢反晉，慕容儁名義上也算東晉的藩國，晉魏合作，正名伐叛，勝利很有把握。可是東晉君臣，不肯立在種族觀點上協力禦侮，却想陳師邊境，坐觀成敗，乘機取利。結果冉閔力竭敗滅，中原被慕容儁吞并，自稱皇帝。東晉使臣見儁，儁說：『我受中國人民推舉，已經做

皇帝了，你回去告訴你們的天子吧」。東晉想不費力佔便宜，失去驅逐野蠻種族的機會。不顧種族大義，不顧民衆痛苦，止爲自己計算利益，這是腐朽統治階級的特性。

第五節 十六國大混亂(下)

(二) 前燕、後燕、南燕、北燕。

前燕——鮮卑族慕容廆居大棘城（遼寧義縣西北），受晉官爵，名義上算是藩國。廆死，子皝立。受東晉封，稱燕王，建都龍城（遼寧錦縣境）。慕容氏佔地偏遠，戰爭較少，冀豫青并四州流人，多來歸附，選拔僚屬，全是中國士族，所以政治比較好些。無產流民，得領耕牛一頭，種官田，依魏晉舊例六四或五五分穀。皝死，子儁立。儁時已有兵二十餘萬，殺冉閔後，據有中原，自稱燕皇帝，建都鄴。儁謀攻東晉，令州郡檢查戶口，每戶留一丁，其餘悉數當兵，想湊成一百五十萬大軍。這個計劃被臣下反對，沒有實現，當時戶口却約略可以推見。儁死，子暉立。東晉桓溫率兵五萬北伐，大敗燕兵，進駐枋頭（河南滎縣西南）。燕將慕容垂智勇善戰，屢敗晉軍，暉又向前秦苻堅求救，溫糧道斷敗退。垂功高遭忌，逃奔降堅。堅攻滅燕，前燕亡（三七〇）。立國凡八十五年。

後燕——慕容垂降苻堅，得堅寵任。堅伐晉大敗，垂歸河北稱燕皇帝（三八六）。建都中山（河北定縣）。垂死，子寶立，徙都龍城。數傳至慕容熙，大興土木，虐殺臣民。妻苻氏死，熙悲號躡躑（跳躍），如喪考妣（父母），抱着屍體大哭道，死了死了，不能活了。昏暈好久才甦醒。大殮後又開棺交接，令百官哭號，有淚算忠孝，無淚加重罪，熙披髮跳足送妻葬，被慕容雲殺死。雲立三年死。後燕亡

(四〇九)。立國凡二十四年。

南燕——慕容皝子德，據滑臺（河南滑縣）稱帝（四〇〇）。德死，兄子超繼位。晉劉裕北伐，殺超。南燕亡（四一〇）。立國凡十一年。

北燕——馮跋，信都（河北冀縣）人。慕容雲殺熙自立，三年死，衆推馮跋爲主，稱燕王（四〇九）。跋死，弟弘立。魏伐弘，弘奔高句驪死。北燕亡（四三六）。立國凡二十八年（跋都龍城，所以稱北燕）。

(三) 前秦、後秦、西秦、夏。

前秦——苻洪，臨渭（甘肅秦安縣東南）氏人。洪有衆十萬，降附石虎。洪死，子苻健據關中稱帝（三五二），都長安。健死，子生立。生酗酒昏暴，獸性極重。身旁置弓箭刀鋸，隨手殺人。喜歡剝人面皮，仍令歌舞。或剝牛羊驢馬皮，三五十成羣，狂奔殿前。斷脛刳胎，拉脅鋸頸，各種慘刑，死人無數，宗族親戚，幾乎殺盡。族弟苻堅因衆怒殺生。

堅殺生自立，用王猛做謀主。猛率兵六萬，擊敗慕容暉兵四十餘萬，殺十餘萬人，暉降堅。堅檢閱前燕戶籍，凡郡一百五十七，縣一千五百七十九，戶二百四十五萬八千九百六十九，口九百九十八萬七千九百三十五。當司馬炎全盛時代，僅有州十九，郡國一百七十二，縣一千二百三十二，戶二百四十五萬餘，口一千六百萬餘。慕容暉佔據數州土地，何來這許多郡縣民戶？這也許是慕容氏虛立郡縣名目，也許是苻堅偽造，誇示自己戰功的偉大。郡縣戶籍，大體依西晉舊數，人口數或比較近真，塞外蠻夷，大量遷入，連苻堅原有人口，可能得八九百萬。

堅在位二十七年（三八三），黃河流域大體統一，全國兵力九十七萬，他想并吞東晉，下令發州郡公私馬，人十丁出一兵（當是十人出一兵），名門富家子弟，年二十以下，都給羽林郎官號，悉數從軍，共得步兵六十餘萬，騎兵二十七萬，羽林郎三萬餘騎。苻融、慕容垂等步騎二十七萬做先鋒。軍隊首尾長千里。融攻陷壽春（安徽壽縣）。晉將謝石、謝玄、謝琰（晉炎）、桓伊率水陸軍八萬，相繼拒融。秦兵五萬屯洛澗（洛澗水在壽縣入淮）。謝石離洛澗二十五里不敢進。堅遣尙書朱序來誘降，序密告石等說，如果秦兵百萬到來，勢不可敵，應該速戰擊破先鋒，大軍自然潰散。石從序計，遣劉牢之率精兵五千攻洛澗，大破守軍。謝石等水陸繼進，秦軍守澗水，謝玄使人告苻融，請秦軍略向後移，讓晉軍渡澗水決戰。苻融想半渡襲擊，秦軍稍退。朱序在陣後大叫秦兵敗了，秦兵敗了。秦兵奔退不可止。謝玄、謝琰、桓伊渡澗猛攻，苻融馬倒被殺。玄等乘勝追擊，秦兵大敗逃走，路上聞風聲鶴唳（鳴），以為追兵快到，晝夜不敢停息，伏屍蔽野塞川，十中死去七八。苻堅逃回洛陽，收集潰兵，止剩十幾萬人。

淝水大戰是十六國時代最大一次戰爭，也是決定南北朝對立局面的一次戰爭，謝石等功績固然不小，朱序不忘種族大義，身陷夷狄，心愛祖國，立功補過，垂名青史，也不愧為歷史上可敬的人物。

苻堅敗歸，被姚萇殺死，堅子丕據晉陽（山西太原縣）稱帝。丕死，族子登據隴東（甘肅平涼縣）稱帝。登死，子崇據湟中（青海西寧縣）稱帝，被乞伏乾歸攻滅，前秦亡（三九四）。立國凡四十四年。

後秦——姚弋仲，羌燒當族人。弋仲子萇降苻堅。堅淝水敗後，萇殺堅，據長安稱帝（三八六）。

莫死，子興立，滅苻登，陷洛陽，滅西秦後涼，國勢頗盛。興死，子泓立，晉劉裕北伐，滅後秦（四一七）。立國凡三十三年。

西秦——乞伏國仁，隴西鮮卑人。苻堅敗，國仁據隴西，自稱大單于。國仁死，弟乾歸立，自稱秦王，居苑川（甘肅靖遠縣西南）。乾歸死，子熾磐立，滅南涼。熾磐死，子暮末立，降魏。西秦亡（四三一）。立國凡四十七年。

夏——赫連勃勃，匈奴族人。晉滅後秦，勃勃攻走晉兵，入長安稱帝。勃勃死，子昌立。魏滅夏，昌弟定奔平涼，敗死。夏亡（四三一）。立國凡二十五年。

（四）前涼、後涼、南涼、北涼、西涼。

前涼——晉涼州刺史張軌，乘晉亂據有涼州，居姑臧（甘肅武威縣）。孫張駿始稱涼王。數傳至張天錫，降苻堅。前涼亡（三七六）。立國凡七十六年。

後涼——呂光，略陽氐人。苻堅使光伐西域，降服三十餘國。堅敗，光據姑臧稱天王。光死，諸子互相篡殺，最後呂隆降姚興，後涼亡（四〇三）。立國凡十九年。

南涼——秃髮烏孤。河南鮮卑人。呂光時據金城（甘肅皋蘭縣西北）稱王。傳弟至儁檀，被乞伏熾擊殺，南涼亡（四一四），立國凡十八年。

北涼——沮渠蒙遜，匈奴族人。殺呂光叛將段業，奪姑臧，自稱河西王。子茂虔降魏（四三五）。立國凡三十九年。

西涼——李暠，狄道（甘肅臨洮縣）人。段業叛北涼，衆推暠爲敦煌太守，自稱涼公。子恂，被沮

吳蒙進攻滅。西涼亡（四二三）。立國凡二十四年。

（五）蜀

蜀——西晉司馬衷時代，關西大飢亂，人民流徙入蜀，益州刺史羅尚虐殺流民，賈人李特被推攻尚，尚殺特。特弟李流代統特衆。蜀民保險結塢（堡壘），流軍飢困將散。涪陵大地主范長生率千餘家保青城山，給流軍糧，流勢復振。流死，特子李雄繼立，稱成都王。雄從范長生勸，稱皇帝，都成都。長生做丞相，封天地太師，免長生部曲賦役，租稅全歸長生私有。晉朝官吏貪暴，激起異族變亂，大地主圖私利，助異族作亂。無辜人民，遭受殃禍。雄數傳至李勢，淫殺尤甚。蜀地向來沒有獠族，忽從深山裏出來十餘萬落，殺掠爲害。足見蜀人口過度減損，任何落後種族，都敢乘虛侵入。晉桓溫伐蜀，勢敗降。蜀亡（三四七）。立國凡四十七年。

十六國混戰一百餘年，黃河流域成異族爭奪的中心，淮水流域成南北戰鬥的交點，華族戶口，無限耗損，各種大小異族，像潮水擁入中國。中原和邊境，看不見比較安靜的地區。統治階級造禍因，人民食惡果，人民不能阻止造禍因，自然止得食惡果。

簡短的結論

西晉統一以後，國家財富驟增，統治階級盡量享受，政治極端腐化。殘酷的剝削，超出人民生產限度，人民死喪流亡，社會動蕩解體，這是西晉崩潰的主要原因。

八王混戰，使崩潰加速發展。曹魏防止侯王篡奪，但篡奪者却是權臣；司馬氏大封同姓，但篡奪者

却是同姓。政權既屬私有，任何人都存攘竊的貪心，因而任何制度不能鞏固政權的私有。

外族遷徙入塞，受中國官吏的壓迫，受本族豪酋的壓迫，受種族間壓迫，痛苦比中國人民所受更大。石勒世代做小酋，家無尺寸土地，匈奴劉氏，也只空存名號。酋長如此，其他可知。生活鬥爭種族鬥爭一起爆發，勢必造成十六國大亂。

十六國長期混亂，中國社會受極大的破壞。野蠻落後種族的流入，使華族經濟文化不僅停滯而且向後驟退。

外族佔據中國，文化上，婚姻上逐漸趨向同化，十六國及後來的北朝，是在這樣一個過程中。

東晉不願與冉閔合作，共同驅逐外族，却想乘機取巧，坐收漁人之利，結果魏敗燕興，東晉自保不暇，再沒有恢復中原的機會。

第五章 中國文化南遷時代——南朝

東晉三一七年——四一九年 宋四二〇年——四七八年 齊四七九年

——五〇一年 梁五〇二年——五五六年 陳五五七年——五八八年

東晉建國至陳亡共二七二年

第一節 南朝的經濟狀況

腐朽混亂的西晉，被匈奴劉聰顛覆了。琅邪王司馬睿佔有長江流域，繼承西晉帝統，在建鄴（南京）建立東晉皇朝，歷一百四年。劉裕（宋武帝）篡晉，建立宋朝。歷六十年。蕭道成（齊高帝）篡宋，建立齊朝，歷二十三年。蕭衍（梁武帝）篡齊，建立梁朝，歷五十六年。陳霸先（陳武帝）篡梁，建立陳朝，歷三十三年。隋滅陳。南朝前後不滿三百年。從政治現象看，變動很急劇，從經濟方面說，南朝始終是少數大地主佔絕對優勢的經濟。

司馬睿依靠王導、王敦、周顛（晉蟻）、刁協（均中原大族）、顧榮、賀循（江東大族）等人的擁戴，重建晉朝。他第一天登帝位，竟讓王導同坐御牀，受百官朝拜。他依靠大族尤其王氏一族的扶助，即此可見。這些名門大族，多數是大地主，他們掌握政權，一切政令，止在增進大地主的利益，人民痛苦，非所顧慮。因此中原文化雖然遷移到長江流域，經濟的發展，却仍落在黃河流域的後面。

戶口——長江流域向來人口稀少，最大的荆揚二州，當司馬炎全盛時代，荊州止三十五萬戶，揚州三十一萬戶。晉末流離，中原士民大量南遷，促成人口激增的現象。東晉戶口，不見記錄。宋劉駿（孝武帝）時代有戶九十萬六千八百七十，口四百六十八萬五千五百一，比三國時吳國人口，增加一倍，這說明長江流域的人口，從南朝起開始繁殖。齊梁戶口，史書失載。陳頊（陳宣帝）時有戶六十萬。隋滅陳，收戶五十萬，口二百萬。陳末戶口驟減，原因是領土縮小，又連年戰亂，人民定多逃匿，依領土面與積戶數作比例，實際人口並不減少。大抵南朝戶籍，或稱僑寄，或冒動閩，或并三五十戶為一戶，記最錄不可信。晉庾冰檢閱戶籍，查出無名萬餘人，足見隱漏不少，實際戶口，一定要比史書記載的多些。

土地——江南地勢卑濕，農民向來用火耕水耨的方法從事生產。所謂火耕水耨，就是燒去田裏雜草，灌水種稻，草和稻並生，高七八寸，一併割去，再放水灌田，草死稻長。這樣簡單的耕種法，生產量自然很低微。司馬炎時杜預奏稱東南水災，特別嚴重，原因在於火耕水耨，必須高地蓄水，多築陂堰，每遇水雨，隄壞汎濫，低田損毀，延及陸田。過去東南地曠人稀，不妨用這個舊法，現在戶口日增，村舍相接，田地高低不一，每歲陂堰放水，為害實多，請令地方官吏決去曹魏以來新造諸陂堰，修繕漢朝舊堰及山谷私家小陂，藉免水災。司馬炎聽從他的建議。大概西晉以後，耕種法逐漸改變，耕地也逐漸增加。宋到彥之曾務農，何敬宗罵他的孫子到溉身有餘臭，用糞做肥料，足見火耕水耨法已經廢止不用了。

南朝是少數大地主的政權，所以土地集中在少數大地主手裏。晉刁協家有田一萬頃，謝混家有田業十餘處，混妻晉陵公主有田宅十餘處。謝安、謝琰產業在會稽、吳興、琅邪各地；傳到謝混時還有耕奴

數百人。宋沈慶之家財累萬金，有產業在婁湖，指地告人說，「錢都在這裏」。孔靈符產業殷富，有野（莊園）在永興（浙江蕭山縣），周圍三十三里，水陸地二百六十五頃，又有果園九處。當時大族，都擁有廣大土地，這些止是偶見的例證。

他們土地的獲得，有所謂賜田，如王導賜田八十餘頃在鍾山（南京城東北）西。有所謂求田，如謝靈運求會稽回踵湖，始寧（浙江上虞縣）休甌湖，決水爲田。有所謂懸券，如梁蕭衍弟蕭宏，有庫屋百間，儲錢三萬萬以上，其他布絹絲綿等雜物，不可計數。田宅市屋，遍佈京城內外，他的殖產法是借錢給人，文契上預先指定田地房屋作抵押，到期不還，驅逐業主，收歸己有。更強暴的方法是霸佔山澤。如刁協家專擅京口（江蘇鎮江縣）山澤，盡害貧民。齊蕭子良在宣城（安徽宣城縣）、臨城（安徽青陽縣）、定陵（青陽縣東北）三縣封閉山澤數百里，禁民樵採。山林湖澤被勢家佔有，百姓誤入捕魚，罰布十匹，汲取飲水，刈割柴草，都有罰禁。甚至某些統治階級也感覺到剝削太甚，民不聊生了。

土地集中必然造成農民的失業。宋劉駿時，山陰縣（浙江紹興縣）人多（山陰有戶三萬）田少，孔靈符請遷徙貧民到餘姚（浙江餘姚縣）、鄞（浙江鄞縣東），鄞三縣開墾湖田。當時朝臣全數反對靈符的建議，說山陰豪族富家，田並不少，貧民傭耕，可以謀生。劉駿不聽衆議，移民墾田。都成良業。衆朝臣代表山陰縣地主的利益，孔靈符代表最高地主（朝廷）的利益，農民能得些什麼呢？梁朝餘姚大姓虞氏共千餘家，把持縣政，縣南豪族數百家，子弟橫暴，侵奪民產，貧民辛苦墾荒，所謂良業，還是便宜了大姓和豪族。

佃客——東晉定制官品第一第二，佃客不得過四十戶，每品減五戶，第九品五戶。農產物客主酌量

分配。都下民戶多投王公貴人當佃客，朝廷制度，並不實行。普通士族，都享免役特權，平民却負擔苛暴的徭役。晉范曄說，古代役民，一年不過三天，今世役民，幾乎一年不得三天休息。齊朝與北魏接壤的揚徐二州，人丁服軍役三中取二。還郡每人出米五十斛免行，仍須充雜役。照梁郭祖深說，人民充軍役身死，主將妄加叛亡惡名，全家同村，悉遭破毀。人民被迫或自斫手足，避免重役，或投靠士族做附隸，稱為「屬名」。蕭衍曾停止各地女丁服役，足見南朝男女丁同樣服役。一家男女，無法謀生，不得不求主人蔭庇，當佃客屬名，得免國家殘酷的課役。農民既苦重役，又不能獲得耕地，投靠地主做農奴，算是唯一的生路。

門生——南朝士族多畜門生，好像後世的門客。晉陶潛有脚病，使一門生與二兒舁籃輿。宋徐湛之有門生千餘人，都是三吳富家子弟，衣服鮮麗，跟從滿之出入。謝靈運有門生數百人，齊劉瓛（音桓）每出遊，一門生持胡牀隨行。梁顧協性廉潔，有門生新來投靠，不敢送厚禮，止獻錢二千文，協怒，賜杖二十。姚察有門生送南布（木棉布）一端，察厲聲驅出。南朝最重門第，凡不入士流的微族，即使豪富，不敢僭擬士族，也不敢希望獲取高的官位，可是出錢買做門生以後，得服事貴人，自覺身價提高。貴人出任，更得隨從到任，分潤贓物。宋劉秀之做益州刺史，益州前後刺史，莫不大事聚斂，多至萬金，隨從賓僚，都是京城窮子，出去做郡縣官，盡量貪污致富。秀之整頓政治，人民悅服，益州如此，別州不會例外，門生地位比賓僚低，情誼却很親近，他們仗權勢，同樣剝削人民。

奴婢——南朝士族又多畜奴婢。如晉陶侃有家僮千數，刁協家有奴婢數千人。宋謝混有奴僮千數百人，沈慶之有奴僮千人。其他大族畜奴數量，常不相上下。晉初刁協建議取奴當兵，取將吏所屬私客當

轉運，庾翼發所統六州奴從軍，二人大遭衆人的怨恨。晉以後少見發奴當兵的記載，大概朝廷怕士族反抗，不敢再侵奪他們的利益。普通士族家庭，都養奴婢當作重要的財產。奴婢主要用在耕田織布，有時派奴到遠方，不敢逃走。如齊時劉寅使奴當伯上廣州，七八年才回來。當時六斗米約抵錢五千文，奴婢一人抵米六斗或值錢五千文至七千文。奴婢身體驚人的不值錢！

租稅——東晉初年承用西晉戶調法，司馬衍（成帝）改爲按田畝實數收租制，平均每畝取十分之一，稅米三升，稱爲『度田收租制』。這是對地主不利的制度，地主拒交稅米，積欠至五十餘萬斛。司馬丕（哀帝）減田租，畝收二升。司馬曜（孝武帝）廢除度田收租制，改定王公以下，丁男（十六歲算全丁，十三歲算半丁）每口稅三斛。這一改變，對非地主的人民是極大的不利，爲和緩反對，免除服徭役人的口稅。過了六年，增稅米每口五石，服徭役免口稅的制度，不久也就無形取消了。貧民與王公地主平等納稅，畝稅改爲口稅，三斛改爲五石。宋齊梁陳，有增無減。不公平的稅制，使人民代統治階級負擔國家幾乎全部的費用。口稅以外，又課丁男布絹各二丈，絲三兩，綿八兩，祿絹八尺，祿綿三兩（祿絹、祿綿是爲官僚加的稅）。

害民尤甚的還有苛稅多種。有所謂贖稅（財產稅）。晉劉超做句容縣官，以前縣官親到四鄉估評百姓家產，超但作大函送各村，教人民自寫家產數目投函中，寫訖送還縣官。百姓依實投報。課稅收入，超過常年。宋時贖稅，民家桑長一尺，田增一畝，屋上加瓦，都得抽稅。因此人民不敢種樹墾地，屋破不敢塗泥。齊蕭子良說當時官吏苛斂，民間桑樹房屋都評價抽稅，往往斬樹發瓦，折錢充數。梁郭祖深說，『官吏迫脅良善，害甚豺狼』。齊時徵塘丁稅，蕭子良上表稱浙東五郡，塘丁稅每人一千文，貧民

典賣妻子，不能足數，仍多積欠。海塘崩壞，害人更甚。晉宋舊制，新官就職二十天，應送朝廷修城錢二千文。劉暉（宋明帝）時軍役大興，任用新官萬餘人，多不送修城錢，積二十年，舊欠不可勝數，人民大受侵擾。蕭道成篡位，免除舊欠，百姓喜悅。這些苛雜稅制，迫使人民加速失業破產，淪落到佃客、門生、奴婢的地位。

貨幣——從西漢到西晉，都用五銖錢。孫權在江東鑄大錢，一當五百，又鑄當千錢。東晉別鑄小錢，與孫氏舊錢並用。宋鑄錢極劣，一千錢長不滿三寸，稱為鵝眼錢。比鵝眼更劣的錢，稱為纏環錢，入水不沉，隨手破碎，商賈不敢行用。後來禁用鵝眼纏環等劣錢，專用古錢（五銖）。古錢多被民間翦鑿破損，公家收稅，必須圓大，人民納兩錢代一錢，或加七百買好錢一千，負擔嚴重，因此犯罪受刑，冤苦無告。梁鑄錢多種，輕重不一，幣制紛亂，後廢銅錢改鑄鐵錢，紛亂更甚。陳廢鐵錢，改鑄五銖錢，一錢當鵝眼十錢。又鑄六銖錢，一當五銖十，行用不便，人民愁怨。統治階級利用鑄錢作殘酷的剝削，所以銅質惡劣，制度屢變。

工業——南朝歷代置冶官，管理製鐵工業。建鄴有左右二冶，尚方（皇室工業）有東西二冶。工人多是囚徒。其他金、銀、銅、錫、鹽都歸國有，不封給諸王。鐵的產量最多。梁鑄鐵錢，堆積如邱山，市上交易，用車載錢，又用冶官鐵器數千萬斤塞浮山堰決口，足見鐵產量的豐富。鍊鋼術公家有橫法鋼，是百鍊精鐵，私家有上虞謝平，稱中國絕手。冶官鑄造農器、兵器，揚州是鼓鑄的重要地，剡縣（浙江嵊縣）三白山專製兵器。這種製鐵工場大概規模不小。至於日用小器物，都是家庭手工業生產。梁傅瑛做山陰縣官，有賣針賣糖兩老婦爭團絲，瑛鞭團絲見有鐵屑，斷歸賣針老婦。絲團內混入做針刮下

的鐵屑，針工旁置絲圈，足見設置規模的狹小。卽此作例，可推其餘。

南朝士族輕視技術，極少注意工業的改善。僅齊祖冲之世傳工業，善算學，曾造指南車，內設銅機，隨意圓轉，不失方向。又本諸葛亮木牛流馬遺意，造一機器，不借風力、水力、人力，自能運動。又造水碓磨和千里船。千里船一天行百餘里。這些記載，或有誇大處，不過圓周率確是冲之的大發見，可以說是中國古代優秀的科學家。

商業——南北兩朝邊疆警戒嚴密，商賈不得自由往來，所以商業止限南朝境內和海外貿易，建鄴是政治中心，也是商業集中地。司馬德宗（晉安帝）元興三年（四〇四）一次風災，官商船隻毀壞萬計，足見建鄴的繁盛。沿秦淮河兩岸，有不少市鎮，北岸有大市，其餘小市十餘處。建鄴以外，成都、壽春、京口、江陵都是大都會。廣州是對外貿易的大都會。

統治階級賤視商人，自己却利用政治特權，經營商業。例如宋孔凱（晉冀）弟道成來建鄴，帶貨船十餘艘，滿載綿絹紙席等物，凱正色責道成說，「你出身士族，爲什麼作商客！」把貨物一起燒毀。顧愷之子緯放高利貸，鄴里士庶負債累累，愷之誘出文券一大厨，悉數燒毀，通知債戶免還。緯懊惱多日。宋史說宋代清儉止有孔凱，顧愷之兩人，足見其餘士族都兼營貨殖。

統治階級自己經商，用繁苛的捐稅壓迫商人，保證商業競爭上的勝利。從東晉到梁陳有所謂佑稅，凡賣買奴婢馬牛田宅，有文券的大買賣每一萬錢抽稅四百，賣方出三百，買方出一百，稱爲輸佑。不立文券的小交易，隨物價百分抽四，稱爲散佑。佑稅表面的理由是「人競商販，不爲田業，故使均輸（納捐），欲爲懲勵」。實際意義是「以抑商勸農爲藉口，目的止在剝削」。佑稅以外，還有道路雜稅，如

建鄴西有石頭津，東有方山津，各設津主一人，賊曹（檢查官）一人，直水（水上檢查）五人，檢查違禁品、來歷不明人以及柴炭魚葦等物。大小津並十分稅一。大小市各設官司，稅斂苛重，商民怨苦。

佛寺——南朝重佛教，蕭衍時代更發展到最高度。梁時京城有佛寺五百餘所，各擁大財產，僧尼十餘萬人，食肉飲酒，窮奢極侈。外州郡佛寺，不可勝數。男僧得收白徒，女尼得收養女，白徒養女不入戶籍，免除一切課役。郭祖深說天下戶口，幾乎失去一半。祖深主張革除白徒養女，准僧尼畜奴婢，僧尼止許蔬食，婢女止許著青布衣。蕭衍正想利用佛教，鞏固政權，當然不聽祖深的建議。

佛寺財產豐富，兼營高利貸，齊江陵長沙寺僧鑄黃金為金龍，重數千兩埋土中。甄彬曾持一束苧向長沙寺庫房質錢，後贖還苧，苧中有黃金五兩，問寺庫知是有人持黃金質錢，管庫僧誤置苧中。小自一束苧，大至黃金貴物，都可質錢，想見剝削範圍的廣泛。後世典當業，從南朝佛寺開始。

第二節 士族制度

東漢士人求官，必需先在鄉里間造成名譽，才能被長官辟召，或選作孝廉方正，取得祿位，東漢末年有人專業批評人物，如汝南許劭，考覈人才高下，每月初發一次榜，叫做「月旦評」，經他評定的人，就在社會上有地位。曹操少年時沒有聲望，求許劭評品，劭說：「你是治世的龍臣，亂世的姦雄」。從此曹操得名做官了。大抵大族世家的子弟容易得名，也就容易做官。公孫瓚做幽州刺史，專引用貧賤人。他說：「世家子弟自以為該當富貴，不會感謝我的恩德」。可見漢魏間仕途已被世家大族把持，連求名也不需重視了。

曹丕依據這種習慣，創立「九品中正」的制度，州郡縣各置中正官，考查所管人才高下，分成九等。列在下品的，永遠不得仕進。西晉劉毅指出九品中正的弊病，是「愛惡隨心，榮辱在手，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地主官僚聯合壓迫貧寒人，九品中正是壓迫的工具。

自從九品中正法確定以後，士族依法律保證統治地位的鞏固，生活極端腐化，造成西晉末年的大亂。中原士族十之六七避難到長江流域，擁護司馬睿重建政權。士族中王氏一族最強盛，王導做丞相，管政治，王敦做大將軍，專兵權，子弟滿佈要職，當時有「王與馬（司馬氏），共天下」的傳言，又有謝氏一族與王族並稱，南朝士族，王謝居首。其餘衆族各依門第高低，分配權利，不敢僭越。北方士族過江較晚，便被指為僮荒（南人呼北人為老僮或僮夫），即使人才可用，也止得浮沈微職，難升上流。士族享受的權利，有下列幾種：

入仕——南朝定制，甲族（世家）子弟二十歲登朝，後門（卑族）年過三十歲才得試作小吏。甲族開始就做祕書郎、著作郎、散騎侍郎等官，升遷極容易。寒賤人極少取得高級官職的機會，想轉成甲族更是不可能。晉吳遼有德行，郡守王韶之擢遼補功曹，遼自知門寒，固辭不就。梁時交趾（安南）人并韶擅長文學，請求作官，吏部尚書蔡撝說并不是貴姓，止給管城門的賤職。韶回鄉里謀作亂。寒賤人不得讓就得受辱，退讓還可保持「有德行」的虛名。

婚姻——門第相等，才通婚姻，否則視為極大罪惡。梁王源嫁女給富家滿氏，沈約上表彈劾，說王源污辱士流，莫此為甚。甚至說滿氏「非我族類」，強烈的等級偏見，竟否認同種人為自己的「族類」。西晉末周浚作安東將軍，偶過汝南富家李氏。李氏女絡秀烹菜精美，浚求絡秀作妾。絡秀父兄不許。絡秀說：「我們門戶低微，如果得連姻貴族，將來也許有大好處，何必憐惜一個女兒」，後來絡秀生周顥、周嵩兄弟二人。絡秀對兒子說：「我為李家門戶打算，屈身做周家的妾，你們如果不把李家當親戚看待，我也不要老命了」。李家因此得參與上流。東晉末楊佺期自矜門第極高，江左莫比，一般士族，却因楊氏過江較晚，又與僞荒通婚，共同排抑，不認楊氏為甲族。梁時侯景攻破臺城（南京玄武湖旁），迫脅蕭衍允許他求婚王謝。蕭衍說：「王謝高門，可向朱張以下去求」。門第界限，嚴格如此。

身份——士族與非士族間有不可侵犯的區別，皇帝也不能改變它。蕭贖（齊高帝）時，中書舍人紀僧真得寵，僧真自覺有士族風度，請求蕭贖說，臣出身武吏，榮任高官，請陛下允許臣列入士族。蕭贖說：這要江數（音效）認可，我不能作主，你可往見江數。僧真奉旨往見，竟登客位坐下。數命左右，移開我的坐牀，不要近他。僧真喪氣退走，告蕭贖道，士大夫真不是天子權力所及。何敬宗與到溉不和，罵溉身有餘臭，也冒充貴人。因為溉祖產之曾務農担糞。蕭道成（齊高帝）臨終遺詔說：「我本布衣素族，想不到做皇帝」。宋、齊、梁、陳四朝皇帝，出身都不是高門甲族。贊助他們成功的多數是寒賤人，後來雖然做將相大臣，並不能提高自己的身份。

家譜——士族得免徭役，得依門第高下取得祿位，得依政治特權侵奪庶民，因此中原士族流寓江東，子孫相繼二三百年，依然保持北方舊籍貫，不肯自稱江東土著。士族有名籍，藏在官府，庶民納贖

賂一萬餘錢，得冒入士籍。士族要防止假冒，特別重視家譜，家譜成爲專門的學問。

士族掌握着統治權，朝代改換，士族地位不變，所以南朝士人重家不重國，重孝（偽裝的孝）不重忠，種族恥辱更不在意中。他們的生活是：

傲慢——例如晉謝萬自矜高門，賤視一切。率軍屯下蔡，將士困苦，萬從不留意。兄謝安勸萬說：「你做元帥，應該時常接近部下，那有傲慢如此，能成事功」。萬聽安勸，召集諸將大會，手執鐵如意指四坐道，你們都是老兵。諸將愈益怨恨，遇燕慕容儁兵，不戰潰退，萬狼狽逃歸。

苟安——燕慕容儁派劉翔來見晉帝司馬衍。翔恨江南士大夫驕奢放縱，絲毫也不想恢復中原，報西晉滅亡的恥辱。某次朝廷貴臣大會，翔慷慨說道，中國喪亡，已經三四十年，人民被胡虜蹂躪，盼望晉兵去救，想不到諸君苟安江南，荒亂無聊，奢侈算是光榮，驕傲算是賢能，不說實在的話，不練有用的兵，諸君有何面目對主上和人民呢？朝臣們頗有愧色，苟安依然如故。

優閑——士族與庶民分別極嚴，庶民服勞役，士族坐享安樂。顏之推說南朝末年的情形道：「江南士族至今已傳八九代，生活全靠俸祿，從沒有自己耕田的，田地交奴隸佃客耕種，自己連起一撥土，耘一株苗也沒見過。人世事務，完全不懂。所以做官不辦事，管家也不成。都是優閑的緣故」。士族唯一的技能，就是有些人會做五言詩。有些人詩也不會做，公譏賦詩，請人代做。

腐敗——顏之推說梁朝士大夫，通行寬衣大帶大冠高底鞋，香料薰衣，剃面搽粉塗胭脂，出門坐車轎，走路要人扶持。官員騎馬就被人上表彈劾。建康（南京）縣官王復未曾騎過馬，見馬叫跳，驚駭失色，告人道，這明明是老虎，怎麼說牠是馬。後來侯景叛亂，貴族們肉柔骨脆，體瘦氣弱，不堪步行，

不耐寒暑，死亡無數。還有些貴族，因為百姓逃散，不能得食，餓成烏面鵲形，穿着羅綺，懷抱金玉，伏在牀邊等死。南北朝最大文學家庾信，先與梁宗室蕭詔有斷袖歡（同性愛），不久詔封長沙王兼郢州刺史，庾信還想繼續舊歡。詔對他冷淡，庾信大怒，跳上酒席踐蹋杯盤，指詔面道，你今天形容大異往日。當時客賓滿坐，詔很慚愧。士族生活醜惡到不可想像的程度。

九品中正制不僅在南朝行施，北朝士族雖在異族壓迫的下面，也還享受一部份的政治上特權，直到隋唐，士族制度才逐漸破壞。

第三節 南朝五朝的興亡

（一）東晉朝

空擁名號的皇帝——司馬睿（晉元帝）依靠士族的擁護，建立東晉朝，軍政大權，全歸最大的士族王氏。睿立六年被王敦逼迫，憂憤病死。子紹（明帝）繼立，在位三年死，壽二十七。子衍（成帝）繼立，在位十七年死，壽二十二。弟岳繼立，在位二年死，壽二十二。子聃（穆帝）繼立，在位十七年死，壽十九。衍子丕（哀帝）繼立，在位四年死，壽二十五。弟奕（廢帝）繼立，在位六年，桓溫謀篡位，廢奕，改立睿幼子昱（簡文帝），昱在位二年死，子曜（孝武帝）繼立。曜十一歲登位，稍長沈溺酒色，昏醉不醒，政權悉交弟會稽王道子，道子昏亂貪污，政權轉交兒子元顯，元顯年十餘，昏暴更甚。曜在位二十四年，被愛妾謀死。子德宗（安帝）繼立，德宗是個白癡，不會說話，也不知寒暑飢飽，生活全賴弟德文調護。桓玄篡位，廢德宗。玄敗死，劉裕謀篡位，殺德宗，立德文（恭帝），在位二

年，裕殺德文，晉亡。

大族的擁護——東晉皇帝前半期多是短命，後半期多是昏廢，如果不得大族支持，根本不能存在。司馬睿剛登位，王敦攻破京城，把他逼死，幸得王導擁護，敦不得奪位。司馬衍時，帝舅庾亮代王導執政，祖約、蘇峻舉兵反叛，攻破京城，幸得陶侃、溫嶠援救，蘇峻敗死。荊州是東晉西境的重鎮，司馬聘時，桓溫代庾翼鎮荊州，桓氏族驟興，實力超過王氏族。溫有雄才，常說「男子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他想對外建立武功，然後篡奪帝位，朝廷怕他成功，重用殷浩，處處給他牽制。後來殷浩北伐失敗，溫獨擅軍政大權，滅蜀，攻關中，收復洛陽，最後攻燕，在枋頭戰敗，死亡三萬人，威名大減。謝安、王坦之兩大族協力支持晉朝，溫憤恨發病死。司馬曜時，秦苻堅起大軍百萬攻晉，前鋒到淝水，謝安遣謝石、謝玄、謝琰率兵八萬拒敵，大破秦兵。淝水一戰，謝氏族挽救了東晉的危亡。謝安以後，政權歸道子、元顯，各大族一致對司馬氏離叛，東晉不得不在戰亂中趨於消滅。

東晉的政治——王導是創造東晉的元勳，他首先團結北方流寓的士族，使各依門第高下，享受政治上特權。「舉賢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權貴」；是東晉以及南朝傳統的政策。南方士族地位比較低，止能享受免役、蔭客等經濟特權，政治上絕少發展的機會。北方士族間、南北士族間、士族與人民間，充滿着不可調和的矛盾，王導的對策是「鎮之以靜，羣情自安」。這就是無法調和的矛盾，索性放任不理，求得暫時均衡的政策。貴族庾翼批評王導說，「江東政治，縱容豪強，蠹民禍國，法律專為抑制寒賤而設。往年豪強偷石頭城（南京西）倉米一百萬斛，却殺倉官塞責。山遐做餘姚縣長，查出豪強藏匿的窮民二千戶，却被衆人驅逐，不得安位任職」。庾翼認為這是王導昏膠的政治，把東晉敗壞了。其實王導

犧牲人民，收買士族，正是被稱為賢相的主要原因。後來謝安執政，也是略舉綱領，不察細目，每遇角難，「鎮之以和靜」，不讓矛盾爆發起來。所以王導謝安，並稱賢相。司馬道子專權，破壞各大族間勢力的均衡，更促進東晉很快的滅亡了。

東晉的滅亡——東晉政權，建立在多種矛盾的暫時均衡上。它的滅亡，就在於均衡的破壞。桓溫篡晉不成，桓氏族仍盤據荊州，司馬道子專權，王恭、殷仲堪開始叛變，桓玄（溫子）、庾楷、楊佺期繼起，推王恭作盟主，合力進攻京城，晉朝危急，勢將顛覆。道子利用叛軍間矛盾，賄買恭部將劉宇之殺恭，仲堪、佺期、桓玄等猜疑互爭，相率退兵，各據州郡獨立。朝廷政令，止能在東方諸郡（會稽、臨海、永嘉、東陽、新安、吳、吳興、義興八郡）行施，統治階級本身分裂，因而發生大規模的農民起義。

中級士族孫泰，世奉五斗米道，王恭亂起，泰借討恭名義，聚徒屬數千，陰謀作亂。司馬道子殺泰，泰兄子恩逃入海島，招集亡命百餘人，等待機會報仇。元顯貪虐，為防禦荆州的進攻，發東方諸郡「免奴為客」人集合京城充當兵役，號稱「樂屬」。地主（樂屬的主人）和佃客（樂屬），當然都怨恨，孫恩乘民心騷動，從海島率徒屬攻殺上虞（浙江上虞縣）縣長，轉攻會稽，殺郡守王凝之。會稽謝鍼，吳郡（江蘇吳縣）陸瓌，吳興（浙江吳興縣）丘昺，義興（江蘇宜興縣）許允之，臨海（浙江臨海縣）周胄，永嘉（浙江永嘉縣）張永等及東陽（浙江金華縣）新安（浙江淳安縣）凡八郡人，同時起義，殺戮官吏貴族，響應孫恩，不到十天，聚眾數十萬，恩據會稽，稱徒屬為長生人，捕獲官吏，斬成肉糜，劫掠富人財物，燒燬城郭倉庫，婦女抱嬰兒不能逃走，被恩部衆投入水中，祝告道：「賀你先登仙堂，我們隨後奉陪」。窮苦農民久受統治階級的壓迫，一朝起義，止有與汝同死的決心，却沒有革命

理論的指導，野心家乘機利用，奪取起義的成果，農民一無所得，依然受地主政權的剝削。

東晉失去東方八郡，連京城附近幾縣，也是民心浮動，危機潛伏，道子命謝琰、劉牢之攻孫恩，相持多年，互有勝敗，牢之部將劉裕擊敗恩，前後殺傷恩衆二十餘萬人，裕因此造成篡晉的基業。

佔據荊州的桓玄，攻滅殷仲堪楊佺期，統一南京的上游，乘朝廷專力對付孫恩，大舉入寇，攻破京城，流竄道子，殺元顯及晉宗室，廢司馬德宗，晉朝臣全部歸降，玄自立爲楚皇帝。

晉大將劉牢之先降桓玄，被玄逼死。劉裕起兵攻殺桓玄，盡滅桓氏族，復司馬德宗帝位，政權全歸劉裕。後十五年，劉裕篡晉，東晉亡。

東晉十一帝，首尾一百零四年。

(二) 宋朝

劉裕的事業——劉裕是破落的低級士族，也是被鄉里賤視的無賴窮子。僑居京口，家貧不能讀書，曾做農夫、樵夫、漁夫及賣履小販。酷愛賭博，曾因欠大族刁遠賭債三萬錢，被連縛馬橋上索債。裕富貴後，滅刁氏族，令貧民分刁氏財物，整天取不盡。孫恩亂起，裕在劉牢之軍中當小軍職，勇健有膽氣，屢立戰功。當時諸將專掠民財，比孫恩尤殘暴，裕獨申明紀律，不甚擾民。桓玄篡晉，裕在京口聚衆百餘人，攻入京城，桓玄逃歸荊州，裕殺玄，恢復晉朝。

劉裕勝利的原由，不僅軍事上無人敢敵，主要還是依靠政治上的某些改革。晉政寬弛，綱紀不立，豪強橫暴，小民窮蹙，桓玄篡晉，也想改革舊弊，可是空立規章，民間受苦更甚。劉裕出身低級士族，瞭解社會實際情狀，他的施政綱領是禁止官吏過度作惡，減輕人民過重負擔，用人依門第高低，不讓微

俾爭競。這樣，士族制度的政權，又重新穩定起來。

劉裕知道篡奪帝位，必需對外用兵，養成無比的威望，才能鎮壓大族，不敢反抗。所以國內矛盾略見鬆緩以後，即時動兵北伐，先滅南燕，繼滅後秦，俘獲燕帝慕容超，秦帝姚泓，送京城斬首示威，他的功業，遠過桓溫，東晉百年政權，自然非轉讓劉裕不可。

宋朝的衰亡——東晉皇帝大抵庸弱無能，不會做好，也不會作惡。士族執政，止限王、謝、庾、桓幾族，他們多少顧慮些清議，私人行為還不敢過分放縱。宋以後，統治階級一切醜穢殘暴的惡性，盡量發揮出來，這些惡性，引起無數的屠殺和極重的剝削，人民痛苦，不言而喻了。

劉裕篡晉後三年病死。子義符（少帝）繼立，在位二年，因昏狂被殺。裕第三子義隆（文帝）繼立，在位三十年，太子劭殺義隆自立。義隆第三子駿（孝武帝）舉兵殺劭。駿立十一年死，子子業（前廢帝）繼立，在位一年被殺，年十七。義隆第十一子彧（明帝）繼立，在位八年死，子昱（後廢帝）繼立，在位五年，蕭道成殺昱，立彧第三子準（順帝），道成又殺準篡宋，宋亡。

皇帝是統治階級最高的代表人，他們的行為，也就是整個統治階級行為的代表，依史書所記，簡略舉出幾條如下：

穢行——劉駿與叔父義宣的女兒淫亂，義宣怒，駿殺義宣，密取義宣女入宮，改姓殷氏。子業取義隆女新蔡公主作妾，改姓謝氏。子業姊山陰公主淫穢無比，對子業說，你有後宮數百，我止駙馬一人，事不公平。意至於此。子業給她三十個男妾，稱為面首。彧宮內宴會，命婦女裸體作樂，彧與姑姊妹共看歡笑。王皇后用扇掩面不看，彧大怒。

暴行——子業做太子時，常被駿斥責。駿死，子業做皇帝，要發掘駿墓報仇。太史說掘墓對子業不吉，才免發掘。取糞便澆墓上，大罵酒糟鼻子奴（駿嗜酒鼻紅）。子業猜忌殘忍，大殺朝臣，又想殺叔父休仁、休祐、彥等，毆打凌辱，無所不至。彥最肥稱爲豬王，休仁稱殺王，休祐稱賊王，休秀目似驢，稱驢王。掘地成泥水坑，裸瘞伏坑內，坑前置木槽盛飯，攪和雜物，令彥學豬就槽食，用爲歡笑。彥性好殺，率侍從各執刀矛，在街上搜尋男女老幼，犬馬牛驢，遇見便殺，人民白晝不敢開門。隨身帶着鉗鑿刀鐮，作擊腦槌陰（生殖器）剖心破腹的工具，每天殺幾十人，經常有臥屍鮮血在眼前，才覺快意，否則慘慘不樂，如有所失。彥性猜忌忍虐，信鬼神，多忌諱，言語文書，必需避忌禍敗凶喪等字以及類似不吉的辭句，如驕字像禍，改驕爲驪，諸如此類，臣下誤犯必加罪戮。

貪侈——義隆患瘡病，朝政委弟義康代理，義康私奴多至六千餘人。義隆忌義康權重，殺義康，委任弟義恭，義恭每年用費多至三千萬錢。駿貪財物，州郡官還朝，必令貢獻，或強使賭博輸錢，盡其所才有才滿意，大修宮室，土木被錦繡。彥奢侈過度，每造器具，必備正副次三等各三十件，造湘宮寺，窮極壯麗，自稱功德極大。老臣虞愿道：「這都是百姓賣兒貼婦錢造的，如果佛有知識，應該慈悲歎怒，罪比浮屠（塔）還高，有什麼功德可言」。彥大怒。義隆見劉裕傳下來的耕犁，知道父親出身寒賤，覺得很可恥。駿見劉裕日常用的葛燈籠、麻繩拂，羞得說不出話，勉強對臣屬說，鄉下老頭有這些總算不差了。

屠殺親屬——劉裕七子，義苻、義真被徐羨之所殺，義隆被長子劭所殺，義康被義隆所殺，義恭被子業所殺，義宣被駿所殺，僅義季飲酒醉死，留有後代，其餘連子孫都被殺盡。義隆十九子，劭滂二人

因殺父被誅，曠殺四人，曠殺四人，蕭道成殺一人，天死三人，逃禍降魏一人，善終二人。僅降魏一人留有子孫。曠二十八子，天死十人，子業殺二人，曠殺十六人，子孫無一得存，曠肥胖陽痿，取他人子作子，凡九人，都被蕭道成殺死。劉裕七子四十餘孫六七十曾孫，大部份自相殘殺，同歸於盡。

宋八帝，首尾凡六十年。

(三) 齊朝

蕭道成（齊高帝）出身中級士族，僑居南蘭陵（江蘇武進縣），劉曠時立軍功，得參預朝政。曠死，子昱立，道成權位益盛。桂陽王劉休範舉兵來伐，被道成戰敗，道成殺昱立準，又殺準篡宋，建立齊朝，道成免百姓積欠的賦稅，賜窮困人每人穀五斛。他在位四年，常說，「我治天下十年，常使黃金與泥土同價」。大概他對人民剝削比宋朝寬些，因此鞏固了政權。

道成死，子曠（武帝）繼立。曠性奢侈，妃妾萬餘人，宮內不能容，還以為太少。道成殺劉氏子孫不留一人，臨終囑咐曠說，「劉氏如果不是骨肉相殘，他族那得乘亂奪位」。曠在位十二年，遵遺囑不殺兄弟。

曠死，孫昭業（廢帝）立。昭業幼年令女巫楊氏祝禱父長懋（文惠太子）速死。長懋死，又令楊氏祝禱祖父曠速死。私養無賴二十餘人，共衣食臥起，妃何氏與無賴交歡，昭業不禁。常恨用錢不得快意，對叔祖母庾氏說，「阿婆！佛法說有福生帝王家，今反是受大罪，不及街上屠沽富兒百倍」。即位後，首先送母王太后男妾三十人。自己縱情遊嬉，隨意賞賜，每見錢罵道，「我從前想你一個不得，今天你敢不讓我用麼？」曠聚錢八萬萬，金銀布帛不可數計，不滿一年，被昭業耗盡。昭業立一年，被族祖

鸞（明帝）殺死。

鸞殺昭業立昭文（廢帝），又殺昭文自立。鸞在位五年，專事屠殺。道成子十九人，隨子二十三人，除道成次子暹早死，其餘都被鸞滅絕。鸞死，子寶卷（東昏侯）繼立。

寶卷年十六。每月出宮遊二十餘次，路上見人，隨手格殺。有一孕婦不能避走，即時剖腹看胎兒是男是女。宮殿三千餘間，被火燒毀，寶卷大興土木，裝飾金玉富麗無比。鑄金蓮花，使寵妾潘妃行蓮花上，稱為步步生蓮花。潘妃服飾窮極奢侈，琥珀釧一隻值一百七十萬錢。君臣橫徵暴斂，百姓困窮，號哭滿路。宮殿壁上，多畫男女穢褻圖，又與諸姊妹淫通。有人託言曾見鸞在陰間發怒。寶卷大怒，縛草像鸞形狀，斬首懸門上示衆。寶卷立三年被同族蕭衍殺死。衍立寶融（和帝），一年後殺寶融自立。齊亡。

齊六帝，首尾共二十三年。

（四）梁朝

蕭衍（梁武帝）篡齊，建立梁朝。他廣泛收買士族，下詔凡諸郡國不得仕進的舊族，派官搜索，使每郡有一人。置州望、郡宗、鄉豪各一人，專掌搜索舊族（當時名義上有州二十三，郡三百五十，縣一千二十二）。東晉以來，湮沒不顯的卑微士族，都得仕進的機會。他優容士族和官吏，犯罪橫行，全不受法律的制裁。百姓有罪，刑罰苛刻，絕不寬宥。官吏弄權枉法，賄賂成市，二歲刑以上，每年至少五千人。曾有老人攔衍車說道，陛下待百姓過嚴，待官吏過寬，這樣治國，怕不能久長。衍又大興佛法，屢設救苦齋、無遮會，說替百姓求福。到同泰寺捨身作奴，教羣臣出錢一萬萬贖皇帝出寺，前後三次，

皇帝出家，窮人却加重了三萬萬的負擔。同泰寺塔焚毀，衍說這是我的道高，所以魔鬼作怪，應該造更高的塔。大興土木，塔高十二層，將成，侯景亂起，塔工才停止。衍遵佛法大行慈悲，每斷重獄，一天不快樂，表示自己好生惡殺。貴族殺人劫財，一切不問，至於人民受苦，並不在意。屢次動兵伐魏，爭奪沿淮土地，戰爭中人民死傷無數。曾聽魏降人王足計，壅淮水灌壽陽，發徐揚二州民二十戶取五丁，役人及戰士合二十萬，築浮山堰（在安徽鳳陽縣）。役人担負木石，肩肉腐壞，疫病流行，屍骸滿路，蟪蛄聲晝夜薨薨。正當衍大做功德的時候，京城人說傳有妖怪專取人肝肺饜天狗，百姓大懼，二十天才平靜。後來說言又起，公然指明皇帝取人肝肺饜天狗，民間驚駭，黃昏便閉門，待杖自衛，幾個月才平靜。

衍晚年浪費愈大，貪心更盛，受東魏叛將侯景降，想奪東魏的土地，屢次出兵戰爭。景乘梁人民窮困怨恨，叛衍攻京城，景宣佈衍等罪狀說，「皇帝有大苑囿，王公大臣有大第宅，僧尼有大寺塔，普通官吏有美妾滿百，奴僕數千，他們不耕不織，錦衣玉食，不奪百姓，從何處得來」。各州郡發來救兵三十餘萬，互相掠奪，人心離散，毫無鬥志。景攻破京城，救兵相率退去，衍餓死。

衍在位四十八年，死後侯景立衍子綱（簡文帝）。三年，景殺綱自立。衍子繹（元帝）據江陵稱帝。繹猜忌殘酷，殺兄弟宗族多人，西魏攻殺繹。陳霸先立繹子方智（敬帝），在位三年，霸先殺方智自立。梁亡。

梁四帝，首尾共五十六年。

陳霸先（陳武帝）吳興人；家世寒賤，不列在士族。早年當里司、油庫吏，傳令吏等微職，後來得小軍職，因鎮壓廣州農民起義，官位漸顯。侯景滅梁，霸先與王僧辨擊殺侯景。霸先襲殺僧辨，又殺蕭方智，自立為帝，建立陳朝。

霸先在位三年死，兄子蒨（文帝）繼立。蒨立七年死，子伯宗繼立。在位三年，蒨弟瑒（宣帝）廢伯宗自立。瑒在位十五年死，子叔寶繼立。

叔寶驕淫，飲酒少有醒時，隨從美女千餘人，使張貴妃、孔貴人等八人夾坐左右，文士江總、孔範等十人參與宴會，號稱狎客。先令八美人製五言詩，十狎客同時和詩，遲成罰飲酒。君臣酣醉，從夜達旦。盛修宮室，永不休止。稅江稅市，百端斂錢，刑罰暴虐，牢獄常滿。楊堅（隋文帝）統一北方。發大兵伐陳，叔寶道，從前北齊三度來攻，北周兵也來過兩次，都大敗逃去，楊堅這次來攻，一定送死。孔範也說，隋兵決不能渡長江。君臣依然飲酒做詩，守將告急求救，一概不理，隋兵渡江滅陳，俘叔寶，陳亡。

陳五帝，首尾共三十三年。

東晉建國江東，南北分裂。南朝疆域，晉末宋初最大。晉奪得蜀，宋擴地到黃河北岸。蕭齊時失去淮北。梁時與北魏爭沿淮土地，互有勝敗，境地比蕭齊略大。侯景亂後，梁盡失長江北岸。西魏取蜀，又殺蕭繹，割江陵封蕭督（晉察）為梁帝（後梁）。蕭督降附西魏，建立小朝廷，與陳霸先對立。霸先所有土地，比蕭繹時更小。南朝地削勢弱，民窮財盡，統治者又是「全無心肝」的陳叔寶，隋兵兩路（韓擒虎自合肥直渡采石，賀若弼自江都直渡鎮江）渡江，叔寶還說長江天險，敵不能來。等到敵兵入

城，叔寶率妻妾家屬臣僚全部投降，降人從建邺往長安（隋都）五百里中累累不絕。分裂三百年的南北朝，從此又歸於統一。

第四節 南朝文化的發展

西晉末年，中原士族逃奔江東，建立南朝政權。他們在政治上、經濟上享受特殊的權利，生活非常優裕，地位非常鞏固，因之黃河流域的文化，移植到長江流域，不僅是保存舊遺產，而且有極大的發展。中國古文化極盛時代，號稱漢唐兩朝，南朝却是繼漢開唐的轉關時代。唐朝文化上的成就，大體是南朝文化的更高發展。西晉以前，長江流域的經濟和文化，遠落在黃河流域後面；南北朝時代，南方文化超越北方，經濟也逐漸發展起來；唐以後，黃河流域的經濟和文化，都落在長江流域後面，這一轉變的原因，不能不說是由於中原士族的南遷。

南朝士族生活的優裕，宗教迷信的盛行，產生以華美為特色的文化。

（一）文學

詩三百篇是兩周歌詩的總集，句法以四言（字）為主，稱為四言詩。兩漢樂府歌辭以及不入樂的詩篇，句法以五言為主，叫做五言詩。東漢末（建安時代）魏晉五言詩高度發展，到南朝五言詩益被重視，不能作詩，幾乎不得參與士族的讌會。

戰國末楚國屈原，趙國荀況創造辭賦，屈原一派傳到漢朝，非常發達，叫做楚辭或屈原賦，漢朝人自造的賦體，叫做漢賦或古賦。南朝作者造句更美，對偶益工，用事（典故）益富，叫做俳賦。大抵南

朝士族人能作五言詩，賦非著名文士不敢做。

南朝詩賦在形式上有新的創造，就是句法對偶化、聲律（平仄）化。漢以前詩賦，止有韻脚，沒有平仄，建安時代曹植採取梵唄中聲律，應用在五言詩，於是偶有律句的出現。西晉文士如陸機、陸雲，漸知平仄的重要，但不能自由運用。宋范曄、謝莊等人，發明詩賦中用平仄的規律，如范曄獄中與諸甥侄書，謝莊赤鸚鵡賦，對聲律的研究，確有進展。齊梁時代，沈約、王融創四聲（平上去入）八病（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正紐、旁紐）說，沈約作四聲譜，劉勰作「文心雕龍」，把范曄、謝莊祕而不宣的訣法，傳播文學界，此後詩、賦、駢體文，全依聲律製作，益增華美。梁陳時代，庾信、徐陵集南朝文學的大成。庾信降北朝，歷仕周隋二代，北方盛行庾信體，唐朝的律詩、律賦，就是南朝徐庾體的發展。

長短不齊近於言語的文辭，叫做散體文，句法齊整，四字或六字成句的文辭，叫做駢體文。西漢散體文極盛，駢體文也在西漢開始。東漢以下，駢體文盛行，魏晉作者如建安七子（曹植為首）、潘岳、陸機稱為駢文的模楷。南朝駢文，既重對偶，尤重聲律，駢體轉化成四六體，再轉成為唐朝的四六體。東漢以來衰落到極度的散體文，正當西晉駢體極盛的時候，散體文又開始萌芽，經過南朝長期的發展，到唐朝成為陳子昂、韓愈的古文。古文模倣古代人口語，與作者當時口語相差甚遠。

（二）經學

講明儒家經典的學問，叫做經學。兩漢經學極盛，魏晉時代改變兩漢煩瑣的學風，解經以清通簡要為主。南朝儒生發展這一派的經學，稱為南學。唐宋以來所謂十三經注疏，完全依據南朝的經學。

經學中的三禮學（周禮、儀禮、禮記），專講區別尊卑親疏貴賤，最適合士族制度的需要，因之禮學在南朝特別發達。宋何承天刪舊行的禮論八百卷為三百卷。梁徐勉撰五禮，共一百二十帙；一千一百七十六卷，八千一百九十九條，其中凶禮（喪禮）多至五千六百九十三條。講三禮尤其是講喪服部份，是南朝儒生的專門學問。

思想上融合儒佛兩家，禮記中的中庸篇是最好的媒介。宋戴顓撰中庸傳，蕭衍撰中庸講疏，無名氏撰中庸義。中庸篇從禮記中提出單行，後來兩宋理學家竊取佛教學說，借中庸篇高談儒家的性命哲學，南朝已經啓示出途徑。

（三）哲學

東漢末老莊學派（玄學）開始復活。魏晉時代玄學大發展，手執麈尾，林下清談，成為士族的專業。東晉玄學與佛學融合互助，如名僧支遁講莊子逍遙篇，標舉新旨，玄學家殷浩博通佛經，談鋒莫敵。王導以下，無不專心哲學，力爭名譽。衛玠與謝鯤談玄，彼此辯難，一夜不眠，玠向有瘳病，病發身死。支遁，殷浩，各負重名，二人相避不敢見面。這類例證很多，足見哲學研究的盛行。宋以後，佛學比玄學更發展，與儒學成尖銳的對立，宗炳作明佛論，主張人死神不滅，何承天作論駁宗炳；承天作達性論，主張人貴物賤，否認佛家衆生平等說，顏延之作論駁承天。大抵南朝哲學家析理精細，反覆深入，辯駁解答多至七八次，始終保持嚴肅態度，不動意氣，這一點堪稱論家的良好模範。齊梁時代，儒佛兩家力求融合，為統治階級更進一步服務，蕭衍是這一派的代表；一部份儒者發揮儒家崇實思想，攻擊佛教迷信空寂的流弊，范缜神滅論是這一派的代表。陳朝文學極盛，哲學漸趨衰落。因為佛教得蕭衍

的擁護，在政治上、思想上完全戰勝了儒家學派，儒學不敢再和佛教鬥爭，本身發展也就停頓了。隋唐時代佛教繼續發展，是依靠它內部各派間的鬥爭，儒學和玄學都不成爲佛教的對手。

(四) 醫學

南朝士族多精醫學。殷浩妙解脈理，治百歲老婦人病，一劑便癒。殷仲堪親爲病人診脈製方，藉示仁慈。宋孔熙先善療病，兼能診脈，羊欣善醫術，撰藥方數十卷。就隋書經籍志所載南朝醫藥書：有脈理、病理、藥性、製藥、針灸、孔穴、製丸、製散、製膏、製丹方、單方、驗方、家傳秘方。分科有小兒科、產科、婦女科、癰疽科、耳眼科、傷科、瘡疾、癩病、軟脚病、飲食法、養生術、男女交接術、人體圖、獸醫科（馬牛駝驢）、印度醫方。撰書人多是著名士族，科目分得很精細。

(五) 藝術

書法——中國文字姿勢與圖畫相近，因之寫字成爲藝術的重要部門。宋王僧虔撰文字志，訂定字體三十六種，齊王融訂定六十四種，梁蕭繹擴充到一百種。其中五十種用純墨，五十種用采色。字體有龍虎篆、花草隸，鳥蟲書等名目，圖畫技術運化在字體上，寫字與繪畫，同樣能寄託作者的情思，東漢杜度、張芝、崔瑗，擅長草書，照趙壹非草書篇說：「當時文人學習草書，十天用一枝筆，一月用幾丸墨，衣袖常污，唇齒常黑，臂腕流血，不肯休止」。師宜官能作大字方一丈，小字方寸中容一千字。宜官時常空手到酒家飲酒，壁上寫幾個字，觀衆雲集，酒家賣買驟增，不要宜官的酒錢。重視書法的風氣，東漢已經盛行。東漢末蔡邕善篆隸，創造筆法，傳授到東晉王羲之，集寫字技術的大成，被稱爲書聖。南朝統治階級上自帝王，下至僧道，寫字著名的不可勝數，大抵都不及王羲之。羲之論書法說：

「要寫字，先得凝神靜思，預想字形大小、俯仰、平直、振動，令筋脈相連，變化莫測。先有思想，然後作字，如果平直沒有變化，上下方整，前後齊平，這不是寫字，只是點劃罷了」。

圖畫——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說，「象物必在於形似，形似須全其骨氣，骨氣形似，皆本於立意，而歸乎用筆，做工畫者多善書」。南朝士族特重書法，因之圖畫也同時發達。東晉朝如司馬紹、王羲之、王獻之、顧愷之、戴逵、戴顓、宋朝如陸探微、宗炳、謝莊，齊朝如謝赫、劉瑱、毛惠遠，梁朝如蕭繹、陶弘景、張僧繇，陳朝如顧野王，都是最著名的畫家。他們富有藝術修養，改革舊作風，創造新意境。例如顧愷之多才藝，尤工丹青，號稱三絕（畫絕、才絕、癡絕）。瓦棺寺僧設大會請朝官布施，朝官施錢最多不過十萬，愷之獨布施一百萬，令寺僧備一新壁，愷之閉門月餘，畫維摩詰像一軀，告寺僧說，觀衆第一日可請施錢十萬，第二日五萬，第三日隨意布施。畫畢開寺，維摩詰畫像光彩耀目，據說有「清羸示病之容，隱幾忘言之狀」。幾天得施錢百萬。謝安稱愷之畫生人以來所未有，因為他能自創新意。他如宗炳善畫山水，顧景秀善畫蟲鳥，謝莊製方丈木版，畫中國山川疆域，分開是一州一郡，集合是全國地圖。謝赫善寫真，稱南朝第一，劉瑱善畫美女，毛惠遠善畫馬，都稱當世無匹。蕭繹善畫外國人物，張僧繇專畫寺壁。僧繇曾在江陵天皇寺畫盤舍那佛及仲尼十哲像。蕭衍問僧繇何故佛寺中畫孔聖人。僧繇答，將來還得靠他。後來北周滅佛法，焚毀寺塔，天皇寺有孔子像，獨得保全。

南朝書畫家不僅技術精卓，理論也為後世藝術家所遵守。論書法如衛夫人《筆陣圖》王羲之《題筆陣圖後》，蕭衍《觀鍾繇書法十二意》，論畫法如顧愷之論畫，謝赫論六法（一氣韻生動，二骨法用筆，三應物像形，四隨類賦彩，五經營位置，六傳模移寫），王微敘畫。唐以後書法、畫法，從沒有人

能超越南朝的範圍。

雕刻——戴逵工書畫，人物山水，妙絕當時。逵又善鑄佛像及雕刻，曾作無量壽佛木像高丈六，並旁侍兩大菩薩。因舊傳雕刻術朴拙，不能起人敬心，逵潛坐帷中，密聽觀衆批評，所有褒貶，悉心研究，接連三年，修成新像，衆人驚服。逵子顥，傳父業，宋太子在瓦官寺鑄丈六金像，像成覺頭面瘦小，工人無法修改，請顥審視。顥說，這不是面瘦，是臂胛過肥。削損臂胛，形相很雄偉。其他雕鑄如梁釋僧祐造石像，坐軀高五丈，立形高十丈；釋法悅鑄丈九金像，用銅四萬三千斤，技術也頗可觀，不過能創造新意的還得推尊戴氏父子。

幕搨術——顧愷之有幕搨妙法，用好紙依法上蠟，搨名畫不失神采筆意。唐朝搨本盛行，無意中成爲印刷術的濫觴。

南朝貴族大營宮室，僧徒盛造寺塔，建築術一定很發達。貴族多擅長音樂，創製新聲。又圍棋與書畫同樣重視，稱爲手談，或稱坐隱，也算藝術的一種。凡是精神上享樂的技藝，南朝都把它發展了。高歡說，江東有蕭衍老翁，專講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企慕他，說是正朔所在。隋滅陳，得清商樂，楊堅說「此華夏正聲也」。北人承認南朝文化是華夏正統，不僅音樂一端，所以軍事上北朝戰勝南朝，文化上却是南朝領導北朝。

簡短的結論

南朝政權，完全依靠大地主階級的擁護，所以人民受豪強的壓迫，特別嚴重。土地集中在士族手

中，農民既缺乏耕地，又受賦稅徭役的驅迫，不得不投奔士族求蔭庇，做佃客或奴婢。

士族享受政治上經濟上各種特權，生活非常優裕，朝代五次變動，士族的地位相承不變。

士族子弟依門閥高低，分享官位，大抵碌碌無能，不堪負擔大事。止有國家遇到危難的時候，素族寒人，才得藉軍功參與政權。軍功較大的也就篡奪帝位，建立新朝。劉裕、蕭道成、蕭衍都是素族，陳霸先更是寒人。輔佐他們起事，相當有才能的功臣，出身全屬卑賤。所謂世族高門，除了做官食祿，別無表現。

南朝整個統治階級腐敗殘忍，單就帝王家庭互相屠殺的一端說，他們的行為，使人感覺到統治階級爭奪權利的猙獰可怕。

蕭衍崇奉佛教，高談儒學，他在位四十幾年，算是南朝最興盛的一個時代，實際是士族壓迫寒人、地主剝削農民最典型的一個時代。

士族爲了自己的享受，對文化和藝術有頗大的發展。唐朝的文化和藝術，是繼承南朝並把它擴展起來。

第六章 異族同化時代——北朝

北魏公元三八六年——五三四年 西魏公元五三五年——五五六年

東魏公元五三五年——五四九年 北齊公元五五〇年——五七七年

北周公元五五七年——五八一年

第一節 北朝魏、齊、周的興亡

(一) 北魏

鮮卑族本是東胡小部落，西周初年，曾朝貢中國，參加周成王的歧陽大盟會。東漢初匈奴衰弱，鮮卑族代興。漢魏間鮮卑大人檀石槐，軻比能盡取塞外匈奴舊地，西接烏孫國（新疆西部）；東到遼河流域，東西萬二千里，南北七千餘里，廣大的地區，全被鮮卑族佔據。他們連年侵擾幽（河北省）并（山西省）二州邊境，成爲中國北方新起的大種族。

鮮卑種類複雜，散佈區域極廣。當中國秦末漢初時候，受匈奴冒頓單于壓迫，從遼河流域逃到極北大鮮卑山（山不知所在）。後來逐漸南下，人口繁衍，部落衆多，畜牧射獵爲業，生活簡單樸野，刻木契作符信，沒有文字。檀石槐開始用奴隸（俘虜）捕魚，補充食糧，同時也開始世襲制度，各部大人（酋長）不再推選。軻比能得中國降人，造兵器甲盾，並學文字和兵法。檀石槐軻比能兩族，魏晉間隱沒不

顯，繼起的強族有慕容氏、拓跋氏、宇文氏。各族在兩晉時代，先後接受中國文化，參與中原爭奪戰，慕容族起東北（都遼寧錦縣），建立燕國，統治中原五六十年。拓跋族起西北（都山西大同縣），建立魏國，宋元嘉（劉義隆年號）間，魏吞并黃河流域，結束五胡十六國混亂的局面，地大兵強，國力極盛。齊梁時代，漸就衰落，梁末分東西兩魏。高齊篡東魏，宇文周篡西魏，周又滅齊，隋篡周滅陳，南北再合為一個大國。從西晉末年到隋初統一，華族與許多異族作三百年的長期鬥爭，鮮卑族在異族中始終居主要地位。隋唐時代，歷史上著名人物，十之六七是鮮卑族後裔，唐朝人口恢復兩漢舊數量，鮮卑族的同化，不能不是重要原因之一。

拓跋族最先世襲的大人名力微。力微長子沙漠汗西晉初遊學洛陽，回國時用彈弓射落飛鳥，諸部大人人驚，說他學得晉人異法妖術，要壞亂鮮卑舊俗，把他殺害。力微死後，數傳至沙漠汗子猗盧，助劉琨守并州有功，晉愍帝封他做代公。猗盧始造城邑，定刑法，有兵二十餘萬，成立西北塞外一個強國。猗盧數傳至什翼健，建都盛樂（大同縣），遊牧生活開始轉變到農業定居生活。

什翼健死，孫珪（道武帝）繼立。珪勇健善戰，屯田務農。兼并附近部落，改國號為魏。燕慕容垂發兵十萬伐魏，珪大敗燕兵，坑殺降卒四五萬人，俘獲文武將吏數千，擢用俘虜賈閭、賈彝、晁崇等，使謀議政令制度。珪率步騎四十餘萬乘勝進取中原，奪得中山（河北定縣）、鄴（河南臨漳縣西南）等重要城鎮。燕帝慕容寶棄國逃奔龍城，黃河北部盡被魏佔有。珪破燕後，自稱皇帝（三九八），建都平城（大同縣東）。遷徙山東各州郡豪強百工雜夷十餘萬家充實平城。優禮中國士族，辨別族姓貴賤，多用儒生作官吏，命鄧淵定官制，董謐制儀禮，王德修律令，晁崇考天象，崔宏總裁國政。官爵分

九品，第一品至第四品是王公侯伯（貴族），第五品至第九品是文武官吏（主要是士族）。官吏取鳥獸名號，如使官稱鳧鴨，取迅速的意義；偵察官稱白鷺，取伸頸遠望的意義。珪曾問博士李先，天下何物最好，可以益人神智，先答，最好是書籍。珪令郡縣大搜書籍送平城。魏國基業，到拓跋珪才鞏固。

珪在位二十四年死，子嗣（明元帝）繼立。嗣死，子燾（太武帝）繼立。燾滅夏赫連昌，北燕馮弘，北涼沮渠牧犍，十六國至此全滅。燾佔有黃河流域，成立北朝，與南朝對立。興大兵號稱百萬伐宋，奪取淮南土地，進兵至長江北岸（江北瓜步）。宋文帝劉義隆竭全力禦敵，軍民殺傷不可勝計。魏士馬死傷過半，俘獲南人五萬餘家，罷兵北還。宋魏經這一次戰爭，宋國力大損，魏也從極盛轉向衰弱。東晉淝水戰後，這是南北決存亡的又一次大戰。

燾回軍一年後死。孫濬（文成帝），濬子弘（獻文帝）相繼嗣立。弘死，子宏（孝文帝）繼立。宏在位二十九年，盡力接受中國文化，改革鮮卑舊俗，鮮卑雜胡與華族同化，因此加速。宏嚴禁鮮卑人同族通婚。遷都洛陽後，改國姓拓跋為元氏，鮮卑人遷洛，稱河南洛陽人，死後不得還葬北土。朝廷議政，不得用鮮卑語。禁婦女戴帽着小襖。制定官品，州郡縣官吏依戶口多少給俸。建立地方組織，五家立鄰長，五鄰立里長，五里立黨長，稱為三長。更定新律令，州郡官受賊處死刑，吏民犯罪，多得寬免，都城每歲判死刑不過五六人。北朝政治，元宏時代，號稱極盛。這裏所謂極盛，自然是統治階級的福利，人民並不因政治極盛而獲得溫飽。齊州刺史韓麒麟說，「富貴家奴妾儻美衣，工商家僕隸厭珍食，農夫耕田，糟糠不飽腹，蠶婦紡織，短褐不掩體。小民飢寒，原因在富貴人的奢侈」。元宏時代，階級矛盾更深刻化了。所以形式上制度號令，詳備可觀，實際是風俗淫靡，紀綱廢墜，亂亡成爲不可避免的前途。

宏死，子恪（宣武帝）繼立。恪在位十七年，寵任姦佞，國政大壞。貴族豪門，崇尚淫侈，恪下令嚴立限度，節制放蕩，可是最放蕩的首推恪本人。發畿內夫役五萬五千人，築洛陽三百二十坊，迷信佛教，養西域僧三千餘人，擇嵩山形勝處造閼居寺，備極壯麗。貴族傲劾，佛教大行，州郡共造寺廟一萬三千餘處。佛寺的發達，說明人民負擔的嚴重。恪即位時，幽州人王惠定聚眾起義，自稱明法皇帝，末年幽州僧劉僧紹聚眾起義，自稱淨居國明法王。這兩個起義軍都揭明法做號召，足見人民感受法令不明的痛苦。

恪死，子詡（孝明帝）繼立。拓跋珪定制，太子生母必需賜死，恪廢舊制，詡母胡太后獨得不殺。詡立時年六歲，胡太后擅權，荒淫殘虐，無惡不為。她深信佛法能減輕罪過，大興寺塔，伊闕山（洛陽）造石窟寺，宮側建永寧寺，鑄丈八金佛像一軀，中等金像十軀，玉佛二軀。造九層塔，高九十丈，塔上立柱高十丈，夜靜鈴鐸聲聞十里。僧房千間，珠玉錦繡，駭人心目。佛教傳入中國，塔廟建築宏大，推胡太后第一。恪初即位，在龍門山（洛陽）鑿二佛龕（晉塔），各高百尺，詡又鑿一龕。前後二十四年，凡用八十萬二千餘工。其他營建寺塔，布施僧眾，賞賜幸臣，所費不貲，却從不對人民施些小惠。宗室權豪，也競賽饒富，窮極享樂。高陽王元雍有奴僕六千，妓女五百，雍一食值錢數萬。河間王元琛與雍比富，駿馬十餘匹用銀槽餵養，招集王公宴飲，食器有水精（玻璃）鍾、馬腦碗、赤玉壺，制作精巧，都不是中國產物。章武王元融看了懊惱，臥床三天不能起，其實元融財物，並不比元琛少。魏君臣驕奢如此，人民的災難，不言可知了。

詡在位十三年，被胡太后殺死。詡在位時，北邊六鎮（武川、撫冥、懷朔、懷荒、柔玄、禦夷）守軍

叛變，農民到處起義。統治階級分裂互爭，胡太后鬥爭劇烈，想借大都督爾朱榮兵力，推倒胡太后，太后殺胡，爾朱榮殺太后，立子攸（孝莊帝）為帝。榮謀篡魏，殺王公朝臣二千餘人，元氏宗室大部殲滅。子攸殺榮，榮族人爾朱兆等起兵攻洛陽，殺子攸，立元恭（節閔帝）為帝。兆部將高歡據鄆叛，立元朗（廢帝）為帝。歡擊敗爾朱氏，奪晉陽（山西太原縣）作根據地，自稱大丞相，封齊王。又奪洛陽，殺元恭、元朗，別立元脩（孝武帝）。脩居洛陽，歡居晉陽，事實上魏政權已經消滅了。

脩在位三年，謀殺高歡不成，奔投關西大都督宇文泰。歡立元善見（孝靜帝），遷都鄴，稱為東魏。秦惡脩獸行，殺脩立元寶炬（文帝），稱為西魏。

（二）東魏與北齊

高歡是鮮卑化的漢人。祖高謐犯法徙懷朔鎮，高氏累世戍邊，習俗全同鮮卑。歡幼年當通信兵，到洛陽受笞辱，回鎮結客，與侯景等友善，想乘機起事。歡初投六鎮叛兵首領杜洛周，繼投農民起義軍首領葛榮，最後投爾朱榮，勸榮叛魏。榮死，歡從爾朱兆，又誘六鎮叛兵從己叛兆。歡出身微賤，兵力不及爾朱氏遠甚，可是幾次戰勝，竟成帝業。當時爾朱族與拓跋族間，六鎮叛兵與統治階級間，漢人與鮮卑人間充滿着尖銳的矛盾，歡把這些矛盾利用了，齊史稱他「把握時機，變化若神」，確是適當的批評。

歡與宇文泰屢次大戰，各有勝敗，勢力相等。歡死，子高澄繼齊王位。俘虜蘭京（南朝人）配厨下作奴，求贖身不允，京刺殺澄。澄弟洋（文宣帝）篡魏，殺善見，建立齊朝。洋殘虐無人理，作大鑊、長鋸、剉刀、鐵錐等刑具，陳列庭前，隨意殺戮，用作戲笑快樂的資料。宰相楊愔取獄中罪囚立殿下，

叫做供御囚，洋想殺人，執囚應命。洋既殘忍，法官訊囚，習尚嚴酷，或燒鐵犁使罪人立犁上，或燒鐵輪，使罪人穿臂輪中，罪人不勝痛苦，誣伏求速死。洋曾問魏宗室元韶，漢光武何故中興。韶答：爲殺劉氏不盡。洋殺韶及元氏長幼三千人，投屍漳河，鄰人好久不敢食魚。元氏婦女沒入官或賜人作奴婢。元氏經爾朱榮、高洋兩次慘殺，止留存元蠻、元文遙等數家，幾乎全族殲滅了。洋在位十年死，子殷（廢帝）繼立。一年，洋弟演（孝昭帝）殺殷篡立。演在位二年死，弟湛（武成帝）立。湛淫昏不亞高洋，行爲無異禽獸。湛傳位子緯，自稱太上皇帝。緯昏悖狂亂，與湛類似，止是家族間還不雜交淫穢，比湛略好一些。周滅齊殺緯，高歡子孫無少長都殺死。北齊亡。

（三）西魏與北周

宇文泰是漢化的鮮卑人。先在葛榮起義軍中，榮滅，投爾朱榮，又棄榮投賀拔岳。岳死，泰統岳軍，佔有關中土地。元脩投奔泰，泰殺脩立寶炬。寶炬在位十七年死，子欽（廢帝）立，在位三年，泰廢欽立廓（恭帝）。廓在位三年，泰死，泰子覺（閔帝）篡魏，建立周朝。

宇文泰憑藉賀拔岳的遺業，成功較易，他知道建立政權，必需依靠漢族尤其士族的擁護，尊儒復古，是取得士族信仰的唯一途徑，所以泰不復漢魏的古，索性復西周的古。他重用儒生蘇綽、盧辨，依周禮改革官制，依尚書大誥體改革文體，造成強有力的復古運動。泰死後，子覺篡魏，依孔子春秋例自稱天王。覺立一年，宇文護殺覺立泰子毓（明帝）。毓立四年，護又殺毓立泰子邕（武帝）。邕沈毅有智謀，殺宇文護，滅齊，佔南朝長江北岸土地，軍事上造成統一中國的形勢。令百官執笏，滅佛道二教，焚毀經像，令沙門道士還俗，獨尊儒教。撤毀高大宮殿，改爲土階數尺，減少妃妾至十餘人，政治

上造成復古運動的高潮。

邕滅佛教，經過很長的程序。天和四年（五六九）邕登大德殿，召集百官道士沙門討論佛道二教優劣。建德二年（五七三）集百官及沙門道士，邕登座辨別三教先後，定儒教爲先，道教第二，佛教爲後，次年禁止佛道二教，沙門道士並令還俗。立通道觀，選著名道士一百二十人入觀學道，稱通道觀學士。當他對沙門五百餘人宣佈廢佛的時候，允許沙門提出不該廢的理由。五百餘人相顧失色，不能作答，有慧遠法師抗聲陳言，與邕辯難，最後慧遠用阿鼻地獄（最壞的地獄）嚇邕，邕答，止要百姓得樂，我願受地獄諸苦。沙門技窮，止得從令還俗。滅佛以後，佛徒任道林上書要求辯論，邕召入宮，立御座旁辯論多日，道林理屈辭窮，請與沙門十人入通道觀求學。又有還俗沙門樊普曠，邕召入觀，學道教教義。普曠常剃髮留鬚，邕問有何意義。普曠答，臣學陛下廢除二教，仍存道教，鬚是俗飾故留，髮（髮法同音，意謂佛法）非俗教故去。普曠和尚頭上戴着道士冠，譏道是俗教，邕大笑不加罪。邕不借政治暴力壓迫佛教，讓僧徒有辯護的自由，這在統治階級看來，要算是稀有的事了。

邕在位十八年死，子贊（宣帝）繼立。贊荒淫奢侈，由學古進而學天。他自稱爲天，所居稱天臺。不許人有高大上等名稱，姓高改爲姓姜，高祖改爲長祖，打人以一百二十下爲限，稱爲天杖。他自己戴通天冠，著紅紗袍，令羣臣都用漢魏衣冠。儒家經典，教人君復古法天，贊就是復古法天的模範。

贊在位二年死，子衍（靜帝）繼立，贊妻父楊堅殺衍篡位。周亡。

拓拔族侵入中原，逐漸接受中國文化，元宏以後，鮮卑政權衰落，漢人高歡建立鮮卑化的齊朝，鮮卑人宇文泰建立華化的周朝，華化的周戰勝鮮卑化的齊，這一現象，證明漢族依較高度的文化力量，經

三百年長期鬥爭，融化了大量的異種族，黃河流域統治權，勢必回復到漢族的掌握。

第二節 北朝的經濟狀況

鮮卑族長期停頓在氏族社會階段上，檀石槐時代，開始轉變到奴隸社會，因為軍事上的勝利，佔領了中國封建制度高度發展的根據地黃河流域，鮮卑族急速提升到封建社會。在極短的過程中，不能不保存許多舊社會的殘餘。這在元宏以前，表現最為明顯，元宏以後，封建經濟逐漸恢復漢魏舊狀，人力財力超越南朝，南北的均勢破壞，因而出現統一中國的隋朝。

(一) 元宏以前

什翼健曾議定部遷源川，築城廓，起宮室，母王太后以為歷代祖宗。遊牧遷徙，不需定居，把什翼健說服了。當時已有稌（高粱）田，農業漸興，什翼健終於築盛樂城，開始定居生活。拓拔珪時農業更發展，親耕籍田，表示重農；使元儀屯田塞外；徙山東人十餘萬家到平城，分給耕牛，計口授田；置八部帥勸督農耕，依據收穫量作賞罰標準。珪每出戰，定要遷徙俘虜敵國的千萬農民到魏地，從事耕作。新興的農業，顯然成為重要的生產部門。不過大部份鮮卑人，仍保持畜牧經濟，拓拔嗣定稅制，六部人（鮮卑人）人羊合計滿百口，出戰馬一匹。與羊等視的人，當是奴隸。封建剝削的租賦制度，主要是對被征服的晉人行施。拓拔珪滅燕，統治黃河北部，軍國財用，依靠租賦，這是促使鮮卑族飛躍到封建社會的原因。拓跋燾時多封禁良田，後聽高允諫，才解除田禁，租給百姓，鮮卑人牧畜敗壞的習慣，燾時還不能去盡。

奴隸制在鮮卑族統治階級中局部的保存着。拓跋燾襲破赫連昌。賜將士俘虜各有差；攻宋懸瓠（河南上蔡縣東）還軍，賜從者及留守官吏生口各有差；又伐宋還，賜留守文武生口各有差。所謂賜生口，就是分配奴隸給官吏。拓跋燾徙青齊二州民到平城，悉數間作奴婢，分賜百官。又賜犯重罪人民及官奴給佛寺供洒掃役，稱為佛圖戶。凡有佛寺的地方，都有佛圖戶。元宏以前，百官不給俸祿，可是拓跋嗣、拓跋燾、拓跋濬都嚴厲禁止州郡官貪污。濬定制凡刺史犯贓十匹帛以上處死刑，如果官吏不依靠奴隸，怎能維持生活。元宏給百姓俸祿，罷諸商人，足見奴隸的用途是耕田兼營商業。

什翼犍以前，沒有法律，什翼犍始定反叛罪滅族，死刑得用金或馬贖罪，盜官物一賠五，盜私物一賠十等條例，四部大人共坐王庭，審判辭訟，當庭發遣，沒有拘繫連逮的煩擾。此後拓跋珪、拓跋燾各有改革，到元宏時，律令凡八百三十二章，滅族罪十六，死刑二百三十五，雜刑三百七十七，法律逐漸增繁，說明鮮卑族接受中國制度的逐漸進展。

元宏以前，朝廷佔有絕大部份的工業，工人不得自由製作物品。拓跋珪徙山東百工技巧充實平城，又興山東鐵冶，發州郡罪徒造兵器。拓跋嗣遣放沒有技巧的宮女配給鮮人，又賞賜王公以下至於士卒百工布帛各有差。拓跋燾徙長安城內工巧二千家到平城，燾又禁止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不得私養工人，被養工人限期送給官府，違令罪至滅族。百工技巧的子弟，限令傳習父兄本業。養工人家不許私立學校，違令，工師處死刑，主人滅族。朝廷為加強統治權，企圖獨佔工業技術，不許自由傳播。這種法令，止是看重技術，工人地位，仍與奴隸類似。元宏以後，工人才部份的被釋放。

北魏經濟，到元宏時代，完成下列各種封建經濟的組織：

均田——元宏太和九年（四八五）均給天下民田，男夫十五歲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牛一頭受田三十畝，牛不得超過四頭。農民受田四十畝，實得八十畝（四十畝耕種，四十畝休息），燒瘠地得一百六十畝。男夫到受田年齡，按例受田，年老或身死還田。男夫初受田，別受桑田二十畝，至少要種桑五十株，棗五株，榆三株。桑田作為永業，身死不還。均田制大略如此。當時豪強盛行兼井，史書上並無剝奪豪強的記載，足見均田制止在土廣人稀的區域施行。太和十四年，因農民逃避官役，多投豪強作蔭附，特遣使者與州郡官檢查隱口漏丁，如果均田制普遍實行，貧農得受充分土地，何至隱漏戶口，成為嚴重的問題。

奴隸——依均田制奴婢也受露田、桑田，全與良丁同。國家對奴婢只收取良丁四分之一的租賦，其餘利益自然歸奴隸主所有。如奴婢被主人賣去，奴婢所受田地歸還國家。這與畜牛一頭，得受田三十畝，牛賣去，牛田歸還同一事例。太和十二年立農官，取州郡戶（普通農民）十分之一作屯民，官給耕牛，一夫歲納穀六十斛，據魏書說，自此公家豐饒，不畏水旱。屯民與農奴類似，能給地主更多的利益，這將是給奴隸主一種示例，指出農奴耕種比奴隸有利。北魏貴族解放奴隸作農奴，當從元宏時代開始。太和十五年長孫百年攻吐谷渾，俘獲三萬餘人，詔悉放免。十八年詔放還壽陽、鐘離、馬頭三處俘獲男女。十九年擒獲齊人三千，悉數放還。因為奴隸的需要減少，所以俘虜得被放免。均田制建立在沒有奴隸和牛的農民基礎上，足見奴隸的數量並不大。

工人——延興二年，詔工商雜伎，聽自由歸農，自此工人得到放免。太和元年詔從今戶內如有工

人，仕進不得超過丞官（事務官），勳貴不在此例（實在破壞普通士族霸佔工人的舊習俗）。十一年罷尚方錦繡綾羅工，准百姓自由製造，拓跋蕪企圖獨佔工業的制度，元宏時代才廢除。

租賦——舊制戶調，每戶出帛二匹，絮二斤，粟二十石。又輸州庫帛一匹二丈，供調外費。延興三年，河南六州每戶收絹一匹，綿一斤，租三十石，又詔各州郡每戶收租五十石備軍糧（當是臨時法令，不久停止徵收）。太和八年，始給百官俸祿，每戶增帛三匹，粟兩石九斗，調外帛增加到滿二匹，又給治民官公田，刺史十五頃，太守十頃，治中、別駕各八頃，縣令、郡丞六頃。這種公田，當是人民代耕。延興三年遣使官十人，巡行州郡，檢括戶口。太和十年始立隣里黨三長，檢查戶口實數，改定戶調（口賦）制，一夫一婦增加出帛一匹，粟二石。民年十五以上未曾娶妻，四人出一夫一婦的租賦，耕奴織婢八口當未娶男丁四人，耕牛二十頭當奴婢八人。按照歷次增加的賦數，一夫一婦的小戶，每歲應出粟二十四石九斗，帛八匹，何等繁重的負擔。

錢幣——元宏以前，魏不用錢。太和十九年鑄五銖錢，通行京師及諸州鎮。內外百官祿準絹給錢，絹一匹折錢二百。遺鑄工到諸州鎮備冶鑪，代人民鑄錢。元宏開始用錢，足見商業有些發展。

人口——魏書地形志說，正光（元朔年號）以前是北魏全盛時代，有戶五百餘萬，口三千餘萬。十六國時前秦苻堅遷鮮卑四萬餘戶到長安（三七〇），經十七年，西燕慕容恆率鮮卑男女四十餘萬口離長安（三八七），如果戶數沒有過大變動，一戶約得十口，中國戶口率，一戶約得五口，鮮卑族戶口率比漢族大一倍，據此約計，元魏鮮卑族及其他胡族常有戶一百萬，口一千萬。

元宏在政治上文化上盡力華化，原因在於封建經濟已經發展到高度，不容保存鮮卑舊習俗，所以設

施雖多，沒有任何阻礙。也因為封建經濟發達到高度，統治階級驕奢浪費，所以元宏死後，北魏開始變亂。

從元恪到齊周，八十年間，統治階級的殘酷剝削以及戰爭的不斷發生，戰爭規模的益趨擴大，使元宏時代表現的經濟繁榮，又顯出退縮的景象。這在佛教極盛與戶口驟減兩事上，尤其看出顯著的例證。

佛教——拓跋族侵入中原以後，過着安富尊榮的生活，講福德報應的佛教迷信，切合這些新貴族的貪癡心理，佛教蓬勃的發展起來。拓跋濬在平城西武州塞，開石窟五所，刻造佛像，高的七十尺，次六十尺，雕工奇偉，冠極一世。又令諸民能歲輸穀六十斛入僧寺，得稱僧祇戶，粟稱僧祇粟。各州鎮都有僧祇戶及佛圖戶。拓跋弘信佛更甚，造永寧寺，構七級塔，高三百餘尺，稱天下第一。又在天宮寺造釋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銅十萬斤，黃金六百斤。元宏時洛陽城內新舊佛寺一百所，僧尼二千餘人，四方諸寺六千餘所，僧尼七萬七千餘人。僧尼出私財放高利貸，利用僧祇粟剝削貧民，或利息過本，或改造券契。元恪時涼州僧祇戶二百家，被寺僧壓迫，自縊投水死的五十餘人，連統治階級的官吏，也覺得太不慈想了。當時佛寺增至一萬三千餘所，僧尼常在十萬人以上。元詡時佛寺尤盛，洛陽民居被奪三分之一。元詡以後，人民逃避苛暴的賦役，相率出家，佛徒更多。北齊有寺三萬餘所，僧尼增至二三百萬人。周宇文邕廢佛教，勒令僧徒還俗，成為滅齊的原因之一。

人口——元宏時有戶五百餘萬，口三千餘萬。爾朱榮亂起，人戶流亡，官司文簿散棄，據舊史所記，戶減至三百三十七萬五千三百六十八。周滅齊，得戶三百萬二千五百八十八，口二千萬六千八百八十六。宇文周亡時，有戶三百五十九萬，口九百萬九千六百四。齊佔有中原，是人口密集的地區，高歡

曾派遺括戶大使搜獲逃戶六十餘萬。周史沒有括戶的記載，戶口隱漏常非少數。高歡與宇文泰戰（五三七），歿兵二十萬，秦兵不滿萬人。宇文邕兩次伐齊（五七五——六），每次出兵都在二十萬以下。高洋築長城，一次發夫役一百八十萬，築鄴三臺，發丁匠三十餘萬。兩國人口，相差懸殊，自是事實。但滅齊到周亡，四五年間，總人口反減到齊半數，史書記載，未免失實過甚。

奴隸——高洋大破庫莫奚，俘虜發配到山東爲百姓。高殷免元氏良口爲奴。西魏元寶炬免妓樂雜役，編入民籍。宇文泰破江陵，殺蕭繹，虜梁百官士庶十餘萬，悉數沒爲奴婢。宇文邕時免江陵良人爲奴婢。邕又免齊諸雜戶爲平民。從元宏到齊周，多見釋放奴婢的詔令，適與魏初賜百官生口相反。當時良（平民）賤（奴隸）區分，非常嚴格。元恪時阜城（河北阜城縣）費羊皮母死家貧，賣七歲女與同城人張回爲婢，回轉賣與鄆縣（山東平原縣）人梁定之，按照賣五服內親屬爲奴，尊長處死刑及掠人、掠賣人、賣人爲奴婢處死刑的法律，費羊皮張回二人，幾乎都被判死罪。又大將邢巒在漢中掠良人二百餘口爲奴婢，被朝官彈劾，幾陷重罪。元詡時，江陽王元繼，用良人爲婢，革奪王爵。高謙之家奴訴良（自訴被迫爲賤），謙之繫廷尉（最高法庭）被殺。良人有法律保障，奴婢數量自受限制。齊時定制，親王奴婢限三百人，以次遞減，八品以下至庶人限六十人，限外奴婢不給田，也不納賦稅。高洋篡魏，封給魏帝奴婢三百人，水碾一具，田百頃，園一所。大抵貴族佔有奴婢，最多不過三百人。庶人竟得佔有六十人。按魏均田制有「奴婢牛隨有無以還（田）受（田）」的規定，奴隸與牛不是一般人都有，足見所謂庶人，止是一部份地主，不得誤認每一庶人都佔有奴隸。

租賦——齊周兩國都承行均田制，租賦制度大體與魏同。元恪以後，橫征暴斂，民不堪命。元詡廢

除百官例酒。計一歲省米五萬三千五十四斛，麴穀六千九百六十斛，麴三十萬五千九百九十九斤，後來又廢除百官例給米肉的半數，計省肉一百五十九萬九千八百五十六斤，米五萬三千九百三十二石。這樣巨量的酒肉米，都是人民的負擔。元詡又稅京城田每畝五升，借貸公田每畝一斗，又稅入市人每人一錢，店舖分五等收稅。元恪在位十七年，人民起義凡十次，元詡在位十四年，人民起義凡二十次。領導起義人有農民、有軍士、有沙門、有鮮卑人、有氐羌人、雜胡人，除地主貴族外，各階層及各種族都不能生活下去，想見剝削無比的殘酷。

工業——齊時有鹽竈二千六百六十六所，一歲產鹽二十萬九千七百二斛四升。每竈平均產鹽七八十斛。規模很小。元宏以後用錢，開探銅礦，恆農郡（河南汲縣）銅青谷的銅礦一斗出銅五兩四銖，葦池谷礦一斗出銅五兩，鸞帳山礦一斗出銅四兩。河內郡（河南沁陽縣）王屋山礦一斗出銅八兩。此外又探銀礦，長安驪山礦二石出銀七兩，恆州白登山礦八石出銀七兩，錫三百餘斤，鐵冶隨處都有，鑄造農具兵器，相州（河南安陽縣）牽口冶鐵工最好，武庫刀兵，常由牽口冶供給。齊蒸毋懷文造鋼刀，用五種牲畜的尿，五隻牛的脂來鍛鍊，據說刀斬鐵如泥。這種記載不知是否可信。

商業——元宏以前交易不用錢。魏末河北諸州仍用現物交易，錢不入市。河西諸郡或用西域金銀錢，官不禁止。北朝幣制的幼稚，正說明商業的微小。

北朝商業工業比南朝落後，止有農業却逐漸恢復漢魏舊觀，遠勝南朝。隨着農業的發展，南北兩朝經濟力的對比，決定南朝不能再存在，三百年分裂的中國，在隋滅陳的形式下統一了。

第三節 種族間的鬥爭與同化

從五胡亂華起到隋朝統一，居住黃河流域的漢族與許多異種族作猛烈持久的鬥爭，同時也彼此間起着同化的作用。大抵種族鬥爭與階級鬥爭相關聯，漢族主力軍是一般人民，種族同化與階級同化相關聯。漢族主力軍是上層社會的士族。

(一) 鬥爭的發展

異族侵入中國，無不奴視漢族人（十六國以來，漢子成爲男子的賤稱），殘殺生命，搜括財物，史書記載止是極簡單的一部份，已使後世讀者哀痛危懼，何況生在當時，親歷苦辛的人民，受種族階級兩重壓迫，不反抗就無法苟延生命。

十六國時漢族再閔殺胡羯二十餘萬人，自以舊是晉朝人民，想迎晉帝司馬聰還都洛陽，被士族胡陸勸阻，後來又請晉軍北伐，協力討平中原，又被南朝士族拒絕。冉閔出身微賤，懂得種族大義，南北士族却同樣不理會這個。劉裕伐秦，部將王鎮惡孤軍深入，糧餉匱乏，百姓競送義租，軍食充足，大敗秦兵。滅秦以後，裕急謀歸國篡位，關中父老聞裕將還，到軍門流涕挽留。裕藉口朝廷命令，不敢專擅，匆匆回去。鎮守關中的是十二歲的幼子劉義真，夏赫連勃勃來攻，義真部下將士大掠長安，滿載寶貨子女逃走。勃勃入城又縱兵大屠殺，積人頭成大墳，稱爲髑髏臺。宋劉義隆元嘉二十七年（四五〇）與魏拓跋鑿交兵，宋將王玄謨圍滑臺（河南滑縣），河洛民衆爭出租穀，自備兵器來投軍，每天總在千人以上，玄謨貪暴好殺，擯斥原來首領不用，却把民兵分配給親近將官。給民衆布一匹，強要大梨八百

個，中原人民失望。柳元景攻潼關，關中豪傑到處起義，甚至四山光胡，都來接洽，義隆因王玄謨大敗，令柳元景退兵，關中人民又大失望。

留居北方的漢族平民，始終心向南朝，每遇南軍北伐，人民不顧異族的鎮壓屠殺，紛紛響應，可是南軍將帥從不給人民滿意的援助。元宏以後，南朝無力北伐，漢族民衆改取起義的方式，元宏時起義十一次，元恪時起義十次，元翽時起義二十次，起義的次數、規模、階層、種族、地區都益趨擴大，最後葛榮領導百萬義軍，馳聘河北，終於破壞北魏的統治。這真是憑人民自力反抗壓迫的有效方式，也是鬥爭向較高階段的發展。

統治階級對民衆壓迫的方式，也有它的發展。拓跋儉攻宋盱眙，向守將臧質求酒。質給他一瓶便尿。儉大怒，寫信誘質出戰道：『我這些戰兵，都不是鮮卑人，城東北是丁零與胡，南是氐羌。設使丁零死，正可減少氐常山趙郡（二地丁零所居）賊，胡死，減少并州賊，氐羌死，減少關中賊，你出城來殺吧，我並不愛惜』。北魏用兵，專驅漢人在陣前，鮮卑騎兵在陣後猛壓，步兵不進就被踏死。人民出發略後，罪至滅族，進攻略緩，就被踏死，這是何等殘酷的種族壓迫。後來鮮卑化的高歡，改用兩面欺騙法。每號令軍士，操鮮卑語說，漢民是你們的奴隸，男替你們耕，女替你們織，獻給你們粟帛，讓你們溫飽，不要虐待他們吧。對漢族用華語說，鮮卑是你們的僱客，領得你們一斛粟，一匹絹，替你們擊賊，保護你們安寧，不要怨恨他們吧。高歡輕視漢人，却怕大將高敖曹，敖曹在隊上，歡不說鮮卑話。改壓迫為欺騙，是統治階級統治方法的發展。

五胡侵入中國，大部份士族逃到長江流域，遺留的士族，都投降新主人，幫着他們建立政權。最著名的如崔游、陳元達助劉淵，張賓助石勒，裴嶷、高瞻助慕容廆，陽裕助慕容皝，王隋助苻洪，王猛助苻堅，范長生助李雄，餘人不可勝數，全是所謂衣冠望族。野蠻種族文化落後，沒有統治中國的能力，止有得到這些無恥士流的援助，才能建立起政權。士族大半是地主豪強，如冀州劉姓，清河張姓、宋姓，并州王姓，濮陽侯姓，一姓將近萬家，勢力盛大。他們投靠異族，不僅本姓得免徭役，還得蔭庇許多貧戶做自己的佃客。異族也利用他們，共同壓迫漢族平民。石虎曾允許皇甫、胡、梁、章、杜、牛、辛等十七姓為士族，有免役做官及居住自由權。石虎殘虐如虎，仍能保持地位，就是士族擁護的效力。慕容寶定士族舊籍，分別清濁，校閱戶口，廢除蔭戶，因此士族離心，燕國滅亡。

拓跋珪初入中原，引用士大夫作輔佐，大選臣僚，令各辨門第，保舉賢能。拓跋燾擢用大族范陽盧玄，博陵崔綽，趙郡李靈，河間邢穎，勃海高允，廣平游雅，太原張偉等數百人。拓跋濬定制，皇族王公侯伯及士庶人家不得與百工伎巧卑姓通婚，犯者加罪。元宏詔此後貢舉人才，必需選取高門。又詔庶養戶（隸戶）不得與庶士通婚。元詔要防止雜役戶冒入清流，令在職官吏必需五人互保，無保革官還役。這種法令，止是代表士族的利益，法律上貧賤人永遠不得出身。

北朝士族制度到元宏時代才完備。宏將遷都洛陽，韓顯宗上書請分別住宅區域，不令士人與工商皂隸為鄰。元宏制定族姓，皇族改姓元氏，拓跋氏改長孫氏，乙旃氏改叔孫氏，其他複姓都改單姓，穆陸賀劉樓于奚尉八姓最貴。中國士族范陽盧氏，清河崔氏，滎陽鄭氏，太原王氏四姓最高，與八姓有同等權利。四姓女得入宮當妃妾。隴西李氏，趙郡李氏，比四姓略卑。隴西李又比趙郡李貴些，女也得入宮。

元宏給六個兄弟娶妻，指定元禧聘隴西李輔女，元幹聘代郡穆明樂女，元羽聘滎陽鄭平城女，元雍聘范陽盧神寶女，元勰聘隴西李冲女，元詳聘滎陽鄭懿女，原娶王妃降為妾媵。其餘諸州士族，多所升降。衆議薛氏是河東名族，元宏說，薛氏出蜀，不得入郡姓。薛宗起立殿下，出班聲辯道：「臣先人漢末仕蜀，二世復歸河東，到現在已六世，不能再算蜀人。陛下系出黃帝，受封北土，難道也算胡人？元宏無話可對，承認河東薛氏是郡姓。當時韓顯宗懷疑這種『以貴襲貴，以賤襲賤』的辦法，元宏說，八姓以外，士人品第有九等，九品以外，小人官品分七等。如果小人有賢才，不妨提升高位，止怕賢才難得，不可為難得的人亂我典制。元宏確立士族制度以後，貴賤區分，牢不可破，齊孫奉出身寒賤，高歡賜奉韋氏為妻，韋是士族，大家覺得很光榮。郭瓊犯罪死，子婦范陽盧氏女，沒入宮，高歡賜盧氏給陳元康。元康是寒人，大家以為是特賞。甚至寒賤人貴為皇帝，精神上還畏懼士族，高歡妻婁太后為博陵王高濟娶崔氏女，敕濟道，好好做樣子，不要使崔家笑話你。

元宏大定族姓，實際爲了鮮卑貴族與中國士族公平分配統治階級的權利。元宏以後，人民接踵起義，從沒有士族參加，這是元宏同化政策的成功。

元恪時尙書裴植自謂門第清高，官位不稱，意常快快。及爲尙書，志氣驕滿，每說不是我要尙書，是尙書要我。斥責征南將軍田益宗，說華夷異類，不應列在百世衣冠（士族）的上面，鮮卑人于忠元昭切齒痛恨，把裴植殺死。植做鮮卑族的大官，又藉百世衣冠做人，心目中止知道門第高低，並不知道什麼是華夷大義。

士族世系網觀，等級分明，不容卑族冒濫，他們依同等門第，彼此通婚，漢族與鮮卑族間逐漸同

化。民間華胡雜居，種類尤其繁雜。十六國時如翟斌是丁零族，衛駒是鮮卑族，魯利、張曠、劉大是烏桓族，畢聰、卜勝、張延、李白、郭超是屠各族，他們都用中國姓名，雜居在鄉村裏，政治上與漢族平民同受壓迫。這樣的漢胡同化，與士族鮮卑貴族間的同化，性質完全不同。

曹丕始立九品中正制，形成南北朝的士族制度。南朝士族因陳亡而破敗，北朝士族因官少人多而互爭。元朔時冀州大中正張彝的兒子張均，奏請排抑武夫，不使預清品，引起羽林軍（皇帝衛兵）的大兵變。士族不能獨佔官位，失去它的意義，隋唐科舉制度於是代士族制度而興起。

第四節 南北兩朝的戰爭

東晉司馬氏政權，依王謝桓庾等大族的支持而存在，也因為大族間的矛盾劇烈而微弱無力。苻堅與百萬大軍，驅南下，幸賴謝安團結各大族，合力禦敵，淝水一戰，挽回了將亡的東晉。這是華族與異族決存亡的第一次大戰爭（三八三）。

東晉末劉裕從民間崛起，輔佐他的新將相，都是出身寒賤，比早經腐化了的舊士族，能力較大，矛盾較少，他們一致擁護劉裕北伐，企圖造成威望，奪取司馬氏政權，共享富貴。同時北方燕秦兩國，政治暴亂，拓跋珪新佔河北，無力爭奪黃河南岸。劉裕利用這個機會，攻滅燕秦。魏人畏懼，與宋講和，每歲交聘，南北兩朝，各守邊境不相侵犯。這是華族第一次對異族的小勝利。

劉義符景平元年（四二三）拓跋嗣伐宋。宋將毛德祖守虎牢（河南汜水縣），魏兵圍攻二百日，無日不戰，魏增兵轉多，毀虎牢外城，德祖更築三重城拒敵。魏又攻毀二重，德祖止保一城。晝夜防禦，將

士眼都生瘡，宋救兵畏魏不敢進。魏掘地道洩虎牢城中井水，城中人馬渴乏，受傷不復出血，飢疫嚴重，魏猛攻不止，城陷。將士扶德祖出走，德祖慷慨說道，我誓與城同存亡，義不使城亡身存。城中人大遭屠殺，止有參軍范道基將二百人突圍南歸。魏士卒疫死十之二三。河南地被魏奪去。

劉義隆在位年久，元嘉時代，號稱東晉以來最殷富的一個時代。魏統治河北，勢力強固，拓跋燾又勇武善戰，開拓廣大疆土，有吞并長江的奢望。南北兩個全盛的國家，戰爭連年不斷，元嘉二十七、八年（四五〇——一）終於發生了決存亡的大戰爭。

元嘉二十七年，拓跋燾自將大軍襲宋。宋將陳憲守懸瓠（河南上蔡縣東），士卒不滿千人。燾晝夜圍攻，肉搏登城，憲督率將士苦戰，積屍與城平，魏軍踏屍登城，短兵相接，憲銳氣愈奮，戰士無一當百，殺敵萬人，守軍死傷也過半數。燾攻城四十二日，宋將臧質、劉康祖救懸瓠，燾退兵回平城。

接着義隆起大兵伐魏，令王公后妃百官富民各獻金帛雜物助軍費。富民家產滿五十萬，僧尼滿二十萬，並四分借一。全國男丁三丁發一，五丁發二，集中廣陵（江蘇江都縣）、盱眙待命，王玄謨率水軍入黃河，臧質直趨許（河南許昌縣）、洛（河南洛陽縣），劉秀之牽制秦隴。燾率兵號稱百萬渡河擊宋，王玄謨大敗，死亡萬餘人，委棄軍資，器械山積。宋將柳元景、薛安都攻陝（河南陝縣），魏洛州刺史張是連提率衆二萬救陝。安都怒目舞矛，單騎突陣，所向無前，殺魏兵不可勝數。第二天又戰，會方平對安都說：今天是我死日，你不前進，我便殺你，我不前進，你便殺我。安都答道：你說的是。二將合力擊魏，全軍齊奮，從早晨到日仄，魏兵大潰，斬張是連提，魏將士死亡萬餘人。魏將拓跋仁攻破懸瓠、項城（河南項城縣），劉康祖率兵八千人擊仁，下令軍中，願望者斬首，後退者斬首。魏兵四面

猛攻，康祖督將士死戰，一日一夜殺敵萬餘人。康祖身受十創，意氣愈盛。魏軍分三部，輪流進攻，縱馬負草燒軍營，康祖且戰且救火，有流矢貫康祖頸，墜馬死。宋軍失主將潰散。

魏攻彭城（江蘇銅山縣）不克，進兵至淮上。義隆遣臧質將萬人救彭城，至盱眙，兵潰。質棄輜重器械，將七百人赴盱眙城。盱眙太守沈璞有精兵二千人，部屬勸璞不納臧質，免得將來有功被質分去，逃走時舟車不夠使用。璞歎道：準備舟車逃難，我早就不想了。鮮卑殘暴，古今少有，屠殺的慘狀，諸君還沒有看飽麼？人民被驅遣北國當奴婢，算是最大的幸運，臧質殘兵難道不怕，所謂同舟共濟，胡越一心，我決不能貪功拒絕他。璞開門納質，協力守城。魏攻盱眙不克，直趨瓜步。建康畏懼，內外戒嚴，畿內民丁盡發，王公以下子弟悉數從軍，沿江六七百里，水陸堅守，魏不能渡江，退兵攻盱眙，又不克。拓跋燾向臧質求酒，得了一瓶便尿，怒攻三十日不拔，止得退走。宋國竟、南兗、徐、豫、青、冀六州經魏兵屠燒，成了白地。春燕歸來，在樹林造巢。宋從此國力大衰。魏士馬死傷過半，燾回國被侍臣殺死。南北兩朝都體疲不能再舉。

齊蕭鸞建武二年（四九五），魏元宏親率大兵三十萬伐齊。魏將劉昶、王肅衆號二十萬攻鍾離（安徽鳳陽縣東北），歷時長久，魏兵多死。元宏到邵陽，築城洲上（州在鍾離城北淮水中），柵斷水路，夾岸築二城。齊將蕭坦之遣裴叔業攻拔二城。元宏屢戰不勝，撤兵北歸。魏使官盧昶、張思寧先被齊留在建康，齊人恨魏，昶昶等蒸豆，當作牛馬看待。昶怖懼，淚汗交流，勉強食豆。思寧不屈死。齊放昶還魏。元宏責昶道：人誰不死，何至自同牛馬，屈身辱國，就使不學蘇武，難道不怕思寧笑你。斥昶爲民。這次戰爭，魏沒有佔優勢，此後北人普遍存着畏懼南侵的心理。

蕭衍天監五年（五〇六）魏將元英、揚大眼率衆數十萬攻梁，圍鍾離。衍遣曹景宗都督諸軍二十萬，救鍾離。鍾離城北阻淮水，魏人在邵陽洲兩岸造橋。英據南岸攻城，大眼據北岸作元英軍後援。鍾離兵止三千人，守將昌義之督率將士隨方抗禦。魏軍使漢人負土填塹，鮮卑騎兵從後驅迫，人士並墜塹中，頃刻壘滿。魏軍晝夜苦攻，分隊代進，一日戰數十合，前後殺傷萬計，魏屍骸與城平。衍又遣韋叡將兵救鍾離，受曹景宗節制。僚佐畏魏兵勢盛，勸叡緩行。叡脫：鍾離危急，我軍飛奔往救，還怕失機，你們不要恐慌。叡行十天到邵陽，景宗招待甚優。衍喜道，二將和，定得勝利。景宗在洲上築城，器甲精新，軍容嚴肅，魏人望見喪氣。城中知有援軍，勇氣百倍。楊大眼勇冠全軍，將萬餘騎來戰，所向披靡。叡結軍成陣，硬弩二千一時並發，矢貫大眼右臂，大眼退走。次日元英自率兵來戰，叡上陣指揮，一日數合，英敗退。魏軍黑夜攻城，飛矢如雨，叡立城上防禦，魏又敗退。景宗、叡率水軍各攻一橋，叡攻南橋，景宗攻北橋。叡使馮道根、裴邃、李文劍等率戰艦先發，盡殺魏洲上軍。別用小舟載草灌油，乘風燒橋，風怒火盛，煙塵晦冥，敢死士拔柵斫橋，轉眼間橋柵全毀。道根等身自搏戰，全軍奮勇，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魏軍大潰。元英見橋斷，脫身棄城走，大眼也燒營逃去。諸壘相次崩塌，魏人溺死十餘萬，斬首又十餘萬。叡遣人通知昌義之，義之悲喜，不及答話，大叫再生！再生！諸軍追逐魏敗兵，沿淮百餘里，屍體滿佈，生擒五萬人，收得資產、器械牛馬驢騾不可計數。義之請景宗、叡宴會。置錢二十萬賭博助興，叡故意輸敗，送錢給景宗。諸將爭先向蕭衍報捷；叡獨居後，尤爲世人所崇敬。這次戰爭，梁得全勝。說明魏到元恪時代內政衰亂，國力已沒落不振。

陵。繹令大將王僧辨入援，鎮南將軍王琳使裴政走小路見繹，魏軍獲政，令政到城下說：「王僧辨聞江陵被圍，已自稱帝，王琳孤弱，不能來援」。政大聲對城上人說：「援兵大至，你們努力。我因走小路被擒，誓碎身報國」。監視人大怒，擊碎政口。魏軍四面攻城，胡僧祐親冒矢石，晝夜督戰，魏不能勝。僧祐中流矢死，魏攻破南城，城北諸將仍苦鬥，日暮衆潰散。繹焚所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說道：「我讀書萬卷，還不免有今天」。使人起草降書，謝答仁、朱買臣諫道：城中兵不少，夜間率衆突圍出城，渡江就任約，約築壘馬頭岸，隔着大江，可以抗敵。繹怕騎馬，又怕步走，認渡江事必無成。答仁願親自扶馬，繹問王褒，褒說：答仁是侯景餘黨，不可信，被他出賣，不如自己投降。答仁請守子城，收兵可得五千人，王褒以爲不可。答仁求見繹，被褒拒絕，怒極吐血逃走，王褒上書于謹，自稱常山公家奴王褒。褒是南朝著名文士，貪生無恥如此。繹騎白馬著白衣出東門降魏，魏軍士兵反綁繹，路遇于謹，牽繹便跪拜。與繹爭位不勝，奔降西魏的蕭督取繹入營，大肆侮辱，用土囊壓繹死。魏虜江陵王公以下及百姓男女十餘萬人分賞三軍做奴婢，驅歸長安，城中老弱都被殺死。

魏立蕭督做梁帝，借給荊州土地。督居江陵東城，魏置防兵居西城，監視蕭督，督部將伊德毅先會說督道，魏人貪殘，江東塗炭。殿下引魏入寇，殺人父兄，孤人子弟，人人怒恨，如何立國，魏全國精粹集中江陵，我想殿下可設盛會，歡宴魏將，伏武士殺于謹等，分遣諸將襲殺魏兵，魏人新勝驕慢，事必成功。安撫江陵士庶，招來王僧辨等，遷都建康，可立大功。督猶豫不決，後來魏兵殺掠梁民，僅讓督居西城擁空號。督悔歎道：恨不用伊德毅的計策。荊州是南朝上游重鎮，經這次戰爭，南朝土地更削小了。

隋楊堅開皇八年（五八八），命晉王楊廣、秦王楊俊，清河公楊素爲行軍元帥。廣出六合（江蘇六合縣），俊出襄陽（湖北襄陽縣），素出永安（湖北松滋縣），劉仁恩出江陵，王世積出蕪春（湖北蕪春縣），韓擒虎出廬江（安徽廬江縣），賀若弼出廣陵，燕榮出東海（江蘇東海縣），兵五十一萬八千，水陸軍東西數千里，大舉攻陳。隋軍臨江，陳人震駭，陳帝陳叔寶對羣臣說：我受天命作天子，齊兵三來，周兵兩至，都大敗回去，隋兵來做什麼！叔寶依舊飲酒賦詩，昏睡到午後才醒。開皇九年，賀若弼進據鍾山（南京東北十八里），韓擒虎屯新林（離南京二十里），王世積水師出九江，破陳將紀瑣，陳人大懼，相繼降隋，建康守軍十餘萬，叔寶性怯懦，不達軍事，日夜啼泣，軍政處分，一切委奸臣施文慶。叔寶忽然說道：兵久不決，令人氣悶，可呼蕭摩訶出兵打一仗。任忠叩頭，苦請堅守勿戰，叔寶不聽，命摩訶、魯廣達、任忠、樊毅、孔範出擊賀若弼，陳兵大敗潰散。任忠降韓擒虎，引擒虎入朱雀門。忠對守軍道：老夫還投降，你們戰什麼！守軍散走，城內文武百官都奔遁。叔寶率張貴妃、孔貴嬪等美女十餘人逃入辱井（本名景陽井，因叔寶投入，稱爲辱井）。隋軍投繩井中，呼叔寶不應，聲言要下石，叔寶驚叫，與張孔二人同縛上來，投降隋朝，陳亡。

江南自東晉以來，刑法疏緩，士族世家凌侮寒賤，把持各種優厚的權利，隋平陳，悉用北人作守令，蘇威作五教令陳民誦讀，民間又訛傳隋將徙民入關，遠近驚駭，豪強婺州汪文進，越州高智慧，蘇州沈玄愔自稱天子，樂安蔡道人，蔣山李陵，饒州吳世華，温州沈孝澈，泉州王國慶，杭州楊寶英，交州李春等自稱大都督，各聚黨徒，鼓動人民，舉兵反隋。大部有衆數萬，小部數千人，攻陷州縣，執隋官或抽腸或割肉，罵道：還能迫我讀五教麼？陳故地紛紛反叛。隋大將楊素率兵屠殺，擊破諸叛軍，江

南平定。這一戰爭，不僅消滅陳氏政權，連作爲南朝政權基礎的士族勢力，也同時消滅。

南北兩朝長期戰爭，誰的政治較好，誰的內部比較統一團結，誰就在軍事上獲得勝利。北方依靠兵多馬多，南方依靠長江天險，這止是不甚重要的條件。決勝收的主要條件，還是在於誰的政治較好和誰的內部較能統一團結。

簡短的結論

長期停頓在氏族社會，剛開始轉到奴隸社會的拓跋族，因侵入中原，迅速飛躍進入封建社會。他們保持強烈的野蠻性，屠殺剝削，竭盡摧殘的能事。當時北方漢族，遭受多種的痛苦。動輒被滅族，動輒被開做奴隸，又加上殘酷的租賦徭役以及種族的侮辱，無數壓迫，一齊放在亡國的漢族肩上了。

拓跋族沒有文化，本不能統治中原，可是無恥的士族（地主），爲了保護自己的利益，降附鮮卑，教給他統治的方法，共同來剝削無告的漢族平民。

漢族平民起初仰望南朝的援救，每遇北伐軍來，自動聚衆送義租，希望北伐成功，結果總是失望。後來改變方式，憑自力反抗壓迫，農民起義廣大發展，終於摧毀拓跋氏政權。

元宏開始大改鮮卑舊俗，盡量接受中國文化，封建制度到元宏時代才詳備，同時貴族官僚愈益奢侈腐朽，魏從此衰亂不振。佛教的盛行，也成爲衰亂的重要原因。

鮮卑化的高齊，華化的宇文周，東西對立，周滅齊，顯示華族文化的力量，終於戰勝了野蠻的鮮卑人。

南北戰爭，也就是華夷種族的戰爭，戰爭中指出誰政治較好，誰內部團結，誰就能獲得勝利。

第七章 秦漢以來文化概況

第一節 儒家學派

戰國儒學分孟荀兩大派。孟派法先王，荀派法後王。秦嬴政時代，兩派衝突非常激烈，丞相李斯是荀子門人，最能迎合嬴政的意旨，創立許多新制度。可是孟派儒者，混雜陰陽五行家的迷信，方士（方士自稱有長生不死的秘方和奇藥）的神仙，也很得嬴政的尊寵。始皇三十四年，李斯借儒生是古非今的罪名，勸嬴政燒毀民間藏書。第二年活埋儒生四百六十餘人（孟派），孟派大受打擊。做博士官的大抵是荀派傳經之儒，幸存的孟派，再不敢議論政治。

西漢劉徹以前，統治者知道要鞏固政權，必需使人民有休養生息的機會，所以採取黃老刑名的學說，用權術嚴刑駕馭官吏；使不敢過分作惡，儒學雖立博士，却並不重視。當時著名儒生，有的兼陰陽五行（如賈誼），有的兼黃老刑名（如臧錯），沒有純粹的儒家。劉徹初年，罷斥諸子百家，獨尊儒學。這是因為統治者喜歡陰陽五行家的運命論，又喜歡黃老刑名家的專制術，同時更喜歡儒家的三綱五倫說。原來的儒家，沒有充分發揮前面那兩種學說，等到賈誼臧錯，居然融會貫通起來，適合朝廷的需要，因此，劉徹很慷慨地提高儒家獨尊的地位。被稱為漢朝唯一大儒的董仲舒，盡量發展這些學說，而且歸納到春秋公羊傳一部書裏面，使儒家獨尊的地位愈加鞏固。議政斷獄，公羊傳都能夠對付。

劉徹時代國力發展到最高點，他想制禮作樂，粉飾太平，又想發揚兵威，滿足本人侵略的野心。於是儒家尤其是公羊家大受寵用。武帝征伐匈奴，藉口匈奴曾經侮辱過劉邦和呂雉，公羊家說，國君應該報九代甚至一百代祖宗的怨仇。武帝征伐其他蠻夷，公羊家說，春秋主張大一統，什麼外國都應該來歸附。武帝對臣下嚴刑殺罰，公羊家說，春秋誅心，心裏犯罪的就該殺罰。凡是皇帝要做的事，全合於春秋的道理，法先王也就法了後王。公羊家把孟荀兩派統一了，同時儒道刑名也統一了。

劉爽時代政治腐敗，君權衰落，儒家也恢復柔儒庸碌的作風，公羊家被詩家（據說詩家是溫柔敦厚的）代替了。儒學排斥黃老刑名的成份，盡量擴大陰陽五行，孔子儼然成爲巫師，儒經與緯候（大體是怪異迷信等事，假託孔子所傳）圖讖（預言）並行。西漢末年，緯候有八十一篇，圖讖有十餘家，比原始的陰陽五行學，更荒謬得多。王莽篡漢，讖緯曾是重要工具之一。漢朝利用儒學鞏固政權，結果儒學腐化了它，並且促成它的潰滅。

西漢人寫經用當時通行的隸字，稱爲今文經。王莽爲迎合一般人復古的心理，提倡用篆字寫的舊本經書，稱爲古文經。從此儒經有古文今文的對立。古文經西漢很少流傳，容易附會和修改，又不講識緯，可以爭取一部份反對讖緯者的信仰。王莽運用復古迷信兩個工具，完成篡位的事業。

東漢劉秀崇尚讖緯，強迫臣下不許懷疑，用人行政，都是依據讖緯的預言。統治者要證明自己受天命做皇帝，這確是最好的方法。古文經專講訓詁制度，與當前政治隔離很遠，所以也得到朝廷的贊助。今文經在東漢，完全處於劣勢，不爲朝野所重視。東漢末年，鄭玄融合古文今文讖緯爲一體，號稱鄭學。既不談思想，也不談政治，止是一種煩瑣的訓詁學，在大混亂的時代，鄭學正適合儒家明哲保身的

傳統習慣，因此流傳很廣，而且很久。

從漢末經三國到六朝，思想界被道家、佛教佔領了，政治界被刑名家、清談家佔領了。西晉末年，五胡侵入，兩漢博士傳授的經說，隨着政治崩潰而滅絕了。南北朝儒生講經，主要的是鄭學，因為南北朝講喪服，鄭玄注三禮（儀禮、周禮、禮記）最稱精密，講喪服不能不依據鄭學。

南北朝尤其是南朝，盛行士族制度，貴族要表明自己門第的清高，必需嚴格辨別親疏尊卑的等次，因此喪服學，比漢儒講得更精密。

道家、佛教的發達，刺激了儒家，一部份儒者也會在思想上參加了鬥爭，不過統治階級感覺到利用佛教效力更大，所以儒家無法挽救它的衰落。

第二節 道家與道教

李耳創立的學派，叫做道家。道家不信鬼神，反對前知，專講「人君南面之術」，就是講君主怎樣統治臣屬的方法，絲毫沒有宗教的意味。

燕齊是濱海的國家，有所謂「迂怪之士」，大概受滄海渺茫，蜃樓變化的影響，幻想海中有神山，山上有與天地同壽的仙人。他們講的是不死藥，黃金方，房中術，利用富貴人貪財、好色、怕死的弱點，大言誘騙，絲毫沒有學理的根據。這種人叫做方士、術士或神仙家。燕昭王、秦始皇、漢文帝、武帝都上過大當。

方士曾與儒家合流，戰國時齊有掘譽的老儒，秦始皇求仙，博士做仙真人詩。西漢盛行陰陽五行化

的儒學，著名儒者董仲舒會作法求晴雨，劉向依淮南枕中鴻寶（淮南王劉安著）煉黃金。東漢崇尙讖緯，方士儒生更無甚分別。後漢書方術傳所載方術士，很多就是儒生。又方士魏伯陽附會易經做書叫參同契，專講煉丹的祕法，儒者張衡做同聲歌，認男女按圖淫戲是仙術。可是因為古文經學在東漢發展起來，儒與方士不能不逐漸分離。

墨子主張有鬼神，方士造墨子枕中五行記五卷，可是墨學在漢朝早經滅絕，所以不能多作附會。老子道德經裏有許多恍恍惚惚，似懂非懂的話。如「玄之又玄，衆妙之門」；「谷神不死，是謂玄牝」；「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兇虎，入軍不被甲兵……以其無死也」；「深根固抵，長生久視之道」；給方士穿鑿附會最好的資料。因此方士確定黃帝、老子是神仙。東漢浮屠（佛）黃老並祭，黃老從道家被拉到道教去當祖師。道士的名稱，也從東漢開始。

佛教傳入中國，帶來很多經典神話和宗教儀式。魏晉時代，方士模仿佛教，把天堂地獄，因果報應一類騙人法寶，悉數偷來，造出一大堆所謂道經的東西。佛教還算有整套的唯心派哲學，道教却止是淺薄鄙陋，支離矛盾的連篇夢話。

道教偷佛教的法寶，又對佛教爭奪宗教地位。魏晉稱佛教徒爲道人，道教徒爲道士，佛道儼然對立。道士王浮作「老子化胡經」，說老子到維衛國，入清妙夫人口中，後破左腋，產生釋迦。道士顧歡作夷夏論，張融作門論、三破論，說佛教禮拜是狐蹲狗踞，剃光頭是受死刑，不要妻是絕惡種。佛教徒也大造謠言，說釋迦比老子更尊貴。兩方醜惡，互相揭發，完全說明一切宗教，無非是自欺欺人的可恥伎倆。

道教集中國傳統的鬼神迷信貪污淫穢一切黑暗卑劣思想的大成，再加佛教虛幻妄誕的騙人新法，造成中國獨有的宗教。所謂長生不死，白日飛昇，妻妾甚至雞狗都跟着上天，很能滿足富貴人的願望。所謂呼風喚雨，捉鬼驅妖，避災免禍，製造黃金白銀，使用不盡，很能滿足貧賤人的願望。所以道教雖說一無可取，社會基礎，却很穩固。

歷史上農民起義，往往借道教作號召。因為道教自稱能算天命，畫符持咒，役使鬼兵、神將，又有避免死傷的法術，容易鼓起農民的胆量。不過這種隊伍，掠奪金銀婦女是不能禁止的，一遇強敵，必然潰散。

東漢儒生喬裝極端虛偽的禮教，統治階級也腐敗到不堪的地步。三國時代曹操、諸葛亮改用黃老刑名治國，重儒舊習因而轉變。魏國王弼、何晏提倡老子莊周的學說，接着嵇康、阮籍，更標榜放蕩自然，大膽破壞禮教，造成清談家的新道家（尊老莊）。嵇康斥六經是穢物，讀經是鬼話，阮籍斥禮教之士，是破褲裏的蟲子。嵇阮在思想上給儒家很大的打擊。此後清談盛行，老莊成爲貴族享樂的玩具。到東晉末年，道佛二教衝突轉劇，清談家逐漸消滅。

第三節 佛教

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二二一）臨洮（甘肅岷縣）發現十二個穿外國衣服的大人（據說身長五丈，足長六尺）。三十三年，禁「不得祠」。「不得」大概是浮屠的譯音。也許始皇時，印度佛教徒已到中國西部傳教。

漢武帝通西域，佛教可能流傳過來。東漢初，楚王劉英祭祀黃老、浮屠。明帝永平八年（公元六五）賜楚王詔書，有「伊蒲塞」，「桑門」等譯名。朝廷不以祭浮屠為疑怪，而且稱它為仁祠，可見當時早有傳教的胡僧，為統治階級所默認。

相傳漢明帝夢見丈六金人，頭上發光，飛行殿廷，醒後派人去印度求經，中國開始有佛教。又傳西漢劉向做列仙傳，稱佛為黃面夫子，神仙一百四十六人，其中七十四人見於佛書。這都是僧徒偽造證據，抬高自己的地位，不可信。

西晉以前，傳教全是胡僧，中國人很少出家做僧尼，胡僧言語隔閡，譯出經典，文義僻澀，不為士大夫所尊信。清談家講論名理，不出老莊的範圍，文學家著作，也從不着佛學的形跡。東晉清談家大抵兼通佛經，文學家喜用佛經語，中國名僧如支遁、釋道安、釋慧遠等人，闡揚教義，聲望很高。鳩摩羅什精通漢文，翻譯經典，一變以前體製，佛經才廣泛流傳。佛教到東晉開始發展，梁武帝時代，發展達最高點。南北朝三百年，佛教在精神界佔了統治的地位。

一個外來宗教，何故這樣繁榮呢？

西晉統治階級生活極端腐化，表面清談放曠，不屑塵俗，實際窮奢極慾，怠惰貪鄙，無惡不作，終於五胡侵入，政權崩潰，一部份逃竄南方，回想昔日洛下（西晉都洛陽）盛況，感受深刻的痛苦，需要更有效的麻醉劑來解脫煩惱，佛法談無常、苦、空、無我四大原則，無疑地應該是當選了。侵入中原的五胡，本是野蠻被壓迫種族，文化方面，一無所有，又是佛教乘虛而入的好機會。北朝兩次滅佛興道，南朝始終尊信佛教，說明在失敗柔弱的社會裏，佛教應該有更鞏固的基礎。

佛教講不殺、不盜、不淫、不欺騙、不飲酒，稱爲五戒。又不犯殺、盜、淫、妬忌、忿恨、愚癡、謊話、巧辯、挑撥、惡罵，稱爲十善。違反或奉行五戒十善，依輕重受天堂、人類、畜生、餓鬼、地獄五種報應。心中起一惡念，就得惡報，所以必需慎獨防微，不讓惡念發生。菩薩的本領，忍辱最是偉大，學做菩薩，對任何辱罵、毒打、虐待，不該計較。人生富貴貧賤，都是宿緣運命，好比春夏秋冬，不能拒它不來，也不能留它不去。人的精神永久存在，肉體暫生就壞，精神偶寓在軀殼裏，好比人住客店，止要修煉精神，死後自有更好的住處。一般人民受盡現實的痛苦，容易接受來生享福的幻想，因此佛教在下層社會也廣泛流傳起來。這一套騙人到死的理論，統治階級那得不大歡喜。提倡佛教，比設立無數監獄，餓養無數暗探，更有效果，怪不得梁武帝說孔子、老子是佛的學生。

佛教極重布施，說有無限福德，至少死後免做餓鬼。這樣，寺院獲得很大布施，僧徒可以飲美酒，吃肥肉，養妻子，做買賣（見牟融理惑論、梁武帝請諸律師斷酒肉文），過快樂生活。僧徒有錢建築大廈，雕刻佛像，一部份財物間接周轉到窮苦工人，大寺院還養活着若干窮讀書人，教他們寫文章讚揚佛法，無意中替統治者滅弱革命的發動。

佛教不僅在思想上發生極大影響，文學方面傳來調平仄的方法，經過六朝文人的研究、運用，駢文轉成四六，古賦轉成律賦，古詩轉成律詩，再轉爲宋詞、元曲，如果沒有平仄，就不會有唐以後的文學。其他如理學、音韻學、印刷術、以及雕刻、建築、音樂等類，都與佛教有密切關係。佛教是中國文化重要的構成部份。

第四節 儒佛道的鬥爭

西漢劉詢以前，儒道並用。劉恆、劉啓時代道家較佔優勢；劉徹、劉詢時代儒家較佔優勢。從劉爽到東漢末年，儒家戰勝道家，獨掌學術界的霸權。儒家本身就腐敗庸俗到不堪的地步。

三國魏晉，道家復興。王弼、何晏尊道而不攻儒，到嵇康、阮籍才猛攻儒學。道家獨霸思想界，清談成爲時代的特產，權術的黃老化爲放蕩的老莊，方士的神仙，也混合在道家裏面。

道家包含清談和神仙兩派了。東晉時代，兩派各自發展。神仙派轉成道教，聯合儒家攻擊佛教，清談派取佛理作談助，逐漸被佛教融化而歸於消滅。

宋齊時代道佛衝突，各造僞書，互相責罵。佛徒作僞技術較巧，戰敗道士。在北朝，道士得儒生的援助，兩次打擊佛教。道士寇謙之自稱天師，魏拓跋焘及儒者崔浩很信他，終於大殺僧徒，得了第一次的勝利（公元四四六）。北周宇文邕重道尊儒，勒令僧尼還俗，設立通道觀，選僧徒學道教。這是第二次勝利（公元五七四）。不過兩次都是暫時的勝利，因爲道教的騙人術，到底比佛教差些。

在南朝，統治階級很聰明地運用佛儒兩個工具，不重道教。梁蕭衍時，佛教極盛，儒者范縝提出一篇神滅論，引起佛儒的衝突，理論上范縝戰勝了。

佛教說人死精神不滅，精神永遠存在，肉體（物質）隨時生滅。范縝針對着佛教這個基本觀點，提出恰恰相反的神滅論，證明物質是實在的，精神是附生的。設爲問答三十餘條，大旨如下：

（一）精神是肉體（物質）的作用，肉體是精神的本質。肉體存在，精神也得存在；肉體死滅，精

神也就消失。好比一把刀，精神是犀利，肉體是刀口，沒有刀口，就不會有犀利。所以沒有肉體，也就不會有精神。

(二) 物質有多樣的種類。譬如木是無知的物質，人是有知的物質。人死了，身體變成像無知的木質，因之死人也就像木質的無知。

(三) 物質變化有一定的規律。譬如樹木，先是活樹，後成枯木，枯木決不能又變活樹。猶之活人要死亡，而死人決不能再變活人。

(四) 心臟(那時候不知道腦的作用)是思想的器具。心臟有病，思想就錯誤，可知精神是物質(心)的產品。

(五) 鬼神是沒有的。古人祭祀祖宗，止是教人孝弟，不是說真有鬼神來飲食。妖怪也是沒有的。古書記怪事，不可憑信。佛教說人死變鬼，鬼又變人，是毫無證據的謊話。

范縝在神滅論結論上說，富貴人不惜竭財破產布施富僧，對貧窮人絲毫不想救濟，因為布施富僧有升天的希望，救濟窮人得不到一些報酬。國家貧弱，人民困苦，都是相信精神不滅的緣故。歸根到底，止有耕田吃飯，養蠶穿衣，才是人生真實的事業。

神滅論發表以後，引起統治階級幾乎全體的反對。他的表弟蕭琛，貴官沈約、曹思文，都做了難神滅論，僧徒認為是最好的文章，選錄在『弘明集』裏。可是他們立論非常支離空虛，止能拿些書本上寫的鬼神來證明鬼神，究竟鬼神在那裏，誰也不能答覆一個字。范縝當時自稱『辯摧衆口，日服千人』，確是事實。因為站在真理方面，不怕任何反駁，離開真理的反駁，又必然止有失敗的前途。

如火如荼的論戰，使佛教瀕于危機了！朝廷用大官誘范縝，又被嚴厲拒絕了！蕭衍只好憑他皇帝的威權，下一道敕書禁止范縝發言。僧徒釋法雲奉敕書作救命法寶，普遍送給王公朝貴們看。王公朝貴們給法雲回信的凡六十二人，沒有一人能說些真實理由，止是空罵范縝一頓，總算把危機渡過了。

簡短的結論

戰國時代，儒雖稱顯學，在政治上實未嘗得勢，秦嬴政立博士七十人，其中有占夢博士、儒學博士與方士雜技並列，卑微可知。

漢初重黃老，但立博士限於儒經（老子立博士，不久即廢），形式上儒家地位提高了。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學，地位又提高一步。劉爽以後，儒在實際上真正獨佔了學術界全部。

從漢朝起，歷年二千，儒學成爲中國文化的基幹。其間或興或衰，却沒有一個學派或宗派，能奪取它的正統地位。

嚴格擁護封建社會的等級制度，是不敗的原因之一。能吸收敵對學派或宗派的某些特長，來充實自己，使適合統治階級的需要，是不敗原因之二。

陰陽五行和黃老刑名，被儒家同時吸收。等到一定時機，儒家排除黃老刑名，盡量發展陰陽五行。陰陽五行被人煩厭，它又轉變爲專講訓詁名物、典章制度的古文經學，退出思想界，靜觀新興老莊學派的發展。這是兩漢儒學的一般狀況。

魏晉以來，老莊極盛，儒學又吸取老莊簡易清通的方法，來講經學，講經，稱爲南學。北方儒者保

守漢儒煩瑣支離的舊風，稱為北學。南學是古文經學，擺脫陰陽五行，戰勝今文經學，又戰勝北學；建立唐朝經學的基礎。這是魏晉南北朝儒學的一般狀況。

南北朝儒道佛鼎立，道佛鬥爭，儒守中立。兩教都引儒自重，不敢向儒進攻。同時儒學又吸收道佛，經過唐朝，成立宋朝的理學（亦稱宋學）。宋學戰勝漢學，又戰勝道佛。

奪取敵人的主要武器，來戰勝敵人；放棄舊的儒學，建設新的儒學，是儒家傳統的本領，也就是永遠被封建統治階級提倡尊重的主要原因。

第三編

封建經濟的發展到

西洋資本主義的侵入

——隋統一至清鴉片戰爭

(公元五八九年——公元一八四二年)

第一章 南北統一時代——隋

——五八九年至六二六年——

第一節 統一後經濟的發展

周宇文贇荒淫殘虐，在位兩年死，年二十二。后父楊堅（隋文帝）入宮總攬大權，廢贇子闡（靜帝）自立，國號隋，年號開皇（五八一）。開皇九年滅陳，南北朝從此統一了。

堅父楊忠是周功臣，賜姓普六茹氏。堅小名那羅延，妻獨孤氏，鮮卑大貴族。堅畏懼獨孤氏，不敢近妃妾，不敢縱侈慾，成爲歷史上著名節儉的皇帝。獨孤氏與堅共同掌握政權，宮中稱爲二聖。堅屠殺宇文皇族及周朝助臣，對一般鮮卑貴族却照舊重用，尊重他們在政治上經濟上的權利，避免一切種族間的糾紛，所以政權也就鞏固起來。

取得人民的擁護，是鞏固政權最基本的因素，堅篡周前，就在政治上經濟上有些改革，人民久苦虐政，自然對他懷抱好感；周臣尉遲迥、王謙、司馬消難等起大兵反堅，都很快敗滅。人民力量的偉大，於此可見。

堅即位後，首先整頓錢幣，鑄標準的五銖錢，每一千重四斤二兩。錢周和錢孔，都有邊郭，不易磨取銅屑。禁用古錢及雜錢，各關置樣錢百枚，旅客過關，勘錢合樣，才得通過，不合樣沒收銷毀，銅人

官庫。從此錢幣逐漸統一，流佈全國，人民稱便。

周法煩虐，堅首先製定隋律。命裴政等十餘人采魏晉以下至齊梁各朝法律，討論沿革輕重，務取折衷。廢前世梟（懸頭木上）輶（車裂軀體）及鞭法。非謀叛大逆，不用族誅。定死刑二（絞、斬）流刑三（二千里至三千里）徒刑五（一年至三年）杖刑五（六十至一百）笞刑五（十至五十）。又廢前世訊囚酷刑，拷打不得過二百。民在縣受枉屈，得依次經郡州以至朝廷申訴。全律凡五百條，十二卷（一名例，二衛禁，三職制，四戶婚，五廢庫，六擅興，七賊盜，八門訟，九詐僞，十雜律，十一捕亡，十二斷獄）。北朝異族統治，人民備受虐待，楊堅新律給人民生命財產有些保障，官吏豪強，不得無限止侵奪。這在古代確是最進步的法律，所以唐宋以下，多遵用隋律。

北朝依南朝例，空立郡縣名目，或地無百里，數縣並置，或戶不滿千，二郡分領，民少官多，耗損租調。堅廢郡立州，併小爲大，存要去闕，地方行政組織，因此釐定，人民減輕了不少負擔。

隋政權依這些改革而鞏固了。滅陳後南北統一，經濟更得發展的機會。堅在位二十四年，始終愛惜物力，保持儉素的生活，對貪官污吏刑罰極嚴，剝削既相對減輕，經濟因而順利地發展。從開皇到大業（煬帝楊廣年號）三十年間，人口大量增加，這說明三國以來社會長期的衰落，到隋時又走上繁榮的途徑。

土地——隋遵北齊制度，一夫受露田八十畝，墾田四十畝，又每夫給永業田二十畝（桑田或麻田）；

課種桑榆棗等樹。齊時豪貴盛行兼井，侵佔河濟山澤肥饒的土地。豪貴互爭，有三十年未了的獄訟。貧戶被苛稅困迫，出賣田業，浮浪遠方，不願回家受田。高洋時宋世良上書請把富家牛地（牛一頭受田六

十畝）分給貧人，朝臣稱世良說合理，但並不採用。富家利用奴婢牛受田的制度，迫使貧人無立錫的土，地（宋世良語），甚至寧願棄地逃走，所謂均田制度，實際已不存在。開皇十二年，堅派使官四出均田，狹鄉每丁僅得二十畝，老少所得更少，寬鄉民丁受田，畝數自當增加，是否盡如均田定制，一夫一婦受田一百四十畝，沒有確證。不過豪強兼井，多少受些限止，貧民也就得到喘息的機會，逐漸繁殖起來。

租賦徭役——隋遵齊制，丁男一夫一婦稱爲一牀。一牀出租粟三石，細絹一匹（後減爲二丈），綿八兩，墾租二石，義租五斗。單丁稱爲半牀，租調準丁男的半數。隋租賦名義上與齊同，實際比齊大。北宋沈括『夢溪筆談』說，秦漢以前：六斗當今（北宋）一斗七升九合，三斤當今十三兩。兩漢一斛（十斗）當今二斗七升，一百二十斤爲石，當今三十二斤。可見漢時斗稱比周秦大。唐孔穎達『左傳正義』說，魏齊斗稱一，等於古斗稱二，周隋斗稱一，等於古斗稱三。是周隋又大於魏齊。唐杜佑『通典』說，六朝量三升當今一升，稱三兩當今一兩，是唐斗稱遵用隋制。所以顧炎武『日知錄』說，三代以來斗稱至隋大變。隋租既比齊重，何以人口還能繁殖，這由於隋徭役確比齊周減輕得多。齊制男子十八歲以上六十五歲以下爲丁。十八歲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調。周制凡民自十八至五十九，每歲都得服力役一個月，稱爲十二番法（宇文贊增一月爲四十五日）。楊堅改定二十一爲成丁（楊廣改爲二十二），五十歲免役。減十二番爲每歲二十日役，徭役減輕，生產力自然增進。此外未曾受田的人民，得免課租調，有品（官品）爵及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得免課力役。一般說來，楊堅時代徭賦比較寬舒，賞賜耗費比較有節，國庫出入大致相等，戶口每歲增加，這是主要的原因。

戶口——開皇初年，定五家爲保，保有長，五保爲閭，四閭爲族，閭族有正，畿外置里正黨長。里正等於閭正，黨長等於族正。這些正長，都負檢察的責任。又令州縣大括戶口，懸賞民間互相告發，正長隱漏不實，流配遠方。親屬大功（九個月的喪服）以下（堂兄弟）各立戶頭，不得合籍冒濫。又從高穎議，制定輸（租賦）籍（戶籍）定樣，每年正月五日，縣官親巡查閭戶口，按照路途遠近，五黨三黨共爲一團，依樣定戶等上下。經過這樣嚴格檢查，計增四十四萬三千丁，新附一百六十四萬一千五百口。此後戶口逐年增加，到大業二年，得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四十六，得口四千六百一萬九千九百五十六。墾田數目，開皇九年一千九百四十萬四千二百六十七頃，大業時增至五千五百八十五萬四千四十一頃。大業戶口和墾田也許含有誇張的成份，不過離實數也不能很遠。試看北魏元宏時代，北方地區已有三千萬人口，元宏上距西晉司馬炎太康時代約二百年（其中有一百年以上的混戰），除去太康時長江流域（吳蜀兩地區）的戶口，單就北方地區說，元宏時戶口實比太康增加一倍以上。元宏到大業約一百年（其中有五十年混戰），大業包括長江流域人口，全國總數僅比元宏時增加半倍。足見這個數字，不能指爲全出偽造。按周末人口僅九百萬，陳僅五十萬戶（約二百萬口），到大業增至四千六百萬口，約得四倍。其中一部份由於人口生產率的提高，大部份還是由於蔭附冒濫的革除。開皇大業兩個墾田數字，相差很大。大業墾田比開皇增加一倍半，當然，開荒以外，主要來源仍在豪強佔田地的逐漸查出。例如尉遲迥反堅，堅遣楊尙希督宗兵三千人鎮潼關。尙希是弘農（河南靈寶縣）名族，楊家軍多至三千人，其他名族隨處都有，他們隱沒田地，數必不小，在楊堅長期搜索以後，人口墾田大量出現，似乎不足爲怪。

封建政權依靠豪強地主的支持，如果搜索過度，勢必引起叛變，何以楊堅時代，並沒有反抗的記載。原來貴族地主在別一方式下受到魏齊以來未曾有的優待。魏制奴婢納單丁的半租，齊周奴婢納良丁的半租，楊廣時免婦人及奴婢部曲的課稅，這對貴族地主是何等的優待。至於貴族們做官領俸祿賞賜，高級的還封王公侯伯子男等爵位。諸王以下至都督給永業田各有差。京官外官各給職分田，又給公廩田。這種分田，用奴隸佃客耕種，貴族官吏坐收地租。這是從楊堅開國時制定的優厚待遇。

別一優待富人的法令是罷酒坊，開放鹽井、鹽池，任人民營業。本來齊有關市邸（逆旅）店稅，又官置酒坊收利，鹽池、鹽井禁百姓採用。周有入市稅，每人一錢。堅把齊周各種苛斂廢除了。堅又造銅斗鐵尺，頒佈全國，市上交易，依官式作標準。這些法令，很能促進商業的發展。開皇十六年，定制工商不得仕進，保持官與商各自的權利。楊廣想獲得西域的寶物，令裴矩駐張掖（甘肅張掖縣）監護中外互市，重利誘胡商入朝，自此西域蕃客，往來不絕。唐朝國外貿易的發達，從楊廣時開始。

隋時工業也頗有進展，吳中豫章等地，織工能夜中浣紗，次晨成布，俗稱鷄鳴布。楊素在永安造大戰艦，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拍竿六枝（拍擊敵船），並高五十尺，艦上容戰士八百人。宇文愷造觀風行殿，離合便利，下設車輪，行軍可以攜帶，合并成一大殿，能容數百人。何稠造六合城，楊廣伐高麗，帶六合城與遼東，一夜工夫，合成一座周圍八里的大城，城上佈列甲兵，建旗立仗，高麗驚為神功。這種奢侈不切實用的製品，與社會生產無關，但也算一種技術的進步。

隋朝的經濟狀況，大體如此。當時農民繳納的是粟、米、布、帛、綿、麻等物，這是現物地租的形態，官吏領取俸祿賞賜，也是田地奴婢牛馬布帛為主要品。商業上錢與帛並用。兩漢的經濟水準，經幾

百年混戰破壞，隋時雖然開始了經濟的向上發展，顯然還不能追上兩漢，但為三國以後最發展的經濟階段，却是無容置疑的事實。

第二節 隋朝潰敗

楊堅在位二十四年，因為他剝削人民較有節制，社會確呈繁榮的景象。堅晚年從獨孤后意，廢太子勇，立次子廣為太子。獨孤后死，堅寵愛陳夫人蔡夫人。堅病重，太子入宮侍疾，迫陳蔡兩夫人為噤行。堅大怒，罵道，畜生那堪付大事，獨孤誤我！令召廢太子勇來。廣情急，與大臣楊素謀，殺堅自立。這就是歷史上著名荒唐的隋煬帝。

廣即位後，第一件大事是遷都洛陽。發壯丁數十萬掘長塹，從龍門（山西河津縣）起，東接長（山西高平縣）汲郡（河南汲縣）抵臨清關（河南新鄉縣），渡河至浚儀（河南開封縣西北）襄城（河南襄城縣），達於上洛（陝西商縣），作能保護洛陽的關防。每月役丁二百萬人，營造東京（洛陽），徙諸州富商大賈及洛陽附近居民數萬戶充實新都。又造顯仁宮（在河南宜陽縣），發大江以南，五嶺以北奇材異石，又求海內美樹名草，珍禽怪獸，輸洛陽實苑園。又造天經宮，取孝經孔子說孝是天經（天然常道）的意義名宮，四時祭祀被他殺死的父親楊堅。又築西苑，周二百里。苑內有海周圍十餘里，海中有神山仙島，高出水面百餘尺，臺觀殿閣，羅列山上，佈置非常奇巧。海北有龍鱗渠，紆迴注海。沿渠作築十六院，院門臨渠，每院置四品夫人一人主院事。堂殿樓觀，窮極華麗。宮榭秋冬殘落，剪彩綾作花葉，滿殿枝上；色瑣改換新製。池沼內佈滿綾製的荷菱菱芡，不讓池沼凍冰。十六院殿製精工酒食，香

望逢恩幸。廣每逢月夜率宮女數千騎，馬上奏清夜遊曲，遊玩西苑。

第二件大事是掘運河。發河南淮北諸郡民丁，前後百餘萬，開通濟渠（汴水），自西苑（穀洛二水會西苑）引穀洛水到黃河，再從板渚（河南汜水縣）引河歷滎澤（河南滎澤縣）入汴。又自大梁（河南開封縣）東引汴入泗以達淮河。又發淮南民十餘萬開邗（晉寒）溝（邗溝貫穿揚州城中）自山陽（江蘇淮安縣）至揚子（江蘇儀徵縣）入長江。全渠廣四十步，渠旁築御道，兩旁種柳樹，從長安到江都（江蘇江都縣）置離宮四十餘所。又遣王弘等往江南造龍舟及雜船數萬艘。東京官吏督役嚴急，役丁死去半數，骸骨遍地。大業元年（六〇五）三月動工，八月，一切工程完備。廣坐龍舟從洛陽出發遊揚州。龍舟高四層，四十五尺，長二百丈。上層有正殿內殿東西朝堂。中二層有一百二十房，全用珠玉裝飾。下層內侍居住。皇后乘翔螭（音癡）舟，制度略小，裝飾與龍舟無異。別有浮景九艘，三層都是水殿。又有漾彩朱鳥蒼螭白虎等數千艘，載後宮妃妾諸王公主百官僧尼男女道士蕃客及內外百官飲食用品，共用挽船工人八萬餘人。船工都著錦彩袍，號稱殿脚。又有平乘青龍等數千艘乘載衛兵。船隻銜接二百餘里，騎兵夾兩岸緩步護衛，旌旗蔽空，照耀水陸。所過州縣五百里內，令各獻食物，一州多至一百糧，極水陸珍奇，後宮不勝食用，多埋棄地下。

廣即位才一年，就做了這兩起大事件，證明當時民間積累的財富確很豐厚。

大業二年，廣在鞏縣東南築洛口倉，倉城周二十餘里，穿大窰三千，每窰容八千石以上。又在洛陽北築回洛倉，倉城周十里，穿大窰三百。三年，發河北十餘郡丁男，鑿太行山，通馳道到并州（山西太原縣）。又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西起榆林（陝西榆林縣）東至紫河（山西平魯縣）。四年，發河北

軍民百餘萬，穿永濟渠，引沁水入河，北通涿郡（河北涿縣）。丁男不足，發婦人充役。又發丁男二十餘萬，築長城。六年，開江南河，自京口（江蘇鎮江縣）至餘杭（浙江杭縣），長八百餘里，廣十餘丈，使可通龍舟，準備東遊會稽（浙江紹興縣）。

別一盛大事件是大業六年正月，召集諸蕃酋長到洛陽城。端門街大陳百戲，戲場周五千步，執絃竹人一萬八千，聲聞數十里。樂人巧工，三四年前從各地召集，廣親自檢閱。雜戲有舍利獸先來跳躍，激水滿街，鼉鼉龜鼈魚充盈水中，又有鯨魚噴霧掩日，忽然化成黃龍，長七八丈。又二人戴竿，竿上有人歌舞，從這一竿跳到那一竿。又有神鼈負山，幻人吐火，千變萬化，觀衆目眩，樂工都著錦繡繪帛，舞人懸環珮，綴花毬。廣令長安洛陽製衣飾，兩京絹帛用完還不夠。戲樂自昏達旦，燈火光照天地，終月才能散，費用巨萬。此後每年照例舉行，後世所謂元宵行樂，也從此成爲風俗。諸蕃入豐都市（洛陽東市）交易，廣先命整飾店肆，簷宇如一，盛設帷帳，珍寶充積，人物華盛，連菜攤也用龍鬚席鋪地，蕃客走過酒食店，店主邀入就坐，醉飽散去，不取報酬。騙蕃客說，中國豐饒，酒食例不取值，蕃客驚歎。有些蕃客知道虛偽，見繪帛繡樹，說中國窮人很多，衣不蔽形，爲什麼不給他們，却來繡樹，市人慚愧不能回答。

這些浪費——當然不止這些——的結果，人民生活痛苦，不言可知。當時窮人往往自斷手足，避免徭役，稱爲福手福足，殘疾稱福，徭役的慘暴可知。不過促使隋加速潰滅的原因，主要還在楊廣好大喜功，對外侵略。人民在兩重壓迫下，不得不起義，推倒楊廣的統治。

鮮卑族侵入中國，北境常被新起的野蠻種族柔然、蠕蠕侵擾，後來兩族衰滅，突厥代興。突厥是處

在氏族社會末期的遊牧種族。北魏末，木杆可汗西破絕但，東敗契丹，佔有今內外蒙古的全境，征服北方諸戎狄，騎兵多至數十萬，或爲塞外大強國。佗鉢可汗時兵力更強，周齊爭結姻好，貢獻財物求援，佗鉢驕慢，每對臣下說，我在南兩兒子常來孝順，還愁窮麼？沙鉢略可汗娶周千金公主，隋篡周，公主勸沙鉢略起兵四十萬伐隋報仇。楊堅命五個元帥出塞迎擊，沙鉢略大敗逃走。後來突厥內亂，沙鉢略、阿波、貪汗、達頭四可汗爭位，各遣使到隋求援，隋助沙鉢略，沙鉢略大喜，稱臣朝貢。沙鉢略死，弟葉護可汗立。葉護死，沙鉢略子都藍可汗立。木杆子大邏便與沙鉢略有仇，立國西域，稱爲西突厥。大邏便被葉護捕獲，東西兩突厥常因報仇起戰爭。都藍弟突利可汗居北方，遣使請隋賜婚。堅用離間計，厚待突利，嫁給他安義公主，教突利南遷。都藍怒道，我是大可汗，反不如突利，從此斷絕朝貢，抄路邊境。突利偵察動靜，事先密報，隋邊境有備，都藍不能得志，內爭愈烈。突利入塞降隋，封啓民可汗。隋助啓民，屢敗突厥，啓民也誠心歸順，楊廣時厚給賞賜，曾一次宴突厥部落酋長三千五百人，賜帛三十萬匹。其他耗費不可勝計。西突厥也被楊廣離間，因內爭而破滅。

隋對突厥雖然耗費巨量的賞賜，却得免去戰爭的折損，所得似乎比所失多些。隋對外最大的損失，是在侵略高麗的三次大戰爭。

高麗王高湯，隋初每歲朝貢。平陳以後，湯大懼，治兵積穀準備拒隋。湯死，子高元嗣位。開皇十八年，高元寇遼西，堅怒，發水陸軍三十萬伐高麗。元帥楊諒率陸軍出臨渝關（山海關），水軍總管周羅曠自東萊（山東掖縣）泛海攻平壤（高麗京城），因疫病及船覆，水陸兩軍敗退。死亡率竟至十分之八九。高元惶懼，上書請罪，自稱遼東叢土臣元，堅也藉此罷兵。

大業六年，楊廣伐高麗，課天下富人買軍馬，一匹貴至十萬錢。派使官檢閱器仗，務令精新，或有濫惡，使官立時斬首。七年，下詔伐高麗，派元弘嗣往東萊海口造戰艦三百艘，官吏督役，工人晝夜立水中，不敢休息，腰以下都生蛆腐爛，死人無數。廣率百官駐涿郡，總徵天下兵，不論遠近，到涿郡集中。又發江淮以南水手一萬人，弩手三萬人，嶺南排鑽（小矛）手三萬人。又令河南淮南造兵車五萬乘，供載衣甲幔幕。又發河南北民夫，供運輸軍需。又發江淮以南民夫及船舶運黎陽（河南滎縣）及洛口諸倉米至涿郡，船舶銜接千餘里，載兵甲攻具，路上民夫往反，經常數十萬人，屍體堆積，臭穢滿路。八年正月，大軍集中完畢，廣下令左十二軍右十二軍分路進取平壤。每軍大將次將各一人。騎兵四十四隊，每隊百人，十隊爲團。步兵八十隊，分爲四團，團各有偏將一人。輜重散兵等也分四團，步兵夾路護送。正月初三日，第一軍出發，每天發一軍，四十天才發完。各軍相隔四十里，連營推進，首尾相銜，鼓角相聞，全軍凡一百一十三萬三千八百人，號稱二百萬，民夫數加倍，隊形長九百六十里。御營分內外前後左右六軍，最後出發，隊長八十里。古代出兵的盛大，這算是第一次。

廣下令凡軍事進退，必需奏聞待報，不得專擅。又令諸將，高麗如請降，必需招撫，不得縱兵猛攻。因此高麗受攻，城將失陷，就高聲叫投降，隋軍不得不停攻馳奏請言，等到請旨回來，守軍補充完備，又堅守拒戰。如此再三，廣終不覺悟，攻城多不下。大將來護兒率水軍進至平壤附近六十里，大將宇文述率陸軍進至離平壤三十里，因輕敵及乏食，相繼敗退。七月，大軍渡薩水，高麗襲擊後軍，將軍辛世雄戰死。諸軍奔潰，不可禁止，一日一夜退到鴨綠江，據說走了四百五十里。渡遼水九個軍，凡三十萬五千人，回到遼東城止剩二千七百人。巨量糧械，喪失無遺。

九年，廣又大徵天下兵伐高麗，命宇文述趨平壤，諸將攻遼東城，四面並進，晝夜不息。二十餘日不能拔，攻守兩軍死傷極重。楊素的兒子楊玄感乘機起兵反叛，攻洛陽城，聲勢浩大，廣聞玄感反，密令諸將引軍還，棄軍資器械攻具，堆積像丘山。衆心惶懼，紛紛潰散，高麗追擊，殺後軍數千人。廣還軍擊殺玄感。當時國內起義軍蜂起，廣不以為意。十年春，又徵天下兵伐高麗，各路兵多失期不至，士卒沿路逃亡，斬殺不能禁。高麗三次被攻，民困國弊，不堪抵敵，遣使求降，廣許和退兵。廣回國還想伐高麗，令諸將準備再舉，可是隋也就滅亡了。

其他方面的侵略，如劉方攻破林邑國（安南附近），宇文述擊走吐谷渾（青海），得地東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伊吾吐屯設（突厥守伊吾官）獻西域土地數千里。廣貪求不止，遣陳稜率海軍萬餘人擊流求（琉球）國、殺國王渴刺（音辣）兜。日本沙門數十人來學佛法（大業三年），廣遣裴清諭令倭王多利思比孤奉表朝貢。當時朝貢國除外，隋全境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一萬四千八百一十五里，因侵略的勝利，更增長楊廣無限的貪慾。

楊廣憑藉國力富強，懸重賞募人出使絕域，誘令朝貢，靡費巨萬，最後因高麗王不肯親身入朝，無端引起大規模的戰爭。他止求滿足自己的虛榮心，看人民生命如螻蟻一樣輕微。凡是統治階級，雖然程度不同，心理大致與楊廣無異。

第三節 人民大起義

楊堅開皇十五年收天下兵器，重刑禁止私造。民間船長不得過三丈，怕它藏匿奸黨，凡長船一概沒

收。楊廣大業五年，禁民間不得有鐵叉搭鈎刀鑽等物。六年正月初一日拂曉前，有壯丁數十人，白帽白衣，燒香執花，自稱彌勒佛下凡，入洛陽皇城建德門。守門衛士叩頭禮拜，壯丁奪取兵械，將攻入皇宮，遇齊王楊暕（音簡），被擒獲處斬，牽累受罪的千餘家。這是人民徒手起義的第一個信號。六月，雁門（山西代縣）民尉文通聚眾三千起義，十二月朱崖（廣東瓊山縣）民王萬昌舉兵起義。這一北一南兩個起義，雖然很快就被撲滅，雖然統治階級還以為是自己的勝利，可是全國性的起義，終於不可禁阻而爆發了。

大業六年，謀伐高麗，課天下富家買軍馬，富家十之八九因此破產。又發民夫運米，屯積前方，車牛一去不得回來。軍民死亡過半，耕種失時，田地荒廢，米一石貴至數百錢。又發鹿車（小車）夫六十餘萬人，二人共推米三石，路遠不給費用，到達時車上米已吃完，不能繳納，懼罪棄車逃命。官吏藉故貪殘，凡朝廷徵求器物，官吏先照賤價收買，隨後宣佈詔令，貴價賣給人民，轉手間獲利數倍。人民困窮不能生存，或自賣為奴婢，或逃入山澤，掠奪求活。除去貴族官吏和大地主，凡是中小地主以至貧民，幾乎全數破產，一致要求起義。雖然起義軍首領，不少是貴族官吏和地主，起義的主力，無疑是破產窮困的民衆。

大業七年，鄒平（山東鄒平縣）人王薄，聚眾據長白山（山東章邱縣境），自稱知世郎。薄作『無向遼東浪死歌』，避征役人多往歸附。平原（山東平原縣）富豪劉霸道聚眾據豆子坑，號阿舅軍。漳南（山東恩縣）土豪竇建德助同縣勇士孫安祖聚眾數百人，據高鷄泊，安祖自號將軍。鄆（音翰，山東夏津縣）人張金稱，蓆（音條，河北景縣）人高士達各起兵，士達自號東海公。竇建德家屬被縣官虐殺，

建德率二百人逃歸高士達。張金稱殺孫安祖，安祖兵歸建德，有衆萬餘人。在許多起義軍中，建德勢力最大。

八年，伐高麗軍收回，廣又徵天下兵，準備第二次出征，這使起義軍更廣大發展起來。九年一年中，著名的起義軍列舉如下：

正月——杜彥冰王潤等陷平原郡（山東陵縣）。平原李德逸聚衆數萬，稱阿舅軍。靈武（寧夏靈武縣）奴白榆娑劫掠牧馬起事，被稱爲奴賊。

二月——濟北（山東茌平縣）人韓進洛起兵，有衆數萬。

三月——濟陰（山東曹縣）人孟海公起兵，有衆數萬。窮苦人民平時備受官吏的虐待，所以隋官及士族子弟被起義軍捕獲，多遭慘殺。孟海公見人稱引書史，即加刑戮。竇建德頗知禮遇士人，隋官敢舉城投降他，因此聲勢日盛，精兵多至十餘萬人。

五月——濟北人甄寶車聚衆萬餘，攻掠城邑。

六月——禮部尚書楊玄感據黎陽反，進攻洛陽，楊廣自高麗回兵擊玄感。

七月——餘杭（浙江杭縣）人劉元進起兵響應楊玄感，衆數萬。梁郡（河南商邱縣）人韓相國率衆十餘萬，響應玄感。

八月——大將宇文述殺楊玄感。吳（江蘇吳縣）還俗僧朱燮，晉陵（江蘇武進縣）隱士管崇擁衆十餘萬，自稱將軍，陳瑱等衆三萬攻陷信安郡（廣東高要縣）。

九月——濟陰人吳海流，東海（江蘇東海縣）人彭孝才並起兵，衆數萬。梁慧尚率衆四萬陷蒼梧郡

（廣東封川縣）。東陽（浙江金華縣）人李三兒向但子起兵，衆至萬餘。

十月——呂明星率衆數千圍東郡（河南滑縣）。朱煖管崇推劉元進爲天子。王薄孟讓等衆十餘萬據長白山攻掠諸郡。張金稱衆至數萬。渤海（山東陽信縣）人格謙自號燕王，孫宣雅自稱齊王，衆各十萬。

十二月——扶風（陝西鳳翔縣）僧向海明起兵，自稱皇帝。隋將王世充擊殺劉元進，坑死三萬餘人，餘衆反隋，聲勢益盛。章丘（山東章邱縣）人杜伏威、臨濟（山東章邱縣西北）人輔公祜，下邳（江蘇宿遷縣）人苗海潮合兵，伏威年十六，勇猛善戰，被推爲主帥。

這一年裏，起義軍幾乎每月都有，起義地區有今山東、寧夏、河南、江蘇、浙江、廣東、陝西等省，山東起義軍最多，因爲伐高麗海軍從山東出發，陸軍一部份也經過山東北上，人民受苦比他處更甚。廣下令凡離大路五里以外的郡縣城，一律遷徙到大路旁，又下令犯盜賊罪全家籍沒。這當然不會發生絲毫效果。

楊玄感的叛變，給楊廣一個極大的打擊，統治階級內部分裂，迫使廣急速回軍鎮壓。玄感是楊素的兒子，是高級貴族，他想篡奪帝位，乘大軍出國，人民怨恨，突然起兵攻洛陽。他常對衆人說，我官至上柱國，家累鉅萬金，我要援救你們，所以冒險起義。人民很同情他，父老爭獻牛酒，子弟到軍門投效，每日千人，衆至十餘萬。玄感不聽李密的計策，被宇文述等擊死。廣因玄感反叛大怒，對羣臣說，玄感一呼，衆至十萬，可見天下人不要多，多了做賊殺不完，不重辦如何懲後。令裴蘊窮治楊黨，坑殺三萬餘人，流徙六千餘人。人民驚駭，十之八九被迫流亡，奪取軍馬，製造長槍，攻陷城邑。廣益派官

督捕，隨獲隨殺。某次發覺一起盜案，廣命於土澄捕逐，凡獲二千餘人，悉數處死，其實真盜只有五人，餘都是平民。屠殺的反響，是起義軍更飛躍的發展。

十年，廣又出兵攻高麗。起義軍繼續出現。

二月——扶風人唐弼起兵，衆十萬，推李弘芝爲天子，弼自稱唐王。

四月——彭城（江蘇銅山縣）人張大虎聚衆數萬，被隋將董純戰敗，死萬餘人。

五月——宋世謨陷琅邪郡（山東臨沂縣），延安（陝西延安縣）人劉迦論起兵，有衆十萬，自號皇

王。

六月——鄭文雅林寶護等衆三萬陷建安郡（福建閩侯縣）。

八月——邯鄲（河北邯鄲縣）人楊公卿率衆八千人襲擊廣後軍，奪得御馬四十二匹。

十月——司馬長安破長平郡（山西晉城縣）。離石（山西離石縣）胡人劉苗王聚衆數萬，自稱天

子，汲郡人王德仁擁衆數萬，據林慮山（河南林縣）起兵。東海彭孝才攻掠沂水（山東沂水縣）。

十二月——孟讓率衆十餘萬據都梁宮（宮在安徽盱眙縣）。齊郡（山東歷城縣）人左孝友衆十萬，

屯蹲狗山，涿郡人盧明月衆十餘萬，據祝阿（山東長青縣）。左孝友盧明月被隋將張須陁戰敗，斬俘無

數。

這一年裏，起義地區更擴大，起義人數也增加，可是隋軍在戰爭中，還保持優勢，起義軍不能洗一力量，大部份被各個擊破。

十一年，楊廣感覺到自己地位的動搖，下令鄉民悉數遷移入城，各郡縣的驛亭村塢都築礮堡。這當

然不會有什麼效力，止說明他自己快要滅亡。

二月——上谷（河北易縣）人王須拔起兵，自稱漫天王，國號燕；又魏刁兒自稱歷山飛，衆各十餘萬，北連突厥，南侵燕趙。楊廣命唐公李淵爲山西河東撫慰大使，擊破起義軍毋端兒。

五月——司馬長安破西河郡（山西汾陽縣）。

七月——淮南（安徽壽縣）人張起緒起兵，衆三萬。

十月——彭城人魏麒麟聚衆萬餘，寇魯郡（山東滋陽縣）。盧明月衆十餘萬，寇陳汝間。東海人李子通擁衆渡淮，自稱楚王，寇江都。

十一月——王須拔破高陽郡（河北高陽縣）。城父（安徽亳縣東南）縣小吏朱粲起兵，自稱迦樓羅王，被稱爲可達寒賊，衆至十餘萬，攻陷漢南諸郡，改稱楚帝。

十二月——楊廣命民部尙書樊子蓋發關中兵數萬攻絳郡（山西絳縣）起義軍敬盤陀柴保昌等，汾水以北村塢，盡被子蓋焚毀，屠殺非常慘暴，人民怨憤，參加起義人數更衆。

楊廣除了無效的碉堡政策，屠殺政策，別無他計。他十月間回到洛陽，見街上行人，對從官說，還大有人在，意思是說，往年平楊玄感，人殺得太少。在他看來，人民都是他可怕可殺的敵人。

十二年正月——雁門人翟松柏據靈邱（山西靈邱縣）起兵，衆至數萬，轉攻傍縣，東海人盧公暹起兵有衆數萬。

四月——魏刁兒部將甄翟兒又號歷山飛，率衆十萬寇太原。

七月——馮翊（陝西大荔縣）人孫華起兵，自號總管。馬涼（廣東陽江縣）通守（比太守低一級）

洗瑋徵起兵，嶺南蠻族多響應。

八月——趙萬海聚衆數十萬自恆山（河北正定縣）寇高陽。

九月——杜伏威沈寬敵等衆數萬，被陳稜擊破。安定人荔非世雄殺臨涇縣（甘肅鎮原縣）令起兵，自號將軍。

十月——宇文周功臣李弼的曾孫李密助楊玄感叛隋，玄感敗，密逃民間。時韋城（河南滑縣東南）人翟讓據瓦崗（在東郡界）起兵，單雄信、徐世勣、王當仁、王伯當、周文舉、李公逸等各聚衆攻掠，李密聯絡各軍，威望智謀爲諸軍信服。

十二月——鄱陽（江西鄱陽縣）人操師乞起兵，自號元興王。師乞戰死，部將林士弘擊敗隋將，聚衆至十餘萬人，自稱皇帝，國號楚。佔地北自九江，南至番禺。太原留守李淵破虜翟兒，虜男女數千口，張金稱、郝孝德、孫宣雅、高士達、楊公卿等攻掠河北，隋將相繼敗亡。隋將羅藝據涿郡叛，自稱幽州總管。涿郡是伐高麗的後方根據地，器械糧食，積聚極多，羅藝佔據涿郡，給楊廣很大的損失。

這一年裏，楊廣的政權更危急不能支持。四月，大業殿西院失火，廣以爲盜起，驚走入西苑，伏匿草間，火滅才敢出來。廣自八年以後，每夜心驚發慌，叫有賊來，要幾個婦人搖撫小兒那樣搖撫他，才得入眠，現在心慌更甚，百無聊賴，徵求螢火虫數石，夜出遊山放螢，光遍巖谷，他在洛陽不耐煩，要上江都去，做詩留別宮女道「我夢江都好，征遼亦偶然」。三次大舉伐高麗，死傷無數，他還說是偶然遊戲的事，全國人民無端犧牲生命，在廣止算一種偶然遊戲，統治階級的心理，真使人不可測度。任宗上書諫止出遊，廣怒，卽日在朝堂杖殺。崔民象上書諫阻，廣大怒，先割碎民象兩頰，然後斬首。王愛

仁又上書諫阻，廣怒極，斬愛仁。廣到江都，專問郡縣官貢獻多少，多的升官，少的黜逐，官吏競務苛斂，人民受嚴重剝削，窮困乏食，起初採草木皮葉，後來擣稻草爲末，或煮土充腹，百物都盡，人自相食。各地倉庫囤糧豐足，官吏不肯發倉賑救。王世充還檢閱江淮民間美女，貢獻給廣，大得寵幸。

十三年，各地的起義軍逐漸形成幾個有力的集團。

杜伏威——伏威擊敗隋名將陳稜，乘勝破高郵（江蘇高郵縣）據歷陽（安徽和縣），自稱總管，江淮間羣雄，推伏威爲主帥。

徐圓朗——魯郡人徐圓朗起兵，佔有琅邪以西，北至東平（山東鄆城縣）土地，有兵二萬餘人。

竇建德——建德據樂壽（河北獻縣），自稱長樂王，置百官。

梁師都——隋將梁師都據朔方郡（陝西橫山縣）叛隋，自稱皇帝。師都降附突厥，割地求援，突厥始畢可汗封他爲解事天子。

劉武周——馬邑郡（山西朔縣）土豪劉武周傷太守王仁恭，開倉賑饑民，收兵得萬餘人，遣使降附突厥，借突厥兵擊敗隋兵，取隋汾陽宮美女賂始畢可汗。始畢封他爲定楊可汗。武周自稱皇帝。

郭子和——罪犯郭子和結勇士十八人襲據榆林郡（綏遠鄂爾多斯左翼後旗黃河南流處），執郡丞王才，責才坐視饑民餓死，不肯救濟，斬才。開倉賑施，自稱永樂王。降附突厥，始畢封他爲平楊天子，子和力辭不敢受，比梁師都劉武周似乎知道些羞恥。

李軌——武威（甘肅武威縣）富豪李軌聚衆據郡，自稱河西大涼王。

薛舉——富豪薛舉與勇士十三人襲取金城郡（甘肅蘭州），開倉賑施，自稱西秦霸王，佔有隴西，

衆至十三萬。後又自稱秦王。

蕭銑——梁後裔蕭銑據巴陵（湖南岳陽縣），自稱梁王。

李密——李密襲破興洛庫，開庫任人攜取，軍威大振。衆推密爲主，號稱魏公。密封翟讓爲上柱國，單雄信徐世勣爲大將軍，秦叔寶程咬金（後改名知節）爲驍騎。趙魏以南，江淮以北起義軍多降密，密居洛口城。隋大將裴仁基舉虎牢降密，仁基孟讓襲破回洛東倉。密屢敗隋兵，洛陽危急，楊廣遣王世充等擊密。密襲破黎陽倉，開倉任人民就食，得兵二十餘萬，大敗王世充，造成中原最大的勢力。

李淵——太原留守李淵從次子李世民計，自晉陽起兵奪取西京。關中豪傑爭先降附。世民有精兵九萬，淵女柴紹妻李氏有精兵萬餘，號稱娘子軍。世民與李氏會師渭北，其餘諸軍合二十餘萬。十一月淵軍攻破長安城，擁西京留守代王楊侑（恭帝，楊廣的孫子）做隋帝，改大業十三年爲義寧元年，遙尊廣爲太上皇。淵據有關中，與民約法十二條，廢除隋一切苛法。第二年三月，楊廣死，五月，侑讓位給李淵，隋亡。淵稱帝（唐高祖），國號唐，年號武德（六一八）。

全國大亂，楊廣無法收拾，在江都荒淫益甚。宮中立百餘房，房各居美女多人，每日一房輪流做主人，廣與后蕭氏及龐妃就房飲酒，杯不離口，晝夜昏醉。他心裏發慌，常對蕭后說，外間大有人圖儂（我），且不管他，快樂飲酒吧！又常取鏡照面，對蕭后說，好頭頸不知該誰來斬它。后驚問緣故，廣強笑道，貴賤苦樂，沒有一定，斬頭也不算什麼。衛兵多關中人，廣召集江都境內寡婦處女，令將士任意選取。可是衛兵們依然怨恨想叛亡。右屯衛將軍宇文文化及等乘機謀篡奪，率兵入宮。廣換服裝逃避西關，被執還暖閣。化及徒黨馬文學裴虔通司馬德戡等拔刀立左右。廣說，我犯什麼罪？文學道，你輕動

干戈，巡遊不息，奢侈荒淫，專任姦邪，不聽忠言，還說什麼無罪。廣說，我實在對不起百姓，至於你們，跟着我享盡富貴榮祿，我沒有對不起你們。今天的事，誰是首領？德賊道，全國同怨，何止一人。廣要求飲毒酒死，文舉等不許。令狐行達按廣坐下，廣怕刀殺，自解巾帶給行達，廣被絞死。廣子孫及宗室外戚，全數在街上處斬。廣早知道不得善終，隨身帶一甕毒酒，告龐妃等道，如有亂事，你們先飲，隨後我飲。等到需要毒酒，左右早已逃散不見。依靠碉堡政策屠殺政策的楊廣，終於在自己親信的臣屬手裏，用巾帶結束了生命。

李密宣佈李廣十大罪，裏面有「罄（用盡）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的話，這的確代表了當時一般人民的怨恨聲。

簡短的結論

楊堅教戒太子勇說，「自古帝王，從沒有好奢侈而能久長的，你做副君，應該以儉約為先」。堅在位二十四年，的確生活樸素，減輕剝削，三百年來，人民第一次獲得休養生息的機會。

堅對臣屬用刑極嚴，功臣勁舊，誅逐略盡。貴族大姓破家的多，人民得益不小。官吏受賄，即使小物如鸚鵡鬻皮馬鞭等類，發覺處死刑不貸。雖說近乎殘酷，却使官吏不敢過於作惡。堅多少懂些民為邦本的意思，所以開皇時代，經濟欣欣向榮，戶口墾田大量增殖起來。

楊堅是歷史上著名節儉的皇帝，兒子楊廣却是著名淫侈的昏君。廣大興土木，民力浪費在個人享受的宮室苑囿御河上；後來野心更肆，傾全國兵力，三伐高麗，開皇時代積聚的財富，全被廣耗盡。

人民不能忍受殘酷無厭的榨取，起義軍佈滿全國了。統治階級內部分裂，促使廣加速潰滅。廣不知改過，看人民都是可怕的敵人，想用碉堡政策屠殺政策來鞏固地位。不料絞死自己的，恰恰是自己的親信人字文化及。

人民起義的成果，政權從楊廣轉到貴族李淵手裏。

第二章 封建經濟發展時代——唐

——六一八年至九〇七年——

第一節 初唐的經濟狀況（六一八年——七四一年）

從李淵武德元年（六一八）到李隆基（玄宗）開元二十九年（七四一）凡一百二十四年，在這時期，因國內統一，政治比較良好（貞觀開元），對外侵略不斷勝利，社會經濟一般是向上發展，超越隋朝楊堅時代。經三國兩晉南北朝長期摧殘的社會，到初唐才恢復了兩漢的盛況。

隋末楊廣的暴政，全國的混戰，社會遭受極大的破壞，幸而不到十年，李世民統一了中國。他是一個英明的政治家，在位二十三年，建立制度，節用愛民，確使人民獲得休養生息的機會。世民以後，雖然發生不少宮庭政變，經濟基礎，卻沒有過大的損害，所以開元天寶間，唐朝的經濟，發展到最高點。

均田——武德七年，制定五尺爲步，二百四十步爲畝，百畝爲頃。丁男中男給田一頃，殘廢人給田四十畝，寡妻妾三十畝。殘廢人寡妻妾自立戶頭，加給二十畝。工商業者，比丁男受田減半。所受田十分之二爲世業，八爲口分。世業田身死得轉授承戶人，口分田由官收回，轉給別人。唐初人口死亡流徙，土地寬曠，這種制度，可信其實際行施。唐制，庶人身死家貧，或流徙他地，聽出賣永業田，樂遷（自願）就寬鄉，並聽出賣口分田。堪作住宅邸店碾磑（水磨）的土地，即使不是樂遷也聽私賣。土地出

賣以後，不得再諾受田。這分明允許官吏商買地主兼井貧民，而且狹鄉地價總比寬鄉高，勢必迫使貧民流向寬鄉。雖說法律上規定買地人佔地不得超越定制，顯然止是一種虛文。開元時朝官們廣佔良田，工部尚書張嘉貞獨不營家產，被稱為難得的達人。杜佑『通典』說，天寶以來，法令廢壞，土地兼井，比漢朝更劇烈。其實初唐兼井的事實，本來存在，止是被驅逐的貧民，還能向寬鄉謀生，因之形式上比天寶以後似乎和緩些。

租庸調——武德七年定租庸調法。租是每丁歲納租粟二石或稻三斛。調是每戶納絹二匹（每匹寬一尺八寸，長四丈）綾（袖）各二丈，綿三兩。如納布加五分之一，並輸麻三斤。庸是每丁歲役二十日，有間加二日，不能應役，納綾絹每目三尺。

唐制本取元魏以來舊制，但有重要的改革。第一，舊制奴婢依良丁受田，繳納租賦，唐制不給奴婢土地，也不課稅，奴婢的剩餘勞動，全歸奴婢主專有。第二，舊制婦人受田僅得男子的半數，有妻人負擔却比無妻人（半牀租）加倍（一牀租），這種制度，迫使貧民寧願作鰥夫，不敢娶妻。唐制婦人不受田不課稅，與丈夫共同勞動，加強男子的耕作效率，對人口增殖，有很大意義。

官吏——唐制文武京官有職分田，一品十二頃，依次遞減到九品，得田二頃。外官也按品分給職分田。李世民貞觀十一年，因官吏藉職分田侵害百姓，下令收回職分田，轉給流亡還鄉的貧戶。別給官吏每畝（按職分田畝數）粟二斗，稱為地租。官吏們不願意，世民只得借水旱的理由，廢除新法令。李隆基開元十年，收回職分田，每畝改給倉粟二斗。十八年，又給還職分田，職田的忽收忽還，說明官吏不肯放棄優厚的利益。隨着官吏的增加，職田也逐漸擴大。貞觀元年，選舉文武官僅六百三十四員。李治

時，內外文武官一品至九品凡一萬三千四百六十五員，每年入流（考選合格）士人超過一千四百人。李顯（中宗）時，大置員外（額外）官，自京師至外州，凡二千餘人。宦官超遷七品以上員外官，又近千人。又定價賣官，納錢三十萬文，即得官職，正官以外，有所謂員外、同正、試官、攝（代理）官、檢校官、判某官、知某官等名目，士人到吏部求選，每歲數萬人。顯封爵一百四十餘家，五十四州的上等腴田，都被爵家割去。人民充當爵家的封戶，剝削比朝廷更苦。戶部每年給爵家六十餘萬丁，一丁納絹二匹，朝廷每年虧短一百二十餘萬匹。開元二十一年，一品官以下多至一萬七千六百八十六員，吏自佐史以上多至五萬七千四百一十六員。奴官王毛仲生兒三日，賜五品官，毛仲不滿意，說這小兒難道不堪給三品官。宮中宦官三千餘人，多封三品將軍。京城附近田園，三分之一以上被宦官佔有。開元二十五年，定文武勳（勳位）官永業田制度，親王一百頃，職事官正一品六十頃，下至雲騎尉（正七品）武騎尉（從七品）也各受田六十畝。散官（非職事官）五品以上與職事官同例給田。永業田得傳授子孫，不再收回。官吏獲得大量土地，也就是人民的土地大量被侵奪。

府兵——府兵是一種徵兵制，全國男丁，每年服兵役若干月。李世民分全國為十道，置軍府六百三十四，關中有府二百六十一，佔總數三分之一強。府分三等，上等府統兵千二百人，中等千人，下等八百人。每府自都尉至隊正，共置官六十九人。民年二十充兵役，六十免役。兵丁每年輪番去京師當宿衛，兵部依道身遠近給番。五百里以內五個月輪到直番上宿衛一個月，稱為五番，千里七番，千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二千里以外一律十二番。每一丁男，不論離京遠近，服役及往返路程，一年平均耗損耕作時間三個月。兵士所用服裝器械糧食，都得自備，更是苛刻的負擔。沿邊戍兵，經常六十餘萬，

名為守邊，實際上供將官役使營利。農民既要自費當兵，本家難徭，仍不能免，生活非常窮困，不得不逃匿避役。開元時代，府兵已成空名。隆基改府兵制為曠騎制，招募九等戶或八等戶身高五尺七寸的壯丁，充當宿衛兵士，數凡十二萬。一年六番，免除苛雜役使。邊地戍兵也改為募兵制。從此兵農分業，統治者無限制擴大軍額，農民必須擔負養兵的義務。

宗教——北朝舊俗尊信佛教。貞觀時代，佛道兩教都沒有新的發展。世民死後，李治令舊宮女全數入靈寶寺做尼，又改玉華宮為佛寺，這是佛教將盛的徵兆。武曌（香照。武則天）選淫僧懷義當男寵，封他做白馬寺主。又命懷義作夾紵（用紵麻和布縫成）大佛像，小指中能容數十人。造明堂高二百九十四尺，明堂北造天堂，高五層，供大佛像。天堂第三層已能俯視明堂，想見天堂與佛像的高大。發工役數萬人，費用億萬，府藏因而耗竭，懷義還揮金如糞土，公私田宅，多被僧寺佔取。李顯時，僧寺更盛，敢和權力最大的太平公主（武曌的愛女）爭碾磑，而且得至勝利。李顯命僧慧範在洛陽造聖善寺，又在長安長樂坡造大像，府庫虛耗，慧範得賊錢數十萬緡（錢一千稱一緡）顯遣使官分路到江淮買魚鼈水族放生。諫官李又請他節省放生的錢物，減窮人的徭賦。他大造寺廟，務求崇麗，大寺用錢百數十萬，小寺三五萬，總數在千萬緡以上。人力勞弊，怨聲滿路。李旦（睿宗）時諫官辛替否上書說，中宗皇帝大封官爵，造寺不止，費財貨幾百億，濫度僧尼，損失租庸數十萬。歲出益多，歲入益寡，奪百姓口中食物，養育貪殘，剝萬民身上衣服，塗飾土木，終於公私俱困，衆叛親離。現在陛下為兩個公主造金仙玉真二道觀，逼奪民產，用工數百萬，用錢百餘萬緡，陛下是否知道人民的切齒怨恨。從李顯時起，貴族爭造佛寺，度人為僧尼，富戶豪強，出錢三萬買度牒，就得免除一切兵役。李隆基淘汰天下僧

尼，查出假冒，勒令還俗的一萬二千餘人。禁創建佛寺，舊寺頹壞得官府檢視，才許修理。又禁百官家不得與僧尼道士往還，民間不得鑄佛寫經。令諸寺院設病坊，京城乞丐貧病人得入坊養病。隆基這些措置，多少給佛寺一點阻礙。

商業——武曌的男寵張易之曾引蜀商宋霸子等數人，到曌前飲酒賭博。宰相韋安石跪奏道，商賈賤類，不得參與宮宴。宋霸子得入宮賭錢，大概是大富商。李隆基問富人王元寶財產。元寶對，臣請用一匹帛挂終南山一株樹，南山樹盡，臣帛不盡。隆基說，我是天下最貴人，元寶是最富人。元寶家住京城，既非貴族和官吏，在當時，也不容庶民兼并廣大田地，他應是營商致富。開元二十二年，沒收京城商人任令方資財六十餘萬貫。據上列諸例，想見初唐已有巨大的商業。貞觀時，各官司置公廩本錢，每司設令史九人，號稱捉錢令史。五萬本錢，交富商大戶經營，每月收息錢四千文，就是說，一年收百分之百的利息。經營官本的富人得免除徭役，貧戶欠債破產，一生還不完。開元時收百姓一年稅錢充本，交富商大戶放債，按月收息，供官吏用費。直到唐亡，商販富戶勾結官司，藉口官本，廣求私利，債戶納利十倍，還被指為通欠，受官商的非理逼迫。唐制分民戶為九等，等次愈低，納稅愈少，富商大賈多與官吏往還，私情託請，冒列下等。官商相互利用，聯合向貧民剝削，捉錢制度是他們的主要工具。

廣州是對外貿易的中心。武曌時廣州都督路元淑及僚屬侵奪商舶，被番客刺殺十餘人。唐朝凡到廣州做官的，無不貪贓致巨富。揚州是國內商業的中心，中外商賈往來如織，中唐以後，更趨繁盛。

錢幣——隋末錢幣輕小，武德四年廢五銖錢，鑄開元通寶錢，每十錢重一兩，計一千重六斤四兩。李治時民間私鑄盛行，嚴禁不能止。武曌為討奸富人，允許惡錢通用，鑄錢更盛。李隆基禁惡錢，不許

私賣銅鉛錫及用銅作器物。銅鉛錫出礦，由官收買。當時錢少不敷流通，錢與銅價略等，官鑄無利可取。開元二十二年宰相張九齡請不禁鑄錢，隆基集百官公議，錄事參軍劉秩說，法令不行，人民難治，都由於貧富不齊的緣故，如果許私家鑄錢，完民決不能為，勢必貧民愈貧，給富家服役，富家愈富，更逞貪慾。隆基從劉秩議，下令貨（錢）幣（布帛）並用，所有莊（田）宅口（奴婢）馬交易，先用絹布綾羅絲綿等，其餘市買至一千以上，得錢物兼用。私錢被禁，物價略平。

工業——工部掌管全國工匠，按州縣組成工團。五人為火，五火置長一人。工匠必須有專門技巧，每年輪番應役，每日受傭資絹三尺。工匠有一定的名額，也有特定的地位，有關額，先補工巧業作人的子弟，補工匠後，不得改做諸色（別種行業）。還有一種更專門的工匠，終身在官立工業部門工作。如少府監總管中尙、左尙、右尙、織染掌治五署及諸治、鑄錢、互市等監。少府招請傳家巧技的工師，教工人各種技術，細繡工四年，車工樂器工三年，刀稍工二年，矢鏃竹漆工一年，冠冕弁績工九月。每年季考四次，大考一次。製成物品刻工人姓名。武曩禁民間用錦，侍御史侯思止私藏錦發覺被杖死。當時綾錦坊有巧兒三百六十五人。工匠稱為巧兒，應是製作特精，怕民間仿造，所以下令禁止（她的男寵張易之張昌宗都面塗紅粉，身著錦繡）。徐敬業討武曩，就江都錢坊驅囚徒工匠授兵甲。李亨（肅宗）時李光弼守太原，募得蔚州銅冶錢工三人，善穿地道。朝廷嚴禁鑄私錢，這些錢工當是在公家終身服役。

武曩用銅鐵鑄天樞，武三思令四夷酋長聚錢萬億買銅鐵，不足，更斂取民間農器。天樞高一百五尺，徑十二尺，八面各徑五尺。下為鐵山，周一百七十尺。用銅製蟠龍麒麟縈繞鐵山。天樞上置騰雲承

露盤，徑三丈。四龍直立捧火珠，高一丈。工人毛婆羅造模，武三思撰文。後來李隆基毀天樞，發工匠鎔銅鐵，逾月不盡。墨又鑄九州鼎，豫州鼎高一丈八尺，受一千八百石。餘州鼎各高一丈四尺，受一千二百石。鼎上圖畫山川物產，共用銅五十六萬七百餘斤。又鑄十二神（子鼠丑牛等十二支）各高一丈。這樣巨大工程，說明冶鑄技術的優良。李顯女安樂公主有織成裙值錢一億，花卉鳥獸細如粟粒，正看旁看，日中影中各為一色，可見當時織工的精妙。

初唐土地兼井還不很劇烈，各種剝削制度，還沒有發展到極度，所以從武德到開元，戶口一直上升，歷史上也就稱為唐朝的興盛時代。

戶口——唐制凡民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一為丁，六十為老。居戶百戶為里，五里為家。四家為鄰，四鄰為保。每里設正一人，城居稱坊，有坊正一人，野居稱村，有村正一人。村滿百家，增置一人，村滿十家，附入大村，不別置村正。估量民戶資產等第，定為九等。每年造計帳，三年造戶籍。戶籍分課戶，不課戶兩種，凡九品以上官，貴官的親族，學校學生，鰥寡廢疾奴婢部曲客都免課役，稱不課戶。戶內有課口，稱課戶。不課戶的增加，也就是課戶負擔的增加，所以貧民逃亡隱漏，避免徭役，或出入關防，或往來山澤，或此地檢查，急轉他境，暫時容身。這種逃人，其中一部份成為有組織的流氓。李治從長安往洛陽，怕路上多小偷，命監察御史魏元忠保護駕前後。元忠到長安獄檢視，得盜一人，神色言語有異常人，元忠命開釋刑具，給官員服裝，乘驛車隨從，一路共同食宿，託他防止竊盜。此人微笑許諾，車駕到達洛陽，人馬數萬不失一錢。中唐以後，朝廷和藩鎮盛行募兵，應募的主要就是這些流氓。

從李淵時起，就存在着括戶和隱漏兩個相反的現象。武德四年，詔括天下戶口。貞觀三年，戶部奏中國人自塞外歸來及四夷降附男女凡一百二十餘萬口。十六年詔天下括浮遊無籍人，限明年末登記完畢。當時民戶不滿三百萬，自洛陽到山東，本是人口密集的地區，隋末亂後，人煙稀少，荒草彌望，世民不敢往泰山封禪（祭天），怕被四夷酋長看出內地的空虛。李治永徽元年，戶部奏去年進戶一十五萬，通天戶戶三百八十萬。李顯神龍元年，得戶六百一十五萬，口三千七百一十四萬。開元九年，監察御史宇文融奏稱天下戶口逃移，巧僞極多，請加檢括。隆基下詔，州縣逃亡戶口，聽百日內自首，過期不出，罰遷徙邊遠。據史載一次括得八十餘萬戶，百姓大受州縣官的侵擾。十一年下令停止檢括逃人，藉安生業。十二年又派宇文融出去括戶，歲終增得稅錢數百萬緡，百姓受害更甚。十四年戶部奏今年戶七百六萬九千五百六十六，口四千一百四十一萬九千七百一十二。二十一年天下戶七百八十六萬一千二百三十六，口四千五百四十三萬一千二百六十五。二十八年，天下戶八百四十一萬二千八百七十一，口四千八百一十四萬三千六百九。這是初唐戶口最高的記錄。其中課戶不課戶各佔若干，記載不明。不課戶每戶口數一定很大。課戶中口數平均也應在五人以上，因法律禁止兄弟在父母生存時別藉異居。州縣查勘一家有十丁以上放免兩賦役，五丁以上放免一丁，足見朝廷重視多了大戶，不許無故析戶分居，即使父母命子出繼別戶，新析戶仍須與本戶同等，不得降下，供應徭役，與本戶共計丁數，不得藉口析居避免。所以唐朝每戶口數，平均應不止五人，再加實際存在的大量逃戶，總人口也許達五六千萬，與兩漢戶口數相等。

第二節 初唐的政治

隋末羣雄割據，洛陽有李密王世充，河北有竇建德，隴西有薛舉、薛仁果，河西有李軌，河東有劉武周，江陵有蕭銑，江淮有杜伏威李子通沈法興輔公祐，山東有劉黑闥。李世民智勇出羣，戰無不勝，武德七年，削平羣雄，全國統一。世民建立大功業，應該繼承帝位，李淵却想傳位給長子李建成。世民與兄建成弟元吉猜忌互爭，武德九年，世民殺建成元吉，李淵不得已禪位給世民，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玄武的唐太宗。

世民受禪，改元貞觀。他在位二十三年，創造兩漢以後最大的朝代。貞觀政治，在封建時代，一般稱為唯一的模範。

科舉——魏晉南北朝行九品中正制，少數士族把持政權，妨礙皇帝用人的自由。楊廣改用明經進士兩科取士。唐承隋制，尤重進士科。世民曾登宮門見新進士試畢魚貫出門，喜悅道，天下英雄，入我籠中了！明經及第不易，進士更難，唐人有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的諺語。趙嘏詩：太宗皇帝真長策，賺的英雄盡白頭。貞觀以後，宰相大臣，多從進士科出身。進士試詩賦，所以唐朝詩人特別多。

學校——世民大徵天下名儒為學官，時常親到國子監（大學）聽學官講書。學生能明一大經以上，都給官做（禮記春秋左氏傳稱大經，詩儀禮周禮稱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羊傳穀梁傳稱小經）。增築學舍一千二百間，增學生滿二千二百六十人。四方學者雲集京師。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國，各遣子弟入學聽講。學生總數多至八千餘人。國子監傳播文化給四鄰各國，高麗日本接受得最多。武曌時，日本使臣

朝臣真人來朝貢，真人能讀經史，態度完全華化。開元初，日本使臣來朝，請學經典。學成後，多買文籍歸國。副使朝臣仲滿慕中國文物，改姓名居京師五十年，逗留不肯回去，官至鎮南都護。李适時又遣使入朝，同來學生及僧空海，留京師求學。李純時學成歸國。

士族——北朝崔盧李鄭諸族，自矜門第，不與他族通婚姻。較卑族姓得娶高門女，認為莫大榮幸。議婚時男家獻納厚幣，稱為陪門財。世民命高士廉等廣搜天下譜牒，考核真偽，撰氏族志。士廉仍推崔族第一。世民說，劉邦、蕭何、曹參都出身庶民，起為帝王將相，世族何足貴。命士廉重修，依唐官吏品秩為高下。皇族第一，外戚第二，降崔族第三。氏族分九等，凡二百九十三姓，一千六百五十一家，頒示天下。後來李治改氏族志為姓氏錄，補入武氏為第一等。士卒積軍功升官到五品，也得參與士流，稱為勳格。士族制到唐朝漸趨於崩潰，到宋朝科舉制度完全代替了士族制度。

納諫——封建社會不容發生民主制度，皇帝能納諫，就算難得的賢主。世民常對羣臣說，你們應該不惜苦諫，糾正我的錯誤。魏徵屢次犯顏直諫，世民總是虛心聽從。某次世民退朝發怒道，總有一天殺這田舍翁。皇后長孫氏問是誰。世民道，魏徵時常常常乘侮辱我。長孫后賀道，魏徵忠直，正因陛下是個明主。世民聽了喜悅。世民一樣愛好奢侈建築田獵女色，止是能納諫，所以成為賢君。

世民死，子李治繼位。李治是個庸人，在位三十四年，沒有什麼大作為，娶世民侍妾武曌做皇后，是他一生最大的行事。

李治死，子李顯繼位。太后武曌廢顯自立，改國號為周。這是中國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她在位二十二年，所謂政治，止有殘酷的特務政治。她懷疑全國人厭惡她，獎勵告密，告密人往往得五品官。她重

用索元禮、周興、來俊臣等，元禮做游擊將軍，興做秋官（刑部）侍郎，俊臣做御史中丞，各畜無賴數百人，專做告密工作。要陷害人，令數處同時告發，事狀如一，無法自辯。訊因酷法有定百脈、喘不得、突地吼、著即承、失魂膽、實同反、死豬愁、求破家、反是實、求即死十樣大枷；又有鳳凰瀉翅、驢駒拔概、仙人獻果、玉女登梯等名目；又或倒懸人身，頭挂巨石；或用熱醋灌鼻；或用鐵圈束頭，釘入木楔，腦裂髓出；或用竹籤刺入指甲；或不給飲食，連夜問訊，搖撼身體，不許合眼。殺人先用木丸塞口，免得在刑場大罵。當時告密和屠殺，成爲政治的主體，前後殺唐宗室貴戚數百人，大臣數百家，刺史郎官以下，不可勝數。每新任一官，官婢私笑道，枉死鬼又來了。果然不到一月，犯了罪，身死滅族。後來周興也被人告密，武墨令來俊臣訊問。俊臣問興，囚犯不承，當用何法。興說，那很容易。取大塊四面燒紅炭，令囚入中，何事不承。俊臣如法佈置，起立道，奉旨訊兄，請兄入甕。興惶恐叩頭伏罪，流竄嶺南，路上被仇家殺死。俊臣也被人告密，斬首。仇家爭割俊臣肉生吃，挖眼珠，剝面皮，刮胸腹，掏心肝，頃刻踢成泥漿。武墨知道衆怒難犯，把索元禮也殺死。

武墨別一醜行是縱容男寵，污亂政治。她先愛洛陽市賣藥人馮小寶，爲入宮便利，度他做僧，名薛懷義。武墨年齡已到八十歲左右，還竭力修飾，自稱齒落更生，大可慶喜，改元長壽。懷義却厭入宮中，多居白馬寺，聚徒橫行。武墨怒殺懷義，別寵張易之張昌宗兄弟。二張年少美姿容，善音樂，愛幸無比。她又多選美少年入宮，稱爲奉宸內供奉。柳模奏薦兒子柳良賓潔白美鬚眉，史侯祥奏稱自己陽道壯偉，強於薛懷義，都自說堪充奉宸內供奉。二張的幼弟張昌儀做洛陽令（武墨居洛陽），某次上早朝，有姓薛士人馬前獻履歷及黃金五十兩，請求做官。昌儀到朝堂，取履歷授吏部侍郎張錫，數日後錫遺失

履歷，去問昌儀。昌儀罵道，胡塗人，我那裏記得；凡姓薛人都給官做就是。張錫恐懼，趕快給六十餘姓薛人做官，昌儀如此，二張的驕修無道，不言可知。

武曌病，張柬之等率兵入宮，斬二張，遷武曌入上陽宮，復立李顯做唐帝。顯比李治更昏，皇后章氏與武三思淫亂，朋比作惡。三思用宗楚客等五人當爪牙，號稱五狗。李顯愛女安樂公主與章后謀重演武曌故事，進毒餅害死李顯。顯弟李旦的兒子李隆基殺章后母女，立旦為帝。旦禪位給隆基，這就是唐朝人把他與世民並稱的唐玄宗。

隆基即位，年號開元。他用姚崇宋璟做宰相，賦役比較寬緩，刑罰也還清平。開元十三年洛陽米價一斗錢十五文，山東一帶米一斗五文粟一斗三文。二十八年，東西兩京（洛陽長安）米一石值錢不滿二百文，絹一匹價格相等。當時海內富庶，戶口逐年增加，行旅不持兵器。工匠工資每日絹三尺，約合十五文。騾夫腳值，每駄一百斤，行一百里，得錢一百文。官俸一品官月俸八千文，食料一千八百文，雜用一千二百文；九品官月俸一千五百文，食料二百五十文，雜用二百文。職分田公廩本錢還不在內。所謂太平時代，受益最大的是官吏，生活最苦的還是農民和工人。

第三節 初唐的對外侵略

李世民天姿雄武，十六歲應募從軍，十八歲助李淵守太原。世民首創奪取長安，東向爭天下的計劃，後來削平羣雄，統一中國，也全是世民的功績。他部下謀臣猛將，如李靖、李世勣、尉遲敬德、李道宗、程咬金、侯君集、薛萬徹等人，大抵出身行伍，好戰成性。李世勣常對人說，我年十二三時為無

賴賊，逢人便殺，十四五爲難當賊，不快意便殺人，十七八爲好賊，止在陣上殺人，二十爲大將，用兵救人死。在世民看來，這些人是容易安置的。他不願意屠殺功臣，又不放心他們能終守臣節。貞觀十八年，出兵伐高麗，李靖年七十餘歲，老病不能從行，世民拍靖背道，好好努力，司馬懿非不老病，竟能自強，立功魏朝。靖惶恐叩頭道：老臣請扶病從駕。二十三年，世民臨死密告太子李治道：李世勣才智有餘，你對他無恩，未必肯順服，我現在貶他的官，他如果奉命就行，我死，你用他做大臣，如果徘徊願望，立刻殺死他。世民對功臣猜忌如此。貞觀時代，連年攻伐四夷，第一爲了減少君臣間的矛盾，第二爲了奪取土地和人口，第三爲了提高皇帝的威望，對人民絲毫沒有利益。

突厥——突厥始畢可汗時，國力強盛，李淵起兵取長安，怕突厥攻襲晉陽，忍辱對突厥稱臣。始畢死，頡利可汗立。頡利連年大舉入寇，李淵甚至想焚毀長安，遷都避難，賴世民出擊獲勝，關中得免陷沒。世民卽位，每日親率將士數百人在宮中習射，準備擊滅突厥。頡利用兵不息，資財匱乏，向諸部重斂，諸部怨叛。東部突厥突利可汗受頡利壓迫降唐。鐵勒族的薛延陀、拔野古、僕固、同羅等部及突厥諸部酋長也相率降唐，頡利益衰弱不振。貞觀三年，李靖率李世勣、柴紹、薛萬徹合兵十餘萬分路出擊，大破頡利兵。四年，生擒頡利可汗，斬首一萬餘，俘男女二十餘萬。獲雜畜數十萬。突厥亡。大漠以南，全爲唐有。世民對羣臣說：往年太上皇（李淵）爲救百姓，稱臣受辱，我常痛心，今突厥降服，庶幾可雪前恥。頡利到長安，伏地哭拜謝罪。李淵非常喜悅，召世民及貴臣置酒凌煙閣，淵自彈琵琶，世民跳舞，貴臣輪流進酒，到夜深才散會。

鐵勒——突厥強盛時，鐵勒諸部散居漠北，有薛延陀、回紇、同羅、僕固、契苾等十五部，薛延陀

最強大。貞觀二年，薛延陀推夷男爲可汗，夷男不敢當。世民正闕突厥，遣使封夷男爲真珠可汗。夷男大喜，入唐貢獻。突厥亡後，北方空虛，真珠率部落南遷，有兵二十餘萬。真珠使二子分主南北部，世民封二子都做小可汗，外示優崇，實際是分裂薛延陀。世民又立突厥降人李思摩爲俟利苾可汗，使渡河居突厥故地。十五年，真珠發兵三十萬攻突厥，世民命李世勣、李大亮、張士貴、李襲譽分路出救。臨行訓諸將道：用兵的原則，見利速進，不利速退。薛延陀不能乘思摩無備，一擊成功，思摩已入長城，又不速退，糧盡馬瘦，進退失據，你們出兵，不須速戰，等薛延陀窮困退走，同時奮擊，一定成功。李世勣依計，大破薛延陀，斬首二千餘級，捕虜五萬餘人。

十六年，真珠遣使來請婚，獻馬三千匹，貂皮三萬八千張，馬腦鏡一面。世民允許嫁女給他。真珠大喜，使姪突利設來納聘禮，馬五萬匹，牛駱駝一萬頭，羊十萬口。世民大會羣臣，厚賞突利設，表示和親已定，又下詔親送公主到靈州（寧夏靈武縣），令真珠來親迎並會見皇帝，同時發使三路收受真珠所獻雜畜。薛延陀本無庫藏，真珠嚴厲搜括諸部，往返遙遠，牛馬耗損。世民藉口真珠聘禮未備，失期不來，下詔絕婚，追回三路收禮使。世民知道薛延陀新做大酋長，勢力還沒有鞏固，所以力求通婚唐朝，借勢威服諸部。這次通婚不成，同羅、僕固、回紇等十餘部，兵各數萬，一定要反叛薛延陀。果然，真珠死後，子多彌可汗立，回紇、僕固、同羅等部大敗多彌。二十年，命大將李道宗、阿史那社爾、薛萬徹、執失思力、張儉、契苾何力率兵分路出擊。多彌驚逃，回紇攻殺多彌。李世勣招撫鐵勒餘部，回紇、拔野古、同羅等十一姓各遣使入貢，尊唐天子爲天可汗。

西突厥——貞觀二年西突厥內亂，西域諸國及鐵勒叛西突厥。二十年，乙毗射匱可汗遣使入貢請

婚，世民令割龜茲、於闐、疎勒、朱俱波、葱嶺五國作聘禮。李治顯慶元年，葱嶺道行軍總管程咬金大破西突厥，副總管周智度攻突騎施（西突厥屬部），斬首三萬餘級。二年，伊麗道行軍總管蘇定方大破西突厥，俘沙鉢羅可汗。李治分西突厥地，置濠池崑陵二都督府，封降人阿史那彌射爲興昔亡可汗，阿史那步真爲繼往絕可汗。繼往絕與興昔亡有舊怨，輿海道總管蘇海政信繼往絕密告，殺興昔亡，西突厥又亂。武墨封興昔亡子元慶爲興昔亡可汗，繼往絕子斛瑟羅爲繼往絕可汗。斛瑟羅收西突厥十姓（吐陸五姓，弩失畢五姓）餘衆六七萬人入居內地，改封竭忠事主可汗。李顯封突騎施酋長烏質勒爲懷德郡王。李隆基封阿史那昕爲十姓可汗。西突厥時叛時降，不爲中國大害。

龜茲——貞觀二十一年，龜茲王布失畢失臣禮，世民怒，命阿史那社爾、契何慈力、郭孝恪出兵，與鐵勒突厥吐蕃吐谷渾連兵進討。阿史那社爾破五大城，降七百餘小城，虜男女數萬口，擒布失畢。李治時龜茲內亂，唐滅龜茲，置龜茲都督府。

高昌——高昌王麴文泰遏絕西域諸國入唐朝貢道路。貞觀十三年，世民命大將侯君集、薛萬均伐高昌。十四年，文泰死，子智盛兵敗降唐。唐略地得二十二城，戶八千餘，口一萬七千七百，置安西都護府，留兵鎮守。

吐谷渾——貞觀八年，令吐谷渾（青海）伏允可汗入朝，伏允託病不來。世民命大將段志玄進討，吐谷渾遠遁。世民又遣大將李靖、侯君集、李道宗、李大亮等擊吐谷渾。唐兵深入，沙漠中缺水，刺馬血解渴，襲破伏允，斬首數千級，獲雜畜二十餘萬頭，伏允被殺，唐立慕容順爲西平郡王。

世民征伐四夷，止有滅突厥，還算給李淵雪恥，其餘都是無故侵略。他依據兵法「撫士貴誠，制敵

貴詐」的原則，對四夷用了無數詐計，結果擴地極大，東至於海，西至焉耆，南盡林邑，北抵大漠，凡東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萬九千一十八里。

世民對四夷用軍事和通婚兩個政策。對西境的吐蕃（西藏），採取和親政策。吐蕃在吐谷渾西南，有兵數十萬，未曾通中國。世民時贊普（酋長）弄讚有勇略，四鄰畏服。貞觀八年，世民謀大舉攻吐谷渾，使馮德遐往吐蕃撫慰。弄讚遣使隨馮德遐入貢求婚，獻黃金五千兩，珍玩數百件。十五年，命禮部尚書李道宗送文成公主至吐蕃。弄讚大喜，模倣中國衣服儀飾，禁止本國鄙俗，遣子弟來長安學詩書。李治封弄讚為西海郡王。弄讚死，宰相祿東贊執國政，吐蕃益強。吐蕃與吐谷渾互攻，唐助吐谷渾。吐蕃大臣仲琮入朝，李治問吐蕃風俗。仲琮對：吐蕃地薄氣寒，風俗朴魯，可是法令嚴整，上下一心，議事常從下層首先提議，政治適合大眾的利益，所以能強盛持久。李治末年，李敬玄將兵十八萬與吐蕃將論欽陵大戰青海上，唐兵大敗。吐蕃盡據羊同黨項及諸羌土地。東接涼、松茂、儻（音髓）等州，南鄰天竺，西陷龜茲疎勒，北抵突厥，地方萬餘里，成為唐朝西方強敵。武曌時吐蕃內亂，大將贊婆率千餘人降唐。李隆基時吐蕃連年入寇，隆基削防秋制，每年用十幾萬兵力防禦吐蕃。

武曌以來，西突厥吐蕃最為邊患，戰爭不息。遊牧種族向內地侵擾，本無足怪，引起戰亂的主要原因，却在中國政治腐朽，將吏故意挑釁，例如吐蕃請求和親，李隆基道，贊普來信言語悖慢，我如何能忍。皇甫惟明諫道：贊普當開元初年，還是幼童，那能說這話。大概是中國邊將詐造這封信，激怒陛下。因為邊境有事，將吏得乘機盜贖官物，假報戰功，討取爵賞。這是姦臣的利益，國家的禍害。陛下試遣一使去看金城公主，與贊普當面議和，免得邊地軍民困弊。隆基命惟明往吐蕃，贊普大喜，出貞觀

以來唐帝詔書示惟明，上書極恭順，和議成功。這說明前時戰死的軍民，何等冤屈。

世民對外侵略，所向無敵，當然不肯放棄東北方的高麗國。貞觀十六年，高麗東部大人泉蓋蘇文殺高麗王，自稱莫離支（軍民總管）。唐屬國新羅上書稱百濟與高麗連兵來攻，請求援救。世民決心東征，造糧船四百艘。十八年，命張亮為平壤道行軍大總管，率兵四萬，戰船五百艘，自萊州泛海趨平壤；李世勣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率步騎六萬趨遼東，海陸合勢前進。世民宣佈東征的理由說：遼東本中國土地，隋朝四次出師不能收回，我要給中國子弟報父兄戰死的仇恨，替高麗報國王被泉蓋蘇文謀殺的恥辱。現在四海大定，只有高麗不服，趁我還沒有老，用士大夫閒餘的氣力取它來。

李世勣渡遼水，高麗大駭，城邑都閉門堅守。唐兵至遼東城下，世民親自負土填塹，拔遼東城，殺數萬人，俘兵士萬餘人，男女四萬口，大將李世摩中弩矢，世民親為吮血，契苾何力中槊，世民親為敷藥。白巖城請降，李世勣率甲士數十人見世民道：士卒所以爭冒矢石，不怕死傷，止是爲了破城虜取財物，現在城快攻下，如果受降，戰士不免失望。世民下馬謝道，你們的話很對。不過殺人虜掠，我心實在不忍，你們的功勞，我別用庫物重賞，我替城中人向你們贖取生命。他表示各樣偽善，欺騙高麗人民，收效頗大。

十九年，世民至安市城，高麗北部會長延壽、惠真率高麗靺鞨兵十五萬救安市，陣長四十里。李道宗獻計道，高麗傾全國兵力拒王師，平壤守備空虛，願借巨精兵五千，襲破高麗破城，數十萬衆可不戰敗降。世民不應。世民登駐蹕山，令李世勣將步騎萬五千陣西嶺，長孫無忌將精兵萬一千為奇兵，自山北出狹谷衝敵陣後背，世民自將步騎四千陣山上。世民望見無忌軍塵起，命諸軍鼓噪並進，延壽驚

悅陣亂。唐將薛仁貴大呼陷陣，所向披靡，唐軍前後夾擊，高麗兵大潰，斬首二萬餘級。無忌撤橋樑，斷潰兵歸路，延壽、惠真率殘兵三萬六千人請降。唐軍獲得馬五萬匹，牛五萬頭，鐵甲一萬套，其他器物無數。高麗全國駭懼，後黃城銀城守軍都棄城逃走，數百里不見人煙。唐攻安市城不下，天寒草枯水凍，兵馬難久留，糧食將盡，世民下令退軍。

這次戰爭，凡拔城十，徙高麗戶口入中國七萬人，新城建安駐蹕三大戰，斬首四萬餘級。唐戰士死二千人，戰馬十死七八。世民深恨不能成功，問李靖道，我用天下兵力，被小夷困辱，是什麼緣故。靖答，李道宗知道。世民問道宗，道宗陳述乘虛襲平壤的計策。世民歎道：當時匆匆，我沒有留意。

二十一年，世民又想伐高麗。衆議高麗依山築城，攻取不易。前次大軍東征，高麗人不得耕種，奪得城邑，收沒積穀，又遭旱災，民大半乏貧。今若屢遣偏師，輪番入境騷擾，使高麗疲於奔命，荒棄農作，幾年以後，千里蕭條，人心離散，鴨綠江北可不戰而取。世民聽從這個計謀，命大將牛進達將海軍三萬餘人擊高麗。李治繼續世民的遺策，厚結新羅國，連年出兵。較大的戰爭是顯慶五年，大將蘇定方率水陸軍十萬，聯合新羅國攻百濟。百濟大敗滅亡。百濟既滅，高麗勢孤，李治命大將契苾何力、蘇定方、劉伯英、程名振、劉仁軌分路進擊。次年，契苾何力大破鴨綠江守將泉男生（蓋蘇文長子），斬首三萬餘級。倭國（日本）舉兵救百濟餘衆，龍朔三年，孫仁師大破百濟餘衆及倭軍，拔周留城。仁師率陸軍，劉仁軌率海軍，遇倭軍白江口，四戰四捷，焚毀倭船四百艘，燬焰衝天，海水變赤。倭軍殲滅，百濟王扶餘豐單身奔高麗，百濟盡平。

李治乾封元年，蓋蘇文死。子男生男建男產爭權互攻，男生使子獻誠入朝求援，李治命李世勣率驍

同善、契苾何力、薛仁貴等擊高麗，獻誠做嚮導，大破高麗軍，斬首五萬餘級。薛仁貴勇冠三軍，殺高麗數萬人。總章元年，泉男建遣兵五萬人救扶餘城，與李世勣戰大敗，死傷三萬餘人。九月，李世勣拔平壤城，高麗王遣泉男產率首領九十八人持白幡降唐。高麗悉平。唐分高麗五部，一百七十六城、六十九萬餘戶爲九都督府、四十二州、一百縣。薛仁貴爲安東都護，率兵二萬駐平壤鎮守。

自貞觀十八年開始征東，到李治總章元年滅高麗，凡二十五年。

貞觀二十二年，王玄策奉世民命到天竺（印度），招諸國入唐朝貢。中天竺王阿羅那順兵最強，臣屬四天竺，發兵攻玄策，擒玄策等三十餘人。玄策脫身逃到吐蕃西境，徵吐蕃兵一千二百人，泥婆國兵七千餘人，進攻中天竺都城茶縛和羅城，連戰三日，大破中天竺兵，阿羅那順棄城逃走，收餘衆再戰，又大敗。玄策擒阿羅那順及其妻子，虜男女一萬二千人。天竺震動，降城邑村落五百八十餘處。俘虜中有婆羅門（印度僧侶）那羅邇娑婆寐，自言有長生術。世民很信他，「使合長生藥，派人往四方求奇藥異石，又派人到天竺諸國採藥物。世民吃了他的長生藥，毒發下痢，名醫束手，竟不能救。朝臣們想殺娑婆寐，又怕被四夷嗤笑，只好說是病死。

這是李世民侵略勝利的結果。

侵略勝利的別一結果，是大量異族遷入中國內地。貞觀四年，滅突厥，酋長受五品官以上百餘人，幾佔朝官的半數，人居長安近萬家。六年，契苾何力率部落六千餘家歸降，散居甘涼兩州間。十九年，徙高麗酋長三千五百人入內地，悉授武職，又內徙遼蓋巖三州高麗人七萬。總章二年，徙高麗戶三萬八千二百到江南淮南及山南京西諸州空曠地，留老弱使守安東。儀鳳二年，散徙高麗人到河南關右諸州，

貧人留安東城旁。開元十年，從河曲六州殘胡五萬餘口到許汝唐鄆仙豫等州。這止是一些例證，其餘附的諸族，居住邊境，數量極大，流入內地，與華族同化，唐朝從不禁阻。可以想見當時異族居住的自由。至於酋長和武將，很多賜姓李，政治上與華族有同等的權利。武曌時選善射武將五人賂金寶，左衛大將軍泉獻誠得第一，獻誠讓右玉鈐衛大將軍薛咄摩（薛延陀人），咄摩不受。獻誠奏言，陛下選善射人，今多非漢官，竊恐四夷輕漢，請停選善射人。因為異族人多做武官，兵權逐漸落在他們手中，釀成中唐時代安史為首的大戰禍。

第四節 中唐的經濟狀況

從李隆基天寶元年（七四二）到李純（憲宗）元和十五年（八二〇）凡七十九年。在這個時期中，因政治上的腐朽虛弱，引起中央政權（朝廷）與地方政權（藩鎮）間長期的戰爭。各個政權盡量向人民榨取財物，黃河流域遭受極大的破壞，全國經濟重心，轉移到江淮流域。中央政權依靠江淮的物力，雖然長安屢次陷落，政權終得免於崩潰。李純時代，居然削平藩鎮，獲得暫時的有限度的統一。從此黃河流域經濟逐步衰頹，江淮流域逐步發展，中唐正是轉變的關鍵。

天寶是唐朝極盛而衰的時期，致衰的原因是：

軍費——天寶元年，國內有州三百二十一，國外有羈縻州（朝貢國）八百。邊境置十個節度經略使，配備邊兵四十九萬，馬八萬餘匹。單是衣食兩項，每年用布帛一千二十萬匹，糧一百九十萬斛。內地曠騎等兵八萬餘人，還不計在內。朝廷每年支出這樣鉅額軍費，養五十七萬脫離生產的職業兵，對人

民不得不加重剝削。

奢侈——李隆基是天才的音樂家，他精通音律，打羯鼓尤稱妙手。開元初年，設立左右教坊，練習俗樂，又選樂工數百人，居住梨園，親自教練，號稱皇帝梨園子弟。天寶四年，他奪取第十八子壽王李瑁的妻楊太真做貴妃，縱情聲色，開始了極度淫侈的生活。楊貴妃有三姊（韓國、虢國、秦國三夫人）三從兄（楊鈺、楊錡、楊國忠），楊氏姊妹是淫婦，兄弟是無賴，國忠人品更不堪，李隆基對諸楊却寵幸無比。貴妃院中有繡織工七百人，收受中外官吏貢來的器服珍玩，不可數計。國忠做宰相，廣取賄賂，絹帛積累三千萬匹。韓虢秦鈺錡五楊競造第宅，窮壯極麗。虢國會造中堂，召工匠塗壁，費錢二百萬文。工畢求賞，虢國出紅羅五百段，工匠嫌少不肯接受。隆基令諸貴家進食品，水陸美味數千盤，一盤值中等十家的財產。諸貴家競賽珍異，每次進食，用幾百人護送。隆基自恃承平日久，無事可憂，深居宮中，享受淫樂，看金帛如糞土，隨意賞賜，沒有節制。戶部郎中王鉷替他竭力搜括，每年貢獻額外錢百億萬，說是租庸調以外的剩餘，專供中宮用費，隆基很喜歡。

變造——天寶初年，倉庫積藏粟帛無數。韋堅奏請將江淮各州縣租米及義倉存粟變價購買各地輕貨輸送京師。堅又引漕水到宮苑東望春樓下，漕船數百艘直達樓下。漕船所載輕貨如廣陵郡（江蘇江都縣）船載錦鏡銅器海味，丹陽郡（江蘇丹徒縣）船載綾衫，晉陵郡（江蘇武進縣）船載綾繡，會稽郡（浙江紹興縣）船載銅器羅吳綾絳紗，南海郡（廣東番禺縣）船載玳瑁真珠象牙沈香，豫章郡（江西南昌縣）船載名瓷酒器茶釜茶樽茶碗，宣城郡（安徽宣城縣）船載空青石紙筆黃連，始安郡（廣西桂林縣）船載蕉葛蟒蛇膽翡翠。凡數十郡屬船人，一律南方裝束，大笠，寬袖衫，芒鞋。隆基坐樓上受獻。楊國忠憤大變

造法，奏請全國各州縣正倉義倉（備水旱災）糶粟及丁租地稅，都變價改買輕貨布帛。變造法使輕貨大量流入京師，對工商業和貴族浪費，非常有利，可是倉米既空，官祿兵糧，勢必就地向人民徵取，名爲和糶，實際止是強奪，並不給錢。高力士對隆基說，「和糶不停，卽四方之利，不出公門（官吏擅利），天下之人，盡無私蓄」。農民繳納租米，官吏變作輕貨。再借和糶名義向農民取米。這就是變造法的妙處所在。江淮地區運輸用船，北方運輸用車，船運便利省費，江淮經濟發展，運輸工具也是原因之一。

戶口——天寶元年戶部奏稱天下戶八百五十二萬五千七百六十三，口四千八百九十萬九千八百。十三年，戶部奏稱天下郡三百二十一，縣一千五百三十八，鄉一萬六千八百二十九，戶九百六萬九千一百五十四，口五千二百八十八萬四百八十八，這是唐朝戶口最高的記錄。十四年，天下戶八百九十一萬九千三百九，內不課戶三百五十六萬五千五百，課戶五百三十四萬九千二百八，不課口四千四百七十萬九百八十八，課口八百二十萬八千三百二十一。墾田五千二百九十一萬九千三百九頃（墾田數過分誇大，不可信）。不課戶佔總戶數約五分二，口數約佔六分五，一戶平均有十二口。課戶每戶平均不到兩口。當時安史亂起，繁重的徭役賦稅，全由這些窮苦無告的課戶負擔，豪家強宗，不僅免除課役，廣佔墾田，並得蔭庇貧民充當莊客佃戶，供無情的剝削。例如京城附近每田一畝，官稅五升，私家收租，每畝多至一石，比官稅高二十倍。政府不敢得罪豪強，專力向課戶課口榨取財物，農民被迫破產，只好應募當兵，受朝廷及藩鎮的茶毒屠殺。

天寶十四年，安祿山破長安，李隆基逃往四川，太子李亨（肅宗）逃往靈武，自立爲皇帝。第五琦入蜀見李隆基說：「當今用兵，財賦最關緊急，財賦產生，江淮居最多數。請給臣一官，可使軍費充

足」。李隆基喜悅，封琦為江淮租庸使。琦收江淮租庸買輕貨，經長江漢水至洋川（陝西洋縣），陸運至扶風助軍。江陵成轉運中樞，租賦堆積如山。朝廷終能戰勝安史，收復兩京，全賴江淮的財賦。當時掠奪江淮人民，不問是否欠租，止要家有粟帛，官派差役圍宅搜索，或平分所有，或十取八九，號稱白著（無故取財物，猶俗言落空）。稍有違抗，捕送牢獄受重刑。民間唱白著歌道：「上元（李亨年號）官吏務剝削，江淮之人多白著」。李純（憲宗）元和初年，土地大半被鎮藩割據。朝廷每歲賦稅，全從浙江東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萬戶徵取，比天寶稅戶四分減三，養兵八十三萬餘人，比天寶三分加一，大率二戶養一兵。至於水旱災荒，額外調發，不在數內。中唐時代，江淮人民所受痛苦可知，其他州縣受藩鎮剝削，痛苦又可知。

從李亨時起，國內戰爭連綿不絕，朝廷需要大量稅收作戰費，於是創行各種新稅法，向窮苦人民榨取。

權鹽法——唐有鹽池十八，鹽井六百四十，沿海州郡多設鹽場，第五琦做鹽鐵使，始變鹽法，就山海井竈置監院。舊鹽戶及製鹽游民稱為亭戶，免除雜徭役，使專事產鹽。嚴禁私製私賣。前時鹽價每斗十錢，琦加價一百，每斗賣錢一百一十文，李豫（代宗）用劉晏理財，專用權鹽法。起初江淮鹽利不過四十萬緡，後來增至六百餘萬緡。河東鹽利不過八十萬緡，成本比海鹽昂貴。晏收亭戶所產鹽，轉賣給商人，任其自由販運，罷各州縣賣鹽官。海鹽價賤，產量激增，遠過西北池鹽。李豫初年，朝廷歲入不過四百萬緡。末年，增至一千二百萬緡，鹽利佔半數以上。富貴人費鹽少，窮苦人費鹽多，這就是說，鹽稅的最大部份，由貧民負擔。揚州是海鹽集中地，也是鹽鐵轉運使的監院所在地，因此成為全國最富

庶的都市。唐人稱揚一益（蜀）二。揚州產海鹽，富庶居第一位，蜀產井鹽，居第二位。李适（德宗）時鹽價每斗增至三百七十文，江淮豪商操縱逐利，市價或增一倍，人民經常淡食，怨苦欲死。

兩稅法——李适用楊炎議，改租庸調為兩稅法。初唐賦斂，稱為租庸調。有田出租，有丁出庸，有戶出調。天寶末年，戶籍法廢壞，戶口數目不實。李亨以來，內戰劇烈，橫征暴斂，急似星火，多設稅收機關，各隨意自立名目，凡數百種。舊稅不除，新稅又加，富戶丁多，為官為僧，得免課役，貧戶丁多，無法隱避。上戶優遊，下戶勞疲，官吏乘機蠶食，盡量剝削，貧民不勝窮困，止得棄家逃徙為浮戶，土著百無四五。楊炎建議行兩稅法，先計州縣每歲所需上供及地方費用，量出制入，按人民丁數及財產定等第高下，分兩次收稅，夏稅不得過六月，秋稅不得過十一月。不問主戶客戶，依現居地為斷，不問中丁（十八歲以上）成丁（二十三歲以上）依貧富為差，商賈居地不定，依所在州縣納稅三十分之一（當年增為十分取一）。租庸調及雜徭，悉數革除，止按丁額收稅。田畝稅依李豫大歷十四年墾田數由納稅人民均攤，兩稅法規定收現錢，農民生產止有布帛，官吏任意折價，豪家大商乘機放債操縱，物賤錢貴，農民窮困，自李适到李純四十年間，稅額不變，人民實際負擔增加三倍。天寶以來，自由兼并代替均田制，所以租庸調法不得不改為兩稅制。

茶稅——豫章郡出產茶器，想見初唐飲茶風習，已經流行。李亨時張巡許遠守睢陽城，糧食匱乏，將士用茶紙樹皮充饑。李豫末年淮西節度使李希烈贈宦官邵光超黃茗二百斤。江淮人用茶作飲料，傳入中原，消費量因之加增。詩人陸羽嗜茶，創煎茶法，著「茶經」三篇，飲茶風氣更盛。李适貞元九年，行茶稅，按市價十分取一，歲得錢四十萬緡。

酒稅——酒稅從李豫時開始。李适加稅，酒每斗收稅一百五十錢，當時酒價每斗三百錢，稅率重至百分之一百。淮南等地稅麵不稅酒。此後酒稅收入益增，晚唐李昂（文宗）時每歲得錢一百五十六萬緡。

青苗錢——李豫廣德二年，創行青苗錢，供百官俸料。青苗田每畝收稅十五文，又徵地頭錢每畝二十五文。永泰元年，百官請納還職分田充軍糧。大歷五年，廢地頭錢，改青苗錢每畝三十五文。百官職分田讓給擁兵的武將，另向人民榨取至少與職田同數量的錢作俸料，苗已生長，農民不得不納稅。

借富商錢——李适建中三年，每月軍費百餘萬緡，府庫不能供，下詔借富商錢。朝廷原議以為天下財貨盡聚富商家中，凡資產超過一萬緡，可借其餘充軍用。借一二十家，可支數年的軍費。後來大索長安市中商賈所有貨物田宅奴婢，估價僅值八十八萬貫。又搜括假櫃（典當），所有錢帛粟麥，都四分借一。封閉櫃（藏布帛）窖（藏粟麥），不得擅移。商人怨怒，罷市反抗。計共借得二百餘萬緡，遠不及預計可得五百萬貫那樣大，當然許多是隱藏了。

間架稅除陌錢——李适借富商錢不能完全成功，改行兩種新稅。間架稅是每屋兩架為一間，上等屋每間稅錢二千文，中等稅一千，下等稅五百。吏執筆握筆，入人家查驗房數。敢匿一間，杖六十，賞告密人錢五十緡。除陌錢是公私付款及賣買，每緡官扣取五十錢，用貨物相交換，折錢照扣，敢隱錢一百，杖六十，罰二千文，賞告密人十緡。賞錢都由被告發人付給。

以上各種剝削的對象，主要當然是農民，止有借富商錢及間架除陌二稅，不利城市中富商大賈，因而激起罷市風潮。涇原節度使姚令言部下五千人乘機在長安兵變，大呼道：你們不要恐慌，不奪你們商

貨做樣了，不稅你們開架除陌了。李适逃往奉天（陝西乾縣），朱泚被變兵市民擁護，據長安稱帝。

貨幣——錢是統治階級剝削人民財物的重要工具。李隆基時，貴戚大商到江淮收買惡錢，良錢一換惡錢五，載入長安，照良錢同價行用。中小商及平民不勝困窮，宰相李林甫奏請禁止，貴戚大商不以為便，隆基聽從楊國忠的話，允許惡錢照舊流通。隆基設九十九鑪（三十鑪在絳州），每鑪鑄錢三千三百緡，僱工匠三十人，用銅二萬一千二百斤，鐵（鉛錫混合物）三千七百斤，錫五百斤，每千錢成本七百五十文。全國歲鑄三十二萬七千緡。

李亨時第五琦鑄乾元重寶錢，徑一寸，每緡重十斤，一錢當十個小錢用。琦又鑄重輪乾元錢，徑一寸二分，每緡重十二斤，一錢當五十個小錢用。錢價輕賤，物價飛騰，斗米貴至七千錢，貧民餓死滿路。京師豪強鎔化小錢及佛像，私鑄乾元錢，人民愈益窮困。李豫改令兩種乾元錢與開元通寶錢等價行用，豪強又毀錢改鑄器具，乾元錢從此廢止。

李純時因錢少，准許十緡以上交易，參用布帛。河東節度使王鐔利用拒馬河水力鑄錢，大省工費。李純命刺史李聽效王鐔法起五鑪，每鑪月出錢三十萬文。純又規定文武官僚並公主郡主縣主（三主都是皇室貴女）中使（宦官）下至士庶商旅（行商）寺（僧寺）觀（道觀）坊市（商家）私藏現錢，並不得過五千貫，餘錢勒令收買別種物品。當時京師市上存款，多是藩鎮將帥如王鐔、韓弘、李惟簡等人的錢財，每人所積至少在五十萬貫以上。其他富豪，依託左右軍（禁衛軍）官錢的名義，官吏不敢追究。李純命令在武將豪商聯合勢力下，無形取消。

李純時始有飛錢，俗稱為便換。商賈至京師，納錢諸路進奏院（駐京辦事處）及諸軍諸使富家，自

已經裝到外路貿易，就官府合契券取錢。朝廷想收飛錢的利益，禁止進奏院等私相接受，令商人向戶部、度支、鹽鐵三司飛錢，每千錢收匯兌費百錢，後又改為照數付錢，不收匯費。商人始終不願與三司交易，錢貴帛賤如故。農民不得不用低價的帛，向商人換錢，繳納兩稅。

上述各種剝削方法，名義上還是國家合法的正式收入，人民還可以勉強忍痛貢獻。可是按之實際，人民額外負擔，遠比這些正供繁重得多。統治階級每一份子，都有特權掠奪財物來滿足自己的貪慾，下面簡單地敘述些當時額外的剝削。

皇帝私蓄——李隆基用度奢侈，賞賜無度。王鉞歲進額外錢百億萬，貯在內庫，號稱百寶大盈庫。李适時姚合言兵變，掠奪宮中瓊林大盈二庫，軍民運取金帛，通霄不能盡。後來李适回長安，更專力聚斂，獎勵藩鎮及州縣官用各種苛法剝削百姓，從節度使起，下至判官幕僚，大小官吏爭獻進奉錢，私留大部份，貢獻止十中一二，美其名曰月進日進，通稱為進奉。李适依進奉多少，賞賜官爵。适又使宦官率白望（在市上瞭望，白取貨物不給本價）數百人，在東西兩市訛詐貨物，稱為宮市。李純時內外官吏爭獻進奉錢，有所謂助軍、賀禮、助賞等名目。這種皇帝私人收入，存儲內庫，委宦官管理。李豫時大盈庫宦官三百餘人，想見積累的豐富。

功臣——天寶以來，內戰不絕，擁護朝廷的武將，都成為功臣。其中聲名最好的郭子儀，月得俸錢二萬緡，私產不可計數，庫中珍寶山積，奴僕三千人，自黃峯嶺到河池關，中間百餘里，都是子儀家的田地。其他功臣，大致類似。

官吏——官吏經常一萬人左右。初唐一品官月俸不過三十緡，職田祿米不過一千斛。中唐大官月俸

至九千緡，州不分大小；刺史（州官）月俸一千緡。月俸以外，貪污尤甚；李豫沒收宰相元載家產，單是胡椒，多至八百石。李純沒收堂後主書（小官）滑煥家產，值數千萬錢。官吏不分大小內外，無不受賊致富。

藩鎮——藩鎮割據土地，與朝廷對抗，自然財產富厚，其中號稱恭順的節度使，一樣豪富可驚。涇原節度使馬璘家產不可計算，在京城造第宅，中堂建築費二十萬緡，其他旁屋工價相差無幾。天寶時，貴戚第宅，極盡奢麗，初唐功臣李靖家廟，止配作楊氏馬廐。安史亂後，大臣將帥，競造第宅，比天寶更奢麗，當時稱為木妖。李純時宣武軍（河南開封縣）節度使韓弘入朝，獻馬三千匹，絹五千匹，雜緡（帛）三萬匹，金銀器千件。又獻絹二十五萬匹，絁三萬匹，銀器二百七十件。宣武庫廢遺存錢百餘萬緡，絹百餘萬匹，馬七千匹，糧三百萬斛。

宦官——宦官奉令出使外州縣，公然行文求賄賂，與徵取賦稅同算合法。每出使必飽載回來。外官不厚贈宦官，反被疑為不敬皇帝。

佛寺——李豫信佛，為母吳太后造章敬寺，窮壯極麗，京師現有材料不夠用，拆宮殿舊料充數，費逾巨萬。宮中經常養僧百餘人，遇有變亂，請僧講仁王經，求佛力保祐。胡僧不空出入宮廷，弄權納賄，京城內外良田厚利，多被僧寺佔有。豫又下令人民不得侮辱僧尼。五臺山造金閣寺，全用塗金的銅瓦，費錢萬萬，宰相王縉令五臺僧數十人，帶政府公文到四方求錢。從此佛教大盛，政刑更亂。李純迎佛骨至京師，留宮中三日，送各寺院輪流供奉。王公士民，敬禮布施，一國若狂。刑部侍郎韓愈上表切諫，純大怒，愈幾乎被殺。

胡客——李亨借回紇兵力，平安史叛變，收復兩京，對回紇人待遇特優。回紇留居京師常千人，其他胡商冒名雜居又千人，朝廷給與衣食財帛。他們貪橫放縱，官吏不敢過問。胡客置產業，開第宅，有利商業，多歸胡客經營。李适時久居長安的胡客，娶妻子子，買田宅，放高利貸，不願歸還本國的多至四千人，唐朝停發給養，每歲省錢五十萬緡。

武人——初唐行府兵制，武曌時，百姓怕當府兵，自壞手脚肢體避兵役。李隆基時，朔方節度使牛仙客偽造「節用度，勤職業，倉庫充實，器械精利」等功勞，得入朝做宰相。邊將効法牛仙客，強令戍卒繳出隨身財物，寄藏軍庫，白晝服非人的苦役，夜縛入地牢，想法使戍卒病死，財物沒收入官。戍卒得生還家鄉，十中不到二三。李隆基從宰相張說議，改府兵為彍騎，募貧民當兵。應募人多數是流氓和破產農民，既無家室，又無宗族，嗜利忘身，不知自愛。藩鎮將帥擁兵稱雄，懸重賞驅使盲目戰鬥。朝廷依賴神策軍（禁衛兵）武力，兵卒多是市井富兒賄買軍籍，領受犒賞，本人仍在店舖做買賣。偶有事變，無一兵可用。邊兵也同樣腐敗，李純命天德軍接收降城兵士和器械，照原額應有騎兵一千一百四十人，交割時止有五十人，器械止有弓一張。兵士被邊將役使，衣糧全被私吞。朝廷兵力，遠不及藩鎮強悍，掠奪民財，勒索犒賞，却與藩鎮兵並無高下。李湛（敬宗）時，進士劉賁說，「首一戴武弁（軍帽），疾（恨）文吏如仇讐；足一踏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翦除兇逆，而詐足以抑揚威福（任意逞威作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政權），而暴足以侵軼（侵侮）里閭（平民）。」將帥兵士，互相利用，共同害民，中唐已劇，晚唐更甚。

在上述各式各樣的剝削下面，戶口大量耗損了。據舊史所記：李亨至德二年，有戶八百一萬八千七

百一（口數失記）乾元三年戶口總數，戶一百九十三萬三千一百三十四（應作二百七十四），內不課戶一百一十七萬四千五百九十二，課戶七十五萬八千五百八十二。口一千六百九十九萬三百八十六，內不課口一千四百六十一萬九千五百八十七，課口二百三十七萬七千九百九十九。自天寶十四年至乾元三年，首尾僅五六年，戶口驟減十之七八，戰爭給與人民的災禍，嚴重如此。不課戶口竟佔極大多數，無限的賦稅徭役雜課，都由佔少數的課戶課口來負擔，更顯示了階級待遇的絕對不平等。

不課戶口的大量增加，迫使朝廷無法獲取充分財賦，供應費用。李适建中元年改行兩稅，就是補救這個困難的新方法。當時有稅戶三百八萬五千七十六，稅錢一千八十九萬八千餘緡，穀二百一十五萬七千餘斛。兵七十六萬八千餘人，平均四戶養兵一人。

李純元和二年，有戶二百四十七萬三千九百六十三，江淮民戶佔一百四十四萬。朝廷費用全賴江淮，平均兩戶養一兵。

中唐初期（天寶）與末期（元和）比較戶口賦稅，略數如下：

天寶總戶數八九百萬，內課戶五百餘萬，元和江淮稅戶一百餘萬，比天寶僅得四分之一稍強。天寶稅租庸調每年總計錢粟絹布絲綿約五千二百三十餘萬端（布一端長六丈）匹（絹一匹長四丈）屯（絲綿）貫（錢一千）石（粟一斛），元和兩稅權酒鹽利茶利總計三千五百一十五萬一千二百二十八貫石，比天寶約得四分三稍弱。四分一的戶口負四分之三的稅賦，元和時人民生活的慘苦可以想見。

李豫時獨孤及奏稱：『天寶以來，兵亂已十年，人民生產破敗，衣食空乏，擁兵將帥第宅運街道，奴婢厭酒肉，貧人瘦餓服役，剝膚敲髓。官亂職廢，將驕兵暴，綱紀毀壞，如沸粥亂麻，長安城中，白

盡掠奪，人民含冤，無處申訴。」這是中唐內戰初期的情況。

李純時李吉甫奏稱：「天寶以來，國家養兵八十餘萬，其餘官吏商賈僧道不耕而食的佔人口十分之五六，強制三個勞筋苦骨的農民，供養七個待衣坐食的游手。」這是中唐長期內戰的結果。

中唐農民破產了，工商業尤其是商業却很大的發展着。

第五節 中唐的政治

中唐是許多矛盾爆發的時代。中央與地方間的內戰，華族與外族間的侵奪，宦官與朝官間的排擠，朝官間的分黨互爭，唐朝在這些矛盾中——主要是中央與地方矛盾中衰落了。

(一) 內戰

安祿山——李隆基天寶時代，政治腐朽，君臣歌舞昇平，以為中國無須有兵，禁止民間私藏兵器，子弟當武官，父兄認為可恥。宰相李林甫對隆基說，邊將最好用胡人，胡人地位卑賤，感激朝廷待遇優厚，定能出死力報恩。隆基喜悅，諸道節度使多改用胡人。范陽（節度使駐河北大興縣）、平盧（駐河北昌黎縣）、河東（駐山西太原縣）節度使安祿山（父胡人母突厥人），河西（駐甘肅武威縣）朔方（駐寧夏靈武縣）節度使安思順（胡人），隴右（駐青海樂都縣）節度使哥舒翰（父突厥人母胡人），安西（駐新疆庫車縣）節度使高仙芝（高麗人），四人掌握北及西北邊兵四十二萬，安祿山一人獨得十八萬，兵力最強。

祿山見隆基淫昏，內地又不設武備，暗中佈置叛變。孔目官（總管諸事）嚴莊，掌書記（管文書）

高尙想做大官，悉心替祿山籌劃，用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天寶十四年八月，祿山發所部兵及同羅、契丹、奚、室韋各部凡十五萬，號二十萬，據范陽反。祿山兵南下，所過州縣，望風瓦解。官吏多開門迎降。十二月，祿山攻滎陽，郡守崔無敵率士卒守城，聞鼓角聲，士卒自墜城下，紛紛如落葉。城陷。祿山進陷洛陽，隆基大懼，令哥舒翰守潼關。常山（河北正定縣）太守顏杲卿，平原（山東德縣）太守顏真卿，新任朔方節度使郭子儀起兵攻河北。子儀部下大將李光弼（契丹人）僕固懷恩（鐵勒僕固部人）渾釋之（渾部酋長）等勇敢善戰，祿山聞河北有變，不敢急攻潼關。

次年（李亨至德元年）五月，哥舒翰大敗，潼關陷。隆基率楊貴妃姊妹楊國忠及皇子皇孫親近宦官宮女逃出長安，至馬嵬驛（陝西興平縣），隨從衛軍殺楊國忠，又逼隆基殺貴妃，擁隆基入蜀。太子李亨逃往靈武（朔方節度使駐在地），即皇帝位，號召軍民討叛。

安祿山入長安，大掠財物，屠殺民衆，各州郡人民起兵殺賊，援助唐兵，關中及黃河南北變成混戰的地區。魯吳守南陽（河南南陽縣）城中食盡，一鼠值錢四百文，張巡，許遠守睢陽（河南商邱縣）殺妾侍食將士。戰爭中死傷慘重可見。至德二年，祿山被長子安慶緒殺死。天下兵馬元帥李俶（即李豫）副元帥郭子儀將朔方等軍及回紇西域援兵共十五萬攻長安，大破慶緒軍。又進擊洛陽，慶緒逃河北。城。

史思明——安慶緒兵敗，祿山舊將史思明（突厥人）降唐，封范陽節度使。乾元元年，史思明據魏州（河北大名縣）反，與安慶緒遙爲聲援。郭子儀李光弼等九節度使將步騎二十萬圍鄴（河南臨漳縣），城中一鼠值錢四千文，淘糶土中碎麥稈及馬糞餵馬。九節度不設統帥，上下解體，攻城不能克。史思明

引大軍來援，唐兵大潰，逃歸洛陽。思明殺慶緒，自稱大燕皇帝。

李亨命李光弼代郭子儀爲兵馬元帥。光弼治軍嚴整，隊伍堅重，引兵退保河陽（河南孟縣）。思明入洛陽，城空無所得，出屯白馬寺南，築月城（兩頭接河，形如半月）拒光弼。思明舉全力攻河陽。光弼率諸將死戰，大破思明軍。光弼與思明相持久不決，李亨信觀軍容使宦官魚朝恩及蕃將僕固懷恩的讒言，促光弼攻洛陽，唐兵大敗。李亨恐慌，增兵守陝（河南陝縣）。史思明長子史朝義殺思明自立，兵勢稍弱。李亨急於收復失地，借回紇兵攻破洛陽。回紇洗劫洛陽鄭（河南鄭縣）汴（河南開封縣）汝（河南臨汝縣）等地，人民死亡萬計，衣服被剝，多用紙蔽體，火燒數旬不滅。回紇送贓物到河陽城，堆積如山丘。李豫廣德元年，史朝義窮促自殺。

安史叛亂，起天寶十四年，迄廣德元年，凡九年。唐朝經這次大亂，統治力量大爲削弱，又加回紇吐蕃乘虛入寇，更不敢激起內變，破壞危局，對擁兵悍將，李豫以下諸帝，一貫採取姑息政策，止求名義上還承認朝廷，佔據土地，封賞官爵，厚給財物，都在所不計。廣德二年，淄青節度使李正己（高麗人）承德節度使李寶臣（奚人，安史舊將）魏博節度使田承嗣（安史舊將）相衛節度使薛嵩（安史舊將）盧龍節度使李懷仙（柳城胡人，安史舊將）互結婚姻，遙爲聲援，收集安史餘衆，各擁勁卒數萬，練兵修城，任命文武官吏，扣留賦稅，不服朝廷命令，造成地方勢力與中央對抗。

（一）魏博鎮——佔魏（河北大名縣）博（山東聊城縣）貝（河北清河縣）相（河南安陽縣）衛（河南汲縣）磁（河北磁縣）洛（河北永年縣）七州。田承嗣開始割據。傅田悅田緒田季安田懷諫田弘正。李純元和十四年，弘正入朝，留居京師。

(二) 鎮冀鎮——一名成德鎮。佔恆(河北正定縣)定(河北定縣)易(河北易縣)深(河北深縣)冀(河北冀縣)趙(河北趙縣)六州。李實臣開始割據。傅子惟岳，部將王武俊(契丹人)殺惟岳自立。傅王士真王承宗。李純起兵攻承宗，屢戰不能勝，承宗死，弟承元降唐。

(三) 盧龍鎮——佔幽(北平)涿(河北涿縣)莫(河北清苑縣)瀛(河北河間縣)平(河北臨榆縣)檀(河北密雲縣)媯(察哈爾懷來縣)薊(河北薊縣)營(河南盧龍縣)九州。李懷仙開始割據。李豫大曆三年，部將朱泚朱滔殺懷仙，朱泚入朝留京師，朱滔充節度使。李适建中三年，滔自稱冀王，田悅稱魏王，王武俊稱趙王，李納稱齊王。四鎮同盟互助，推滔為盟主。次年，四鎮共推李希烈為皇帝。李适發動全國大軍征伐五鎮。河東澤潞河陽朔方四軍攻魏縣，神策永平宣武淮南浙西荆南江西沔鄂湖南黔中劍南嶺南諸軍包圍淮寧(許[河南許昌縣]蔡[河南汝南縣]等州)。唐制，各路軍隊出境，糧餉由朝廷發給，李适想諸軍出力，每出境，加給酒肉，又給將士家屬糧食，一人得三份給養，因此各軍一出境就停止，不再前進。建中四年，每月支出軍費一百三十餘萬緡，李适私庫雖然積儲極富，却藉口庫藏空虛，創行間架除陌兩稅，涇原兵利用民怨在長安叛變，李适逃走，叛軍推朱泚做皇帝，自號漢元天皇。李希烈也自號大楚皇帝。興元元年，李晟擊殺朱泚，朱滔病死，軍中推劉泚為節度使。泚傳子濟，濟子總殺濟自立，元和十三年降唐。

(四) 淄青鎮——佔淄(山東淄川縣)青(山東益都縣)齊(山東歷城縣)海(江蘇東海縣)登(山東蓬萊縣)萊(山東掖縣)沂(山東臨沂縣)密(山東諸城縣)曹(山東曹縣)濮(山東濮縣)兗(山東滋陽縣)鄆(山東東平縣)十二州。李正己開始割據。傅李納、李師古、李師道。李純與師道大

戰，元和十四年，部將劉悟殺師道降唐。

(五)滄景鎮——佔滄(河北滄縣)景(河北景縣)德(山東德縣)棣(山東惠民縣)四州。李适時程日華開始割據。傅程懷信程權。元和十三年程權入朝。

(六)宣武鎮——佔汴(河南開封縣)宋(河南商邱縣)亳(安徽亳縣)穎(安徽阜陽縣)四州。李适時劉元佐開始割據。傅子士寧。部將李萬榮逐士寧。傅子李适(晉乃)。部將鄧惟恭逐适。貞元十二年，李适乘宣武軍內亂，命董管爲節度使。

(七)彰義鎮——佔申(河南信陽縣)光(河南潢川縣)蔡(河南汝南縣)三州。陳仙奇殺李希烈，李适命仙奇爲淮西節度使，吳少誠殺仙奇，适又命少誠爲節度使。傅吳少陽、吳元濟。元和十二年李純竭全力克淮西，擒吳元濟，算是朝廷對藩鎮最大的一次勝利。

(八)澤潞鎮——佔潞(山西長治縣)澤(山西晉城縣)邢(河北邢臺縣)磁(河北磁縣)洛(河北永年縣)五州。元和十四年，劉悟殺李師道，李純授悟爲義成節度使，駐邢州，李恆(穆宗)時改授昭義節度使。傅劉從諫劉稹。李渾(武宗)會昌四年，唐滅澤潞鎮。

以上諸鎮佔地廣大，兵馬強悍，對朝廷忽順忽叛，諸鎮間也離合不常，內部又自相殺奪，紛擾數十年，從沒有安靜的時候。李純時代，政治比較良好，利用江淮財賦，官爵美號，離間諸鎮，誘使互攻。平淮西後，弱小藩鎮，畏威歸順，形式上獲得全國的統一。可是藩鎮的基礎，並不會被消除，李純死後，諸鎮節度使依然擁兵割據。

初唐國內統一，對外侵略，開地極廣。中唐國內分裂，外族乘機侵入，北西南三邊淪陷，朝廷無力恢復，甚至借外兵從事內戰，苟求勝利，在歷史上留着可恥的污點。唐初外族得委唐公主，看作莫大榮寵，不惜竭財力充聘禮。中唐時，中國內亂，希望邊境不生事，多嫁公主給外國，號稱和蕃公主。李純因嫁公主到回鶻，需費五百萬緡，遣使去請緩期。華夷勢力升降，即此可見一般。

回紇——回紇在唐初屬鐵勒部，建牙獨樂水上（圖拉河），開元天寶間，回紇漸盛，聯合十一部落，佔突厥故地。安祿山叛變，回紇懷仁可汗發精兵四千餘人入援。李亨與回紇約定克服京城，土地士民歸唐有，金帛婦女給回紇。破洛陽後，回紇入府庫收取金帛，大掠市井村坊，財物不可勝數。人民斃羅綿萬匹賂回紇，才停止搶掠。李亨嫁幼女寧國公主給回紇，親送到咸陽，公主辭別道，國家事重，死而無恨。李亨流涕回長安。寶應元年，李亨請回紇助攻史朝義，洛陽大遭殺掠。李豫永泰元年，僕固懷恩引回紇、吐蕃、吐谷渾、黨項、奴刺（音辣）數十萬人入寇，李豫驚慌，想乘長安逃走，賴郭子儀說服回紇，助唐擊破吐蕃軍。唐贈緡帛十萬匹，並被虜去男女四千人。回紇人在長安驕橫殺人，官吏容忍不敢懲治。每歲驅騶馬數萬匹賣給唐朝，一匹索價帛四十四匹，死馬也得照價給帛。大歷三年，回紇摩尼僧（教主摩尼，波斯厄克巴達那城人，紀元後第三世紀間創教，大致與火妖教類似。周隋間傳入中國）來長安，李豫替他造大雲光明寺。六年，荆（湖北江陵縣）洪（江西南昌縣）越（浙江紹興縣）等州各造大雲光明寺處摩尼僧。李純元和元年，回鶻（李适時奏請改稱回鶻）貢使借摩尼僧來，大摩尼數年回本國一次，小摩尼每年往來，與商賈勾結作姦，十二年，遣摩尼僧歸回鶻。李源時點戛斯大破回鶻，餘衆降唐三萬餘人，散居內地，回鶻自此衰微。

吐蕃——吐蕃是中唐時代西方的勁敵，奪唐地最多。開元二十五年，唐將貪功，詐襲吐蕃，斬首二千餘級。此後吐蕃連年入寇。李豫廣德元年，吐蕃率吐谷渾黨項氏羌二十餘萬人攻入長安，李豫倉皇逃往陝州（河南陝縣），長安焚掠一空。二年，僕固懷恩引吐蕃進逼奉天（陝西乾縣），京師戒嚴。永泰元年，僕固懷恩又引吐蕃等數十萬衆至奉天，虜掠男女數萬。吐蕃三次入寇，都被郭子儀戰退。李适建中四年，朱泚據長安稱帝，适請吐蕃出兵援助，尤許成功後贈給伊（新疆哈密縣）西（新疆吐魯番）北庭（在吐魯番境），泚死，吐蕃來求地，适準備割讓，宰相李泌力持異議，兩鎮幸免陷沒。

維州（四川汶川縣）據高山極頂，三面臨江，形勢險要，吐蕃密遣婦人嫁維州管門人，二十年，後兒子長大，偷開城門，引吐蕃兵入城。自此吐蕃得專力寇掠長安，不怕四川牽制。吐蕃野心很大，它知道唐朝大將止有李晟馬燧渾瑊三人中用，又知道李适猜忌功臣，尤其對李晟嫉隙甚深。貞元三年，吐蕃奪鹽（寧夏靈武縣）夏（陝西橫山縣）二州，遣使卑辭厚禮，向馬燧求和，請結盟好，歸還二州。李适，馬燧主和，李晟主戰，自然主和派勝利。吐蕃要求渾瑊到會主盟，說吐蕃將相二十一人都信服他。李适派瑊做會盟使。瑊到會，吐蕃伏兵驟起，瑊倉皇從幕後騎馬逃走，吐蕃追逐到長安附近。會盟這一天，李适在朝欣然告羣臣道，今天與吐蕃講和是國家的福利。馬燧說是。柳渾說，吐蕃沒有信義，今天的事，臣很擔憂，李晟說，柳渾說得是，李适怒道，柳渾書生，不懂邊事，你也這樣麼？晟渾伏地叩頭謝罪。當夜邊將報到，李适大驚，想逃出長安，賴大臣們諫止。吐蕃原定計劃，離開李晟，因馬燧求和，執渾瑊害燧。晟寔得罪，國內空虛，縱兵直取長安，可以得志。幸而渾瑊逃走，吐蕃計不得行。後來吐蕃回紇爭北庭，屢起戰爭，屬國南詔（雲南）又歸附唐朝，勢力漸衰，不能為大害。李昂時吐蕃

達磨贊普荒淫殘虐，國人怨怒，勢益衰弱。

南詔——開元二十六年，封南詔酋長蒙歸義（原名皮邏閣）為雲南王。唐邊將侵侮南詔，南詔叛唐，降附吐蕃。天寶時唐攻南詔，前後死傷二十餘萬人。雲南王閣羅鳳陷揚州（四川西昌縣）獲西瀘（西昌縣西南）縣官鄭回。閣羅鳳尊回，使子鳳迦異、孫異牟尋、曾孫尋夢湊後回讀書。異牟尋嗣位，用回做宰相。雲南有衆數十萬，吐蕃寇唐，常令雲南兵作前鋒，賦斂嚴重，險要地都被吐蕃奪去。回勸異牟尋叛吐蕃歸唐。李适時，異牟尋密遣使見西川節度使韓臯，請來內附。臯施離間計，使吐蕃南詔疑忌失和。臯遣使官崔佐時至雲南，鄭回密告雲南國情，佐時促異牟尋斬吐蕃使者，正式受唐封號。唐得南詔，吐蕃不敢深入攻唐。李昂時南詔攻破成都西郭俘蜀中百工去，南詔益強。此後屢寇西川。李儼時南詔衰弱，與唐講和。

（三）官員爭權

宦官——李隆基寵任宦官，高力士又掌大權，四方表奏先呈力士，由他發遣。太子呼他為兄，諸王公呼他為翁，駙馬輩呼他為爺，滿朝貴官沒有人不怕他。李亨時設宦官將軍，又用魚朝恩為觀軍容使。大將郭子儀李光弼軍事計劃被朝恩牽制，屢遭失敗，郭李被責貶官，魚朝恩却始終受信任。李豫重用程元振，升魚朝恩做天下觀軍容使，總管禁兵（神策軍）。各路都派宦官監軍，稱為監軍使。李适用白志貞掌禁兵，志貞賄賣軍籍，涇原軍兵變，适召禁兵，竟無一人來到。适用竇文瑒代志貞，平朱泚後，猜忌功臣，令竇文瑒充神策軍左廂兵馬使，王希遷充右廂兵馬使，奪功臣的兵權給宦官，從此宦官掌握中央武力，在政治上造成鞏固的勢力。李純用吐突承璀為左右神策、河中、河陽、浙西、宣歙等道行營兵

馬使、招討、處置等使，宦官統制中外諸將，專命征伐，權勢更盛。承瑞率諸道兵攻王承宗，威令不振，費七百餘萬緡，無功回朝，李純反封他做左衛上將軍，充左軍中尉。監軍使監視諸道將帥行動，戰時還派宦官監陣，行軍進退，將帥不得自主。戰勝宦官先報捷邀功，戰敗借朝廷威權凌辱將帥，軍事失敗和將帥叛變，很多由宦官釀成。李純時起大軍九萬攻淮西，久不成功，宰相裴度請罷去監陣，果然淮西很快就克服。翰林學士李絳對李純極言宦官驕橫，侵害政事，讒毀忠良，李純不聽。監察御史元稹停止貪官河南尹房式職務，宦官怒，召稹還長安，至敷水驛（在陝西華陰縣），宦官破驛門辱罵，用馬鞭擊稹傷面。李純治稹擅停房式職務罪，貶稹為江陵士曹（獄官），李絳崔羣奏稱元稹無罪，白居易奏稱宦官凌辱朝士，不治宦官罪，反貶元稹，恐此後朝士不敢為朝廷出力。李純又不聽。李純深信宦官是最可靠的家奴。元和十五年，李純被宦官王守澄陳弘志殺死。諸宦臣共立太子李恆（穆宗）做皇帝。晚唐宦官專擅軍政大權，從此開始。

朝官與朋黨——安史叛亂，引起長期的內戰，因此產生許多擁護皇室有功的大將。皇帝依靠他們，同時對他們的威名才能又深覺可怕。滿朝文武官員，流品亂雜，分不出誰對皇室盡忠，總覺得都不可親信。這樣，宦官和姦詐佞人，成為最堪託付的忠臣了。李隆基用李林甫楊國忠，李豫用元載王縉，李适用盧杞張延賞，這都是中唐著名的姦相，外數戰禍，由這些人釀成。元載有故人從南方來，從載求官，載知道他不堪任事，給一封信，教他去河北見節度使。故人到幽州私拆信看，其中空無一言，止寫元載二字。故人大怒，不得已私謁幕僚探問。判官聽說有載信，大驚，立告節度使，遣將官捧箱接信，厚待故人，留宴數日，隨行，贈絹一千匹。元載的威權，就是朝廷的威權，止因朝廷親信奸人，濫行威權。

終於喪失了威權。

李适死，子朱誦嗣位。誦委任王伾王叔文，獨免民間各色負欠，正貢以外，罷免一切進奉錢，李适時代所有害民政令，悉數廢除，大赦罪人，追回被李适竄斥的賢臣陵贄、鄭餘慶陽城，又用苑希朝韓泰統京西神策軍，暗中奪宦官兵權。這些措施，在當時確是重要的政治革新。宦官和文武舊官僚，全力反對王伾王叔文，說他們是朋黨。李誦在位半年，病重傳位給太子李純。宦官俱文珍劉光琦薛盈珍竭力促成傳位事，大得李純的寵信，朝官惡王伾王叔文出身卑微，驟擅政權，也跟着宦官指伾叔文是朋黨。李純即位，貶王伾王叔文，賜叔文死。助叔文改革政治的柳宗元劉禹錫等八人，同日貶遠州司馬，號稱八司馬，朝官無人敢同他們親近，當然更無人敢替他們說公正話，從此政治上投下了朋黨的暗影。

李純親信宦官，常疑朝臣結成朋黨，問宰相道，聽說外間朋黨大盛。李絳對，「從來人君最惡臣下有朋黨，小人讒毀君子，往往藉口朋黨，惑亂視聽。因為朋黨可惡，却無實在形跡可尋，容易使人君疑惑，以為真有。」某次李純又問宰相，朝臣為什麼結朋黨。裴度對：「君子與君子，小人與小人志趣相同，勢必結合，君子結合，叫做同德，小人結合，叫做朋黨，外表相似，本質大異。希望聖主考察臣下實際行為，辨明邪正。」

李純時代所謂朋黨，就是宦官和朝臣的矛盾。八司馬事件，是宦官舊官僚和一部份新官僚的矛盾。中央與地方鬥爭，中央勝利了，華族與外族鬥爭，華族勝利了，新官僚與宦官舊官僚鬥爭，宦官舊官僚勝利了，朝官與宦官鬥爭，宦官勝利了。中唐政治上最後勝利者是宦官，因此造成晚唐的宦官政權。

第六節 晚唐的經濟狀況

自李恆（穆宗）長慶元年（八二一）至李柷（晉祝，哀帝）天祐四年（九〇七）凡八十七年。在這時期中，宦官獨佔政權，朝官分立朋黨，爭奪權位，藩鎮重新割據，朝廷力弱，不能像中唐發動大規模征伐。統治階級對人民剝削，有加無已。依附統治階級的工商業，繼續發展，農民普遍破產，不能生活下去，因而發生全國性的農民起義，迫使唐朝失去經濟基礎而趨於潰滅。

土地——天寶以後，土地兼井非常劇烈，初唐均田制度完全破壞。元稹長慶末年做同州（陝西大荔縣）刺史，曾奏請均田，五代周世宗柴榮，據稹文畫成均田圖，準備均定天下租賦。中唐初到五代末，土地自由兼井，已成確定的制度。大土地所有者，自然是皇室宦官將帥大臣寺院，一般官僚士人，多屬中小地主。崔羣知貢舉（考試官），妻李氏勸羣置莊田，替子孫謀衣食。羣笑道，我有三十所好莊，良田遍天下。李氏驚奇，羣說，我前年取士三十人，就是我的良田。崔羣清廉著名，不肯置莊田，算作例外，其他官僚多置莊園，江陵附近尤多。唐人金石文中記莊田四至，常與鄰田犬牙相錯，田畝並不大。土地所有權也經常移轉着。唐五經（李忱時人）說當時官僚家不肖子弟有三變，第一變成蝗蟲，靠賣田生活，第二變成蠶蟲，靠賣書生活，第三變成大蟲（虎），靠賣奴婢生活。足見富貴家田產，常在轉換中。還有些地主，有田賣不出去。如詩人張祐（李忱時人）死後，有田數百畝，十年不耕，每歲繳租錢一萬文，求免不得。大地主佔有奴隸和部曲（農奴），不完全依賴佃戶，中小地主沒有佃戶，勢必田地荒廢，變成破產戶。

賦稅——李忱時代，在晚唐算是盛世。大中七年，度支（掌財政）奏稱朝廷歲入錢九百二十五萬緡，內租稅五百五十萬緡，酒稅八十二萬緡，鹽利二百七十八萬緡。李昂時酒稅已達一百五十六萬緡，經二三十年，不應反減少一半。李适開始稅茶，每歲得錢四十萬緡，李恆增茶稅，每百文加五十文，至少應有六十萬貫。李昂李灑都增茶稅，李昂時長安里巷中開設茶肆，其他都市，當相類似，茶的消費量既廣，茶稅收入不會比酒稅少，何以不列在歲入數內。唐書食貨志說李忱卽位，「茶鹽稅法益密」，鹽利也不應比李豫大歷末年減少一半。李灑時有戶約五百萬，李忱時更當增加。安史亂後，從沒有這樣大的數字，依戶口與稅收（兩稅）的比率，李忱時代歲入總數，決不止九百餘萬緡，不是史書記載錯誤，就是官吏貪污中飽。

交通與運輸工具——由於初唐對外侵略的成功，封建經濟的發展，國內外水陸交通很發達。對外交通海路有南北二道：南道自廣州出口，與波斯（李治龍朔二年立卑路斯為波斯王）印度阿拉伯南洋羣島通航。廣州入口商貨，陸運越大庾嶺，入江西，自贛江入長江至揚州。再由運河入汴（開封）入黃河入洛（洛陽）入渭（長安）。北道自明州（浙江鄞縣）出海為南路，自登州（山東蓬萊縣）出海為北路。南北二路與日本高麗新羅通航。陸路有五：（一）營州（河北昌黎縣）入安東道。（二）夏州（陝西橫山縣）通大同雲中道。（三）中受降城入回鶻道。（四）安西入西域道。（五）安南通天竺道。國內交通有四大幹路：（一）自長安鳳翔入成都（中唐以來改由郾縣經漢中入成都）。（二）自長安沿丹江漢水至江陵，南入長沙越廣西達安南。（三）自長安經洛陽至山東。（四）自長安渡河入太原，出娘子關至范陽。或沿黃河東進轉北，沿現在的平漢綫達范陽。杜佑「通典」說，東至汴宋，西至岐州，夾路列店

肆待客，酒肴豐美；每店有驢出賃，稱為驢驢。南至荆襄，北至太原、范陽，南至蜀川涼州，夾路都有店肆供商旅食宿。

對外貿易北方主要是對突厥回鶻吐番等國，用絲織品茶葉交換馬匹皮毛，南方對海外各國用現金交換香料象牙珍玩等奢侈品。廣州為對外貿易第一港口；特設市舶司經理商務。國內主要都市是揚州、開封、洛陽、長安，其次當推江陵，朝官多在江陵置莊僑居，有住戶三十萬。

劉晏領度支時，改民運漕米為官運，用船二千艘，每船受米千石。十船為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人，自揚州運米達河陰（河南滎澤縣）。揚州設十所造船場，製造漕船。據阿拉伯人蘇萊曼《東遊筆記》說，李忱時中國海船特別巨大，波斯灣風浪險惡，止有中國船能航行無阻。阿拉伯運來貨物，都裝在中國船裏。中唐李适時李皋造戰艦，用人力踏兩輪，船像快馬。輪船也許限在軍事上使用，民間不得製造，所以沒有流行。

商業——商業在唐朝，一直向上發展。據唐會要所記借貸官本的利息率，李淵李世民時代年息百分之九十八，李隆基開元初年百分之八十四，開元末年，百分之六十，李恆李漼時代，百分之四十八。經濟愈向上發展，利息率愈向下降落，這說明唐朝商業經濟是在逐漸發展中。不過官本止是借給富商豪強，窮人受重利盤剝，並沒有得到利率降低的好處。黃巢退出長安，李暉（昭宗）修葺殘毀，有定州巨富俗號王酒胡，寓居長安，納錢三十萬貫，助修朱雀門，李暉又重修安國寺，工畢，暉親到寺設齋，令大臣們扣新鐘，打一槌捨錢一千貫。王酒胡半醉進來，直上鐘樓，連打一百下，便運錢十萬貫入寺。李暉亂華州，商賈跟去做買賣，兩年工夫，徵得商稅九百萬緡，這都說明唐末商業依然發達。李暉想借

富戶及胡商財產的半數，監獄轉運使高謨說，天下盜賊蜂起，都是爲了飢寒，止有富戶和胡商還擁護朝廷，不要再激怒他們。這就是富人沒有受害的原因。外國商人在中國經營商業，有胡商蕃買波斯商等名目，其中波斯商最富，唐人俗話說不相稱爲窮波斯，足見波斯商沒有窮的。長安人竇某開一旅店，專招待波斯商，每日獲錢一緡。李亨時田神功大掠揚州，殺胡商數千人，搜索窖藏，城中地全被發掘。黃巢破廣州，殺胡商十二萬至二十萬人，這雖是誇大的傳說，外商在中國的人數却約略可想。

工業——工業有紡織、瓷器、製鹽、坑冶、造紙、印刷、造船等。紡織業主要是農村副業。初唐行租庸調法，農民繳納絹帛，稱爲戶調。中唐改行兩稅制，農民仍賴絹帛變錢繳稅。李恆時錢重物輕，農民負擔無形中增加三倍，朝廷允令兩稅直輸布帛。耕織是不可分的農民生產。貞觀十三年滁州（安徽滁縣）奏稱野蠶食榭葉成繭，色綠，凡六千五百七十石。次年滁州收野蠶繭八千三百石。野蠶絲紡織，當從唐朝開始。晚唐定州富豪（定州是唐朝紡織中心，有許多富家）何明遠家有紡機五百張，似乎已有手工工廠的萌芽。李昂時夏侯孜着桂管布衫入朝，昂也效着桂管布，滿朝官員都做效，桂管布價驟貴，桂管布即木棉布，木棉紡織晚唐時開始發展起來。瓷器是豫章郡特產，開元時充貢品，多製飲茶器具，供貴族使用。李泚時鹽禁極嚴，鹽池隄邊偷土與賣鹹販私鹽都取處死刑。販私鹽人的隣居，連坐治罪。亭戶私賣鹽二石處死刑。鹽業工人與統治階級鬥爭非常激烈，唐末起義領袖王仙芝、黃巢都是出身私鹽販。與鹽利同屬重要稅收的茶，唐朝還是草茶，沒有加工製造。張守珪（開元時人）的仙君山茶園，採茶時僱工百餘人，這當然不是製茶工人。坑冶業李純時每歲採銀一萬二千兩，銅二十六萬六千斤，鐵二百七萬斤，錫五萬斤，鉛無常數。李忱時，每歲採銀二萬五千兩，銅六十五萬五千斤，鉛十一萬四千

斤，錫一萬七千斤，鐵五十三萬二千斤。坑冶業與貨幣流通額及佛教有密切關係，所以銀銅出產都增加一倍以上。煤在初唐，晉州（山西臨汾縣）一帶民間已用作燃料。李世民時雲陽縣（陝西涇陽縣）有石着火，方一丈，白晝如灰，夜間有光，草木投石上就焚焦，一年才停止。這是煤在地下燃燒，當時傳為怪異，可見煤還沒有普遍使用。江西、四川、皖南、浙東，都產紙進貢，宣州紙尤精美。印刷業晚唐時開始，白居易元稹詩刻板傳誦，流行甚廣。紇干泉作劉弘傳，雕印數千本，寄給朝士。除了上述各種專門工業，各州郡還有數量頗大的手藝工匠。李昂大和三年，南詔破成都，掠出男女百工數萬人。自此南詔工巧，與蜀地相等。大和五年，西川節度使李德裕派人去南詔索還所虜工匠，得放回四千餘人。

宗教——李漼會昌五年，毀官立佛寺四千六百餘區，私立寺院四萬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千人，沒收良田數千（千字當是錯字）萬頃，解放奴婢十五萬人。財貨田產並入官，取寺屋材料修葺公廡驛舍，銅像鐘磬改鑄錢幣。奴婢佔僧尼半數以上，這是寺院特有的現象。江淮賦斂最重，寺院奴婢江淮人最多，顯然為避重稅求寺院庇蔭。李洪時徐泗觀察使王智興在泗州（安徽盱眙縣北，清初縣城陷入洪澤湖）置戒壇，廣度僧尼，智興家貲，因此累巨萬。有錢人買度牒作僧尼，極貧人投身作奴婢，供僧尼的剝削，李忱興復佛教，大修寺院，進士孫樵奏稱百姓男耕女織，不得溫飽，僧尼安居大屋，美衣精食，大抵十戶不能養一僧，請停止修寺度僧，使百姓略得休息。李漼毀寺，李忱復興，止隔一年，僧尼依舊佔有田產和奴婢。佛教以外，大秦（天主教中聶斯脫里派，貞觀時波斯僧阿羅本傳入中國，稱為景教）穆護（貞觀初有穆護河錄自波斯傳祆教入中國，當是祆教的一派）祆（波斯拜火教，元魏時傳入中國）三教僧二千餘人也被李漼勒令還俗。貞觀時，回教傳入中國，李漼獨不禁止，當有原因，惜舊史未

會記載。

戶口——晚唐前半期（李忱以前）戰爭較少，戶口逐漸增殖。李恆時代戶三百九十四萬四千五百九十五，比李純時代驟增一百四十七萬戶。衡州（湖南衡陽縣）刺史呂溫奏稱：「本州舊額戶一萬八千四百七，內堪差科戶八千二百五十七。臣到州後，查出隱蔽不輸稅戶一萬六千七百。以前都被官吏私自賦斂，不納國稅。」衡州如此，他州可知。李渤奏稱：「渭南縣（陝西渭南縣）長源鄉舊四百戶，今才百餘戶，閩鄉縣（河南閩鄉縣）舊三千戶，今才千戶。其他州縣大概相似。考查原因，完全由於逃戶稅額攤給鄰居，重稅壓迫，不得不相率逃走。」李純連年用兵，官吏乘機作奸，所以隱戶逃戶數量極大。李恆時代逃隱戶一部份清查出來，三四年間，戶增加半數以上，並不足怪。李昂時戶四百九十九萬六千七百五十二，李灑時戶四百九十五萬五千一百五十一。李忱政治比較良好，戶數當在五百萬以上。李灑時內戰大起，直到唐亡，史不載戶數，宋太祖趙匡胤建隆元年，中原止有九十六萬戶，足見晚唐後期以及五代長期戰爭給予人民的災禍，何等的慘酷。

中唐創行各種賦稅，搜括民間財物，多數用作軍費。晚唐賦稅收入，多數供統治階級奢侈浪費。浪費不會有止境，因之人民窮困也沒有止境，最大浪費者當然是皇帝。

李恆李湛李灑諸帝都是荒亂人。李湛奢侈更甚。灌女同昌公主出嫁韋氏，賜錢五百萬緡，第宅一所，門窗都裝飾珍寶，井欄藥臼槽篋櫃篋全用金銀製造。其他貴重物品，不可計數。公主死，大燒金銀紙錢，韋家人爭取紙灰，淘煉金銀。殉葬衣物每件一百二十拾，儀仗用錦繡珠玉製成，首尾凡三十里。賜酒百斛，餅四十駱駝，給抬棺人吃。灌思念公主不止，樂工李可及作歎百年舞曲，舞女數百人，發內

庫珍寶做首飾，帛八百匹做地衣。舞罷，珠玉滿地。李儼賞賜樂工伎兒，動輒巨萬，庫藏空竭。宦官田令孜教儼沒收長安兩市商賈寶貨，輸入內庫，誣冤人付獄杖殺。

江淮嶺南是財賦出產地區，官吏爭往求富。工部尚書鄭權家多妾婢，官俸不夠用，賄宦官王守澄，得嶺南節度使。名士薛保遜作文譏斥當時州縣官道，「我送客到灞橋，在旅店休息，見幾個似乎像人的東西，試問來歷，這些東西居然會說話，說是江淮嶺南的州縣官。我真想不到好好人民，為什麼受這些東西的鞭撻。」

在整個統治階級殘酷剝削之下，人民生活陷入如下的慘境。

李儼時翰林學士盧攜奏稱去年關東旱災，自魏州（河南靈寶縣）東到海濱，麥才半收，秋稼毫無，冬菜極少，貧家磨蓬子做麵，收槐葉做菜，老弱人連這些也得不到。往年遇災，還能逃入鄰境，在在到處飢荒，只好困守等死。州縣官徵收上供及三司錢（戶部轉運鹽鐵稱三司）督催急迫，動加撻罰，人民拆屋斫樹，嫁妻賣子，僅夠所由（催租吏卒）酒食費，舊欠依然不了。而且租稅以外，還有雜徭，朝廷如不設法，百姓實無生計。懇求暫時停徵，等到深春有野菜木芽，桑樹生楮，漸有食料，再徵租稅。盧攜這些哀求，朝廷沒有人理會他。

李儼時楊行密圍攻廣陵城（揚州），居民爭出珠玉金帛買食物，犀角帶一條，得米五升，錦被二條，得糠五升，城中糲竭，米一斗值錢五十緡。草根樹皮都吃完，製黏土餅充飢。人民大半餓死。兵士虜人依屠宰豬羊法割賣，殘骨鮮血滿路，楊行密破城後，城中遺民止數百家，瘦得不像人形。第一富庶的揚州，在戰亂中化為荒城。

社會經濟遭受大破壞，唐不能不亡了。

第七節 晚唐的政治

中唐政治的中心問題是朝廷與藩鎮對立，朝廷佔優勢，獲得暫時的勝利，晚唐政治中心問題是朝廷政權分裂，皇帝廢立，權在宦官。朝官起初交結宦官，各結朋黨，互相排斥，繼而南北二司（朝官稱南司或南牙，宦官稱北司或北牙）仇怨極深，如水火不能相容。後來朝官交結藩鎮，與宦官鬥爭，藩鎮勢力強大，消滅宦官政權，唐朝也從此滅亡。

（一）宦官

李适猜忌功臣，使宦官掌管神策軍，兵是市井無賴，將是宦官私屬，出戰不足，內爭有餘。宦官成爲中央政權的保護人。李純末年，吐突承璀謀廢嫡（太子李恆）立庶（澧王李暉），別一派宦官王守澄陳弘志殺李純承璀李暉，擁立李恆爲帝。自此宦官成爲中央政權的把持人。晚唐九帝，最後的哀帝是朱全忠所立，其他八帝，全依宦官意志得位。宦官自稱定策（立某人爲帝）國老（元勳），皇帝算是門生（進士考試及格對考試官自稱門生）。李儼甚至稱田令孜爲阿父。宦官政權覆滅，唐朝也就覆滅了。宦官擁立的八帝是：

李恆——王守澄擁立。

李湛——王守澄擁立。劉克明殺湛，謀立李悟，王守澄殺李悟劉克明。

李昂——王守澄擁立。李昂與朝官李訓鄭注密謀殺王守澄，又謀盡殺宦官，事敗，仇士良率兵大殺

朝官示威。這次變亂，舊史稱爲甘露之變。自此政權全歸北司，皇帝與宰相僅存空名號。李昂憂憤病死。

李灑——仇士良殺昂子成美，擁立李灑。

李忱——馬元贇等廢灑諸子，擁立李忱。忱與宰相令狐綯密謀盡殺宦官，事泄，南北司怨仇更深。

李漼——李忱密託宦官王歸長立第三子李漼，別一派宦官王宗實殺王歸長，擁立李漼。

李儼——李漼病死，宦官殺漼長子，擁立第五子李儼。儼年十二，專事遊戲，政事全委田令孜。

李暉——楊復恭擁立。暉與宰相崔胤謀盡殺宦官，胤交結強藩朱全忠。劉季述王仲先禁閉李暉，却不敢殺崔胤。胤收買神策軍將殺王仲先劉季述及其徒黨，韓全誨鼓動神策軍誼鬧，逐崔胤，逼李暉投奔別一強藩李茂貞。崔胤召朱全忠入援，擊敗李茂貞，韓全誨以下宦官七八百人悉數誅滅，在外監軍使出使在路諸宦官，下詔隨地捕獲殺死。

李柷——滅宦官後二年，朱全忠殺李暉，立李柷。過了三年全忠殺李柷，唐亡。

(二) 朋黨

李恆長慶元年，翰林學士李德裕元稹藉口科舉不公，驅逐中書舍人李宗閔出朝。自此德裕中閔各立朋黨，互相傾軋，凡四十年。

元稹交結宦官魏弘簡求得相位。稹不久得罪宦官被逐。李逢吉交結王守澄得相位。出李德裕爲浙西觀察使。李恆用牛僧孺爲相，李德裕疑李逢吉引牛僧孺排斥自己，因此又有牛李的黨爭。

李昂時裴度薦李德裕爲相。李宗閔交結宦官奪取相位，驅出德裕，引武昌節度使牛僧孺入相。二人

協力排斥德裕黨人，李昂疑忌朝士三分之一結成朋黨，又召李德裕入相，德裕同樣排斥宗罔及其徒黨。王守澄惡德裕，引用李宗閔，斥逐德裕。李昂長歎道，去河北賊（河北藩鎮）易，去朝廷朋黨難。李昂與李訓鄭注謀殺宦官，斥出李宗閔。李勣召李德裕為相。這次德裕得召，多少依靠宦官的援引，雖然還不像李宗閔李逢吉那樣卑污，但也未免可譏了。德裕在相位，很有功績，對敵黨却手腕惡劣，用陰謀驅逐牛僧孺李宗閔等五個舊相。

李忱斥逐李德裕，德裕黨白敏中叛賣德裕，獲得相位，盡逐德裕黨人，又引令狐綯為相，李德裕黨大敗。晚唐最大詩人李商隱起初依令狐楚得官，李德裕黨王茂元愛商隱文才，嫁女兒給他。牛黨大怒，共排商隱，說他忘恩負義。茂元死，商隱依德裕黨鄭亞，亞貶官死，商隱窮極，求見令狐綯（楚第二子）謝罪，綯拒絕不見。商隱困窮不得志死，看這個例證，當時黨爭的嚴厲可想。

（三）南北司門爭

宦官橫暴，有些皇帝也感覺到不快，想借朝官的助力奪回政權。甘露事變主謀人李訓鄭注起初都是王守澄門下私人，不料他們登朝做大官，却與李昂密謀盡殺宦官，北司當然深恨南司。李忱曾與令狐綯謀殺宦官，密謀被發覺，南北司嫌忌更深。當時士大夫造成一種風氣，凡與宦官小有往來，大家就認為恥辱，擯斥他不得齒士類。建州（福建建甌縣）進士葉京，曾參預宣武軍宴會，識監軍面。及第後在長安與同年出遊，路遇監軍，馬上相揖，大遭同類謗議，葉京終身不得志。李淮時福建觀察使杜宣獻清明節替宦官（唐時宦官多閩人）祭祖墓，官員感激他，調升宣歙觀察使，士大夫譏他為敕使（宦官）墓戶。黃巢攻長安，田令孜挾李儼及宦官逃入蜀，唐宗室百官不及走避，大遭黃巢屠殺。李儼在成都專與

宦官議事，待朝臣極疎薄。諫官孟昭圖上表說：「去冬御駕入蜀，不告南司，因而宰相以下，悉遭屠殺，北司却安全無事。現在朝臣冒死遠道來歸，陛下看他們如路人，難道北司都可信，南司都無用。」令孜怒，殺昭圖。李暉與崔胤謀去宦官，南北司各結藩鎮作外援，韓全誨結李茂貞，崔胤結朱全忠，結果南北司都消滅。

(四) 科舉

李世民定科舉制度。開元天寶時代專重進士科，貞元元和時代進士要得著名公卿替他揄揚，向知貢舉（考試官）推薦，才能及第。進士受恩感激，師生情誼極重。後來風氣極壞，取捨全憑主試官私意。蘇州人翁彥樞應進士舉，有同鄉老僧出入裴坦（李灌時人）家。坦知貢舉，入貢院（考場），坦二子裴助裴質，日夜在家商議及第人名單，老僧偷聽清楚，歸寺問彥樞想考第幾名。彥樞戲答考第八名也就夠了。老僧往裴家，二子正在議事。老僧張目說道，你們在家私定名單，及第的全是貴家子弟，沒有一個孤寒文士，你們與某某豪族有怨，想法不讓及第，我都聽明白了。二子大驚，隱情被老僧聽去，急送金帛給老僧。老僧道：我不要金帛，要我的同鄉翁彥樞及第。二子允許列三等，老僧道：非第八名不可。二子不得已許列第八名。其餘仍照私議放榜。科舉不公如此，因之士人奔走營求，無所不為。宇文翹有女年十四五，號稱國色，寶璠年過六十，有兄寶巨能助人登第，翹嫁女給璠，果得及第。李忱時諫官劉某受賂十萬緡替人謀及第。皇甫鎮應試二十三次，馮藻應試三十次，終不成功。盧延讓應試三十五次，最後做些怪僻詩如「餓貓臨鼠穴，喚犬舐魚砧」「栗暴燒甍破，貓跳觸鼎翻」得達官賞識才及第。延寶道：我一生請謁公卿，不料得貓兒狗子的力量。這是何等怨憤的話。李昌符有詩名，久不登第，最後出

奇計，作婢僕詩五十首，如「不論秋菊與春花（婢女名），個個能嚙空肚茶，無事莫教頻（常）入庫，一見閨物要些些」，大受貴家婢僕怒罵，昌符却得成名及第。貧寒文人不得仕進，多投奔藩鎮作謀士。朱全忠謀士李振屢舉進士，竟不中第，教全忠屠殺朝官三十餘人（多是科舉出身），投屍黃河，說：這些人平常自稱清流，該投入黃河，使成濁流。農民起義首領黃巢，也是屢試不第的進士，後來改作私鹽販，起兵後最恨官吏（多科舉出身），擒獲殺戮不赦。

（五）藩鎮

李純削平藩鎮，純死後一年，李恆長慶元年，朱克融、王廷湊、史憲誠等又叛變割據。主要原因之一，是朝廷認天下已經太平，令各軍裁減兵額。這種招募來的職業兵，多是流氓及破產農民，無家可歸，相率逃聚山澤做盜賊。朱克融、王廷湊起事。募集散兵，強悍敢戰。朝廷發兵十五萬人進攻，財竭力窮，毫無成就，不得已承認叛將的割據權，新的河北三鎮成立。

魏博鎮——史憲誠（奚人）逼殺節度使田布，復據魏博。何進滔、韓君雄、樂彥、羅弘信相繼殺奪，唐末為朱全忠所滅。

鎮冀鎮——王廷湊（回紇人）殺節度使田弘正（歸唐後鎮此），復據鎮冀。唐亡後為李存勗所滅。
 盧龍鎮——朱克融復據盧龍。李載義、楊志誠、張仲武、張允伸、張公素、李茂勳、（回鶻人），朱全忠、劉仁恭、劉守光等相繼殺奪，唐亡後為李存勗所滅。

鳳翔鎮——李儼授李茂貞鳳翔隴右節度使。茂貞侵奪鄰鎮，有地二十州。李暉時，崔胤借朱全忠兵殺宦官，韓全誨挾暉投茂貞，全忠率大軍圍鳳翔城（陝西鳳翔縣），攻城人罵守城人是劫天子賊，守城

人罵攻城人是奪天子賊。當時大雪，城中糧盡，人民凍餓，僵屍滿路，人倒地還有呼吸，已被人拖去鬪割。市上賣人肉每斤一百文，狗肉五百文。李暉出賣御衣及小皇子衣服充費用，買得豬肉狗肉佐餐。諸王每天餓死數人，皇子皇女一天吃粥，一天吃湯餅，後來連這些也沒有了。茂貞無法，止得送李暉到朱全忠軍營。茂貞敗後，土地削小，五代時投降李存勗。

靈夏鎮——李儼授拓跋思恭（黨項羌人）夏（陝西橫山縣）、綏（陝西綏德縣）節度使，賜姓李。傳至北宋時元昊建立西夏國，為北宋西方勁敵。

以上諸鎮，或唐末滅亡，或據地自保，不參加五代時混戰。參加混戰的新藩鎮，都自立帝王名號，用獨立國形式，猛烈戰爭。按性質說，五代十國止是唐朝藩鎮進一步發展。

宣武——宣武節度使朱全忠據汴州（河南開封縣），篡唐，建立後梁朝。

河東——河東節度使李克用據太原。子李存勗滅梁，建立後唐朝。

淮南——合肥人楊行密，先為盜，後當兵升隊長，據廬州（安徽合肥縣），攻取揚（江蘇江都縣）、宣（安徽宣城縣）、潤（江蘇丹徒縣）、滁（安徽滁縣）、和（安徽和縣）等州，盡有淮以南江以東州縣。唐授行密淮南節度使。

西川——舞陽（河南舞陽縣）人王建，少年時無賴，屠牛偷鹽販私鹽為業，鄉人稱為賊王八。後當兵升隊長。從李儼入蜀，逐西川節度使韋昭度。又攻破成都，殺陳敬瑄田令孜。唐授建西川節度使。

廣州——上蔡（河南上蔡縣）人劉隱，祖父是商賈，父做廣州軍官。唐授隱廣州節度使。

湖南——鄧陵（河南鄧陵縣）人馬殷初為孫儒偏將，據湖南，唐授殷武安軍節度使。

吳越——臨安（浙江臨安縣）人錢鏐，販私鹽爲業。起鄉兵擊黃巢有功，據有兩浙地，唐授錢鏐海鹽東兩軍節度使。

福建——固始（河南固始縣）人王審知，世爲農，與兄王潮從壽州（安徽壽縣）人王緒率衆流入福建，潮殺緒。潮死，唐授審知武威軍節度使。

南平——硤石（河南陝縣）人高季興，初爲開封富人李讓家奴，後事朱全忠。唐末，佔有江陵，梁初，授季興荆南節度使。

李隆基用蕃將，因此中唐藩鎮多屬異族人。唐末藩鎮與農民起義同時發生，藩鎮出身多屬流氓無賴，其中販私鹽人佔二人。中唐以來，鹽禁極嚴，販私鹽人在反抗高壓中，養成強悍的性格，唐以後農民起義軍往往有販私鹽人參加。

中央政權因分裂而衰弱，財賦出產地江淮蜀又被割據，這是晚唐與中唐不同處，中唐還能維持政權，晚唐必然滅亡，原因就在這裏。

第八節 唐末農民大起義

李灌時諫官薛調奏稱：「兵興（李灃攻滅澤潞鎮，李忱與黨項南蠻戰爭）以來，賦斂無度，所有羣盜，半是逃戶。」這就是說，人民受殘酷的剝削，到逃無可逃的時候，不得不到處聚衆反抗了。較大規模的起義，是在朝廷統治力薄弱的浙東開始。

李灌咸通元年，浙東起義軍首領裘甫攻陷象山（浙江象山縣），明州（浙江鄞縣）城門晝閉。裘甫

有衆一百人，進攻剡縣（浙江嵊縣），唐軍大敗。甫破剡縣，募壯士得數千人，浙東騷動，當時浙東文武官吏，貪污腐敗，兵不滿三百，器械朽鈍，每戰必逃，貧民羣盜，四面蜂起，甫衆擴大到三萬，分三十二隊，大聚資糧，募工匠製造武器，威震中原。甫自稱天下都知兵馬使。朝廷起用前安南都護王式爲浙東觀察使。式對李淮說，如果帶兵太少，不能破賊，遷延歲月，江淮羣盜，紛紛起事，國家用度，全靠江淮，江淮一失，國用枯竭，危險不可言。李淮害怕。發忠武（陳許等州）義成（滑衛等州）淮南三路大軍，命王式帶去，甫分兵攻掠衢（浙江衢縣）、婺（浙江金華縣）、明台（浙江臨海縣）、上虞（浙江上虞縣）、餘姚（浙江餘姚縣）等州縣。王式智謀遠在甫上，招募充配江淮的回鶻吐蕃當騎兵，令各縣開倉賑濟貧民，不置烽火，使懦弱人當斥堠兵。式屢敗甫，集全軍圍剡縣，甫守剡，三月，中凡八十三戰，城中婦女編成女軍，上城用石塊擊唐軍，勇猛不畏死傷。甫起初誤聽進士王輅等謀，不用部將劉唯（晉旺）取越州（浙江紹興縣）進攻浙西，渡江攻揚州的計劃。這時候甫軍窮困，劉唯殺王輅等，怒罵道，害我軍的都是這些綠蟲（王輅等進士數人，都著綠衣）。

甫敗死，起義軍被王式消滅。式部將問式道，我等生長軍中，沒有見過這次用兵的神妙，請問大軍初到浙東，糧食缺乏，爲什麼急令散放倉米，賑濟貧民。式說：這是很明白的道理。賊聚殺號召飢民，我散倉米，賊衆自然減少。而且各縣沒有守兵，賊來城破，積穀反被利用。諸將又問爲什麼不置烽火。式說：烽火是催救兵的。我們全軍出戰，城中並無援兵，居民望見烽火，驚慌潰亂，反而壞事。又問爲什麼選懦弱人當斥堠。式說：勇悍兵不自量力，遇敵便鬥，鬥死，賊來就不能預防了。王式確是破壞農民起義的能手。

唐朝雖然戰勝裘甫，並不能阻止人民起義的勃興，在統治力較強地區，起義也逐漸發展起來。

咸通四年，徐州民衆攻破州城，殺官吏。朝廷怕徐人強悍作亂，選募軍士三千人赴邕州（廣西邕寧縣）防南蠻，分八百人戍桂州（廣西桂林縣）。起初約定三年一代，過了六年，咸通九年，還不讓歸還鄉里，戍桂軍士怨怒，將校許估趙可立等原是徐州招安的大盜，率衆叛變，推糧料判官（軍需員）龐助作首領，自動北歸。叛兵攻陷宿（安徽宿縣）、濠（安徽鳳陽縣）、泗（安徽盱眙縣北）、和（安徽和縣）、滁（安徽滁縣）等州。唐起大軍並令沙陀酋長朱邪赤心、吐谷渾、韃靼、契苾等部酋長各率衆攻龐助。朱邪赤心率沙陀騎兵三千充前鋒，立功最多，賜姓名爲李國昌。

這次大戰，開始止是兵變，後來加入農民起義的成份，因此發展極快，幾個月功夫，成爲強大的力量。龐助圍徐州，人民助助攻城，推草車塞城門，放火焚燒，城陷。龐助和部將，日夜盼望朝廷封給他們節度使等官號，對民衆搶掠迫脅，沒有愛護的意思。他們雖然指唐兵是國賊，自己的軍紀却並不比國賊好些。朝廷利用這個弱點，敕令諸軍破賊，俘獲農民一概釋放。自此唐兵進攻，助衆先自潰散。助勢窮蹙，部將張玄稔叛降唐軍，協力擊助。咸通十年，助死。

咸通八年，懷州（河南沁陽縣）農民告天旱成災，刺史劉仁軌出示禁止告災。農民怒，聚衆逐仁軌。仁軌逃匿，民入官舍，沒收仁軌財產。

咸通十年，陝州（河南陝縣）農民告旱災，觀察使崔莖指庭樹怒道：樹上有葉，那裏會旱。問杖農民。農民怒逐崔莖。莖逃匿民家，口渴求飲，民取尿給他飲。

咸通十二年，光州（河南潢川縣）民逐刺史李弱翁，弱翁逃走。諫官楊堪奏稱：「刺史無道，百姓

受冤，理該申訴朝廷，依法問辦，那得聚眾擅逐長官，犯上作亂，罪不可赦，藉懲未來。」依據這一套謬論上，許多人民被屠殺。

李儼乾符元年，商州（陝西商縣）刺史王樞苛征暴斂，民衆執木棍毆樞，又毆殺官吏二人。朝廷捕民李叔汶等三十餘人斬首。

以上各個起義，規模大小不同，起義地點却逐漸擴大到離長安不遠的陝州商州，這說明唐朝統治力量愈益衰弱，大起義的時機成熟了。

乾符二年，冤句（山東濰澤縣）人王仙芝尙君長尙讓等聚眾起義，攻陷濮州（山東濮縣）曹州（山東曹縣）鄆州（山東東平縣）衆至數萬。同縣人黃巢，與仙芝都是販私鹽爲業。巢家富，性豪俠，喜救濟貧民，善擊劍騎射，頗通書傳，屢舉進士不第，聚眾數千人響應仙芝。仙芝巢合兵攻掠州縣，橫行山東，檄告天下，指斥官吏貪暴，賦斂苛重，刑罰不公，切中朝政的弊病。貧民爭先歸附，數月間，巢得衆數萬。

王仙芝黃巢起義，淮南忠武（陳許等州）、宣武（宋亳穎等州）、義成（衛滑等州）、天平（鄆曹濮等州）五節度轄地人民紛紛響應，大部千餘人，小部數百人。李儼調發大軍進攻，命平盧節度使宋威爲招討草賊使。

三年，王仙芝攻陷申光盧壽舒通等州，又攻蘄州（湖北蘄春縣），仙芝受朝廷招撫，入蘄州城受官職。黃巢大怒，罵道：我們共立大誓，橫行天下，今天你做官赴任，出賣我們。毆仙芝傷面。士兵喧嘩不止，仙芝畏衆怒，止得不受朝命，大掠蘄州。黃巢與王仙芝分兵，率衆自去。

四年，王仙芝又受朝廷招撫，遣尚君長等往見招討副都監楊復光，路中被宋威劫去斬首。五年，招討使曾元裕大破仙芝軍，殺五萬餘人，仙芝死。部將王重隱率餘衆破洪州（江西南昌縣），轉攻湖南，別將曹師雄攻宣潤，轉入兩浙。

王仙芝起兵，凡攻破曹濮汝鄆復申光盧壽舒鄂安隨荆等十餘州。投降兩次，終於被殺。

黃巢軍自蘄州北上。仙芝死，尙讓率仙芝餘衆歸巢。衆推巢爲王，號衝天大將軍。朝廷發大軍守洛陽，兵力頗厚。巢引兵渡江攻昭虔（江西贛縣）、吉（江西吉安縣）、饒（江西鄱陽縣）、信（江西上饒縣）等州，引兵入浙東，開山路七百餘里（自浙江衢縣到福建建甌縣）入福建，破福州。六年，轉入廣東。巢想得廣州整理軍隊，請唐官崔瑛李迢代求廣州節度使官號。朝議廣州是通商大都市，必不可許。巢大怒，當天攻破廣州城。

黃巢軍在嶺南，遭疫死亡極衆。定計北還，自桂州沿湘江歷衡（湖南衡陽縣）永（湖南零陵縣）到潭州（湖南長沙縣）。尙讓乘勝進逼江陵，衆號五十萬。唐守將劉漢宏大掠江陵，士民逃竄山谷，僵屍滿野，漢宏率衆北歸，寇掠宋竟等州，黃巢進攻襄陽大敗，與尙讓收兵渡江東走，攻鄂州（湖北武昌縣），轉攻饒信池（安徽貴池縣）、宣（安徽宣城縣）、歙（安徽歙縣）、杭（浙江杭縣）等十五州，衆至二十萬。

李儼廣明元年，黃巢自采石渡江，圍天長六合，進至潤州，大破唐守軍，渡進陷申州，攻潁宋徐竟等州，轉入汝州境。朝廷大懼。唐汝州守將齊克讓奏稱巢自稱天補大將軍，撤告諸軍道：「你們各守本壘，勿犯我兵鋒，我要入東都（洛陽），轉往西京，替百姓伐罪魁，不干你們的事」。朝廷得信，君臣

商議對策，相視涕泣，束手無計。黃巢衆號六十萬，破洛陽，唐留守劉允章率百官迎降，巢入城慰問居民，市井安靖如無事。

李儼命大將張承範選神策軍弩手二千八百人守潼關，神策軍士都是長安富家子弟，賄宦官買得軍籍，領厚餉，依勢訛詐財帛，聽說要出征，父子聚哭，出錢僱街上小販病坊乞丐代行。潼關左旁有谷可通行人，平時徵稅官禁人出入，稱爲禁谷。黃巢軍到關下，唐軍以爲谷早經官禁，賊不能從禁谷來，無須設防。巢將尙讓林言率前鋒由禁谷入關，夾擊潼關，唐軍大潰。統治階級到臨死的時候，還自信平時壓迫人民的法律命令依舊神聖有效，這證明頑固的頭腦，必然自歸於滅亡。

唐潰兵入京城，宦官田令孜挾李儼逃往四川。潰兵及市民譏取府庫中金帛。唐大將張直方率文武百官到灊橋迎黃巢，人民夾路聚觀，尙讓宣告民衆道，黃王起兵，本爲百姓，不像李家不愛你們。你們儘管放心安居。巢軍士見路旁窮人，爭投財物贈送。巢卽皇帝位，國號大齊，殺唐宗室及大官，三品以上官停職，四品以下官仍守舊位。李儼中和元年，有人在尙書省門上寫嘲笑詩，尙讓怒，殺城中能做詩人三千餘人，罪識字人充賤役。唐將唐弘夫程宗楚王處存夜攻入京城，一部份市民歡呼出迎，或拾磚瓦擊巢軍，或拾箭供唐軍，唐軍大掠金帛妓妾，巢率軍露宿灊上，引兵還襲，大戰長安中，弘夫宗楚死。唐軍負贓物重不能走，十死八九。王處存收餘衆逃出。黃巢怒市民助唐，縱兵屠殺，稱爲洗城。

三品以上官、讀書識字人、長安市民自然成了黃巢的敵人。唐勤王兵四面來會，巢勢漸衰弱。巢大將朱溫降唐，授同華節度使招討副使，賜名全忠。唐又召沙陀李克用（李國昌子）入援，克用將胡兵四萬渡河擊巢。中和三年，克用大破巢軍，諸軍繼進，巢力戰不勝，率衆由藍田逃入商山。唐兵進城，燒

殺掠奪，長安居民及房屋，所存無幾。巢軍沿路遺棄輜重珍寶，唐軍爭拾，不急追逐。巢出商山入河南境，攻破蔡州，節度使秦宗權大敗請降。巢率兵攻陳州，刺史趙犇堅守不下，巢縱兵攻掠洛許汝唐鄧孟鄭汴曹濮徐兗等數十州。四年，唐大將周岌、時溥、朱全忠屢敗不能支。共遣使向李克用求救，克用將兵五萬自河東來援。朱全忠退守大梁，尚讓進逼，全忠向克用告急，克用追巢至中牟，大敗巢軍，殺萬餘人，巢軍潰。尚讓投降時溥，別將葛從周等降朱全忠。巢率餘衆千人逃兗州。克用追至冤句，糧盡回汴求糧。朱全忠固請入城，置酒灌克用大醉，發兵襲擊克用，克用死戰，跳南門出城。克用回許州。請周岌助糧，岌拒不給，克用率兵歸河東。

時溥遣尚讓等追黃巢至泰山狼虎谷，巢窮蹙對外甥林言說：「我本想討滅害國奸臣，革新朝政，現在無路可走了，你割我頭去求功吧。」林言不敢，巢自殺。言割巢頭並殺取巢兄弟妻子頭出山往投時溥，路遇唐軍，并斬林言頭獻給時溥。

黃巢起義凡十年敗死。他從山東到河南，轉入安徽，又轉湖北，從湖北回到山東。從山東到河南，從河南到江西，轉浙東入福建，從福建到廣東，轉廣西湖南湖北，又轉江西安徽浙江，轉江蘇入安徽渡淮入河南，克洛陽，攻破潼關，據有長安。又從長安入河南回到山東。這樣偉大的行軍，在歷史上是空前的。他經過的地區，農民紛紛響應，成立許多較小規模的起義軍，使唐朝官吏，顧此失彼，手足無措。巢行軍不虜掠，這在統治階級的歷史家，也不能否認這個事實。黃巢號召廣大農民，反抗統治者，他雖然想討滅奸臣，革新政治。但在封建社會裏，還沒有先進的工人階級領導他們，農民起義絕對不會獲得真正的出路。農民起義的領袖們，不是出賣農民，自己變成大地主、取得皇位，就是被地主勢力擊

敗，犧牲無數生命。

黃巢失敗了，統治三百年的唐朝，却被他摧毀。

四川是全國第二富庶地區。李儼初年，崔安潛做西川節度使，想出一種治盜新法。他出庫錢一千五百緡，分置三市（成都城內有蠶市藥市七寶市三市），錢旁揭示道：「捕得一盜，賞錢五百緡，盜自相捕，受賞同平人」。果然有人捕盜來見安潛，被捕者不服道，他和我做盜十七年，我有罪，他也不得免。安潛道，你爲什麼不先捕他來。立賞捕盜人錢，殺盜一家人。因此羣盜猜疑，不敢立足，散逃境外，安潛嫌蜀兵怯弱，募河南壯士雜蜀兵訓練，得數千人，號黃頭軍。又教蜀兵用弩，選得千人，號神機弩營。崔安潛的統治力量加強了，同時也就造成大亂的根源。

田令孜畏懼起義軍，早想逃入四川，使陳敬瑄（令孜第三兄）代崔安潛做西川節度使。黃巢入潼關，李儼田令孜奔蜀。令孜重賞從駕諸軍，蜀軍每人止給錢三緡。黃頭軍將郭琪請求土客軍待遇平等，令孜怒，取毒酒飲郭琪幾死。琪率黃頭軍攻令孜。焚掠街市，郭琪兵敗逃走。田令孜疑忌蜀人，壓迫更甚。

陳敬瑄多遣密探巡行各縣鎮，稱爲尋事人。尋事人到處尋事，蜀人怕他們像虎狼。某次有兩個尋事人路過資陽鎮，鎮將謝弘讓邀請相見，二人不理，弘讓自疑有罪，連夜逃避。第二天，二人去，捕盜使楊遷誘弘讓出面，捕送節度府，說弘讓爲盜被擒。敬瑄不問實情，杖弘讓脊背二十，釘西城上十四天，煎油潑身，用麻線碾破皮膚，備極慘酷，蜀人怨憤。又有邛州小吏阡能，因公事錯誤，避罪逃亡，楊遷誘能出首。能聞弘讓冤死，大罵楊遷，聚衆起義，一兩月間，有衆萬人，橫行邛雅二州。蜀人羅渾舉、

句胡僧、羅夫子、韓求先後各聚衆數千人響應阡能。陳敬瑄遣將楊行遷等往擊大敗。行遷恐無巧獲罪，俘虜農民及老弱婦女送節度府，每日數百人。敬瑄不問，悉數斬首示衆，觀衆同受刑人何事得罪，同聲答道，我們正在耕田紡織，官兵忽來捕捉，我們不知犯了什麼罪。楊行遷出兵一年以上，起義軍聲勢愈盛。陳敬瑄改任高仁厚爲指揮使，代楊行遷。仁厚揚言止殺阡能羅渾肇句胡僧羅夫子韓求五人，其餘都是好百姓，趕快投降，決不殺一人。起義軍被誘，叛賣阡能等五人。仁厚出軍凡六日，就壓平了起義。與阡能同時的別一起義軍韓秀昇、屈行從起兵斷峽江路（四川湖北交界處），陳敬瑄遣莊夢蝶出擊屢敗，江淮貢賦被阻，百官不得俸給。敬瑄令仁厚往攻，仁厚又用誘降計，殺秀昇行從。全國農民起義被鎮壓了，接着是軍閥大混戰，唐朝也就轉到五代十國的新時代。

簡短的結論

唐是漢以後一個偉大的朝代。它在全盛時期，開拓疆域，東北滅高麗，北逾大漠，西鄰波斯，南有安南。朝貢國範圍更廣，商業上文化上與唐發生關係。

唐對異族人不甚歧視，遷居內地的人數很多，軍事上許多將帥是異族人，胡商也得自由往來。

因疆域擴大，國內外貿易很發達。唐朝航海技術進步，船舶特別巨大，掌握東西海上交通的霸權。

工商業尤其是商業，三百年中一直向上發展。新工業製瓷印刷都已開始，茶葉成爲重要商品。

中唐土地自由兼併制，代替了初唐的均田制，因之租庸調必須改爲兩稅制。又因商業發展，鹽茶酒稅在兩稅外佔重要地位。

佛教在唐朝發展到最高點，道教也有相當地位，很多皇帝是吃道士長生藥死的。回教景教祆教摩尼教穆護教都先後傳入中國。

初唐末年改府兵制為募兵制，當兵成為流氓破產農民的出路，統治階級利用他們做爭奪地位、壓迫民衆的工具，於是農民起義被鎮壓，唐朝政權被篡奪，繼續着五代十國的軍閥大混戰。

第三章 大分裂時代——五代十國

——九〇七年至九六〇年——

第一節 五代十國的經濟狀況

五代十國是唐末藩鎮割據互爭的繼續狀態。

五代十國的成立，證明江淮地區，尤其是長江珠江流域，經濟發展成若干個獨立單位，每個單位有適當的人力財力供軍閥們利用，因而造成許多小獨立國對峙的形勢。

唐末士民避難南奔，關中人多往四川，淮南人多往江南。南方戰禍比較輕微，可能繼續吸引北方流民的遷入。南方軍閥除錢鏐用鄉兵，其餘所部將士，幾乎全是中原人，他們在割據地掌握政權，可能吸引大量宗族、鄉鄰，前去投靠。南方人口增加，生產力自然跟着上升。

鹽是人民生活必需品，又是稅收的重要來源。五代時南方小國，大抵佔有產鹽地區。柴榮奪南唐國江北諸州，劃江爲界，南唐主李景失去鹽場，遣宰相馮延巳獻犒軍銀十萬兩，絹十萬匹，錢十萬貫，茶五十萬斤，米麥二十萬石，請求賜給海陵（江蘇秦縣）鹽田。柴榮不肯，止許每歲支撥軍用食鹽三十萬斛。李景藉此募集士卒，維持殘局。足見鹽是構成每個經濟單位的主要條件。

茶是南方特產，又是人民生活必需品，五代時湖南產茶最多，所以也能成立一個小國。楚國王馬殷

令民大量採茶，賣給北客，每年收稅甚巨。殷又在開封、襄（湖北襄陽縣）、唐（河南唐河縣）、鄂（湖北鍾祥縣）、復（湖北沔陽縣）等州設邸（棧行）賣茶，獲利十倍。

南平國不產鹽茶，它止靠南北交通中樞的江陵，勉強立國。它不僅對中原皇帝進貢稱臣，不敢失禮，爲了鹽的供給（唐每歲給鹽一萬三千石，周指定秦州運鹽給南平），就對南漢閩蜀等小國皇帝，也不惜屈身稱臣，爲了商業上不受禁阻。它沒有特產，在諸國中最爲弱小。

南方農村副業的紡織業，一般是絹綾麻布，與中原略同。有些落後地區，如楚國用茶交換中原的絹帛，貿易上處在不利地位；後來令農民繳納絹帛代稅錢，紡織業很快發展起來。唐時兩廣福建種植木棉，楚王馬希範秋冬二季用木棉布作地衣，想見湖南也種棉當紡織原料。北方紡織用絲麻，南方絲麻以外，有木棉，這是一種新富源。

南方濱海國家，依舊進行國際貿易，廣東的廣州，福建的泉州，浙江的明州，蕃商往來不絕。猛火油（煤油）的輸入（占城國出產），成爲水戰及攻城的利器。

南方諸小國的經濟基礎，大體是這樣。

中原地區的統治者，他們的殘虐政治，對經濟起着怎樣的破壞作用呢？

（一）生產的摧殘

軍士黥面制度——人是生產力最重要的因素，五代統治者對人的殘害，比前代更進一步。朱全忠（梁太祖）強迫農民當兵，面上雕刻文字，記明軍號，軍士逃歸鄉里，定遭擒殺，唯一生路，是聚聚山谷爲盜。劉仁恭（盧龍節度使）調發境內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男子當兵；平民面上刻定書都（軍）三字，文

手腕或臂上刻一心事主四字，共得二十萬人。朱全忠以後，直到宋朝，軍士黥面，成爲定制，農民一入軍籍，永遠不能回復生產。前代兵士還可潰逃歸鄉，從事舊業，五代以後，軍士不當兵就當盜，成爲一個破壞社會的特殊階層。

刑罰——五代君主，全是野蠻武夫，殺人看作娛樂，民命輕似草芥，各朝法律，即使略有出入，殘暴大體類似。李嗣源（唐明宗）被稱爲五代最仁慈的皇帝，某次他聽巡檢使渾公兒口奏，有百姓二人用竹竿練習戰鬥，他立刻命令石敬瑭去辦理。敬瑭把二人殺了。第二天樞密使安重誨奏稱二人是小兒，戰鬥是遊戲。石敬瑭（晉高祖）被稱爲五代最兇惡的皇帝。他制定法律，凡強盜捉獲，不計贓物多少，一錢以上，一概處死。盜所居本家及四鄰同保一概誅滅。男女不論強姦和姦，一概處死。官吏愈能殺人，得賞愈厚。鄆州捕賊使者張令柔殺盡平陰縣（山東平陰縣）十七村居民。衛州刺史葉仁魯率兵捕盜，恰巧十來個村民逐盜入山中，仁魯後至，強指村民是盜，全數斬斷腳筋，陳列山麓示衆，宛轉呼號，數日才死。中書侍郎蘇逢吉奉敬瑭命清理獄囚，逢吉入獄不問輕重曲直，一起殺死，號稱淨獄。都指揮使史宏肇專喜殺戮，罪無大小，一概處死。當時太白星白晝出現，人民仰觀，安肇派兵捕捉，悉數腰斬。又作斷舌、決口、斫（音琢，斬斷）筋、挫脛等刑，天天殺人，備極慘毒。凡是犯人到官，獄吏請判，宏肇不問輕重，僅伸三指示吏，即時腰斬。以上止是舉些例證，說明五代人民特別是農民大量在枉死。

（二）人工的天災

李暉乾寧三年，朱全忠決滑州黃河隄，分爲二河，東注曹濮鄆等州，散漫千餘里，阻李克用兵東進。自此黃河下游水災特重。照朱熹通鑑綱目記載，河決十六次，五代竟佔九次，照舊五次史五行志殘

缺不全的記載，李存勗（唐莊宗）同光二年，河水泛濫，流入鄆州界。三年，河隄崩決，壞民田；鞏縣河決，壞廩倉。李嗣源長興二年，四月，鄆州奏稱河水溢岸，闔三十里東流。十一月鄆州又奏黃河暴漲，漂溺四千餘戶。石敬瑭天福四年，博平（山東博平縣）黃河決口。六年，河決滑州，滑甯濮鄆等州大遭漂溺。兗州奏河水東流，闔七十里。石重貴開運元年，黃河泛溢，鄆州原武滎澤縣界河決。郭威（周太祖）廣順二年，諸州奏稱河渠到處泛溢。此外洛河漢水決口及平地水漲數尺等記載，也數見不鮮。這當然由於連年戰爭，水利不修。人工造成耕地面積縮小，農作產量減少，人民流離失所，山東富庶地區，變為貧瘠的災害。

（三）租稅的苛暴

唐末朱全忠據宣武鎮，租賦比別鎮較輕，因此人民略得安生，兵力也就強大，戰爭多獲勝利。他做皇帝以後，禁止額外差役，兩稅外不得妄有科派。朱全忠成就帝業，朱友貞（梁末帝）與李存勗連年苦戰，良民還不到流亡地步，原因就在輕賦一事。李存勗滅梁，用孔謙做租庸使，竭力掙括，民不聊生，存勗賜謙豐財贍軍功臣名號。大抵五代租稅，正供以外，附徵農器錢（每畝一文半）、繡錢（每畝五文）、正帛錢、鞋錢、地頭錢、蠶鹽錢、及諸色折科。附徵以外，又加徵程草每束一文，絹縵布綾羅每疋十二文，鞋每雙一文，現錢每貫七文。絲綿紬綾麻皮每十兩加耗半兩，糧食每石加耗二斗。加徵以外，省庫（中央庫）收納上列錢物時，又別徵現錢每貫二文，絲綿等每百兩加耗一兩，程草每二十束加耗一束。劉承祐（漢隱帝）時聚斂更暴，舊制田稅每斛加徵二斗，稱爲雀鼠耗，承祐又加二斗，稱爲省耗，舊制錢出入都用八十文爲陌，承祐改爲收入八十，支出七十七，稱爲省陌。郭威（周太祖）改定每

田十頃稅取牛皮一張，多餘牛皮聽民自用或買賣，但不得賣給鄰國。郭威以前，禁民私藏牛皮，悉數收歸國有。李嗣源時官給鹽價，石敬瑭時並鹽不給，劉知遠（漢高祖）更立民間私藏牛皮一寸處死刑的法律。郭威把牛皮均攤在田畝稅中，在當時算是極大的仁政。

上都還算是正式稅收。此外地方官吏隨意科派，各色名目，更難稽考。趙在禮做歸德節度使，宋州人民苦極，在禮去職，人民喜樂相告道，眼中拔釘，何等痛快。不久在禮復職，徵管內每人錢一千文，稱為拔釘錢。南唐國張崇守廬州，想各種方法刮錢，人民非常痛苦。後來張崇入朝，人民互相慶賀道，渠伊（他）也許不回來。不久崇回來，計口徵渠伊錢。第二次崇又入朝，人民不敢再說渠伊，彼此搯（摸）鬚相視微笑。崇回來，增科搯鬚錢。還有直接管理人民的縣官，五代輕視特甚。凡大官僚府佐最醜陋無用及昏老不堪驅使的人，才派充縣官。這些人貪求剝削，醜態萬狀，當時優伶打諢，多用縣官做玩笑材料。自然，縣官的可笑，就是人民的可悲。

（四）鹽法的嚴厲

中唐以來，鹽利佔歲入最重要部份。李嗣源說，「會計之重，鹹鹺居先，況彼兩池（安邑縣解縣兩池）實有厚利。」這就是五代制定鹽法的基本原則。

因為會計之重，鹹鹺居先，所以搜括方法，務求嚴密。官自煮自賣，立蠶鹽食鹽兩種名目。蠶（普邑。普澤）繭用的稱為蠶鹽，每年二月內一度俵散，依夏稅限納錢，每石三千文。石敬瑭時，官賣未鹽（海鹽）錢，每年得十七萬貫，他為增加收入，十七萬貫攤派給民戶，依戶大小分五等，一等每戶納錢一貫，五等二百文。民間用鹽，聽商人自由販運。這樣，鹽價降落了，每斤不過十文，較遠州縣每斤

不過二十文。官立鹽場沒有美利可圖，於是重徵鹽商，過路每斤抽稅七文，坐賣每斤抽稅十文，捐稅奇重，鹽商絕跡，官又得拾價出賣貴鹽。五等攤派的鹽錢，從此變成常賦，永不免除。

官賣必需依靠刑法，這種刑法自然是殘酷的。李存勗定法，人民私自刮釀煎鹽，不計斤兩多少，一概處死。不論食鹽蠶鹽，不許一斤一兩進城，藉免私鹽混入，侵奪官利。犯鹽禁一兩以上至一斤，買賣人各杖六十，遞增至十斤以上，不計多少，買賣人各杖脊二十處死刑。犯人家產莊田全數充公。所有搬運脚戶，經過店主如知情不報，與犯人同罪。沿途門關津口檢查職官及諸色關連人等依失察辦罪。石敬瑭以後，犯禁不論多少，一律處死。郭威時鄭州有民買官鹽過州城，門官指為私鹽，殺民受賞，民妻訟冤。郭威改定帶鹽入城五斤以上，煎私鹽一斤以上，重杖一頓打死。

因為兩池實有厚利，因而有顆鹽（池鹽，人工大）末鹽（海鹽，人工小）的衝突。末鹽煎造比顆鹽成本輕，可是安邑解縣兩池是中原統治者財賦的源泉，絕不容末鹽的侵入（當時許多海鹽產地屬敵國）。於是劃分賣鹽地界，嚴立禁條，顆末青白（青白二池在遼夏靈武縣）等鹽各有一定地界，犯禁私帶入別界，不論一斤一兩並處死刑。末鹽止許近海各州食用，極大多數州縣，強迫食用顆鹽。

（五）商業的阻滯

軍閥割據當然阻礙商業的發展，可是交易有無，在割據局面下，更顯出它的重要性。尤其是疆土狹小，本地不產鹽的國家，如果對外商業停止，就不能生存。所以五代商業雖不能像唐朝那樣全國通暢，但也還受割據者的重視，得在相當限度內活動。

例如吳國王楊行密遣楚國王馬殷弟馬寤歸楚國，隨行對寤說，勉為我促進兩國邦交，通商買賣有

無，就算報答我了。馬殷爲獎勵商品輸出，增加茶葉產量，鑄鐵錢，商賈出境不能用，盡購楚國土貨回去。物產豐富的吳越國，却與楚不同。吳越王錢弘佐想鑄鐵錢，錢弘僊提出理由反對。他說，鐵錢止能本國使用，不能流通到別國，這樣，商賈不行，百貨不通了。他又說，新錢（鐵錢）行用，舊錢（銅錢）一定都流入鄰國。惡幣驅逐良幣的規律，已被錢弘僊發見了。後蜀主孟知祥與董璋爭鹽利，璋令商人販東川鹽入西川出賣，知祥加重關稅，歲得錢七萬緡，商賈不敢再從東川販鹽。鳳翔節度使王景崇叛漢，遣使求蜀主允許通商互市。南平王高從誨與漢失和，北方商旅不來，南平境內貧困，不得已遣使入朝謝罪。

五代時商業，一面捐稅苛重，各種商貨都有通過稅，茶從湖南到開封洛陽，路上抽稅六七次以上，稅官私囊收入，一日抵得商賈幾個月的經營。商人繳納正稅和賄賂，無法謀利。一面朝廷屢下優待商旅，不得留難的詔令，說明商稅在國家收入中的重要。

統治中原的五代經濟，大體是這樣。

各個大小國家依政治軍事的特殊性，呈現不同的經濟狀況。一般說來，北方破壞劇烈，南方比較輕微，整個北方與整個南方對比，北方自然不及南方。五代末期，北方受柴榮統治，形成強大統一的勢力，與南方每個小國對比，北方却遠勝過南方。看五代殘缺不全的戶口記錄，可以證明這一點。

梁唐晉漢四朝戶數，舊史失載，周郭威廣順三年定縣邑等第，除赤縣（京師縣）畿縣（京師附近縣）次赤次畿外，其餘三千戶以上爲望縣，二千戶以上爲緊縣，一千戶以上爲上縣，五百戶以上爲中縣，不滿五百戶爲中下縣。戶部奏所管望縣六十四，緊縣七十，上縣一百二十四，中縣六十五，下縣九十七。

照數推算，當時州縣戶數不過五六十萬，再加西京河南府（唐朝河南府領縣二十）及東京開封府所屬十五縣，總戶數最多不過七八十萬。柴榮顯德六年檢得諸州租戶二百三十萬九千八百一十二。廣順三年到顯德六年，僅六七年，雖然加入江北十四州二十二萬六千五百七十四戶，雖然河南六十州逃戶隱戶多被檢出，也不容驟增一百萬戶。疑二百是一百的錯字。柴榮時有戶一百二十三十萬，似乎略近事實。

南方各國總戶數在二百萬以上，其中南唐最多，有戶六十五萬，楚最少，有戶九萬。南方每一個小國，都不及北方戶數那樣大。

五代工業中瓷器業印刷業確比唐朝進步。隋何稠用綠瓷造玻璃，稠以前當已有瓷器。唐朝南北諸州，多設窯燒製。陸羽茶經評瓷器，說越窯最上，洪窯最下，開元時南方州郡貢輕貨，豫章郡（洪）貢瓷器。陸羽生在開元後，也許越窯技術，羽時已超過洪窯。五代時越窯造祕色瓷進貢，臣民家不得使用。北方有柴窯，青如天，明如鏡，薄如紙，聲如磬，相傳柴榮時造。民間瓷器應用尤廣，唐朝和五代屢禁銅器，柴榮連佛像都銷毀了，瓷器代銅器盛行，是工業上一大進步。

唐末吳蜀兩地雕印雜書流行，字跡漫漶，不可盡辨。李嗣源長興三年，依宰相馮道議，令國子監校定九經，召集雕字匠人，刻板印賣。郭威廣順三年九經板刻成，共一百三十冊。劉承祐乾祐元年國子監奏稱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四經未有印板，請准雕造。劉知遠遣國子祭酒田敏到南平國，送高從誨印本五經（周易尚書毛詩禮記左傳）一部。五經刻成費十六年，四經刻成費六年。後蜀孟昶廣政十六年，鑄印九經及文選（文選是進士科必讀書，所謂文選爛，秀才半）。

印板工業先從吳蜀民間開始，印書多是陰陽雜記（談迷信）占夢（談夢吉凶）相宅（談住宅吉凶）

九宮五緯（談星命）字書小學（兒童讀本），絕不印經典。經典文選是統治階級的必需品，對民衆是無用的。這裏顯示着兩個階級需要的不同，同時也顯示民衆在迷信昏惑中生活着。

第二節 統治中原的五個朝代

梁九〇七年——九二三年 唐九二三年——九三六年

晉九三六年——九四七年 漢九四七年——九五〇年

周九五一年——九六〇年

（一）梁朝

從唐李濯咸通元年（八六〇）到梁朱全忠開平元年（九〇七），在這四十八年中間，軍閥混戰給與人民極端痛苦的災害。單舉些吃人的例證，可以想見當時社會破壞到什麼程度。秦宗權據蔡州（河南汝南縣），四出侵掠，行軍止帶鹽屍充食糧，屠殺焚蕩，中原地區，一望千里，不見人烟。楊行密圍廣陵，城中官兵捉人賣給肉店，與羊豕同受屠宰。楊行密圍宣州，城中人相食。孫儒焚毀揚州城，殺老弱人當軍糧。李克用大破王鐸軍，斬首萬餘級，取屍體製成肉乾。朱全忠圍鳳翔，城中人肉價比狗肉賤。劉守光攻滄州，城中乏食，軍士食人，百姓食土，驢馬相遇互食鬚尾，人在路上走，多被軍士虜去屠宰。吃人算是平常事，人民身上的瘦肉，到必要時，也成了軍閥剝削的對象。

在這個長期大混戰中，最兇悍最險詐的朱全忠終於勝利了。全忠本名溫，碭山縣（江蘇碭山縣）人，父朱誠是鄉塾教師，家極貧。誠死，溫隨母到蕭縣劉崇家當僱工，因無賴懶惰，常被劉崇撻辱。

黃巢起義，溫投巢軍當隊長，積功至同州防禦使。黃巢勢衰，溫叛變降唐，擊巢甚力，賜名全忠，得宣武軍節度使官號。全忠不僅勇猛善戰，而且善於玩弄冷酷無情的陰謀。他被黃巢軍困厄，求李克用援救，黃巢敗退，招克用入城宴會，誘使大醉，伏兵襲擊，克用幾乎被殺。秦宗權來攻，全忠求朱宣朱瑾援救，大敗宗權。全忠感謝二朱，尊朱宣爲長兄。暗使部下詐投宣，藉口宣招誘宣武軍兵士，攻滅二朱。他一貫依靠陰謀，血戰三十年，奪取朱宣朱瑾王師範的山東，秦宗權的蔡州，時溥的徐州，趙匡凝的荆南，又打败了太原的李克用，鳳翔的李茂貞，招降了魏博的羅紹威，幽州的劉仁恭，成爲最大的軍閥。開平元年自立爲皇帝，改名朱晃，建都開封（東京）、洛陽（西京），有地七十八州。

朱晃做皇帝六年，屢被李存勗戰敗，痛哭道：『我死，兒子們不是李存勗的敵手，我沒有葬身地了。』晃又專事姦淫，兒媳婦都得照例侍寢，次子朱友珪大罵老賊碎屍萬段，刺殺晃。第三子朱友貞殺友珪。友貞（末帝）在位十一年，與李存勗對壘河上，連年苦戰，存勗襲破開封，梁亡。

（二）唐朝

李克用據太原，怨朱全忠，連年戰爭。克用死，子存勗立。同光元年，存勗稱帝滅梁。建都洛陽，有地一百二十三州。

李存勗滅幽州劉守光，梁朱友貞，蜀王衍，屢敗北方強敵契丹，威震四鄰。他志滿心驕，模倣唐朝皇帝的慣例，重用宦官伶人。宦官教他採擇民間美女，不下三千人，又教他大造宮室，每天用工匠萬人。租庸使孔謙替他重斂急徵，庫藏充盈，人民餓死滿路，連親軍也缺乏糧食。功臣軍士，怨恨思亂。李嗣源天成元年，魏博兵變，佔據鄆城。存勗令嗣源率親軍攻鄆，親軍叛變，擁嗣源與鄆兵合，攻取開

封。存勗親率兵出戰，兵又變，殺存勗。

李嗣源（明宗）是李克用的養子，本名暹，字德烈。李存勗時，立戰功最多，官至蕃漢內外馬步軍總管。嗣源稱帝八年，經常誦田家詩「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下瘡，剜却心頭肉」（唐末進士聶夷中作。詩意是說農家蠶穀還沒成熟，先借高利貸活命，蠶穀成熟，出賣止夠還債）。對人民比較愛護些。他廢除李存勗的苛斂法，回復朱梁的賦稅制度，中原人民暫時獲得休息。

李嗣源死，兒子李從厚養子李從珂互爭帝位，女塔河東節度使石敬瑭暗伺機會，也想奪取。從珂殺從厚自立。石敬瑭向契丹稱臣稱兒求援兵，許滅從珂後，割讓幽雲十六州，歲貢帛三十萬匹。契丹主耶律德光入雁門關，助敬瑭大敗唐兵。四十五歲的石敬瑭拜三十四歲的耶律德光做父親，契丹封他做兒皇帝，國號晉。

石敬瑭叛變，從河遣趙德鈞趙延壽父子率兵攻敬瑭。二趙早蓄異心，想乘亂取中原。擁兵不戰，密請德光立自己做皇帝，約與契丹稱兄弟國，德光不許。石敬瑭跟從耶律德光至潞州（山西長治縣），二趙出城迎降，德光囚二趙送契丹。德光母蕭太后問趙德鈞，你為什麼舉兵往太原？德鈞答，奉唐主命令。太后指天道，你從我兒求作天子，還敢說謊，像你這樣賣主貪利的小人，還有面目活着。德鈞憂懼病死。

石敬瑭進攻洛陽，李從珂登樓燒死，唐亡。

（三）晉朝

石敬瑭（高祖）西夷人，父名臬摸鷄，為李克用部屬，官至洛州刺史。敬瑭善戰，娶李嗣源女為

妻，益得嗣源寵任。他求得契丹的援助，奪取帝位，割讓幽（北平）薊（河北薊縣）瀛（河北河間縣）莫（河北任邱縣北）涿（河北涿縣）檀（河北密雲縣）順（河北順義縣）新（察哈爾涿鹿縣）媯（察哈爾懷來縣）儒（察哈爾延慶縣）武（察哈爾宣化縣）蔚（察哈爾蔚縣）雲（山西大同縣）應（山西應縣）寰（山西朔縣東）朔（山西朔縣）十六州給契丹。從此河北無險可守，後來塞外新興種族（金元）相繼佔領，建都燕京（北平），乘機南侵，中國受外禍四百餘年，到明朝才收回來。

敬瑭建都開封，有地一百九州。他稱帝七年，用重刑剝削百姓，去孝敬他的父皇皇帝。契丹驕慢，小不如意，就派人來責罵。敬瑭總是卑辭厚禮去謝罪，不敢違抗，連耶律德光也稱他孝順，免他稱臣，用家人禮止稱兒皇帝。他的臣下覺得恥辱太甚，成德節度使安重榮竟公然上書斥敬瑭父事契丹，謁中國民力向虜獻媚。敬瑭因重榮握重兵，只好忍氣挨罵。

石敬瑭死，姪石重貴（出帝）立。重貴採宰相景延廣議，對契丹稱孫不稱臣。耶律德光怒，趙延壽想代晉做中國皇帝，力勸契丹擊晉。景延廣捕契丹回國使（國際貿易機關，稱回國務）喬榮，殺契丹商人，沒收貨物，德光愈怒。晉平盧節度使楊光遠勸契丹入寇，說中國窮困，一舉可取。德光發山後（媯檀雲應）及盧龍（幽州）兵五萬人，命趙延壽率領入寇。契丹用中國將官率中國兵攻中國，德光鼓舞延壽道，如果成功，立你為帝。延壽大喜，出死力謀取中國。重貴起大軍拒戰，德光望見晉兵，對左右說，楊光遠報告晉兵餓死過半，看來還多着哩。兩國交戰，契丹兵敗退去。

契丹入寇，沿河鄉民自備兵械，團結成社，保衛地方，號鄉社兵（民兵），擊契丹奪回德州。十六州割讓後，人民多聚衆守險，不降契丹，這次戰爭中，在敵後攻擊城寨，立功甚大。這證明抵禦外患止

有人民的力量是偉大的，心理是純潔的。

晉朝君臣在戰爭中，却藉口抗戰，加強剝削。第一，朝廷遣括率使三十六人，每人賜劍一把，得隨意殺人。括率使帶領大批吏役，攜刑具刀杖闖入人家，小大驚慌，求死無地。官員因緣作弊，如河南府規定括錢二十萬緡，宰相景延廣企圖增括十七萬緡歸己，州縣官當然各括額外錢入私囊。第二，藩鎮借國難名義，也括民自肥。秦暉（兗州）節度使安審信令人民出錢修城樓，餘錢輸入私庫。括率使張仁愿到兗州，要括十萬緡，值審信不在，仁愿進庫，指取藏錢一囤，已足夠十萬的數目。當然，審信不會損失這一囤的，人民很快得給他補償。第三，朝廷藉口徵兵，強拉壯丁七萬餘人，號稱武定軍。軍官百端虐待士兵，農民破產失業，怨苦無聊，後來契丹攻入開封，武定軍全軍潰散。第四，朝廷主張一面抵抗，一面和平，兩次遣使臣見契丹主，請求投降，契丹主不許。第五，主和派得勢，用桑維翰作宰相，朝廷一貫希望和平，止求契丹承認他們的政權。契丹愚弄晉人，不和不戰，暫時退兵，讓中國人自相殘殺。石重貴圍青州楊光遠，城中食盡，人民大半餓死，契丹援兵不來，光遠窘急，遙拜契丹哀告道，皇帝皇帝，你害苦我了。兒子楊承勳等勸光遠投降，光遠道，人都說我有做皇帝的福命，且等契丹救兵來。

這是石重貴開運元年第一次戰爭。

契丹又起兵入寇，趙延壽攻祁州（河北安國縣），刺史沈斌守城。延壽誘斌道，我們是老朋友，投降保你富貴。沈斌罵道，你父子想做皇帝，禍國殃民，甘心當俘虜，還有臉引犬羊（契丹）來蹂躪祖國，不識羞恥，反有驕色，真不是人類。我弓斷箭盡，早拚一死。次日城陷，斌自殺。

契丹軍八萬餘騎至陽城（河北安國縣東南），晉將李守貞力鬥，大敗契丹軍。耶律德光收殘兵退幽州。桑維翰屢勸石重貴向契丹求和，重貴遣使奉表稱臣，卑辭謝罪。契丹要景延廣桑維翰親到並割獻鎮（河北正定縣）定（河北定縣）兩道土地。晉人因德光怒氣正盛，和議暫停。石重貴自以為戰勝契丹，天下無敵，驕侈益甚，河北大饑，民餓死無數，依舊強徵苛稅。

這是開運二年第二次戰爭。

契丹大舉入寇，石重貴命杜威為大帥，李守貞為副帥，起全國兵力禦敵。杜威遣密使見德光，要求重賞。德光道，趙延壽威望不高，怕不能服中國，杜威來降，當封威為帝。威大喜，伏兵劫諸將在降表上署名。諸將驚駭怕死，只好唯唯聽命，威令全軍到營外排陣，軍士以為將戰，踴躍聽命。杜威李守貞親到陣前，告軍士道，我們食盡計窮，止得別求生計。下令解甲繳械。軍士痛哭，聲動廣野。契丹主命趙延壽着赭色袍（皇帝服色）到晉營宣慰，杜威等跪馬前迎拜。契丹主又命杜威也着赭袍，讓二人都覺得有希望。

趙延壽想得帝位，教私黨契丹吏部尚書張礪試探德光說道，大遼（契丹國號）已得天下，中國將相應該用中國人，不可用北人及左右近習，如果政令失宜，人心不服，得了還是保不住的。德光不聽。延壽只好靜候機會。

德光命晉叛將張彥澤率騎兵二千攻開封，城中大擾，石重貴上降表，自稱孫男臣重貴，發昏該死，今與母李氏妻馮氏率全族人自縛待罪。李太后也上降表自稱新婦李氏妾叩頭請罪，晉大臣紛紛降服。監軍傅佐兒入城宣契丹主聖旨，重貴脫黃袍，換白衫，再拜受命。

張彥澤縱兵大殺掠，開封一空如洗。彥澤家中寶貨山積，自謂有功契丹，驕暴無狀，族帳都題赤心爲主四字。軍士擒人至前，彥澤不問情由，但瞪眼豎三個指頭，即時驅出斬頭或腰斬。

契丹主使人告重貴，孫兒不必憂愁，我總教你有吃飯的地方。重貴聽了略覺放心，上表謝恩。晉百官著素衣紗帽伏路側迎契丹主請罪。契丹主宣旨免罪，百官呼躍退下。契丹主入開封城，百姓驚慌奔走，他即時登城樓，使翻譯宣告道，我也是人，你們不要害怕，我要想法救你們。我本無心南來，是漢兵引我來的。降官們控告張彥澤搶他們的財產，契丹主也恨彥澤不讓自己來搶，下令斬首。屍體被仇家碎割吞食，家裏堆積的贓物全歸契丹主所有。

這是開運三年最後一次戰爭。

耶律德光改服中國衣冠，受百官朝拜擁護，登皇帝位，趙延壽怨德光背約，大失所望。退一步請當皇太子。德光道，我的兒子才是皇太子，趙延壽是我的兒子麼？杜威更沒面目見人，每出門，路旁人指着辱罵，只好裝不聽見。

德光縱胡騎四出搶掠，稱爲打草穀，開封周圍數百里，民間財物牲畜全被擄去。又遣使者數十人括京城及諸州錢帛，百官也不得免，降官們怨恨，才知道契丹可惡，想驅逐它出去。節度使刺史等官，多換契丹人，中國無賴投靠門下，教他們橫暴刻剝的方法，民不堪命。起義軍到處蜂起，大部數萬人，小部也不下千百人，攻陷州縣，殺掠官吏，德光害怕，對左右說，我不知道中國人這樣難治，趕快派中國節度使杜威李守貞一類人回鎮鎮壓，可是已經晚了。他自己託名避暑，虜晉官員數千人，宮女宦官數百人，滿載財寶回契丹。路過相州（河南安陽縣）屠殺極慘，積骸骨十餘萬具，全城止留七百人。經過城

邑，悉數殘破。德光對蕃漢衆官說，中國遭這樣大禍，都是趙延壽的罪過，轉身指張礪道，你也罪過不小。德光路上歎道，我犯了三個錯誤，應該不能立足中國。第一，不該派人到諸州括錢。第二，不該放縱上國人（契丹）出去打草穀。第三，不該扣留中國節度使，他們是有本領鎮壓百姓的。德光後悔無及，走到欒城（河北欒城縣）北殺胡林病死。

趙延壽見德光死，假稱奉遺命，留中國做皇帝。契丹新主兀欲怒，囚延壽回國。

（四）漢朝

正當耶律德光滅晉，自做中國皇帝的時候，晉河東節度使沙陀人劉知遠（高祖）與其他藩鎮同奉降表稱臣。德光在衆降臣中，獨允許他稱兒子，這是莫大的榮幸，一般人都覺得他夠皇帝資格了。知遠見契丹勢衰，據太原自稱皇帝。契丹退去，他率兵入開封，百官照例投降，擁護他的帝位。知遠改國號爲漢，有地一百六州。

知遠在位一年死，子劉承祐（隱帝）立。在位三年，大將郭威滅漢自立。

（五）周朝

郭威（太祖）篡漢，國號周，建都開封，在位三年死，養子柴榮（世宗）繼位。

柴榮是五代最英明的皇帝，他曾做茶商，往來京洛江陵間，他替郭威管家，籌措一家人費用，他親見州縣官貪污的罪惡，他懂得民間的痛苦，所以登位後，不像其他皇帝殘虐奢侈，專門害民。

柴榮在位六年，擊破北漢國主劉崇，奪取後蜀國隴西四州，南唐國淮南江北十四州，契丹國瀛莫二州，有地一百十八州。尤其是奪得江北淮南，在軍事上建立了統一中國的基礎。

在柴榮統治的六年中，政治上也有不少的革新，作為統一中國的準備。他嚴懲貪污官吏；裁減無用軍士；限止私度僧尼，廢寺院三萬餘所，銷佛像鑄銅錢；依唐元稹均田表意，製成均田圖，頒佈諸州；遣使官三十四人均定河南六十州租賦，連歷朝優待，免納租稅的曲阜孔家，也照平民納租，取消特權；整頓地方組織，歸并小鄉小村，每百戶為一團，團置首領三人，一戶為盜，全村受罰，一戶被盜，團長受罰，每遇盜劫，一村鳴鼓舉火，各村壯丁持械雲集。他又規定荒田開墾法，招徠逃戶歸鄉耕種，增加戶口不少。中原地區從晚唐以來，混亂一百年，柴榮時代開始顯示澄清的現象，趙匡胤繼承他的遺產，完成統一中國的事業。

第三節 環繞中原地區的十個國家

(一) 吳國(八九二年——九三七年)

楊行密佔有江西、安徽、湖北及江蘇等省的一部份，建都揚州，國號吳。他兩次擊敗朱全忠，不僅鞏固了自己的地位，而且南方諸國，有吳國做屏障，各得據地建立政權。所以吳國的興亡，有決定其他國家興亡的意義。

吳與吳越國邊疆鄰接，勢力相等，意圖吞并。行密做大錢索穿錢，稱為穿錢眼；錢鏐用大斧斬楊樹，稱為斫楊頭。行密發兵圍錢塘，錢鏐危急，遣子錢元璩入吳求和，行密嫁女兒給元璩，從此兩國和好，吳得專力守淮，吳越也得休息民力。

行密傳至次子楊潤，自稱皇帝，大權全被徐溫奪去。石敬瑭天福二年，徐知誥篡吳。吳亡。

(二) 南唐國(九三七年——九七五年)

吳權臣徐溫(私鹽販出身)的養子徐知誥繼徐溫執吳政，篡吳後，改姓名為李昇(晉弁)，國號唐。吳國舊制上等田每頃稅足陌現錢二貫一百文，中等田一貫八百文，下等田一貫五百文。如現錢不足，依市價折金銀。田租外，還有人口稅，計丁口徵現錢，知誥廢除人口稅，令農民直接繳納穀帛紬絹。當時市價絹每匹五百文，紬六百文，綿每兩十五文，知誥抬高絹價每匹一貫七百元，紬二貫四百文，綿四十文。這是獎勵農民耕織，抑止豪富放高利貸的有效辦法，不到十年，野無閑田，桑滿宅地，荒土盡闢，國力富強。昇在位七年，與吳越國訂約和好，不相侵犯，對中原也止守淮防禦，不想乘亂奪地。唐末殘破的江淮流域，又回復了過去的繁榮景象。

昇死，子李景立。契丹主滅晉，遣使來說李景道，當今中原無主，我要封你做中原皇帝。李景正色拒絕，教契丹使人回去。景滅楚閩兩國，有地三十餘州，在十國中最高為強大。柴榮親自率兵來攻，景戰敗，獻納江北十四州，劃江為界。景遷都洪州(江西南昌縣)，憂懼病死。子李煜繼立。煜是五代最大的文學家，善做詞(文學中一種體裁)，描寫他的淫侈生活。他有宮女名窈(音杏)娘，輕麗善舞，用帛纏足，織小灣曲像新月，著素襪在六尺高的金製蓮花上跳舞，飄飄然有水仙乘波的姿態，中國婦女纏足從此開始。南唐失去產鹽地區，降為中原的附屬國，李煜又昏亂不理政事。趙匡胤開寶八年，宋滅南唐。

(三) 吳越國(八九三年——九七八年)

錢鏐佔有浙江東西岸十三州土地，建都杭州，國號吳越。錢鏐時常回到故鄉臨安縣去遊玩，他的父

親錢寬聽說錢鏐來，總是逃走不見。鏐徒步尋寬，拜問緣故。寬說：我家世代種田，從沒有人做過官，你現在做十三州主，三面受敵，與人爭利，怕將來害我家，所以不忍見你。鏐哭拜受教。這也許就是錢鏐立國的宗旨，他對中原統治者，朝貢稱臣，不敢失禮，對鄰國也不很侵暴。他和他的子孫，止稱吳越國王，不敢大胆稱帝。他在杭州四十年，引用許多中原名士，如皮日休、羅隱、胡岳等人，對兩浙文化，很有影響。他修築錢塘江石隄（從六和塔到艮山門），鑿平浙江中妨礙行舟的巨石，推廣州城三十里，建築壯麗宮室，從此杭州成爲東南名勝地。他在領土內興修水利，造龍山浙江兩閘，阻遏海潮入河，又自嘉興松江沿海濱到太倉常熟江陰武進，凡一河一浦，都造堰閘，蓄洩有時，不畏旱潦。當時米價每石止值五十文，浙西農業顯然有很大的發展。在五代十國中，吳越是最安靜的地區。

錢鏐死，子錢元瓘孫錢弘佐相繼嗣位。弘佐時倉庫有十年的蓄積，免全國租稅三年。傳至錢俶，正當趙光義太平興國三年，上表獻納國土，吳越亡。吳越立國凡八十六年，亡國又不經戰爭，沒有軍事破壞，北宋時代，開封人稱「餘杭百事繁庶，地上天宮」，杭州已成全國著名的大都市。

（四）前蜀國（八九一年——九二五年）

王建佔有東西川四十餘州。梁篡唐，建自立爲皇帝，國號蜀，建都成都。蜀地富庶，建留心政事，人民粗得休息。建優禮中原士人，唐朝名家世族，多奔蜀避亂。蜀與南唐在當時是文化最高的國家，做詞的文人特別多。

建死，子王衍立。衍荒淫昏聩，喜歡踢球，四周設活動錦幃，一路踢去，從宮中踢到街市，他在錦幃中還不知道。他曾做詩道：有酒不醉是癡人，這就是他的人生觀。李存勖遣李嚴使蜀，嚴知成都人物

富盛，衍驕淫無能，勸存勗用兵。同光三年，存勗滅蜀。

(五) 後蜀國(九二五年——九六四年)

李存勗滅蜀，命孟知祥為西川節度使。李嗣源時，知祥并東川(節度使駐三台縣)殺節度使董璋。李嗣源死，知祥自立為皇帝。知祥死，子孟昶立。昶君臣務為奢侈，甚至溺壺也用珍寶裝飾。趙匡胤乾德三年，宋滅蜀。

(六) 南漢國(九〇五年——九七一年)

劉隱佔有兩廣六十餘州。唐末中原人士多避難廣東，唐朝名臣貶竄嶺外，子孫往往流寓不返，隱選擇賢能，引入幕府，倣照唐朝制度建立南海國，都廣州。隱死，弟襲(音儼)立，自稱皇帝，國號漢。襲性慘酷，每見殺人，喜不自勝，頤(兩頰)動涎流，作食肉形狀。他的子孫都是暴君，趙匡胤開寶四年，宋滅南漢。

(七) 楚國(八九六年——九五一年)

馬殷佔有湖南十五州，建都長沙，稱楚王。殷死，諸子爭位，互相殺奪。郭威廣順元年，南唐李景遣大將邊鎬攻破楚國，發馬氏倉米賑濟饑民，楚人大悅。馬氏族人重賂邊鎬，希望留居長沙，邊鎬笑道：我唐國同你馬家，做了六十年仇敵，但也不想滅你們的國，現在你們兄弟自相殘殺，困窮來降，我不能再放縱你們。馬氏族被遷到金陵(南京)。楚亡。

(八) 閩國(八九三年——九四五年)

王潮佔有福建七州。死後弟王審知繼位。審知生活節儉，減輕賦稅，招納中原名士，建立學校教習

人讀書，開闢海港，獎勵海外貿易。審知治閩二十八年，文化經濟都落後的福建，開始發展起來。審知死後，子王延鈞立，自稱皇帝，國號閩，建都福州。延鈞淫暴，子孫爭位互殺，石重貴開運三年，南唐李昇滅閩。

(九) 南平國(九〇七年——九六三年)

朱全忠滅荆南趙匡凝，命高季興為荆南節度使。李存勗封季興為南平王，有地三州。季興死，子高從誨立。荆南地狹民貧，是十國中最弱的一國。五代時吳和南唐與中原統治者對立，封鎖江淮大路，南方諸國進貢中原，或走海道，或走江陵，江陵成為內地南北交通的中樞。北方商人買茶，也必須到江陵，在五代它是最大的茶市。南平國沒有獨立的經濟基礎，所以從誨對南北稱帝各國，都奉表稱臣，企圖得些賞賜，有時還搶劫些過路貢品，補助本國的費用。各國笑從誨是賴子(無賴)，正因為它是不能自給的國家。

(十) 北漢國(九五一年——九七九年)

劉知遠命兄弟劉崇做太原留守，郭威篡漢，崇據河東十州稱帝，國號漢。崇遣使求契丹援助，契丹主兀欲要崇稱兒子，崇止願當姪子。兀欲急望中國內戰，讓步做了叔父，屢出兵助崇攻周。柴榮大破劉崇軍，圍太原，崇憂懼病死。子劉承鈞奉表見契丹主述律，自稱兒子，述律允許承鈞嗣位。承鈞不能像劉崇對契丹那樣孝敬，契丹停止援助，可是每歲進貢仍不能免，北漢國愈益貧困。趙光義太平興國四年，宋滅北漢。

正當中原混戰大破壞的時候，南方諸國戰爭稀少，一般處在和平狀態中，人口增加，文化和經濟都

向上發展。尤其是南唐吳越兩國，佔領長江中下游，戰爭最少，人民得從事開發，造成全中國最富庶的地區。唐朝軍政費用，極大部份取給江淮財賦，到五代時却獲得七八十年的休息。雖然這些休息是極有限度的，統治者一樣剝削農民，奢侈浪費，可是比較唐朝到底減輕了不少。唐末農民大起義，從唐朝奪來江淮吳越，同時轉被軍閥奪去，農民所得，止是這幾年最低限度的休息。

中國在柴榮統治下，國力超過五代任何一個朝代。柴榮奪取江北十四州，南方諸國的屏藩摧毀了，趙匡胤和平繼承柴榮的遺業，國力更向上升。南方諸國統治者，全是些淫昏腐朽人，都不是趙匡胤的敵手，諸國又互相猜忌，不知協力抵禦，這樣，割據稱雄的十國，逐漸被宋朝吞滅。

十國以外，還有些小割據者，在五代中陸續消滅。止有夏州的李仁福，子孫相傳到宋朝，成為西北方強大的西夏國。

簡短的結論

唐末農民大起義，雖然摧毀了唐朝的舊統治，可是軍閥們却代替唐朝的地位，建立許多新政權，一致進行對起義軍的鎮壓。他們彼此間又進行着兼并性的混戰，結果中國分割成十幾個獨立國家。這就是五代十國時代。

佔據中原地區的軍閥，土地人口都比別國多，政治上習慣上被認為正統皇帝。五十年中換了梁唐晉漢周五個朝代。幾乎每年都起戰爭。

南方成立蜀（王氏孟氏），吳（楊氏），南唐（李氏），吳越（錢氏），楚（馬氏），南漢（劉

氏)，閩（王氏），南平（高氏）等國。這些國家的統治者間戰爭稀少，大體在和平狀態中過着奢侈的生活。

南方廣大地區，初唐時代，經濟已經普遍發展起來，中唐以後，成為朝廷費用主要的來源，南方諸國的割據，對人民有減輕負擔發展生產的意義。從此南方富庶，北方貧苦的局面確定了。

石敬瑭割幽雲十六州給契丹，河北平原，無險可守，此後金據中原，元滅中國，四百餘年嚴重的外患，這是一個起源。

柴榮奪得南唐的淮南江北，南方諸國失去屏障，北宋初年，陸續消滅，中國除十六州外，又成統一的國家。

第四章 封建經濟復興時代——北宋

(九六〇年——一二二七年)

第一節 北宋的政治制度

柴榮募全國壯士，選擇武藝尤強的充禁軍，稱為殿前諸班，命大將趙匡胤統率，官號殿前都點檢。顯德六年六月（九五九）柴榮死，子宗訓（周恭帝，年七歲）繼位。第二年，周君臣正在朝賀元旦，忽然鎮定兩州來了一個北漢契丹合兵南下的急報，朝廷沒有考察虛實，即刻派趙匡胤率領禁軍出去抵禦。匡胤早有野心，與禁軍將領石守信等結拜兄弟，號稱十兄弟，軍行到陳橋驛（開封北），石守信等擁匡胤做皇帝。匡胤回軍開封，篡周自立，國號宋。原來鎮定急報是假的，也許就是匡胤佈置的陰謀。

趙匡胤（宋太祖）來回五天功夫，獲得帝位，他知道自己成功太容易了，所以登位以後，專力鞏固中央政權，一切設施，都含着對內嚴防的性質。這是他和他的後代堅執不變的國策，因而宋朝內政最腐朽，外患最強烈，成為歷史上怯弱可恥的一個朝代。

(一) 兵制

趙匡胤登位的第二年，定計解除石守信等兵權，某次他召守信等酣飲，乘醉說道，「人都願意富貴，無非想多積金錢，縱情享受。你們為什麼不辭去軍職，選繁華地區做節度使，買上等田宅，廣置產業

業，多畜歌兒舞女，飲酒歡樂，君臣間兩不猜疑，永保富貴，不很好麼？」石守信等止得叩頭從命，交出兵權，做有名無實的節度使去。

趙匡胤取得全部兵權，建立新兵制，分全國軍隊爲禁兵、廂兵、鄉兵、藩兵四種。禁兵是皇帝的衛士，挑選琵琶腿（大腿粗壯），車輪身（肩寬腰細），高度適中（五尺五寸至五尺八寸），體力強健的軍民，充當禁軍，犒賞特別優厚。禁兵駐守京城，輪流到外州縣就食，號稱就糧軍。邊防要地，派禁兵鎮守，各鎮守兵每年移動防地，浪費時間精力在道路上，名義是「習勤苦，均勞逸」，實際是要兵沒有固定的將，將沒有熟悉的兵，不容易聯合叛變。廂兵是各州守軍，止供官廳役使，從不訓練武藝。鄉兵是點抽壯丁充當地方守軍，藩兵是招募歸順部落充當邊境守軍。鄉兵藩兵不常有，廂兵不訓練，全國武力止有禁兵一種。

募兵的來源是無賴、罪犯、飢民、營伍子弟。黥面吃糧，驕情無用，人民憎惡軍士，稱爲赤老（軍籍稱赤籍）。募兵以外，朝廷時常藉口防邊，下令籍民爲兵（抽壯丁），或三丁抽一，或兩丁抽一，五丁抽二，官吏到鄉間按戶搜索，照梅堯臣田家詩汝墳貧女詩所說，連老翁小孩，也拉去黥面當兵，留下婦女跛盲殘疾人，不能耕作，造成田地荒蕪，人民餓死的慘災。

據舊史記載，北宋兵額，趙匡胤有兵三十七萬八千，內禁軍十九萬三千；趙光義（太宗）有兵六十六萬六千，內禁軍三十五萬八千；趙恆（真宗）有兵九十一萬二千，內禁軍四十三萬二千；趙禎（仁宗）有兵一百二十五萬九千，內禁軍八十二萬六千。從趙匡胤到趙禎七八十年間，兵額增加三倍強，禁軍對總兵額從百分之五十，增加到百分之六十六。中央政權顯然更趨鞏固，同時也就更趨腐敗與空虛。

這樣龐大的軍隊，坐費衣食，農作廢弛，當時已有「將驕兵惰，空耗賦稅，竭天下之財，養無用之兵，兵愈多而國勢愈弱」的定論。軍官出錢收買人頭，報功受賞，或用茶葉向敵國（西夏）購買人頭，算作戰功？已成軍中公開的成例，朝廷並不禁止。趙恆時四川夷人常來寇掠，邊將不敢出戰，送給夷會米券一張，約定世世憑券領米，停止侵犯。別部酋長效尤騷擾，照例獲得米券。酋長們爭券數多少，見邊將自陳某酋長止殺若干人，領得一券，我殺兵民比他多幾倍，理該多給幾券。邊將不得已，按照酋長們凶暴程度發給米券，到趙頊（神宗）時前後凡發四百餘券。強迫人民出來獎勵夷人來殺掠，止有極端腐敗的軍隊才能這樣做。

趙頊用王安石做宰相，行保甲法，想漸廢募兵制，改用民兵。趙煦（哲宗）以後，募兵民兵都成空名，巨大兵餉，供文武官員分肥中飽。金兵南侵，如入無人境地，朝廷下哀痛激切的詔書，促四方文武官起兵勤王，可是無兵可用，偶有些烏合隊伍，在怯懦貪鄙的軍官統率下，援河北就在河北潰散，援京師就在京師潰散，趙佶（徽宗）趙桓（欽宗）父子屈膝降金，中原不戰淪亡。這就是趙匡胤養兵防內的效果。

（二）官制

宋官制全部承襲唐和五代，有臺省寺監院部等名號。這些官並不管事，止依品級領受祿俸。此外又有階有助有爵，也都是領受祿俸的一種名義。實際管事的稱為職或差遣。中央最高職員有三：宰相居中書省（後稱尚書省），管理政務，正相稱同平章事，副相稱參知政事；樞密使居樞密院；管理軍務，與宰相分主文武，並稱二府；三司使（鹽鐵度支戶部）管理財政，地位比二府低一等，號稱計相或計省。

外官依唐制有節度使防禦使團練使刺史觀察使節度留後大都督等名號，都不管事。實際管理地方軍民的官員，算是朝廷臨時差遣。全國分十五路（後增至二十六路），每路設經略安撫使（重要地區加經略名號，通常止稱安撫）。路下分府州軍監，長官稱判某府（州軍監）或稱知某府（州軍監）事，副職稱通判。最低級地方官稱知縣。安撫使下每路有轉運使管財政，提點刑獄管刑法，提舉常平茶鹽管倉穀茶鹽，其中轉運使職權最廣，幾乎無事不管。

以上是極簡單的敘述，這一架官僚機關的重疊龐大，大致也就約略可見。它保存唐五代留下的無數官位，又設置事實上必需的職和差遣，可是恩蔭出身的任子，科舉出身的進士，逐年增加，官職固然多，做官的人數更多，因而有一官五六人共做的怪象，趙佶時每一州郡添差歸明官（降人做官）百餘員，通判鈐轄多至十餘員。真是重疊又重疊，龐大又龐大。

做官必食俸祿，俸祿的種類有官俸（最高月俸四百千，另給綾絹羅綿各有差），有祿粟（最高額每月一百石），有職錢（最高額每月一百千），有公用錢（最高額每年二萬貫），有職田（最高額四十頃），有茶湯錢（無職田處給茶湯錢），有給券（文武官出差路費），有厨料（有些官每日給酒五升至一升，有些官加給茶米麵及羊肉），有薪炭諸物（最高額每月給薪一千二百束，炭每月二百秤，鹽每月七石，餵馬芻粟二十四），有傭人（僕役）衣糧（大官用僕役最高額一百人。每人糧每斗折錢三十文，衣料紬絹每匹一貫，布每匹三百五十文，綿每兩四十文）。不論官職大小，止要身入仕途，錢米雜物以及僕馬費用，都得按時支取，一生豐衣足食，享受不盡（最廉潔的名臣范仲淹，做參知政事時，出恩例（例賞）俸賜買蘇州近郊上等田一千畝，贍養同族人，號范氏義莊。其他官員田產廣大可知）。

官員們領受俸祿，並不能滿足他們的慾望，因此貪污成爲極普遍的現象。有官缺出，部吏公然評價發賣。長官們自己也買過缺，不便禁阻，連趙光義也主張弊竇像鼠穴，不須堵塞，止要不妨害官利，一切可以不問。大小官員公開討論某處有職田，某處供給豐厚，想法尋求好處去做。神泉縣（四川安縣）知縣張某到任，標榜廉潔政治，某日張貼告示說，某月某日是本官生辰，諸色人等不得獻送禮物。衆吏到時各獻財帛，知縣表示感謝，悉數收下，並說，某月某日是夫人生辰，你們切莫再獻。衆吏到時獻財帛，知縣又悉數收下。全國吏人例不給祿食，准他們收受賄賂，往往致富。趙頊熙寧三年始制吏祿，單是京師諸司，每歲支吏祿錢三千八百三十四貫，逐年增加，至熙寧八年，每歲支三十七萬一千五百三十三貫，受賄依然如故。官吏各式各樣貪賊，不會有什麼危險，因爲宋朝定制，對待官員非常寬厚，無論如何不法（反叛除外），極少處死刑和籍沒財產（趙匡胤立誓約，誓不殺大臣）。內官有罪失職，或貶出做外官，或提舉宮觀（管理供奉神仙的道宮道觀），罪大惡極的也止竄惡遠軍州安置，趙頊因對西夏用兵失利，御筆親批令斬一轉運使。被蔡確攔阻，又改令刺面竄遠惡處，又被章惇攔阻。趙頊歎道，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官員們互相庇護，無所畏懼，樂得縱情貪污，享受聲色。例如中書舍人劉放，好色不倦，晚年得惡疾，鬚眉脫落，鼻梁斷壞，穢苦不可言。又某官年六十餘，鬚髮斑白，置幼妾數人。他教妻妾鑷鬚，妻鑷黑鬚，妾鑷白鬚，不久黑白俱空。大抵官員們多需要房中術，道士遊客，向大官獻秘方，有效時往往獲得重賞。

官員的利益既是這樣優厚，謀官和做官的方法，自然也特別講求。饒州朱文錫因中神童科得官，鄉里欣喜，小兒五六歲，蠶竹籃中，高懸樹上，聘教師授五經，每教一經，酬教師錢若干，晝夜不休，小兒

多病死，學做神童的還是很多。軍官彭孫替太尉李憲（宦官）洗足，贊美道：太尉的脚真香啊！李憲舉足踏彭孫頭頂道：奴才未免太諂了。彭孫得寵在許州造大宅，私招逃軍三百人充奴役，無惡不作。這是爲了謀官不愛子孫不要顏面的例證。趙恆時宰相王旦，號稱局量寬大從不發怒。某次子弟們告訴厨子偷肉。且問你們規定食肉多少。答，每天例肉一斤，可是止得半斤。且道，此後每天給肉一斤半，讓厨子得半斤。他對任何政事都避免招怨，當時稱爲著名賢相。趙煦時宰相呂公著口不談是非。某次甲乙二客見公著，甲客說，某人家規欠好，公著不答。客慚愧告退。乙客說，相公度量太，剛才甲客說人壞話，實在可惡。公著又不答。乙客慚愧告退。公著歸內宅，子弟請問甲乙兩人是非，公著仍不答。章得象的做官法，是默默無所作爲，遇排擠堅不引退，終於做到正宰相。王珪的做官法是上殿進呈公文說取聖旨，皇帝批示後，說領聖旨，下來諭衆官，說已得聖旨。官員們稱珪爲三旨相公。田元均做三司使，權貴家子弟親戚請託營求，元均每和顏強笑，好言應酬。他對人說，我做三司使幾年，整天強笑，直笑得面似靴皮（皺紋）。宋朝用人，最重老成穩健，遇事鎮靜，止求維持現狀，惟恐改革生事。何朝宗年十八應進士試，趙匡胤說，此人還沒有髭鬚，欠老成，且讓回家讀書。趙恆有意用寇準做相，却嫌他年紀輕些。寇準趕快吃藥，鬚髮全白，果然拜相。暮氣沉沉，是宋朝政治的特色，像范仲淹，歐陽修，王安石那樣想改革舊習，就被滿朝攻擊誣陷，不願逐出朝，決不甘休。

朝廷大開仕途，盡可能讓人有獲得官職的機會。已經做官的照例得蔭子孫親屬及有關係人（如門下客醫生）入仕。這種恩蔭制度，意在維持舊門閥，騎着竹馬玩的小孩，往往已經得官受俸。一個大官，可以蔭數十人。別一仕途是科舉。官員人數陸續增加，趙恆時官一萬員，趙禎時官二萬員，趙頊時官二

萬四千員。此後逐代增加，趙倍時也許又增加一倍。北宋土地比漢唐小，官數却超過遠甚。

這樣多的官員，主要工作是什麼？趙頊改定官制，尚書省（宰相府）分二十四曹（科），繁簡相異。當時通行着一個諺語道，「吏勳封考（吏部管官吏升調），筆頭不倒（忙）；戶度金庫（戶部管財政），日夜窮忙（富忙）；禮祠主膳（禮部管祭祀典禮），不識判祝（無事可判）；兵職駕庫（兵部管軍務），典了襖（音撥，窮人衣）褲；刑都比門（刑部管刑法），總是冤魂（貪賊枉法）；工屯虞水（工部管工程水利），白日見鬼。」可知所謂政務，無非做官聚斂刑罰三件大事。

皇帝養活大量文武官員，爲的擁護自己的政權，可是他對他們並不放心，另養一種稱爲御史官員，專做監察工作，尋找官員們的過誤。准許御史據風聞（無實證）彈人，又限定御史到任一百天內必需奏事，否則罷黜做外官或罰錢充公，稱爲辱臺（御史臺）錢。每月必需奏事一次，稱爲月課。王平做御史將滿百日，還沒有上奏彈人，同僚私議王端公（御史別號）等機會說話，一定關係什麼大政事。果然王平上了一個奏章，是彈劾御膳中發現短髮，厨官應該辦罪。大家都笑他不彈大官彈小官。官員們畏懼御史，有「寧逢惡友，莫逢故人」（指御史），「故人相逢，不吉則凶」（凶多吉少）的諺語。略有良心的人，不肯做這個官。趙頊命余某做御史，余某不肯，人問緣故。余某說，做御史壞心術。因爲做了御史，一定要彈人，生人無法說他壞，只好把相識人逐個思量。找別人的過失，充自己月課的材料，不是壞心術是什麼。

金兵攻入開封，大捕宋宗室。宋官不遺餘力替金人奔走搜索，嬰兒婦女，都不得免。趙倍的幼子趙寔，匿民間已近五十日，忽被宋官發見，捕送金營。官員受朝廷優厚待遇，一朝權勢變動，反而陷害如

有深仇，人民平日飽受統治階級的壓迫，却藏匿宗室多至七百人。

(三) 科舉

官員的來源是任子和科舉。進士科在各科中最佔重要地位。因為進士出身，容易致身達顯，錄取名額也比唐朝寬幾十倍。唐進士及第每次不過二三十人，宋分進士為三等，一等稱及第，二等稱賜進士出身，三等稱賜同進士出身，錄取總數通常七八百人（應試人通常一萬以上至二萬人）。正式考試以外，還有特奏的制度：進士應考五次（後改六次），年過五十，諸科應考六次（後改九次），年過六十，得特奏求恩，經過皇帝親試（殿試）的形式，賜出身資格，就有小官做。這樣，士人為求一官，甘心消磨一生在場屋中。而且唐朝科舉，被士族把持，寒門極難得第，宋朝改用糊名（彌封）謄錄（卷子由別人代寫，試官不能認筆跡）等法，止要文章合格，任何家世的人都能錄取，更覺前途有望，不死不休。因此宋朝科舉制度，收效確比唐朝大，方法也比唐朝精，從宋到清一千年，這種制度大體沿用不變。

朝廷取士，務求寬泛，可是取舍標準，却很苛刻。趙光義親試進士，每賜最先繳卷人第一名及第。孫何、李庶幾同有文名，庶幾敏捷，孫何遲鈍，御史奏稱李庶幾曾在餅店與人賭作賦快慢，人品輕薄。庶幾最先繳卷，光義大怒吐出，擢孫何做狀元。趙恆時有應試人名林虎，趙恆說，此人姓林名虎，一定好怪立異，教他回去罷。趙信時又有人自稱林虎，趙信嫌他好怪，御筆虎上添竹。這是不見字典的新字，林虎無法，只好改稱林篋。不許好怪立異，必需埋頭詩賦，諸事無知（歐陽修充試官時，有一考生問堯舜是什麼典故，又有書生不知歐陽修是那一朝人），這就是科舉取舍的格式。

(四) 學校

統治者爲要用一定的學術思想（儒經）來教育士人，不得不設立學校，同時生徒羣衆，批評朝政，又深覺可厭。三國以來，止有初唐曾大規模設立學校，其餘各朝所謂學校，都若有若無，名存實亡。北宋學制承襲前朝舊制，中央設國子監，收七品以上京朝官子孫入學，又有太學，收八品官以下子弟及平民入學。這兩個學校，僅設學官，並無聽講學生。入學限制也是虛文，生員捐光監錢二千餘緡，即得監生名義，作爲科舉應試的資格。趙頊從宰相王安石議，頒佈學令，大學置八十齋，每齋容三十人。學生名額，外舍生（低年級）二千人，內舍生三百人，上舍生一百人，總二千四百人。外舍生經月考年考，得升內舍，又經考試，得升上舍。上舍生考列優等，得直接做官，中等得免禮部試（省試）直接應殿試，下等免解（地方試）直接應禮部試，王安石想培養新政人才，定出這樣優異的待遇，學生有官可得，爭着入學聽講，太學確像一個學校了。舊學官多數反對新政，被御史彈劾，王安石怒，逐舊學官，改用自己親信人去講書（安石自註的經書）。學生虞蕃告發學官受賄，考試不公，又引起一場大獄。此後學規更嚴，條文多至四百一十條，嚴禁謗毀朝政，並禁止學生謁見教師，免有請託議政等弊端。

北宋末年，太學生陳東屢率學生及軍民（最後一次多至數萬人）集朝門請殺蔡京、童貫等六賊，反對割讓河北三鎮（太原縣、定縣、河間縣）向金人求和，強迫朝廷召用主戰派首領李綱、种師道，堅守開封，聲勢盛大，給滿朝昏君奸臣嚴正的教訓。後來金兵撤退，朝廷想捕陳東等人入獄，却怕激起衆怒，賜東官職，東又力辭不受，接連上書請殺六賊，奸臣們恨極，正在設法迫害，金兵又來，開封失陷。學生干政，朝廷決不允許，陳東終於被趙構（南宋高宗）斬首。

州縣學校，趙頊以前，也止存有虛名。州縣官藉口興學，搜斂民財，富家子弟爲免本身徭役，出錢

數百緡，買得名額，算作學生。朝廷防止士人謀亂，嚴禁本地學校收留非本地人入學。所謂州縣學校，實際並不存在。趙瑣令州縣學用三舍法試士，趙佶怕學生羣衆，罷州縣學三舍法。

除了中央地方官立學校，民間還有私立的書院。北宋初有廬山白鹿洞書院，衡州石鼓書院，應天府（商邱縣）書院，潭州嶽麓書院，稱爲四大書院，聚徒講授，目的自然爲了科舉。湖州學教授胡瑗有學生數百人，分設經義治事兩齋，講求實學，不專重詞賦。他這種教授法，不合學生應舉求官的需要，雖然曾被朝廷採用，在太學試驗，到底謗議紛紛，不能通行。

無論國子監太學州縣學書院的學生，他們讀書聽講，唯一希望止在得官，得官必需經過科舉，所以學校和書院，僅僅是應科舉的一種預備。

以上列舉北宋幾個重要政治制度，說明北宋的統一，完全依靠分裂的統治政策。第一，兵與將分裂，兵不識將，將不知兵。第二，官與職分裂，官不一定有職，職不一定常任。第三，科舉專取文辭，使言語與行爲分裂，朱熹（南宋人）說，今時（北宋也是一樣）秀才，教他說廉，直是會說廉，教他說義，直是會說義，及到做來，只是不廉不義。第四，學生與學校分裂，學生不入學，學校是空名，後來行三舍法，學生與教師分裂，禁止教師學生會見談論。依靠分裂政策的統一，遭遇外力壓迫，統一即時解體，不戰亡國，就是分裂政策的結果。

第二節 北宋的外患

宋朝專力防內，對外族一貫採取忍辱求和政策。初期受契丹侵侮，中期受西夏侵侮，最後金國突

起，長驅直入，宋朝求和不成，君臣束手無策，甘心投降。忍辱求和就是甘心投降的初步，專力防內就是對外屈服的原因，這個明顯事理，極確切的表現在宋朝外患史上。

(一) 契丹(遼。九一六年——一二五年)

契丹本是東胡種，世居遼河流域。捕魚獵獸，逐水草畜牧。起初族號大賀氏，後分八部，部各有大人，每三年，推選一大人為長，建旗鼓統率八部。唐末，耶律(姓)阿保機被選為八部長。中國人避亂，多逃入契丹，阿保機乘間寇邊，攻陷城邑，俘虜大量男女，勢力漸盛。阿保機為長九年，恃強不肯受代，七部大人合力責難，阿保機不得已交出旗鼓。請求諸部說，我在位九年，得漢人多，我想率本部落居古漢城(元魏時滑鹽縣，在熱河承德縣西南平泉縣東北，遼稱為上京)，別自為一部，治理漢人。諸部許諾。

古漢城產鹽鐵，地宜農作，阿保機用幽州安次(河北安次縣)人韓延徽做謀主，興農墾，定配偶，通商賈，鑄錢幣，築城郭街市。增減漢字，造契丹文字數千，代刻木符契。設南面官，用漢法治漢人。阿保機勢力更盛。

阿保機使人告諸部大人道，我有鹽池，供給你們，你們單知食鹽，難道不知鹽有主人。應該來謝我。諸部大人果持牛酒來會，阿保機悉殺諸大人，起兵擊滅七部，併為一國。又北攻室韋女真，西取突厥舊地，力強土廣，有兵三十萬。梁朱友貞貞明二年(九一六)自稱皇帝。

阿保機死，次子耶律德光繼立。助石敬瑭，得幽雲十六州。改幽州為燕京，改國號為大遼，開始入居中國。

阿保機勝得漢人很多，私有財產激增，因而破壞氏族推選制，他接受中國封建社會的文化，他的根據地上京，所有工人商賈技術教坊（音樂戲劇）角觥（武藝）秀才僧尼進士，都是中國人。全國農業也普遍發展起來，耕作多賴中國農氏。契丹貴族因軍事上勝利，俘虜大量別國人民，其中一部份稱為俘戶或降戶，大抵從事農工業，按時貢納租賦；一部份稱為生口（戰場擒獲人），大抵淪為奴隸。每一皇帝（某些皇后或貴臣也立宮或府）建立一宮，聚集所掠民戶馬牛金帛及臣屬所獻生口或犯罪籍沒人，設州縣，置官吏，作為皇帝的私屬。大貴族和諸王國舅公主大臣及諸部酋長戰爭中掠獲俘虜及生口，也得建立州城，稱頭下軍州。州官由本主自己委派，農商租稅歸本主，酒稅歸皇帝。較低級貴族不得建立城郭，但得收俘戶的租稅。下層平民在戰爭中當然也有些虜獲，其中富民獻納牛馬十頭馬百匹，得裏頭巾稱舍利（小官名）。一般契丹民戶屯墾公田，不輸賦稅，可是兵役繁重，又受官吏高利貸剝削，生活極苦。

契丹刑法殘暴，貴族和平民犯罪，家屬籍沒入官，稱為瓦里（官府名，宗室外戚大臣犯罪，家屬沒入瓦里）及著帳戶（貴族及諸色人犯罪籍沒，謂著帳戶）。凡宮帳部都有瓦里，與州縣石烈（大鄉）並稱，當是從事生產的奴隸。著帳戶包含承應小底（奴）司藏（管庫）鷹坊（養鷹）尙膳（廚夫）裁造（裁縫）及皇宮親王祇從（侍從）伶官等人，這是專供高級貴族役使的奴隸。耶律隆緒（聖宗）時王繼忠有功，家無奴隸，賜宮戶三十。耶律洪基（道宗）嘉慶耶律玦做官清廉，賜宮戶十。這些宮戶，大概是從事生產的瓦里戶。

契丹族從氏族社會飛躍到封建社會，在飛躍中同時經歷着低度的不發展的局部的奴隸社會。耶律隆

緒統和十三年，命諸道自耶律璟（穆宗）以來，被逼充當部曲（奴役）的民戶，歸還州縣管理。這樣，許多的奴隸被放免了。隆緒開泰元年，詔諸道飢民出賣男女，從明年正月起，每天算儲錢十文，儲錢滿數，准由父母領回。耶律宗真（興宗）重熙十年，放免籍沒入官的傅囉滿達部，歸哈斯罕戶，准復舊業。這都說明契丹統治階級更重視封建剝削的利益，自願釋放奴隸。漢人在政治上處劣勢，經濟力却遠超契丹，重熙十五年，嚴刑禁阻契丹人出賣奴隸給漢人。這又說明契丹奴隸制度在封建經濟壓力下，已到不能支持的地步。

趙匡胤專力平定國內割據，對契丹純取守勢。趙光義滅北漢，想乘勝恢復燕雲，兩次興兵北伐，都大敗逃回。光義中箭受傷，醫治無效。後來傷發身死，宋人更覺得契丹可怕。趙恆景德元年（耶律隆緒統和二十二年），契丹大舉入寇，宋朝君臣大驚，趙恆束手無策，參知政事王欽若請逃金陵，陳堯叟請逃成都，幸得宰相寇準料知契丹並無攻宋決心，力勸趙恆御駕親征。趙恆畏縮不敢前進，勉強渡河到達澶州（河北清豐縣西南），契丹兵圍澶州，宋兵小勝，趙恆君臣駭懼，藉口屈己安民，密請宋降契丹官王繼忠出面講和，願每歲輸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尊契丹太后為叔母，與契丹主稱兄弟，契丹退兵，宋邊鎮沿路放行，不得邀擊。和議成，宋君臣自以為勝利。

趙禎時，幽州士人劉六符對耶律宗真說，幽雲等州本是中國土地，人民至今不願降遼，除非設法大收民心，必不能久為遼有。宗真問計，六符說，減租賦十中四五，民心就歸順。請委我往宋朝求割地，宋怕用兵，一定求增歲幣，我裝作不得已接受，歲幣自然到時送來。我用新增金帛減租賦一半，民心屬我，土地也就無憂了。宗真用六符計，聚兵幽涿，聲言入寇，派六符來求割地並求娶趙禎四歲的女兒。

趙禎恐懼，遣富弼往遼，請增歲幣銀十萬兩，絹十萬匹，遼要宋稱貢獻，富弼力爭得用納字。遼得增幣，勒石紀功，擢劉六符爲貴官。宋朝君臣幸免割地和嫁幼女，也自以爲勝利。

契丹貴官杜防（涿州人）將死，教契丹對宋務取攻勢，或辯爭小事，或侵掠邊境，使宋人經常畏懼，按時獻納金帛，不敢缺少。果然，宋朝被契丹故意侵侮，處處忍辱退讓，自稱中國崇尚禮義，犯不着和異類計較曲直。

（二）西夏（一〇三八年——一二二七年）

唐末，拓跋惠恭據夏州，（陝西橫山縣）。子孫相傳至宋，賜姓趙，封大夏國王，趙禎開道元年（一〇三二）元昊繼位。華州才士張吳二人見邊帥庸鄙偷安，不足與言，聞元昊有意窺伺中國，二人自號張元昊，投奔西夏，元昊責二人不該犯我名諱。二人道，你連姓都不理會（激怒元昊姓趙不姓拓跋）却理會微小的名麼？元昊驚異，重用二人，共謀伐宋，夏國有部落號山遇，奔延州（陝西延安縣）告發元昊謀反，守將郭勸畏事，囚山遇還夏，元昊盡滅山遇族，從此西北部落怨恨宋朝，無人敢來歸附。

趙禎寶元元年（一〇三八）元昊自稱皇帝，宋朝認他是小寇，僅在邊地揭榜，募人斬元昊首，賞做定難軍節度使。後來兩軍接觸，宋軍每戰必敗。第一次敗仗還殺敵千餘，第二次敗仗還傷敵數百，此後見敵，宋軍束手受殺，不敢對抗，趙禎和宰相呂夷簡才感到一戰不及一戰的可怕。當時朝臣紛紛獻策，如修築潼關，準備放棄關中，修關的材料和人工，却在關中徵取，人民怨恨。又派使官請西北小族啗嘶囉攻夏，費金帛數萬，使官受辱回來。契丹知宋困疲，遣劉六符來求割地，宋却想借契丹威勢，逼夏降宋稱臣。契丹假稱助宋，其實並無效力，宋君臣失望，最後止得自向元昊請和，約每歲賜銀十萬兩，絹

十萬匹，茶六萬大斤。元昊收受財物，侵掠並不停止。宋朝大窘，幸得韓琦、范仲淹鎮守邊境，比較有些辦法。夏用兵久，民力也困乏厭倦。趙禎慶歷四年，和講成功，元昊上書稱父大宋皇帝，宋復賜銀絹茶。此後兩國和戰不常，趙熙元符二年，和議又成，直到宋亡不再用兵。

(三)女真(金·一一一五——一二三四年)

女真(又號女直)舊號勿吉，全族分七部，其中黑水部居遼東濱海，南接高麗。五代時南半部附屬契丹，號熟女真，北半部不屬契丹，號生女真。生女真地有混同江(黑龍江)長白山，民勇悍善射，穴居野處，遷徙不常，不知歲月晦朔，但記草青幾次。食生肉，飲糜酒，酒醉殺人，不辨父母。沒有文字官吏大君長，也沒有國號，散居山谷間，小部落千數百戶，大部落數千戶，自推豪強當會長。高麗人函普投入生女真完顏部，因才智得衆尊信，娶完顏部女爲妻，生子女，正式爲完顏部人，被推爲首領。自此會長世襲。函普傳四代至綏可，興農業，築房屋，開始定居生活。綏可子石魯，始稍立條教，部人漸聽從。石魯子烏古乃受遼封爲生女真部族節度使，始買鐵(本部不產鐵)造兵車，設官屬，鄰部畏服，勢力漸盛。烏古乃子三人相繼爲節度使，最後傳位至長孫阿骨打。自函普至阿骨打凡八代。會長的宗族最貴，稱爲郎君，總管軍政大權，貴官拜馬前，恭順聽命如奴隸。官不分尊卑，都自己養馬，飲食止有粟粥燒肉，上下無異。國有大事，聚衆商議，位卑人先發言。戰爭有功，會長舉犒賞物示衆，衆認爲少，得要求增益。凡是官吏取人民財物不算犯罪。

趙佶建中靖國元年(一一〇一)完顏阿骨打立。起先生女真每歲向契丹進貢北珠、貂皮、名馬、良犬及海東青(小鷹，能擒天鵝)。契丹酷愛海東青，追索不止，耶律延禧(天祚帝)責貢尤苛，女真諸

部不勝厭苦，各有叛意。阿骨打聯合諸部起兵，得二千五百人，大敗契丹。趙佶政和五年（一一一五），阿骨打用漢人楊朴策，自稱皇帝，國號金。金兵益強，連戰大捷，擒耶律延禧，遼亡（趙佶宣和七年。一一二五）。

趙佶等聽說金兵大勝，遣使官馬政泛海見阿骨打，請求滅遼以後，五代時陷入契丹的漢地，送給宋國。阿骨打的回答是所請土地，願與宋夾攻，誰攻得就歸誰。趙佶又遣使官趙良嗣與金商議夾攻契丹。約定金取中京（熱河平泉縣東北），宋取燕京西京（山西大同縣），又輸歲幣五十萬給金。

金兵攻破中京，延禧遁雲中（綏遠吐默特部），金追延禧。遼蕭幹立燕王耶律淳為皇帝。趙佶知道遼敗，才命宦官童貫為河北河東路宣撫使，蔡攸為副使，率諸將分路進攻。宋兵紛紛潰敗，趙佶大懼，下令退兵。耶律淳死，趙佶又命童貫蔡攸進兵，劉延慶為都統制，兵至蘆溝河，望見遼軍放火，不戰大潰。宋兵自相踐踏，屍體滿路，長百餘里，趙頊以來積儲的軍備，喪失幾盡。

宋兵兩次大敗，燕京被金奪去。燕京四鄉民衆蜂起，日夜劫燒金兵營寨，阿骨打知道不容易統治，正在作難，趙佶遣趙良嗣馬擴見阿骨打，不僅索取燕雲等州，還進一步索取五代初劉仁恭送契丹的營、平、灤三州。金允給還燕京六州（冀、景、檀、順、涿、易）二十四縣，宋力爭不休，往返辯論，阿骨打怒道，宋定要營、平、灤，我連燕京也不給了。我攻得燕京，每歲收租賦三百萬，現在送給宋朝，該還我租賦一百萬。宋自知理不能勝，力不能抗，只好定約每歲輸金國銀絹各二十萬兩匹，又別輸燕京代稅錢一百萬緡。燕京財物人口，早被金人虜去，宋朝止獲得空城一座。

上述三大敵國以外，趙頊時廣源蠻酋儂智高也曾發動過一次叛變。起初趙頊允許邕州知州陳瑛，任

期內不生邊警，升遷閣門使。琪一心圖謀平安升官，智高請通商，琪不許，智高掠奪民財，琪又不問。廣州進士黃瑋黃師宓助智高謀，攻破邕州，殺陳瑛，進圍廣州，宋文武官望風潰逃。朝議想出重賞借交趾兵平亂，樞密副使狄青說，借外兵除內寇，將起後患，請給我蕃騎數百，前去擊賊。狄青戰勝回朝，威名益著，朝官們說青家狗生角，住宅夜中發光，青又在相國寺殿上行走，形跡可疑。朝廷罷青兵權，出知陳州。第二年生疽瘡，皇帝賜他幾個李吃（生疽瘡吃李必死），青涕泣食李死。

第三節 發展中的經濟

四朝元老文彥博反對趙頊王安石變法，彥博道，祖宗法制完備，不要更張失人心。趙頊道，更張法制，士大夫自然不便，對百姓却有什麼害處？彥博道，朝廷依靠士大夫治天下，還是依靠百姓治天下？文彥博這幾句話，明白指出宋朝法制的真精神，就是官僚地主的利益盡量擴大，一般人民主要是農民的利益，盡量摧殘，因為朝廷需要官僚地主的擁護，所謂人心，就是士大夫的心。

（一）租稅（耕自己田稱為稅，耕他人田稱為租，通稱為田賦）

柴榮均定田租，歷代享受免賦特權的曲阜孔氏，也同平民一樣，納完租賦，其他世大家族，自然更不得隱避。趙匡胤登位第二年，藉口周末度（測量）田不實，特派使官再出度田，又下詔許民開墾，州縣官無得檢括（稽查），止據現佃作賦額。這就是說，形勢戶（現任文武職官及州縣豪強人戶稱形勢戶）大地主可以託名開墾，隱避或減少（二十稅一或三十稅二）租賦，小農眼前耕種的田地，被官吏檢出，永遠作為田賦的定額。據舊史記載，趙匡胤末年，天下墾田二百九十五萬餘頃，趙光義末年，墾田

三百四十二萬餘頃，趙恆末年，墾田五百二十四萬餘頃，趙禎末年，墾田二百二十八萬餘頃，趙曙末年，墾田四百四十餘萬頃，趙頊末年，墾田四百六十一萬餘頃。宋墾田數比過去任何統一朝代（西漢隋唐）少得多。尤其是趙禎在位四十餘年，號稱北宋全盛時代，墾田却耗減最甚。這說明當時對西夏連年用兵，農民被迫棄田逃亡，豪強乘機兼併，擴大免賦特權，異口同聲稱頌趙禎的仁政（趙禎號稱仁宗）。趙曙時墾田驟增一倍，照三司使的解釋說，「這個數字是據租賦數約略推算，民間隱逃的田畝，至少佔十中七八，所以實際墾田當有三千餘萬頃。祖宗舊制，不願擾民（官僚地主），從沒有切實檢查，因此莫知墾田實數」。免賦田佔六分之五強，一切軍費、徭役、租賦，都加在六分之一弱的田畝上，兩個階級負擔的不公，即此可見。

趙頊創行方田法（東西南北各千步，約合田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稱爲一方），想削奪官僚地主的利益，增加國家收入。官員們藉口「民以爲不便」，紛紛反對，行施不久就停止，已方的界綫，也被豪強毀壞。趙信又行方田法，十年間完成了六路（全國分二十三路），貪官賊吏勾結地方土劣，任意妄爲，弊端百出，有的二百餘畝方爲二十畝，有的二頃九十六畝方爲七十畝，有的原租十三文增至二貫二百文，有的原租二十七文，增至一貫四百五十文。甚至方荒山，勒派農民出芻草錢，民戶廢業失所，不得不大量逃亡，趙信無法，下令停止方田。

宋租賦仍行兩稅制，類別有五：（一）公田賦——包括官業，屯田（兵士自耕）。營田（招民耕種）三種。公田極少，趙頊時僅六萬餘頃。（二）民田賦——人民私田。（三）城郭賦——包括宅稅地稅。（四）雜變賦——繳納各地物產，如獸皮、藥物、油類、茶鹽等。（五）丁口賦——按丁口出米或錢。

租賦品物分穀布帛金鐵物產四大類。(甲)穀——分(1)粟，(2)稻，(3)麥，(4)黍，(5)稷，(6)菽子(豆類)，(7)籽子(植物種子)七品。(乙)布帛——分(1)羅，(2)綾，(3)絹，(4)紗，(5)縗，(6)紬，(7)雜折，(8)絲線，(9)綿，(10)布葛十品。(丙)金鐵——分(1)金，(2)銀，(3)鐵鑠，(4)銅鐵錢四品。(丁)物產——分(1)六畜，(2)齒革翎毛，(3)茶鹽，(4)竹木麻草芻菜，(5)果藥油紙薪炭漆蠟，(6)雜物(瓦麻鞋瓷器顏料等)六品。農工生產品尤其是農產物，徵取品類，無微不至，單舉穀錢帛三項(其他物品不計)，趙項熙寧十年，夏秋兩稅歲收銀六萬餘兩，錢五百五十八萬五千餘貫，斛斗(穀)一千七百八十八萬七千餘石，匹帛二百六十七萬二千餘匹。這樣鉅大的數字，最大部份歸墾田總數六分之一的土地負擔。

正賦以外，還有所謂折變、支移、寬剩三種苛法。折變是官府藉口需要某物，停收舊定的貢品，令農民改納某物。如農民照例納絹，官府說要折錢，折錢以後，官府又要折麥。折價不依市價，由官府自定，絹折錢，錢多數倍，錢折麥，麥又多數倍，展轉增加，農民無端多出十數倍至數十倍的錢物。支移是農民本該在本縣繳租，官府却教他到幾百里外州縣去繳納，說那裏正等急用，實際是強迫農民出腳錢。腳錢原定每斗五十六文，官府又反覆折扣，增大若干倍，農民賣牛變產還不夠賠累。寬剩是舊定賦額外增收若干，口稱準備災荒，其實農民餓死，從不得救濟。

農民貧困不堪，或避私債，或逃公稅，止有逃亡一法。有的兄弟故意分家，田賦由一人出名繳納，過些時此人棄田藏匿，等縣官認作荒田後，兄弟頂冒別人名義耕種。不過這種方法，很難成功，鄉官憤

主遇有逃戶，卽時查封資財，所有室廬用具桑棗材木估定價值，或輸欠租，或償欠債，逃戶生計萬盡，無可留戀，索性絕意歸耕，永遠做浮蕩人，或投靠地主當佃客，因為六分之五的免賦田，正需要他們去耕種。

地主的生活是非常愉快的。一首農家詩說：「仕宦之人，南州北縣；商賈之人，天涯海岸；爭如農夫，六親對面。夏編新衣，秋米白飯，鵝鴨成羣，豬羊滿圈。官稅早輸，逍遙散誕（無憂無愁）；似此之人，值金千萬。」這是中小地主的生活。官員大地主多置莊田，如福州王氏莊有田千餘頃，汜縣（河南汜水縣）李誠莊方圓十里，中貫河道，地極膏腴，有佃戶百家，值錢一萬五千貫。莊主李誠，只是宋初汜縣酒務官。其他官員的莊田，規模未必都這樣大，可是肥美土地，多數被形勢戶佔去。田主募佃戶耕種，生產物主客對分，用田主的耕牛，田主多得一分，稱為牛米。佃戶去留，絕對聽命田主。不得私造房屋或倉庫。佃戶住屋極惡劣，某富家子弟到莊田監視穫稻，命莊客生火取暖，莊客引他到山坡守禾小屋裏，屋用竹編成，密不通氣，莊客拾杉枝燃燒，薰得他淚流不止，大叫走出道：難受難受，好比吃了十五大棒（刑杖）。這樣看來，佃戶每天在吃大棒中過生活。

（二）官賣

宋朝盛行官賣制度，人民生活必需品，都歸國家專利，提高價格，壟斷居奇，成為歲入的重要部份。當時官賣物品，有下列幾種：

鹽——鹽分顆鹽、末鹽、井鹽、鹵鹽（河北鹵地出產）四種。顆鹽每年約產三十七萬餘席（每席一百十六斤半。大席二百二十斤）。末鹽約產二百九十六萬餘石（每石一百一十斤）。井鹽約產一千六百

二十一萬餘斤。鹵鹽產量極少，約十餘萬石。官府強役民戶或軍士，給與最低的生產費，迫令製鹽。如通泰鹽（江蘇南通縣、泰縣）每四石給錢五百文，嶺南鹽每石給錢二百文，後來改為淮南福建鹽每斤四文，兩浙鹽六文或四文，廣南鹽五文。井鹽煎煮，官不給薪柴錢，鹽戶不能繳納定額，往往破家流亡。朝廷收入低價的鹽，再抬高價出賣，贖鹽賣價每斤自四十四至三十四文，末鹽每斤自四十七至八文。這還是表面定價，實際貪官、奸商，勾結操縱，每斤貴至數百文。

宋朝鹽法，開始完全歸政府經營，官製官銷，僅河北一路，允許商運。趙光義始行鈔法，令商人就邊郡納錢四貫八百文，領鹽一鈔，憑鈔到解池（山西解縣）取贖鹽二百斤，在限界內自由販賣。此後鈔法通行（官製商銷），趙禎時京師設權貨務，令商人納錢銀，得至各產鹽地領鹽販賣。趙頊增長鹽價，例如福建路舊額賣鹽收入二十七萬餘貫，元豐二年增至四十六萬餘貫，三年增至六十萬餘貫。全國鹽課總數，大致增長二三倍。

茶——產茶地區設場十三處，場官先發本錢給園戶（種茶戶），採得茶葉，一部份繳納租稅，多餘的悉數交給場官。私藏私賣，依造私鹽法論罪，想減少賠累，砍伐茶樹也有罪。園戶受害不堪，或逃亡求免，或尋死求免，本人死亡後，鄰伍仍須代納租稅。當時四川園戶有「不是種茶，實是種禍」的諺語。官出最低價收得全國茶葉，自定高價出賣。蠟茶每斤約價自四十七至四百二十文，片茶自十七至九百十七文，散茶自十五至一百二十一文。政府賣茶，起初自賣，後來也改鈔引法。商人領長引，得往他路販賣，有效期一年；短引限本路內販賣，有效期一季。每年茶利平均收入，除官本及雜費外，禁權時（官賣）淨入錢一百九萬餘貫，內茶淨利六十五萬貫，茶租錢四十四萬貫；通商（商賣）後淨入錢一百

十七萬餘貫，內茶租錢三十七萬貫，茶稅八十萬貫。

酒麴醋——各州縣設酒務官釀酒，窮僻縣鎮鄉村或許民釀，但仍輸納歲課。釀酒原料是農民繳納的米麥，釀成薄酒，高價出售。民間有婚葬大事，官府計算民戶大小，強令買酒若干，有些地方，官不賣酒，專造酒麴，規定特價出賣。趙禎時每歲收入酒麴錢多至一千四百九十八萬貫。醋也官製官賣，收入數不詳。

鑿——產鑿地區設官收鑿，嚴刑禁止鑿戶（製鑿戶）私賣。官定買入價白鑿一駄（一百四十斤）給錢六十文，綠鑿一駄（一百十斤）給錢八百文。官定賣出價白鑿每駄自二十一貫五百文至二十三貫，綠鑿每駄自二十四貫五百文至二十九貫一百文，零售白鑿每斤六十文至一百九十二文，綠鑿每斤最低價七十文。趙估時每年收入鑿利二十九萬貫。

礦產——金銀銅鐵鉛錫水銀朱砂產地設官，依茶鹽法收歸官有。趙禎時每年得金一萬五千九十五兩，銀二十一萬九千餘兩，銅五百十萬斤，鐵七百二十四萬餘斤，鉛九萬八千餘斤，錫三十三萬餘斤，水銀二千二百餘斤。趙曙時礦業更盛，金減九千餘兩，銀增九萬五千餘兩，銅增一百八十七萬斤，鐵錫各增百餘萬斤，鉛增二百萬斤，水銀產量無增減，別得丹砂二千八百餘斤。趙頊時歲得金一萬餘兩，銀二十一萬餘兩，銅一千四百六十萬餘斤，鐵五百五十萬餘斤，鉛九百十九萬餘斤，錫二百三十二萬餘斤，水銀丹砂各三千餘斤。銅鉛錫產量增加最多，正說明貨幣流通額的不斷激增。趙估時又官賣石炭，凡設二十餘場。全國木炭也歸官賣，收入數不詳。

統治階級從皇帝到鄉村中小地主，生活都非常寬裕，他們需要各種消費品，來滿足各人的慾望，因此商業在北宋，有高度的發展，商稅也成爲歲入的大宗。

商稅——趙禎時朝議減輕商稅，范仲淹獨以爲不可。他說，「國家費用既不能減，不取商賈，必取農夫，農夫將受更重的剝削。應該先省國用，次寬租賦，最後才寬商賈。」官員們的消費品，依靠商賈來供給，減輕商稅，自然對官員有利。現在減稅不成，他們只好私營商業，非正式享受免稅的權利。例如江淮轉運使李溥借進貢名義，自率大船多艘運東南名產入京，單是兩浙綾紙就滿載三大船，他物數量，可以類推。趙煦正式承認官員免稅經商，名義是品官本家服用物免稅。開封稅官捉得冒蘇軾官銜漏稅人吳味道一名，蘇軾當時出守杭州，稅官押吳味道去見蘇軾，軾替他改題封條，平安回到開封。趙佶因臣僚以及宮觀寺院經商太盛，影響稅收，限止馬牛驛等不得免稅。後來又令稅關搜查。這止能給稅吏更多受賄的機會，並不能阻礙權貴的謀利行爲。

一般商貨抽稅的規則，名義上是過稅（過路稅）值百抽二，住稅（到市出賣）值百抽三，官府需要品值百抽十。事實上稅率在百分之五十以上。吳味道在建陽（福建建陽縣）買得紗二百端，價一百貫，路上經過場務（稅卡）陸續抽稅，到開封不存半數。貨物如布帛糧器香藥寶貨羊豬，都得抽稅，此外如農器紙扇草鞋薪炭穀菽鵝鴨雞魚螺蚌果蔬磁器瓦器，一切細碎交易，都不能免，甚至空船往返，也要納稅，稱爲力勝錢。稅官私招一批專攔人（巡丁）沿路拘攔商旅到場納稅。起初每稅錢百文提出十文給專攔人，稱爲事例錢。後來改爲商人納稅百文，別納事例錢十文。所收稅錢不及十文，也納事例錢十文。如苧麻一斤，收稅五文，山豆根一斤，收稅五文，却要問商人別要事例錢十文，這種苛稅，給農民極大

的苦痛，往往與專權人互扭罵道：我官錢十文納了，你却問我要什麼事例錢，你拿出章程來，我才給錢。稅官請皇帝下一道聖旨，改事例錢爲市利錢。私行的事例從此變成法定的市利。

全國商稅，趙光義時歲入四百萬貫，趙恆時增加一倍，趙頊時京師商稅五十五萬餘貫。全國總數超過一千萬貫。

南市——國內市場首推東京（開封）、成都、興元（陝西南鄭縣）三處，每年商稅各在四十萬貫以上。第二等市場（商稅二十萬貫以上）五處，都在四川境內。第三等市場（商稅十萬貫以上）多數也在四川。五代時最大市場揚州降在第四等（商稅五萬貫以上），江陵降在第六等（商稅三萬貫以下），這是國內市場很大的變動。海外貿易杭州居首位，明州（浙江鄞縣）居次位，廣州居三位，各置市舶司。蕃商進口，稅率值百抽十，官買蕃貨十分之三，其餘聽自由貿易。趙頊時三處收稅總數五十三萬貫。泉州（福建晉江縣）密州（山東諸城縣）兩處有時也設市舶司。

商行——中唐已有商行，每行有行頭一人。宋時凡商店必須入行，原因是官府爲便利科稅索物，需要有行的組織。不問出賣物品大小，但合官府用途，如醫生卜人件作（葬殮死人業）等業，都該立行聽候呼喚。趙頊藉口體恤商人，免得官府急需某種物品時，商人在枉費高價購求應命，因此改立新法，官府計算每年需用物品數目，令各行商共同出錢，官府用行商錢收買貨物，一年中隨時取用。如年終不用，即令出賣，官收二分利息，特給免行（一定時期內，免再供應官差）權利。趙頊的本意是想收免行錢，並非真要體恤商人，他下令凡不入行的商販，不得在街市做買賣，必須報官投充行人納免行錢，才准交易，不報官私自投行，查出處罰。令下十餘日，京城街上提瓶賣茶人都投充茶行，挑水擔粥以至賣草鞋

頭髮（曾被，假髮）人無敢不投行。同行商店又互相壓迫，不依上中下三等分別出錢，却要平均負擔，富商稱幸，小商叫苦。當時有些朝臣反對這個新法，趙頊不得已改令每月納免行錢不到一百文的小商販，准免納錢，凡放免八千六百五十四人。

（四）貨幣

北宋工商業發展，因之貨幣流通額也特別增大。唐鑄錢每歲約數十萬貫，宋每歲約五六百萬貫，唐末漸用金銀，宋時金銀成爲通行的貨幣，中唐始有飛錢，宋時交子（紙幣）用途很廣。宋人有一首破錢詩說：「半輪殘月掩塵埃，依稀猶有開元字，想得清光未破時，買盡人間不平事」。錢是統治階級剝削人民的工具，貨幣數量愈大，也就是剝削愈益劇烈。

金銀——唐末威勝（浙東）節度使董昌每十天發一綱（一批）貢品，內黃金一萬兩，銀五千錠。浙東不是最富地區，每月能輸出金三萬兩，銀一萬五千錠，想見全國積存金銀總數不少。宋初趙匡胤趙光義賜吳越國王金器六萬四千七百餘兩，銀器四十萬八千八百餘兩，吳越國進貢金九萬五千餘兩，銀一百一十萬餘兩。趙恆初年，銀價每兩八百文，金價每兩五千文，後來用途愈廣，十餘年間金銀價騰貴數倍。連趙恆也詫異起來。趙佶時各路每年貢品（皇帝生辰進貢及南郊進貢）金銀外，別有折銀錢一萬八千餘貫，當時折價不可知，但外州縣存銀以已被朝廷逐年吸取，漸見枯竭，所以有折銀的名目。趙桓亡國時，在圍城中（金兵圍開封）大括金銀，金價每兩漲至五十貫文，銀三貫五百文，比趙恆時金價高十倍，銀價高四倍。

銅鐵錢——自西漢至隋通行五銖錢（西漢劉徹造），自唐至五代通行開元通寶錢（唐李淵造），這

兩種錢的重量和質量最爲適中，沒有過重（如值百錢值千錢）過輕（如榆莢錢三銖錢）的弊病。宋鑄錢務求得多，體質惡薄，遠遜開元錢。這些地區如四川及西北邊郡用鐵錢，價比銅錢更低。全國鑄銅錢凡十七監，鑄鐵錢凡九監。鑄銅錢用原料八十八兩（銅六分餘，鉛錫三分餘）得錢千文，除火耗淨重八十兩。鑄鐵錢用原料二百四十兩，得錢千文，除火耗淨重一百九十二兩。宋初每年鑄錢七萬貫，趙頊時增至三百萬貫，趙頊以後，歲鑄銅錢五百餘萬貫，鐵錢八十八萬餘貫。

便錢——宋初依唐飛錢舊制，京師置便錢務，令商人繳現錢入務，如贖費百分之二，領券到各州縣兌錢，當日給付，不得留難。趙光義時收商人便錢一百七十餘萬貫，趙恆時增至二百八十萬貫。後來諸州錢悉輸送京師，商人到當地不能領得現錢，官吏隨意給予他物，便錢信用喪失，制度因而敗壞。

交子錢引——四川通行鐵錢，不便輸運，商人私造錢券，稱爲交子（紙幣），發行歸富商十六戶主持。朝廷見有利可圖，禁商人私造，在四川、潞州、陝西等處，設交子務，官印交子。趙頊時交子分二十二界，備本錢三十六萬貫，發交子一百二十五萬六千三百四十貫。趙頊更造二十五界，交子始有前後兩界。趙佶改交子爲錢引，不備本錢，大量印發，錢引一貫，僅值現錢十餘文。除福建、江浙、湖廣免用錢引，其餘各路普遍行用。

（五）工業

北宋工業發展，各地都有作坊製造器物。官辦作坊規模較大，民間作坊大小不等。依據另碎偶存的記載看來，這些作坊多數是小手工業生產，有些已是近乎手工工場的組織。

軍器——軍器製造京師有南北作坊院，又有弓弩院。諸州各置軍器作坊。弓弩院歲造角弛弓等一千

六百五十餘萬具，諸州歲造黑漆弓弩等六百二十餘萬具，產量可稱巨大。趙頊設軍器監，總管京師諸州軍器的製造。招募軍器專家，精究器械法式，成書一百一十卷。內分辨材、軍器、什物、雜物、添修、製造、弓弩式等類。監中作坊有火藥作、青窰作、猛火油作、金作、火作（火箭、火礮、火蒺藜等）、大小木作、大小爐作（冶鍛）、皮作、麻作、鑿子作十部。各有制度用法，止許工師誦習，不許流傳到外間。火藥不知何時發明，趙恆時張存能放旋風炮，任并能燒猛火油，石礮止能拋遠，火藥能向上衝（金人南侵，有火炮名震天雷，也止能爆炸，不能射遠），旋風得名的原因，當是宋初已用火藥放炮。猛火油就是石油，邊塞要地掘大池儲油，能燒敵人營壘。北宋軍備漸重火器，是一個大進步。

鑄錢——**斬春鐵錢監**工作程序分三部，先是沙模作，次是磨錢作，最後是排整作。每日僱工人三百，十日可鑄一萬緡，一年工作九個月，得錢二十七萬緡。大致本錢（包括原料工資）四文可鑄十文，鐵炭貴時，本錢六文可鑄十文。舊制鑄錢工人是招募（強迫）貧民，刺面隸屬軍籍，近乎奴隸的待遇。趙佑因軍工工作效率低微，官得利不多，改募民間鑄私錢人充鑄錢工匠，官造房屋（稱營屋），許工匠一家人在營屋居住，自由出入。官發給物料，讓工匠一家人全力鼓鑄，按產品多少給與工資。此後，軍工與募工兼用。

製茶——唐人飲草茶，不知焙製法，北宋始有片茶散茶，片茶福建製最精潔，先蒸研，再編竹為格置焙室中，片茶分十二等，其中蠟面茶價比上等片茶較賤，最精製的龍鳳團，一團值錢四十千。

礦業——全國置礦冶二三百處，有淘、採、烹、煉等工程。有些礦完全官辦，有些礦聽人民開採，出產物賣給官府。當時開礦技術幼稚，或開採不久就枯竭，或開採歲久，所得不夠費用。趙頊時陝西開

鎮鎮，冀南方工人到陝西籌備，擇地造冶，似乎南方技術比北方較勝，石炭礦山西開採最多，懷州（河南沁陽縣）石炭多運往開封作燃料，徐州石炭多作冶鐵用。石油在西漢時已用作燃料。班固註「漢書地理志」高奴縣（延安縣東）說，有涇水（源出安塞縣），水上浮肥膏，可燒火。西晉張華作「博物志」，北魏鄜道元作「水經注」，都有石油的記載。北宋沈括作「夢溪筆談」，記石油事較詳。照沈括說，鄜州（陝西鄜縣）、延州（延安縣）居民採石油點燈，出煙極濃。採法是在河邊沙石間，用雉尾挹取入瓦缶中，色如厚漆，因煙濃熏壞帳幕，所以很少人用它。

冶鐵——徐州東北利國監是北宋最大的冶鐵地。凡三十六冶，冶各有工人百餘，冶主都是巨富。工人分採石炭和冶鐵兩部。用石炭冶鐵，據蘇軾石炭詩說，造兵器極精銳。磁州（河北磁縣）鍛坊煉鋼最好，取精鐵鍛百餘火，每鍛一次輕一次，鍛到斤兩不減，就成純鋼，色青黑有光。

印刷——雕板印書起源隋朝（楊堅開皇十三年詔廢像遺經，悉令雕板）。唐、五代漸盛行，北宋印板書完全代替了手抄書。印刷技術杭州最好，四川較次，福建校勘不精，銷路却最廣，號稱麻沙板。開封不亞杭州，但紙質差些。活字印書法唐末已有，敦煌千佛洞發現木刻畏兀兒文章書體活字，足見中亞細亞國家先已通行，漸次傳入中國，可是沒有被中國刻書家採用。直到趙禎時，畢昇始製中國活字板，用膠泥刻字，薄如錢沿，每字爲一印，火燒令堅。先設一鐵板，板上鋪松脂蠟紙灰等物。要印書，用一鐵範置鐵板上，鐵範中排好字印，鐵板下緩火微溫，待藥稍熔解，用一平板按鐵範面，字印平固，就可印書。一板正在印刷，別一板已排成可用。活字板的發明，是文化上一大貢獻。清朝「天祿瑤瑤」有宋本「毛詩」，唐風內自字橫置，可證活字板在印刷業上的通行。

指南針——利用指南針（羅盤）航海，最早的記載是朱或寫的「萍洲可談」。他說舟師識地理，夜間觀星，白晝觀日，陰晦時觀指南針。沈括「夢溪筆談」說，方術家（道士一類人）用磁石磨針鋒，就成指南或指北針。針腰綴芥子大的白蠟，用銅絲懸無風處，一端繫住白蠟，針常指南。磁石能製指南針，北宋已經發見了。

上述幾種工業外，造紙業造磁器業也有極大的發展。又如定州、單州、亳州紡織紗絹，備極輕巧。還有些日常用品如醫生用刺針，女工用縫針繡針，耒陽（湖南耒陽縣）製造最精良，運銷四方。又如火寸，用杉木條一頭染硫黃，黑夜有急事，不及點燈，取火寸觸火即燃燒發光。宋初已有人製火寸到市上販賣。街上挑担賣小手藝工匠有釘校匠（銅匠）、補鞋匠、錫漏匠（修破器匠）等，想見當時小手工業的發達。

（六）戶口

趙匡胤令諸州每歲奏報男丁人數，二十歲爲丁，六十歲爲老，女口不計。據宋朝戶口記載，一戶平均止一二人。這固由於人民逃避丁口稅、衙前役等苛暴剝削，設法隱漏人口實數，或兄弟分居，或降低戶等（戶分九等，上四等應役，下五等免役），同時不計女口，也是重要的原因。趙匡胤時全國戶數在二三百萬間。趙光義時天下主客戶四百一十三萬。以後逐漸增加，趙佶時達最高度，計有戶二千一萬九千五十，口四千三百八十二萬七百六十九，平均一戶有兩口。有些地方如德州、霸州平均三戶四口。當時朝臣都說檢查不實。自然，隱漏的人口一定有很大的數目。沈括「夢溪筆談」載陽霍縣（河南禹縣）人杜五郎隱居事。五郎與兄同居，有田五十畝，後兄子娶妻，耕地不夠贍養，五郎讓田給兄，自率妻子

別居，墾田三十畝。杜家未分居前至少有四男二女，分居後一家有二男二女，一家有二男一女。如果這是民間戶口一般的情況，每月平均應有三四人至四五人。通計婦女口數與男丁大體相等，一月平均兩口，加上婦女實際常有四口。再加上逃戶隱口，北宋末年人口，應該將近一萬萬。

第四節 王安石變法及新舊黨爭

趙匡胤制定國策，給與文武官吏地主大商人高利貸者最大限度的權利，為的交換這些人的擁護。在他們交換中被犧牲的自然也是勞苦人民。「恩施於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財取於萬民者不留其有餘」，宋朝的政治，確被這兩句話說透了。

統治階級各階層的生活狀況，大致如下：

皇帝——皇帝是最大的浪費人。宮中每年用大燭十三萬條。內酒坊釀祭祀用酒每年糯米八萬石。（趙恆時止八百石）。嫁一公主費錢七十萬貫，買各行貨物，經年不還錢，每行積欠多至一萬貫。皇帝每三年到南郊祭天，賞賜大小官員及士兵錢一千二百萬貫。

宗室——宗室是安坐享樂被朝官們憎惡的廢物。他們無知無慮，領恩數（俸祿）度日。他們不知炭是黑色物，對飲食却講求極精。發明爛、熱、少三字訣，說是爛容易咀嚼，熱不失香味，少不會煩厭。

文武官——官吏無不貪污害民。無名氏詠功臣詩說：「中原不可生強盜，強盜才生不可除，一盜既除羣盜起，功臣都是盜根株。」海盜鄭廣歸降後作詩道，「鄭廣有詩上衆官，文武看來總一般，衆官做官却做賊，鄭廣做賊却做官。」鄭廣南宋末年人，其實北宋官與賊也並無二樣。